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傅增湘書



26.12363

精作與
名賢係傳

山西省圖書館
藏書

吳敬恆著



111707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序

黔自建省以來，名德碩彥接踵雲興。或以經濟，或以勳業，或以學問，或以品概，固已彪炳當世，卓犖千秋矣。以與中州相較，未遑多讓，孰謂黔瘠而無人哉。夫英賢不擇地而生，在昔輪蹄疲於險阻，皮相者流以邊遠視黔，馴至以爲人文之盛墜乎後人。不知山川之所鍾毓，其巖巖之氣，煜煜之光，且方興而未艾。挺生其間者，類皆朴實無華，矯躬狷介，意志皎然，有禹墨之遺烈，足使頑廉而懦立，其剛健篤實反有非他省所能及者。嗚呼，風微未沫，芳躅可尋，疑吾言者盍亦一考其實歟。迨至有清一代，聲教之涵濡既久，靈淑之孕育孔多，而人才之蔚起愈如火如荼，聲動宙合。卽如是編所纂輯，得一人已足光國史，奚暇沾沾以喜，而以一省一邑自畫耶。惕安當毀齒之年，恆喜聞古先聖哲遺事。猶記夜漏沉沉，秋鐙一穗，先王母陳太夫人爲講述鐵脚板（見本編趙德光傳）摩頂放踵以保民擊賊事，低徊嚮往，不能自己。故及冠而後，於鄉邦先達事狀雅嗜搜集，且進而訪求其遺像。誠與勤俱，所獲寔多。每一展對，不禁肅然以敬，穆然以思，矍然以起。於立志持躬之道，恍若式瞻在上，不敢不勉。蓋鑑其氣貌，爲尤動人景慕之深也。竊不自揆，以謂襄陽耆舊之集，潤州先賢之錄，胡遽不相若，因有清代貴州名賢像傳之編著。汗青有日，會今總裁 蔣公蒞黔，探及葑菲，令爲梓行。旋以抗戰軍興，暫從緩圖。頃者北平圖書館長 袁君守和復徵採見及，既感其風義，爰舉第一集先

之。而客或有以余之所爲爲闡揚潛德者。其實諸鄉先生之浩氣精英，已如日星，如河嶽，夫何待於是。區區微尙在示先民之矩範，資後人之則效而已矣，闡揚云乎哉。祇慚鷲下，志業百未一逮，而行年已將五十，負此多師，蓋不勝其悚懼云。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貴陽凌惕安。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凡例

- 一 本編共四十八人，每人一像一傳。
- 一 本編所選輯人物，以有益於國家民族，與人倫道德、治行學問、超羣軼倫，足資矜式者，爲主。
- 一 本編編排之次序，但以時代爲先後，不更別分門類，緣舊志每分孝友忠義等目，久爲學者所詬病也。
- 一 本編標題行文，對於其人直書姓名，不加先生公君等字。京口耆舊傳本有此例，而徐象賢所作兩浙名賢錄，亦極論稱公稱君之非，茲依之。
- 一 人物傳紀往往有在其人姓名之上冠以職銜官爵者，本編於此亦但書其姓名，不別綴系。
- 一 本編所列事實皆求真實可信，未嘗以庸庸之詞，空疏之論，纂組成篇，一字一句皆有來歷。
- 一 本編於像傳之外，間有墓銘傳紀序跋之出諸名手及關係較大者，或遺事佚聞之可珍者，皆輯入之，以資參證。
- 一 本編間有父子祖孫同爲鄉邦賢達者，以其各有千秋，皆各爲立傳，昔人附見之例，不欲苟同。

一 本編著者立言係依現時功令，附錄則就原文。

一 本編所輯諸像皆各有依據，因番禺葉譽虎先生之介，屬楊君壽齡重加摹繪。其無遺像可據者，未及編入。

一 本編爲第一集，別有所獲，當更續編。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總目

第一卷

吳中蕃
潘 馴
周起渭
王士俊
陳 法
謝庭薰
李世傑
楊 芳
朱射斗
劉 清
黎安理
高廷璠

第二卷

總目

花 杰

莫與儔

張日昫

但明倫

黎 恂

陶廷杰

唐樹義

蕭光遠

鄭 珍

莫友芝

張 琚

黃輔辰

第三卷

石贊清

丁寶楨

章永康

傅壽彤

唐炯

黃彭年

李朝儀

胡長新

趙德光

蹇閻

黎庶昌

譚鈞培

第四卷

李端棻

丁澤安

楊樹

劉春霖

華聯輝

羅文彬

陳燦

陳田

袁思韜

楊調元

趙以炯

雷廷珍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一卷目錄

吳中蕃	一
潘馴	六
周起渭	一〇
王士俊	一一
陳法	二六
謝庭薰	三七
李世傑	四〇
楊芳	四六
朱射斗	五六
劉清	六三
黎安理	六八
高廷瑤	七四

吳中菴



吳中菴

吳中蕃

吳中蕃，字崧生，號滋大，又號大身，貴陽人。早歲通經，中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科舉人。越明年甲申，李自成陷北京，金陵以南尙爲明有。永曆朝以中蕃爲遵義令，擢重慶府，旋調普安，撫卹荒殘，政聲大起。內擢禮部儀制司郎中，兼吏部文選司郎中，以言事忤旨，罷歸。明亡，隱山中不出。清順治己亥，經略洪承疇力薦之，婉辭不起。清聖祖曾召見南郊，將大用之，亦辭。已而吳三桂起兵雲南，遣使聘之，不應。初桂王之播遷也，內閣學士方以智贈之以研，中蕃寶之，常置之懷袖。三桂數使使脅之，中蕃佯狂，擲研於市，三桂信之，乃免。及三桂平，復拾其研而補綴之。所爲詩因號斷硯草。又自號今是山人。署所居曰響懷堂，堂在今貴陽夢草池上，父子駢所營別墅也，素擅林泉之勝。中蕃寄傲其間，慨然有終焉之志，一以著述爲樂。時本省纂修通志，中蕃再入志局，其敘次大事記頗有義法。與巡撫閻興邦，學道林麟，雅相契重，酬唱無虛日。總督某欲再薦之，固辭而止。以康熙丙子年正月卒，年七十有八歲。葬鎮甯華楚枝土門寨大坡。林麟爲作墓誌，比於栗里，蓋知之深也。所著書有四書說，曲臺捷取。文有聽古集，響懷堂文集，文集續稿，黔言，通志補遺。詩有敵帚集，響懷集，腐草集等。敵帚集孔尙任顧彩皆爲之序。尙任序有云，觀其詩則身隱焉。文之流多憂世語，多疾俗語，多支離飄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語，屈子之間吟澤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詩似之。洵能得

越八千里而來也。乃喟然歎曰：人之不可已於言也如是夫。當代豈乏名公鉅卿，苟其言之不能幾於道，適則黷而辜之，遠則已焉。今都人士皆將曰黔中有吳澂大先生者，好學深思，古君子也，抑涉歷多艱不求聞達之高士也。詎非以先生之言獨能幾於道，故爲之服膺思慕哉。而先生方且欲然若以爲未足也。於詩以敝帚名，意其有不敏者長存於胸中也耶。夫黔古蜀境，蜀之人文若司馬相如，揚雄，眉山蘇氏父子，表表天壤矣。方其生長於窮山阻水間，目未必盡天下之書，交未必盡天下之友，而負此瑰奇之志，慷慨之懷，山川不足以間之。卒焉讀盡天下之書，交盡天下之友，而其文，其人，重於海內，不令一隅得而私之。今先生之居去諸古人不遠，其亦曠百代而相爲輝映者乎。信若是，則先生所懷實有慷慨瑰奇不可一世之概，特爲時命所掩而未盡彰彰者，獨其詩云乎哉。詩之傳，特代先生足跡所未及以走先生之名，使當世聊知有先生焉爾。先生前壬午孝廉，未仕，以隱居行義聞於鄉。傳是集以示余者。唐子御九，余門人，黔之諸生也。康熙甲戌孟冬，江南錫山後學顧彩頓首拜題。

莫友芝黔詩紀略傳證云：中蕃字澂大，或稱大澂，一字大身，貴陽人。戶部郎中淮之孫，興甯知縣子騏之子也。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桂王時除遵義知縣，擢重慶知府，吏部文選司郎中。大清平雲貴，奉母棄官逃入山中。以雲南知府召，力辭而止。康熙中，吳三桂反，遣使聘之，不應。先是從桂王播遷時，得學士方以智贈硯，寶之隨身。三桂又使人脅之，乃伴狂擲硯於市，僞使信之，乃免。及三桂平，復拾硯補綴，於是別編擲硯後詩文曰斷硯草。以前詩文曰敝帚名。兩應聘修貴州通志，其敘大事記甚合史法。督撫欲薦之，固辭，自營生壙以待死，年七十八卒。其得允滇郡之辭，酬胡止戈見美詩云：四十投簪亦未遲，尙慚元亮已先之，山山芝美將奚待，歲歲薇柔好共誰，豈是長歌眞賞哭，敢云濁飽不如飢，一身去就尋常事，焉用誇明詔決爲，其卻三桂僞聘自矢云：息意事躬耕，窮途豈倒行，丈夫死則已，何至易平生。其置生壙云：墓門不用書神道，近代詩人手自題。其紀夢云：事皆未了無如母，難不相從已後君。生平大略可見矣。

凌惕安黔故撥拾云：吳澂大先生後裔現居貴陽屬之長幹。余嘗訪獲其族譜遺像，因就族譜而檢討其世系，知其先本於黃帝軒轅氏，由仲雍傳二十三世至季札。又四十三世曰文養，又十六世曰夏洲。又十八世曰文遠者，於明洪武自安徽

休甯陽湖村隨軍征南，鎮守普定衛，後調貴州前衛左所，誥授昭勇將軍，是爲滋大先生入黔始祖。四傳至名淮者，字巨源，號徐川，嘉靖壬子科解元，初任洛陽縣，繼補銅陵縣，內擢刑部主政，遷工部員外郎，再轉南京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以憂歸，遂優游林下三十餘年，以種書名堂。所著書有銅江邊籜，壁經一葦，麟經獨斷，長嘯集諸種。崇祀鄉賢，葬貴陽城南八里屯，配雷恭人，合厝，墓載黔志。乾隆中官蔡樵牧。子九人，其七曰子騏，字遠九，萬曆壬子科舉人，任湖廣彬州興寧縣。因安邦彥叛，母墮圍城中，聞髮倉卒自請監楊總督軍援黔，遂改組家居。嘗於夢草池上栽花養魚自娛。旋徙金陵及荆黃武陵沅芷間者二十餘年。崇禎丙子復歸黔，而夷目復叛，總督朱燮元屬諭撫賊，遂平。丁亥流寇入黔，借鄉人等之威平，率土兵扼賊於滴澄橋屢敗之，賊悉衆攻擊，被執不屈，極受楚辱。黔志載其門忠義。子五人，其四卽滋大先生，名中蕃，字崧生，號滋大，一號大身。生於萬曆戊午年十二月初九日卯時，中崇禎壬午科鄉試。甲申之變，金陵以南尙爲明有，永曆朝遵義令，陞重慶府，暨調普安，撫恤荒殘，政聲大起。內擢禮部儀制司郎中，兼吏部文選司郎中，以言事忤，罷歸。順治己亥經略洪承疇力薦，守義辭之。康熙甲寅召見南郊，將大用之，亦辭。洪化丙辰聘總部曹，屏絕家事而行，將致身焉，而吳三桂有異志，知其不可，拂衣歸。三桂餞之，乞言，因贈以謹記朱甘一語，蓋指當時兩督撫耳。三桂由是不食豬肝。康熙丙子卒，葬鎮甯土門寨。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潘 刷

第一集



六

潘 馴

潘馴，字士雅，一字韻人，貴陽人。幼穎異，年十六作迴文詩三十首，工切婉麗，爲當時名宿所重。崇禎十二年舉於鄉，主試者爲陳大士際泰，奇馴文，爲之延譽於士林，文名大噪。北上道梗，至湖南而返。少時常與鄉人楊大賓同師，相友善。大賓之歿也，馴哭之慟，爲題君山讀書處於東山，表章之惟恐不至。御史蔣克達累疏薦，皆不出。永明時孫可望據貴州，帝制自爲，矯永明詔授馴石屏州知州，以母老辭。改近別授遵義知縣，亦不就，逃之山中。弟驥見馴不出，亦欲共隱。馴曰：子出保境以匡國難，兼得升斗祿以養母，我處侍母，道一而已。驥始決就官。馴以詩送之，有曰：知爾因親屈，憐予送弟行。馴居山中十餘年，飲酒賦詩，輒以淵明自况，非不想用世，以可望故不欲出耳。及可望降，貴州盡入版圖。明亡，馴復以舊資需次，除蒙自知縣。蒙自之初入版圖也，知縣爲鄭欽簡，湖廣人，嘗遣牛羊司長官某入安南招其主，未報命而欽簡去。馴到官，經理其事，於是安南始通朝貢，蓋欽簡及馴召之也。馴在蒙自有惠政，百姓名之爲老佛。吳三桂之就藩雲南也，擅兵權，恣肆自如。又縱其所部軍人凌虐諸土酋。諸土酋咸不服，反者十五。蒙自土官李日森與其子世藩世屏反。晉甯州土酋祿昌賢亦叛，攻臨安，圍蒙自。蒙自凋殘未起，倉儲軍實一無所有。馴雖力守，城卒陷。世藩既陷城，大肆殺戮，以報綠營兵之怨，獨不害馴。以馴綏撫遺黎，特多善政也。馴以失土將自盡，世藩

使卒輪守，馴不得間，因不死。俄而清兵至，蒙自復，世藩走，所部見馴猶多叩頭涕泣而去。馴以失城被議，上官以馴不受害由廉惠所致，保升同知。去蒙自之日，士民遮道送之。康熙十二年，貴州巡撫曹申吉續修通志，延馴與吳中蕃任纂輯。貴州自萬曆以來通志雖經重修，然馬文光當崇禎末兵亂之際校輯不周，缺略頗多。馴既家世文學，又博通黔中掌故，舉六十年事實補其散佚，數月而成。人稱其博洽敏捷焉。年七十二卒。雲南祀名宦，貴州祀鄉賢。所著有迴文詩一卷，瘦竹亭詩集四卷，瘦竹亭文集八卷，又有出岫草，蓋官蒙自時所作，取出山無心，知還不遠之意，以自況也。

附錄

潘馴自著瘦竹先生傳云：先生好竹，不能多種，種數竿瘦甚，名其亭曰瘦竹，人稱瘦竹先生。或曰先生不食肉，瘦如竹云。先生潘姓，馴名，字士雅，號韻人，又曰平遠。先世武陵人，家於貴陽，生於京邸，遨遊於四方，謂楚人可，黔人可，燕人可，東西南北之人亦無不可。先生生而駿，讀書好易，好莊騷，好蘇長公嬉笑怒罵之文，於詩好陶元亮，好孟浩然，好劉長卿，間作詩不求工。好遊，若燕，若齊，若豫，若吳，若越，若楚，若西江，若兩粵，若滇蜀，皆舊遊地。好山水，過輒登涉，輒忘返。好飲酒，飲少輒醉，醉輒號呶跳躑，傾吐狼藉，以爲常。不忤人，人揶揄不解，面罵如不聞，欲毆則避之，不及避則受之。不治生產，有錢輒用輒盡，即瓶罄不顧。不汲汲於榮進，舉於鄉，不仕，仕亦不久。屢遭大難不死，今年四十五矣。時而城市，時而山林，時而放言，時而莊語，時而衣裳楚楚，時而蓬首垢面，時而顧影獨坐，時而或笑消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傅玉書黔風鳴盛錄云：士雅少時嘗與楊山子馬蔭草同事筆硯。方蔭草用事，手書招士雅，不赴，亦不答。身丁多難，

百死一生，故所作多悵時傷亂，悲憤淒涼之語。

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馴字士雅，貴陽人，崇禎己卯舉人。入國朝，知蒙自縣。士雅家世詳前紀略中。年十六以遇文詩三十首曠吳下，鄉舉時，座師臨川陳大士際泰激賞其文。北上道阻，至湖南而返。御史蔣克達果疏薦士雅，不就。孫可望據貴州，矯永明詔授士雅石屏知州，以母老辭，改授遵義知縣，亦不就。弟驥亦選貢，赴永明行在，朝考優等，授羅次知縣。驥遂巡不出。士雅曰，子出保境以匡國難，獲祿以養母，我處侍母，道一而已，驥始決。士雅送弟詩有曰：知爾因親屈，憐子送弟行，紀其事也。居山中十餘年，飲酒賦詩，及貴州平，士雅以舊妾除蒙自知縣。蒙自初入版圖，知縣湖廣鄒欽簡管造牛羊司長官某入安南，喻國家威德，未還而欽簡去，士雅繼事，安南始朝貢。治蒙自有惠政，百姓呼爲老佛。吳三桂擅兵恣肆，縱其部兵凌虐，士官李日森與子世藩世屏反。晉寧土酋祿昌賢亦叛，攻臨安圍蒙自。蒙自凋殘之餘，倉儲虛竭，士雅不能支，城陷，世藩不害士雅，以平日多善政也。大兵復蒙自，世藩走，諸賊見士雅叩頭涕泣去。士雅以失城被議，會赦還。康熙十二年貴州巡撫曹申吉延士雅與吳滋大中蕃纂輯貴州通志。士雅家世文學，博通掌故，補葺散佚，數月而成。年七十二卒，祀雲南名宦，貴州鄉賢。著有迴文詩，出岫草，瘦竹亭文八卷，詩四卷。莫先生稱潘氏七世十二人，皆有集藏於家，士雅詩尤名雋。士雅父潤民有味淡軒集，弟驥有潛遠堂集，子德徽有玉樹亭集，貧居集，孫奕有滄遊莫，快有留餘堂稿，曾孫文蒨有翠屏寄客詩文，苞有琢雲軒詩稿，元孫曉有斷續亭稿，來孫以澂有甯愚堂稿，以溶有思敬堂稿，曩孫桐有客留草，禧有軌園軒稿，可謂世擅風雅矣。

周起渭



周起渭

周起渭，字漁璜，一字載公，又號桐野，貴陽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翰林院檢討，編修，侍讀，侍講學士。四十四年充浙江正考官。四十九年提督直隸學政，進詹事府詹事。五十一年奉命祭禹陵，及明太祖孝陵，就閱浙江江蘇二省兵。五十三年卒於官。天資卓絕，若有宿慧。幼卽工詩，及見吳中蕃潘馴潘驥諸老宿，與之切磋，故詩有矩則。清初仍明之舊習，七子與公安竟陵之體互相犄角，起渭獨能不爲習氣所染，特好東坡遺山東澗青邱諸集。又上自建安，下至竟陵，皆研究精微，擇善而從，故無纖佻尖險之習，亦無膚廓叫囂之態，和平清緩，而意亦獨至。江都郭元釭序其詩云：無形似之言，與浮靡之響。又云：得永其年，翺翔名位，必能題唱後學，興起衰瘠，破門戶之見，起積痼之習，其有造於世豈尠哉。是可見其學矣。居京師二十餘年，初以萬佛寺大鐘歌得名，一時館閣山林之能詩者，無不翕然稱之。若姜宸英，湯右曾，顧圖河諸人，各以沈詩任筆，傲睨文壇。吮墨懷鉛之徒，率不敢望其項背。起渭異軍特起，拔戟自成一隊，一以雋才相角逐。感物懷人，巡簷有作。歡場勝地，擊鉢爲豪。吳紵鄭縞之英，玉敦珠槃之彥，雲龍追逐，莫決雌雄，相與歛手歎服。江都史蕉飲，嘗贈句云：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臺。若是乎傾倒之深也。以毛奇齡之崛強，向卑視西南人士，而亦折節焉。又好收藏古彝鼎及名人手跡，但疊疊置之几榻間，亦不深辨真僞也。能飲

酒，一舉輒數十百觴。爲督學時，以疾減至半升，然春秋佳日必治具招客，勸之酣飲，以爲笑樂。平居自飯，則鹽豉一器而已。蓋深得淵明之趣，以恬適爲悅者，故於詩能專好而特工也。雅負經世之才，詩文特其緒餘。大學士澤州陳廷敬在直廬，清聖祖問當世詩人，旣舉起渭以對。及予告，陞辭，復以才可大用論薦。翰林掌院揆敘亦時奏言其才，曾不十年，自檢討晉詹事，所以信友而得名，蓋有大過人者在也。惜不永其年，不盡其用，可爲歎息。至其典試浙江，督學直隸之甄拔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與夫種種天才之流露者，猶膾炙人口，恒在鄉里稱說中，卽又不能覲縷矣。父國柱，貴陽府學生，以子喪如京，旋就起渭故居改建貴州會館，今其址尙在。所著有桐野詩集六卷，迴青山房集四卷。咸豐初年莫友芝據其弟起濂始刻於北京者，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則略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百餘篇附入外集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

附錄

奎慎行敬業堂集送周桐埜前輩督學順天詩云：先生人中龍，天與君子性，平時頗跌宕，臨事乃剛正。憶昨與浙闈，量涵江海淨，無私消誘箴，冰雪久彌漚，至今桃李門，得士最稱盛。數椽居帝里，貧過榮陽鄭，俸錢付書估，斗酒謀主孟。時復召朋儕，琅琅發高詠，彈丸躍奇句，傳寫甯待竟，李杜韓白蘇，篇篇資攷證，他文率稱是，手筆誰能倩。以此徵主知，蓬山竟無併。趨營幾新輩，時世梳粧靚。恬澹其素然，卓哉嶺品行。國家設遺補，拔擢半長令，庶常間改授，歷職例不更。敢云著作庭，遜轉薄諫諍。於公賁久次，事異初徵聘。比者適乏人，銓曹列名請，終焉寢前議，上

賴天子聖。宮坊俄晉秩，侍讀繼申命，小試惜宏才，留爲作人慶。使星不泄蜀。護輔親爲政，古來豪右區，當代儒風競。文通山後族，武達代來姓，一一操管從，妍媸歸皎鏡。將空冀野羣，往矣執衡柄，絃琴視拂拭，匣劍待磨鏗。苞苴自不入，籬棘何妨礙，必若振先聲，務須釐積病。朱衣羣吏導，絳帳諸生迎，詎非稽古力，榮寵一時併。公貌愈謙沖，公懷直且勁，和光得人愛，嚴氣生我敬。良辰乍招攜，臨別心悵悵。城南好亭榭，快若披畫幃。每來必遲留，天水互激映，飲徒散將盡，自此稀遊泳。計公還朝日，吾已理歸榜，贈言抒所懷，甘被俗嘲評。

田雯稼雨軒詩序云：今夫人不奇則詩必不工，詩不工則可以弗作。世之能詩者谷量石計矣。古人今人目未了數家之書，輒爾誇詡揭調，擇摭剽盜，補綴篇章，非不卷帙飾美，爭謂可觀。余嘗取而驗之，如世巧女，文繡動人，設欲作錦，究非異錦。又如僂師之戲，舞中節拍，舞罷則索然無生氣。世之能詩者如是也。余鄉譏漁叢於黔陽，從余論詩，已歎其人之奇，詩之工矣。今官庶常，兩年來讀書署齋，數椽困風雨，夏秋苦賦愁霖，冬月畏寒，突不黔者旬日，而吟咏不少輟。追隨學士之班，因以盡悉石渠天祿之藏，沿討源流，而橫發其才思。間騎一款段出城門，又復造余論詩。每於世之能詩者狂嘯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盡龔臯，憑君高座說文章，是也。然此其詩之進境也。詩之工實不自今日始，設使當年唐蒙不關道，劉蛻不破天荒，黔有斯人，豈遂湮沒不傳耶。六詔之有盛覽張叔，其人自奇，固不待司馬長卿之來可知也。余于漁叢滋愧焉。漁叢之詩有以新爲工者，有以奇爲工者。新如蠶絲出盆，遊光濯色，天女散花，幽香萬片。奇如夏雲怪峯，千態萬變。世之論詩者何足以知漁叢之詩。余愛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長矣。

郭元弢桐壑集序云：翰林神仙之職，爲文章號館閣體。富麗工緻，不爲幽憂奇宕之言，比於徐孝穆之宮體，楊文公諸人之西崑，自唐以來皆然，蓋天有以命之也。明時李茶陵自翰林登揆主持風雅，天下宗之。北地不由館選，浮湛瀆宦，自樹一幟，何邊諸人起而和之，以少陵閑肆之音，矯元季淫靡之病。七子之名乃烈於滙門。虞山升懷麓而黜螭桐，由門戶之見也。宮詹貴陽周公漁叢以解首得館職，在京師二十年，好爲詩，能開闢自立。上自建安，下逮竟陵，無不研究而進退之，而尤措意於東坡，遠山，青邱，東澗諸集。當其得意，攻堅鑿銳，裊然有聲，無形似之言，與浮游之響。其於館閣之體柄鑿不相入矣。余嘗與公爲館夏之會，公作萬佛寺大鐘歌，瑰偉特出，冠于一時。由是稱翰林

能詩者，必以公爲舉首。不數年，晉秩宮相，未幾而疾作。疾中觀樓平生詩爲一集。命余序其端，集甫成而卒。使公得永其年，翱翔名位以終其業，必能題唱後學，興起衰瘠，破門戶之見，而去積癩之習，其有造於世豈尠哉。而今顧不竟其施以死，豈天之有以命之者，優之於此而卽不能復涉於彼耶。抑詩窮而後工，藉不必窮而亦必有不得於時而後激昂以盡善也。使公不得爲翰林，必更有所樹立，傾動一世，如北地諸人者，而今且功名不得與茶陵埒，天之奪之亦甚哉。先是溧陽史公耕巖爲詹事時，數刻詩省命余序，而尋亦卒。三年之內爲兩公序詩，其能詩同，其官職又同，皆與余有物外之賞，而又皆年不六十而殂，老成凋摧，知己淪喪，如遼山所謂賦分單薄，所與遊者爲所延及者，撫公之詩，不禁流涕而三歎也。公死無嗣，其尊人萬里來京師，以公之遺意刻其集，促余序。余受卒讀而序之。嗚呼，以公之學之專且勤，而其集乃止於此，非公之志也。此又余之所以爲公深悼惜者也。

陳允恭桐壘集序云：余自少壯時卽喜爲詩。爲之既久而未能工也。然嘗竊聞昔人之緒言，而略有以知學詩之說焉。嘗曰：詩言志，歌永言。春秋之世，列國名卿大夫聘問宴享皆相率賦詩。趙孟因是以觀七子之志。蓋吾人性靈接觸景物，流連其中，必有輪困備塞不能自己者，乃於詩乎發之，莫知其所以然，而後能令讀吾詩者動魄驚心，興起奮發。故曰：文以足志，辭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合是以言詩，譬之不歡而笑，無疾而呻，守羽卿之科條，奉廷禮之壇坫，縱令駢花儷葉，取青妃白，非不爛然溢目，終是土偶陳寔，於性情豈有當乎。貴陽周君桐壘與余同舉南宮，又同入詞垣。其爲人易直坦率，不立崖岸，志趣與余又同。由是晨夕過從，不厭數促，相與鏤礪問學，揚扞風雅，抵掌盱衡，別裁僞體。聞余之論未嘗不莫逆於心，歎爲知言也。初君在翰苑，或疑其起自遐方，未嫻聲律。時值館試，君詩先成，稟置硯函下。同列者得之，謂是館師手筆，旣乃知爲君作，相與斂手歎服。從此才名鬱起，館閣間無不知有桐壘周先生矣。君於詩不多作，不苟作，一洗備耳矚目，生吞活剗之弊，而歸於抒寫性情。故其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遠之思，運俊逸之氣。或沖澹而和雅，或高潔而沈樸。無籟厲之詞，無圍綬之調，視近代之李杜，宗初盛者，捧心學步，適足以形其塵容俗狀而已矣。君與人交有終始，此二十餘年間，與余月多同賞，杯必共持，酒闌燈灺，談諧暢適，顯顯然在心目間，而君已不可復作，嗚呼，其可悲也已。君好古嗜學，丹黃兩豪不去手，取放翁白髮無情青

雖有味之句，貼於塵間。病中猶酌酒賦詠不輟，既革，手出是編示余，屬爲釐定。昔子建謂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譚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問僕，卿何所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遠言，以爲美談。今君通懷樂善，不讓昔賢，而余又才不逮君，然不容辭而非爲者，良以甘載素心，庶幾收拾遺文傳後，深恐日月逾邁，湮沒無聞。念君鄭重誦譔之意，次第篇帙，付諸剞劂，而述數語于簡端，庸以少紓後死之責，感吾友於地下，要不可云序也。

陳汝楫桐荃集序云：遊京師二十年，所常耳熟公能詩名，篇詠流布，亦口相傳以熟，顧以性懶，初未謁見也。辛卯冬，公以學使將竣，補考宣化永平試，遂相招同行。度居庸，宿館驛，張燭具酒。始得上下議論。千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蘇門之學。近代則好談歸太僕錢尚書兩家。風流派別，條序秩如。間有往復，亦不以爲皮傅而弃之。流連決旬，相契如舊知。及還，遂留之邸館。至壬辰夏始別去。越二年，而公病遂不起矣。將終，余再往問疾狀，延至臥內，執手慨然，且曰，吾病當不久，比料檢所作詩都爲一集，沒後以此果君，君必爲我序。余辭不敢當，然憫其丁甯訣別，心固已許之矣。不旬日而公終，嗚呼，其可哀哉。公起僻遠，入詞林，才華秀發，有作率能伏其倫輩。後受知於翰長揆公，而當代之名流能文章者，皆傾心接之。余交公最晚，出又荒陋，不能名其所成就。然半歲折節，見其摩挲書卷，愛好翰墨，實不愧名士。雖間以其餘收藏鼎彝瓶蓋畫卷字跡，累累几榻間，然亦不甚別其真僞，既得即亦度閣不再省視。少年劇飲，自督學後感嗽上氣疾，竟酒不滿半升。春秋佳日。延客治具，雖極滋味，自飯則鹽豉一器，食又甚少。然後知公之凡此，皆昧於衆，惑於俗，而皆非其真。惟其刻意爲詩，卒以自名，斯其性情之所在也。故其病革清明，嗜好消落，而獨於平生文字孜孜汲汲，惟恐失墜，蓋其自信者固亦在是，而異日之論公者，亦當讀其詩而增重焉。凡人生百年中，其足爲吾玩者皆外也，故莊生悉以爲非汝有。今公均委之而去，而詩卷長留，用功深者其收名遠，必傳於後無疑也。公無子，其弟起濂既刻詩於都下，茲則其好友刑部郎千波汪先生復刻於吳門者也。

鄭珍書周漁璜先生桐荃書屋圖後云：貴州數詩家，有明推雪鴻。國朝二百年，吾首桐荃翁。雪鴻宦不達，桐荃壽未豐。天欲文西南，大筆授兩公。謝詩春雲空，周詩花林紅。吾以兩公較，尤多桐荃難。傳本少概見，僅存埋蠹業。陳

選數十首，（陳伯璣選明人詩錄謝君采作七十四首，吳澂大中著選復去十八首。）惜哉何隘胸。歸愚拾傳鈔，又復爲目窮。（沈歸愚選別裁集，錄公詩僅題淵明北窗赤壁阻風數首。）窺斑固識豹，執爪豈見龍。吾昔得遠條，（君采遠條堂集二卷，即傳竹莊玉書大令據錄入黔風者，余從傳雨亭天澤孝廉所得之。）竹垞不及綜。而竹垞所據，其集仍未述。（朱竹垞明詩綜所錄君采詩，似從雪鴻堂集選者，余訪此集數十年不獲。）以付邵亭弟，去年成闕工。雖然略蒐遺，究不備始終。今年事公集，實惟京本從。是編出公手，定次自允恭。（桐壘詩集公弟起濂康熙乙未刻於都下，即郭子官序者，詳見陳允恭序。）平生傑作盡，匪一華嚴鐘。因緣得吳本，汪刊後旃蒙。（汪千波於康熙丙申刻於吳中者。）復得謝令編，（貴陽謝庭薰大令合桐壘稼雨迴青三集編本。）本成在乾隆。邵亭並校記，亦略有異同。稼雨序老嗜，去取見精衷。（公稼雨近詩，康熙戊子毛奇齡序，有不入桐壘集者。）回青都不存，此意醜池通。（公回青山房集詩，詩數百首無一入桐壘集。）邵亭欲補入，吾謂其毋庸。獨惜省志傳，數語完文宗。吾擬詳譜狀，集前明事蹤。寄信板橋山，（公家山下。）文孫報從容。果來趁秋律，細認挑明缸。惆悵絕碑志，巋然徒蠶封。因知籍廬陵，明初占旂龍。承禱實季裔，至今詩禮崇。（公先廬陵人，明洪武間爲白納長官司，世世承襲，居旂龍地十餘世，公無子，起濂子嗣。）出裏覽斯圖，初荷亞新桐。先生撫書坐，爪長眼有鋒。畫者構李沈，（宏）題額乃京江。（張玉書）繼以弟出春耕卷，名筆禹尙功。野桃與溪柳，沙水映碧紅。先生荷鋤去，芒屨短籬東。未忘茶酒興，回顧擔餉童。吾觀此兩圖，愀然想高風，手摹桐壘像，復影西崦農。桐陰擬刻集，西崦藏巢中。庶令一開卷，後來增銅鞮。先生江漢靈，靈余後死侗。

鄭珠題周漁璜先生西崦春耕圖（圖爲禹鴻陞康熙戊子以坡公野桃含笑竹籬短籬柳自搖沙水清詩意作，陳奕禧題額。）云：南明江頭秋稼黃，遊子倦遊憶山堂。沙水竹籬忽在眼，宛遇先生西崦旁。先生豈是荷鋤者，蔡矣九家曾手把。寫作識字耕田夫，東屯下澗同瀟灑。國朝全盛不觀兵，玉堂人物無愁羣。釣師田父各寄意，轉見當時風雅情。百餘年來難再得，空展斯圖坐太息。九疑三湘寇紛紛，日夕望下飛將軍。起向先生借蓑笠，明朝更撥南山雲。英友芝桐壘詩集序云：貴陽周漁璜先生桐壘詩集，其弟起濂始刻於都中者曰北本，其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

本，並先生所自定。姑康熙丁丑冬，迄於沒，凡十八年之詩。北本爲篇三百五十有二，南本盜出一篇而已。乾隆嘉慶間，賞陽謝大令庭薰，以先生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不體不年，似類非類，是爲謝本。其中已改定入集元稿，及屢作，及漫酬代情，一概闕入，蕪穢擾亂，友芝每讀而病之。而耳食者震於先生，重其本爲備，競傳鈔祕弄不已，道光丙午冬，在貴陽志局見先生後人所錄已刻諸稿本，其未刻題曰迴青山房集，爲詩三百九十有五篇，則丁丑以前上至壬申歲數年作，先生未及改定者。其題曰桐壑山人遺詩，六十有七篇，題曰稼雨軒近詩，二十有九篇，並丁丑以後作，先生定集時刪去者。又有方志所錄十有二篇，上三編並失其稿者凡四種，通五百有三篇。謝本一有之，知即其所據也。就諸稿論之，迴青則標格已蕪遺詩，稼雨風華淩勝，究不若所自定之鷹揚虎視，天骨森張，爲平生詣力所極。自先生沒到今百四十年，遺稿屢傳，後生何敢輕棄。而以推先生刪定之意，如沈尙書別裁集，載古詩之武陵爲人題北窗高臥圖，律詩之南隄踏青，山陰舟中等，其佳句口相傳以熟者，並在遺詩卷中，他可知矣。而無以解於時人買菜之見，與謝本孱亂之非。因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略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百餘篇附入外集相國在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各識以原題，續其後，藏篋衍，示子弟。先生負經世才，詩文特其緒餘。澤州直廬，聖祖仁皇帝問今詩人既舉先生名對，及予告陞辭，復以將來可大用薦。先生在翰林，掌院揆公亦時於奏對言其才，曾不十年自檢討管詹事。先生所以信友獲上，必有大過人者。乃宮相方膺，巫陽遂召，不惟不得盡其用，而傳業無人，未從諗其行蹟。雖典試兩浙，督學順天之甄拔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猶在鄉里稱說，即又不能觀縷。差幸詩卷長留，後生小子得從興寄之餘，稍窺襟抱所在，摩挲遺文，未嘗不捲卷太息也。今南北刻板已無存，舊印亦罕觀，山陰陳燿亭上舍閱學者求本不易，見友芝所編錄，力任剞劂，以正集先之。咸豐壬子九秋竣工，乃述緣起於簡首。獨山後學莫友芝。

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周先生起渭字漁璠，一字桐壑，貴陽人。先世居江西廬陵，明洪武間有爲白納長官司土官者，遂著籍貴陽。年二十，舉康熙辛酉副榜，丁卯舉解元，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乙酉典試浙江，臨安方葵如，名揚者宿也，名列第二。庚寅督贊善，擢侍讀，簡順天學政。壬辰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癸巳進詹事，

奉命祭禹陵，明太祖陵，兼閱江淮兵，徧行賞賚。甲午卒，年五十。先生早慧，年十四五作燈花詩，傳誦一時，德州田山蘿中丞蒞黔，與先生論詩有合，爲序稼雨軒詩云：余海議漁叢於黔陽，從余論詩，歎其人之奇，詩之工。領解後，巡撫衛旣齊議修貴州通志，聘貴陽吳中審領志局，先生與焉。中審贈詩云：欲覓替人欣已得，可知倒屣自難禁，願將絕俗超凡事，慰我相期無限心。中審明遠老也，志局邂逅，傾倒如此。道出襄城，與劉太乙青藜訂交，論詩派流別，究極正變。館選後，寓署西偏，研究聲律，詩境大進。山蘿序云：漁叢官庶常，讀書署署，數椽困風雨，夏秋苦賦愁霖，冬月畏寒，突不黔者間日，而吟詠不少輟。追隨學士之班，因盡悉石渠天祿之藏，沿討源流，而宏發其才思。間騎一款段出城門，又復造余論詩，每於世之能詩者狂嘯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盡驚贖，憑君高坐說文章，是也。留館授職，請假還家。買舟過洪澤湖，至揚州，真州，金陵，蘇州，杭州，訪蘭亭於山陰。再至杭州，泝大江，經都陽，攬匡廬之勝。遊蹤最廣，得詩亦最勝，所謂擅江山之助也。遊西湖詩云：欲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廣寒宮。爲詩家所豔稱。澤州相國在直廬，聖祖問今詩人，舉周起渭史申義對，一時翰林有兩詩人之目。比予告陸蔭，復以起渭將來大可用薦。相國序蕉飲過江集云：余識桐莖，因慕蘆韓少宰。又在金山寄桐莖詩云：青山猶是六朝非，走馬金陵昨日歸，萬古澄江淨如練，有人解憶謝元暉。自注：始余訂交桐莖，以金陵懷古詩，卽先生南歸作也。先生通籍後，官京職幾二十年，與海內通人交，若王樓村，繆湘芷，史蕉飲，郭子宮，宋牧仲，陳南麓，李蒼存，汪東川，查初白，尹鞏，詩境徵逐無虛日，而於二查尤爲心契。方文翰云：先生於浙人論詩獨推鹽官查初白，初白亦雅重先生。初白次先生高廟僧舍詩云：結習多生未易捐，得公投句喜寬然，祇應借佛論詩境，何法眞超色界天。自注：時以拙詩就正先生。初白詩聲播於禁下，先生與之聯盟壇坫，互執牛耳，爲消夏迎涼之會，會必分題。史館列先生於文苑，首紀先生萬佛寺大鐘歌，推重一時，卽消夏第四集詩也。是時新城王漁洋，秀水朱竹垞爲北詩宗。竹垞博綜，與先生角力或有短長，若專論詩，先生華妙不減漁洋，類特豈遜竹垞，各占一席，亦未可知。此非鄉曲之私言。史蕉飲贈句云：孰與夜郎爭漢大，手攜玉尺上金章。信爲一時定論也。先生詩集初名回青山房，又名霖雨軒，又名燕山塵土，後定名桐莖。弟起濂刻於都中曰北本，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曰南本，三刻於貴陽謝大令庭薰，四刻於獨山莫

徵君子傷。山陰陳上舍煥奎方文翰書集後云：甲午夏某將之官，過辭先生，留飲，並召門下士官都門者數輩，夜漏下二十刻不止。某視先生有酒所，辭去，展方至門，先生復挽之入。曰：何屑屑也。子不讀少陵詩之贈衛八處士乎？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子行作吏，吾見子止於此，乃遂不能忍俄頃，何屑屑也。因復徵吟前句，爲使偷傷懷，隱几不復能謝客矣。某既別去，私念先生於我厚，願觀先生玉貌殺黃死青，屢移革帶，又昨者語頗不詳，飲酒樂而泣下，叔孫之死以之。數月，果以凶語聞。其卒也，年五十矣。未有讀父書者，識者傷之。又汪千波挽先生詩云：官貧復善病，不得羅腰褰，芝蘭吉夢香，似有邵攸勢。余檢梅峽薛壺山集，康熙丙戌先生以書屬賤熊寬姪侍，據千波詩，則此事竟未遂也。先生以詩名於時，又博雅好事，管屬禹鴻臚之鼎繪西庵春耕圖。咸豐壬子，鄭榮翁莫邱亭皆及見之，後其家不能保，爲好事者購去，惜哉。

陳靈龍桐堊詩集序云：余東髮受書即聞塾師談鄉先生漁璜宮詹故事。稍長應書院官師課，兼習古今體詩，偶於書肆得桐堊詩手鈔本，諷誦未忍釋手，比時究心制舉之文，未暇致全力於詩也。光緒丙戌捷南宮，服官京曹，始獲屏棄一切蟲雕蠶祭之學，稍稍講求經世之務。簿書餘暇，閒與鄉人黃再同太史，羅質庵祠部相酬唱。質庵因贈桐堊詩鈔四卷，審爲獨山莫邱亭徵君所校正，而山陰陳煥亭上舍捐館金爲刊刻者。庚子京都拳匪之變，此書遂付劫火，而卷中佳篇鉅製，近體如金陵懷古，武昌懷古，古體如赤壁避風，登蘇公亭放歌，分詠京師古跡得明成祖華嚴經大鐘諸作，類能背誦勿忘。國變以來，遷居海上。維時徵君猶子楚生觀察服官金陵，時來滬濱，一日談次偶及先生詩。楚生謂集板蕪存遺義舊蘆，兵燹以後未審存在與否。聞胡琴初太史尙有此書，急假一讀，恍惚如逢故人。余客歲曾以鄭子尹徵君巢經巢詩文正續各集屬王雪澄廉訪校訂，刊以行世。爰以先生是編仍沈雪澄重加校勘，付之手民，用存鄉邦文獻。至先生才華之超逸，思力之雄厚，康熙一朝已負海內盛名，置之漁洋竹垞諸老之間，未肯多讓，原不待同鄉後學爲之表彰。獨一臥滄江，遂成老病，憂時傷亂，時亦託之詩歌。視先生遭際承明，主持風雅，不知人世間有滄桑陵谷事。撫今追昔，輒不禁爽然若失也。戊午六月，貴陽後學陳靈龍庸庵氏，序於海上花近樓。

凌惕安黔故撥拾云：禹之鼎爲桐堊繪西庵春耕圖，自咸豐壬子柴翁題識後，不知浮沉何許。致陳崑山田有其家不能

保，爲好事者購去之歎。民國二十三年秋，其裔孫篤成，諾余攜至會垣，存敝齋者累日。每一展觀輒愴然意遠，因命工攝影皮之。惜題詠泰少，當時名輩皆無一字之及，終幸得柴翁一詩耳。

又云：桐壑遺蹟，余又獲見其巨軸畫像，已殘蝕不堪，每展觀，則紙片作蚊蝶飛舞，因爲重付妝池。而雙目剝脫，幸鼻梁間有眼角餘痕，乃得復其部位，別倩畫師補繪完好。並其配馬氏像共製一木匣，署檢歸之。又有親筆家書遺囑。家書言典試浙江，徐潮之子不售，因而遷怒，數數短之於朝，幸掌院揆公持公道。遺囑言修橋積穀爲未了心願，旁及友好欠銀各事。又有誥軸與行述刻本。誥軸極精緻，想見當時文物之盛。行述敘生平最詳備。貴州通志於桐壑傳寥寥數千百字，過於簡略，故柴翁詩有獨惜省志傳，數語完詞宗之句。今得行述，足資考證矣。按徐淺事狀見國朝先正事略。

又云：桐壑後人散居青巖，定番，廣順各地，各有先世藏蹟，余皆得觀賞。桐壑裔孫致祿，曾攜示桐壑告祭禹陵，孝陵，及閱江淮兵，覆奏摺稿，因錄存之。

王士俊



王士俊

二

王士俊

王士俊，字灼三，號犀川，平越人。父夢麟，以舉人爲豐潤令，有政聲。士俊性敏，未冠卽以能文名，旋入郡庠。年二十三時，以鄉試不售，往省父豐潤，因佐簿書，讀律令，遂深諳吏治。一年歸，中康熙丁酉舉人，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令繙譯清書。雍正元年，世宗卽位，勵精圖治，大開言路，卽詞林亦許上書言事。士俊條陳兩事，留中。俄選翰林官外用，士俊籤分河南，至卽攝許州事。旋實授。許潁河，屢決，夫役草柳，民困於供。又仍歲凶荒，井邑益敝。士俊撫卹嗷咷，實以仁政。向來塞河料物率予官價，十不能五。士俊償以市價，實數親給，諸敝悉滿，民氣大復。明年兼權杞縣，杞繁於許，其治之亦如治許，而尤以培植人才爲切務。會奉檄審宜陽疑獄，平反冤案，無辜者得全，而眞盜卒獲。豫撫以祥符首邑，繁劇難理，密陳乞以知州管縣事，得請。離許日，許民擁留，有脫輪斷鐙之風。甫蒞祥符，卽毅然免合縣幫隄工銀二萬餘金，吏僕爭勸皆不聽，隄工卒完。其年九月，奉命隨豫撫賑浙江，江南，所至災黎均得實惠。事竣，回祥符。縣當河決之後，地畝皆爲飛沙所壓，民不得耕，而歲仍輸賦二萬餘金。士俊憫之，繕摺注明畝數糧數，以所親履目見爲巡撫痛陳。巡撫略閱卽擲諸地。士俊從容俯拾，仍呈之坐旁。巡撫怒，厲責之，謂其好名。士俊不爲撓，仍理前說，謂官可不作，民命不可不卹。辭欲出，巡撫意解，乃令開封府尹查勘地畝。而布政使楊文乾適蒞任，遂與

巡撫同以此地畝事上聞。遣大臣臨勘得實，得免正額銀二萬二千餘兩，疲氓以蘇。士俊既與大吏忤，遂欲謝病歸。適豫藩晉廣撫，入覲，力薦士俊可大用。三年五月，命赴廣東委用。四年正月，至廣州，巡撫文乾卽檄士俊署瓊州知府。俄奉命分巡嶺西道。是冬署按察使。五年二月罷按察使。文乾以葬親赴京師，署廣東督撫者，皆以士俊爲文乾私人，齟齬之，誣其未解落地稅，具疏參劾。世宗洞燭其私，擲還其奏。其後總督孔毓珣，巡撫楊文乾，審明覆奏，各官論如律，士俊無罪復任。十一年遷布政使，特旨令得專摺奏事。九年五月遷湖北巡撫，到任後禁絕餽送。舊有公費羨餘銀萬餘兩爲督撫分受，士俊謂廉俸外皆非所應得，奏請存庫爲隄工費。時有鍾祥縣聚衆抗糧案。先是，總督邁柱攝巡撫時，辦理攤丁入地，不以各州縣原額之丁攤入各地之內，而以通省之丁分派入各州縣地畝。鍾祥縣遂加至三千餘兩，賦重而民不服，聚衆約赴省城具訴，會於武當宮數百人。邁柱聞知，發兵往，至則奔散，武當宮後有深灘，淹死者百七十人。邁柱卽以抗糧奏，捕得爲首張東周等，欲照光棍例議決。士俊以爲冤，奏其事，雖得勻派，而東周等案，以邁柱力持，竟從重律。十年十一月，遷河東總督。故事專督河道，不涉地方官吏。而士俊直聲久著，山東河南郡縣長之甚於巡撫，貪污斂跡。河南學使俞鴻圖以賄取士，奏請正法，聞者莫不股栗。十一年四月，兼管河南巡撫印務。十二年十二月，特賜孔雀花翎。清代翰林官督撫從無賜翎者，有之，自士俊始。十三年八月，士俊以在豫墾荒事，爲戶部尙書吏貽直所劾。士俊解任回京，署兵部侍郎。乾隆元年四月，以侍郎署理四川巡撫。

以越職言事，逮問至京，下刑部獄，旋釋歸。士俊釋褐及是僅十六年，數歷封圻，侃侃自將，不畏強毅，被特達之知，與李衛田文鏡並稱。在河東舉校官劉藻鴻博，後爲名宦。士俊歸里，數遭家難，囊無餘貲，及卒，而藻爲雲貴總督，遣使祭墓，贈金三百，周其子孫。論者兩賢之。夫士俊才力雄肆，足以陵掩一切，生平宦轍所至，必以興利赦弊，推銀好貪，忠清幹濟，百折不回，卓然爲一代名臣所不媿焉。

附錄

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士俊字犀川，平越人。先世居江甯上元，有名剛者，明正德中以拔貢官雲南太和知縣，遷大理同知，致仕歸，道經平越，愛其山水，遂家焉。數傳至澈浦令祚久，祚久生瓊，以諸生終。瓊生夢麟，康熙壬戌舉人，除豐潤知縣。再世皆有政績。夢麟犀川父也。犀川舉康熙丁酉鄉試，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特旨探發河南，以知州用，補許州知州。三年，河南布政使楊文乾升任廣東巡撫，奏准帶往題用。四年授肇高廉羅道。五年署廣東巡撫阿克敦勅犀川虧黃江廠稅銀，廠禁肇慶府，有李長茂者，重役朋充廠中典吏，布政使官達屬庫官陳成元勒索長茂規禮銀一千二百餘兩。犀川訪察之，詳巡撫阿克敦究治。官達爲巡撫私人，派其自行提審，復請改官嚴訊。不得已，乃令按察使方顯瑛會審。官達銜之，乃許犀川監收黃江落地稅少解銀一千二百兩，囊以消弭斯獄。且拘犀川，撥役環守，恣爲凌虐，深秋衣葛，朝夕斷餐，意在滅口無證，即可解官達婪贓之咎。犀川遣人赴縣具揭阿克敦等朋比爲奸狀，賴上明察，先有諭旨王士俊爲有用之才，此等小過猶在可諒，當嚴加訓飭令其悔改。又諭內閣，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以致流言不少。如楊文乾信用王士俊，廣東閩省人心不服，令其回京。及得是揭，悉阿克敦奸狀。犀川行至曲江，得旨王士俊仍還廣東署理布政使，命總督孔德瑄巡撫楊文乾審明具奏，官達婪贓屬實，阿克敦明知袒護，方顯瑛代爲開脫，俱論罪如律。犀川以公廉結主知，御頒摺匣四，鎖匙二，傳諭王士俊有奏摺俱交大學

士張廷玉轉奏，粵中文武大吏實否皆密摺以聞。論奏多合上旨。犀川精察吏事，而於縣丞吏目等官，請止停升轉，免追罰俸銀兩，以贍微員食用。廣東提督王紹緒請開路瓊州五指山，犀川駁其騷擾，恐阻黎人嚮化之誠，通達大體，不專以苛察爲能。七年實授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撫。楚省州縣經征民米，分漕南二項漕糧交旗丁運至通倉，南糧令州縣運送荆倉，以供兵食。荊州黃州所屬州縣漕南兼辦，往返迂折，風濤不測。犀川疏請將荊州屬江陵等縣，無論南米漕米就近交旗丁，一時稱便。十年，擢河東總督，兼管河南巡撫事。疏參河南學政俞鴻圖納賄行私，命官往鞫得實，論斬。東省舊設衛所，屯地分布州縣，相距寥遠，請裁蠶山靈山二衛守備，浮山堆崖二所千總，改設巡檢把總，屯地錢糧歸併附近平度膠州，卽盡高密，四州縣征收，屯戶與民一體排甲編審，仍注明衛所以免牽混。得旨允行。犀川在豫三載，以戶部尙書史貽直劾其舉荒勸捐，貽累民間，高宗命解職來京，署兵部侍郎，尋改署四川巡撫。疏陳四事，上怒斥其巧詐居心，背理害道，幾罹重辟，詔釋爲民。卒於家。

凌惕安黔故授拾云：王犀川先生自撰年譜，余獲一寫本，於清世宗之陰很猜驚，牢鑿人心，與夫當時所謂雷霆雨露總

是君恩者，活躍紙上，然其實心實政，亦隨處可見。



陳法

陳法，字定齋，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十六年充順天府鄉試同考官。五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雍正初，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改刑部郎中。八年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尋引疾歸。乾隆初元以孫嘉淦薦，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擢運河道，調江南廬鳳道，復調淮陽道。法考論河務，著河干問答，謂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不可易置。今河淮二瀆，交流爲害，宜導河自張秋以東入大清河，循濟漯之故瀆以入於海。嘉淦見其書，善之。乾隆十年調直隸大名道。是歲河決江南陳家浦，河督白鍾山被劾去，責令賠補。法念舊於鍾山同事，不宜獨令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爲鍾山辯析。旋下部議革職，發軍台效力。法以四駱駝負書數萬卷赴十六台，日著書自娛。台舊無井，法示其地，掘之得泉而甘，人號陳公井。以子慶升呈懇爲父贖罪，得旨放歸。法居官爲政以教養爲先，興利除弊，力挽頽風。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旣久，人猶感誦之。生平潛心性理，尤服膺朱子之學。其伯父嘗棄諸生入深山中求道，靜坐月餘，云：忽見此心光明洞澈，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法疑之，後以憂歸里，於山中徧觀楞嚴，圓覺法華諸經，乃知象山陽明之說實類禪宗。因著明辨錄，以闢其非。謂象山心學卽釋氏直指人心，以頓悟爲道妙。本集中於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有槐堂鏡中觀花之悟，此卽廖子晦靜坐中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

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爲此思慮泯絕，恍惚間瞥見心性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不同者也。陽明在龍場，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踵躍若狂，卽錢緒山，蔣道林，羅念庵，凡學墮於禪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子晦得朱子就正乃悟所見之非，象山獨學無師，而於孟子所謂本心，所謂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則遺學問，言先立乎其大，則廢思，俱未暇深求其義。而於其本心之明，或靜中體究，或因事感觸，此知覺之知恍惚呈露，蓋不難矣。遂於此而謂此心本靈，此理本明，云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能欺得。是此心已全乎仁義禮知，發之無不當。大舜之由仁義行，更何俟四端之擴充，豈孟子教人之旨乎。夫聖賢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皆備之心。象山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虛靈知覺之心。則一心之外無餘事，故詆格致爲支離，視集義爲外義。本原既差，功效自不能不異，而儒釋遂以此分矣。又謂良知之說本之孟子，惟孟子本愛敬而言，陽明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陽明旣曰良知卽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歧而二之矣。旣曰良知卽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儒門所謂良知，佛氏本來面目果性耶，天理耶。其所謂致者一若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孔子生知，猶至七十而始不踰矩，今欲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其不致猖狂妄行者幾希，此任心廢學之弊也。其論格致，謂程子以格訓至，如祖考來格之格，卽書所謂格於上下之格。羅念庵引呂成公通徹無間之義，極爲得之。夫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當其未格不能無幽明之異，格則精神訢合而無間矣。物之理卽吾心

之理，當其未格不能無彼此之間，格則理皆渾合而無間矣。而陽明以爲至物不可通，此泥於訓詁之失也。書凡十篇，辨論至明晰。居軍臺時，著易箋八卷，取程朱傳義發明之。大旨以人事爲主，而深闢來知德錯綜之說。桂林陳宏謀與法最契，迎居蘇撫署中，嘗應詔舉賢，再疏薦法。法無意仕進，歸主貴山書院，十有八年而卒。又著有內心齋稿。

附錄

陳宏謀易箋序云，易之難明久矣。自漢以來，解易者無慮數百家，乃昔人之言曰，九師異而易微，然則易終不可解乎。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乃故艱深其詞，使人讀之而不可曉，豈覺世隔民之意乎。朱子謂易爲卜筮作，蓋以吉凶悔吝皆占辭，聖人假之以立教焉耳。故不僅曰吉凶，而兼言悔吝。大傳亦曰，辨是與非，豈有聖人竭其心思知慮以垂教萬世，而斤斤焉爲郭璞京房之術炫其神奇乎。余之疑此久矣。歲庚申，余爲津門監司，吾宗定齋先生亦爲監司於任城，有會勘之役，相聚於聊攝間，因言及易。先生曰，易本非難解，解者泊之也。衆爻之辭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並不言陰陽，其所言者人事耳。人偷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之際，有能外於易者乎。聖人讀之，韋編三絕，特揭中正之極，用剛用柔，或過或不及，而吉凶悔吝生焉，豈待卜筮乎。衆傳推說天道，以明義理源頭，無非明人事也。余乃恍然，先儒所謂易之言天，易道陰陽者，爲未得其本旨也。嗣余撫關中，會學經學，遂以先生應詔。然猶未見其全書也。戊寅，余駐節吳門，聞先生來遊湖湘，因邀至使院，出其所著易箋以示余，公餘輒往復辨論，愈服其說心研慮，用力之深蓋數十年於此矣。其於四圖，於啓蒙之外別有會心，其以人事言易，已居其切要。其言象必根諸卦，而不外卦以言象，其言爻必根諸象，而不外象以言爻。而又必明乎爻之序。其言象必根乎卦義，有是義乃取是象，擬諸其形容，但取其大意，而參活象，故不掃象，而亦不泥象。其於義象有難明者，尤必反復闡發，不肯一字含糊。解大傳者多分段句解，或文義不屬。先生必首尾會通，使義理融貫。其分別義易，文易，視舊另有發明，使人讀之心開目朗。

于是記所謂精微者，但覺其顯明。昌黎所謂奇者，但覺其平易。則是書之爲功於易不少也。乃世之論者，以易理精深，故聖人假年學易，不在難言之數。夫見淺見深，存乎其人，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終身不能盡。易所言者人事，遠之在乎天下國家，近之及於旅訟家人，大之關乎窮通得喪，而小之不外日用飲食，即是卦之義與象，以明乎是卦之理，此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是易較之他經更爲深切著明矣。先生將歸黔，因留其稿，付之割劂，以共同好。學者本是說以求之，乃知無人不可學易，無日不宜讀易，所謂日進無疆，其益無方者，當自領之矣。乾隆二十七年天中節前二日，桂林弟弘謀拜撰，屬吏江恂謹書。

鮑桂星內心齋詩集序云，定齋先生之文，桂星既序而梓之矣。諸孫若疇復以詩稿出示，讀之泆旬，不覺掩卷而歎曰，嗟乎，詩以道性情，斯言也豈不信哉。定齋先生不可見，讀其詩如見先生焉。豈惟如見先生之貌，並先生之心而亦見之焉。大約先生之爲人，質直而好義，嚴毅而有守，喜忠鯁，惡邪佞，而至性隨篤，懇懇款款，不爲岸異鑿創之行，誠足以感人，和足以被物，詞翰之間，筆墨之外，森然盎然躍露而洋溢，單辭隻語無不有定齋者存。嗚呼，先生沒五十年，而其貌與其心皆可於詩見之。詩以道性情，斯言也豈不信哉。自來講理學者不工詩，詩多率易，流爲瑣瑣一派。惟朱子出入騷選，卓然成家。先生爲理學名臣，其詩未知於朱氏何似，要其溫柔敦厚，原本風雅，而遠駕乎諸理學家之詩，則讀者所公認也。若疇請爲序，遂書此於卷首而歸之。嘉慶十年八月癸酉，秋九月年愚再姪鮑桂星謹序。陳宏謀醒心集序云，吾宗定齋先生主黔南書院講席時，以儒先理學之書懇懇爲諸生言之，既知所向方矣。復取四子書中尤切近者，爲文以發明之，名之曰醒心集，蓋欲學者體驗於心身，不徒求工於語言文字也。其文精警刻露，洋洋洒洒，眞理眞氣盤辟紙上。義理既十分透徹，文亦分外精彩，乃不欲以時文相競，皆假名他氏。庚辰秋，攜至吳門使院，余於兒子案頭見之，決知爲先生之作，非他人所能爲者。夫爲文以開發聖賢義蘊，有裨世教，又曷可少乎。因表而出之，另刻以惠學者。義理人心所固有，誠以是數十篇發其覆，啓其鑰，觀其發揚告教，不啻暮鼓晨鐘，然後知聖賢言語非徒爲決科之利，必有憬然悔悟者矣。由是於其平日所已未讀之書皆本此意以求之，亦何往而不獲身心之益乎。其發爲文章亦必理明氣昌，自抒心得，以之取第如拾芥耳。是又兼得之術也夫。桂林弟弘謀題於清德堂。

湯金劍醒心集序云，時文代聖賢立言，必心聖賢之心，而後能言聖賢之言。凡人之心亦聖賢之心也，特爲氣拘物蔽，遂如醉夢，終身而不覺，於是聖賢者立言以醒之。使天下萬世即聖賢之言以求聖賢之心。而天下之詭聖賢之言者，不盡能見聖賢之心也。於是其有善言聖賢之言者，執聖賢之心，使天下知心聖賢之心。其義精，其辭達，其氣厚，其味醇，因高下而成音，隨變化而立法，博通聖賢之言，約諸一人之心，直抒已心之所欲言，而自合聖賢之心以爲言，此文之所以美，而有功於經傳，有益於後學也。定齋先生文體會入微，發揮透切，使聖賢之心明白曉暢，如聽洙泗間大聲而疾呼。每讀一篇令人猛省，謂之醒心，誠哉足以醒心也。癸酉之秋，笠帆（按笠帆即陳中丞璫）前輩見示於湖南官署，云將重梓以行，斯人心之幸，不惟時文之幸也。謹識數語於末。蕭山湯金劍。

鮑桂星醒心集序云，黔南陳定齋先生篤行古君子也。余年二十六入京師，耳先生之名久矣。先生與孫文定公嘉淦，李侍御元直，相友善，砥礪以宋儒之學。任大名道時，嘗爲河督白公鍾山牒部科，高誼名言彪炳今古。其孫若疇同余第史致嚴榜進士，每爲余言先生，余益以知先生。歲辛未，余視學楚北，若疇適令遠安，因得讀先生所著醒心集。竊謂近世文人學士率薄時藝爲小技，工時藝者又往往務辭采，誇聲香，以弋取科名。夫存利心以爲文，無惑乎風俗卑而功業不古若也。先生直舉心得，發爲文章，明白真切，期於砥礪訂頑，令讀者有所興起，身既沒，其言立，叔孫氏所謂不朽者，於是乎在。世之薄時藝者，請讀斯篇。嘉慶辛未年十二月，年愚再姪鮑桂星拜撰並書。

荆如棠明辨錄序云，昔子與氏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則人之迫於心而欲以伸其辨者，非實關乎世道人心，確有以知其非，而不得不衷諸是，未必輕爲置議也。定齋陳先生，諱法，貴州安平縣人。給諫同年印慶升之父也。學本程朱，辨嚴義利。自官翰林以及外任監司，皆得不負所學，以見於行，實心實政，流傳不朽。生平多著述，尤精於易。見夫世之言理者苦其奧也，言數者入於鑿也，所者易簡，獨有會於動靜陰陽交象變化之道，不外乎民生日用，而歸之於人事。予嘗讀其書，輒想見其爲人。無何而先生已賦梁木，嗣君給練亦以憂南旋，則予之心切向往者，不既徒作北面之想，而無由親承其提命乎。乃給練之將去也，不遠數千里，而以先生手訂之明辨錄郵寄示焉。若謂予尙有可與言者。不知予山右之庸儒也，坊而無書可讀，長益荒落自棄，豈爲程朱之理未涉藩籬，即陸王之學亦鮮考究，又

安敢因先生之辨而浸爲置喙。然試就其所錄反覆潛玩之，如譏子靜爲儒其迹而釋其心，即云禪也亦得其淺者耳。其論陽明也，則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皆是道也之言，斷其直下承當，後人何庸分疏。知子靜陽明當先生之前，亦未有詞以辨也。至於闡發格致之學，累累數千言，條分縷析，直切痛快，更足息無限紛爭而入于紫陽之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嘗讀安溪李文貞公語錄，謂告子即後世濫摩祖師，其曰不得勿求，即明心見性之學，所以孟子痛見流極於楊墨則闢之，於告子則不肯拒絕之，旁引曲喻，務使自知其非，而悉歸吾儒之是。竊嘆其體認聖賢扶世翼教之婆心，無微不至，而能發朱子之所未發矣。若陽明之學不外子靜，辨之者不啻汗牛充棟，要皆參差其見，竊附所學而不覺，惟陸清獻大聲疾呼，力斥其非，至卓其功爲不若管仲者，絲毫不容假借，可謂衛道之嚴矣。似尤未及先生之明辨。不但使後之學者知所適從，即質之陸王，應亦瞭然思返也。不與李文貞公之摘發告子，同得聖賢扶世翼教之深心哉。則此書安可藏之名山，而不傳之於人耶。爰附之梓，并誌予心之向往，以弁其首。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季春下浣，山右年春姪荆如蒙頓首拜序。

陳宏謀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此吾宗定齋先生玩易圖也。易道精深，解人不易，予以鈍拙，向未研求。先生爲余論易，天道陰陽無非人事，圖說象數無非至理。自人偷日用，處身涉世，居官蒞政，其理其事皆統括於爻象之中，顯示人進退得失之道。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賞躬體驗，莫不各有所得。其能見易之精蘊者乎。後與先生盤桓於吳門使署數月，見先生手握易編一卷，以心入之，以身體之，驗其生平出處去就，事上治民，咸與易理相脗合。所著易箋，顯切著明，絕無艱深難曉之語，迥殊推測拘牽之習，曾爲序以行之。予年來遭逢殊異，奉職禁近，先生時以隨時盡道合易，馳札相勉，而於滿招損謙受益之理，尤三致意焉。方期再晤，規予不逮，而先生逝矣。今撫斯圖，益想見先生學易之功，勤而且密，耄而不倦，音容如晤，啓款猶存，人琴之慘，慷慨係之矣。乃爲題以歸之。乾隆丁亥春和，桂林愚弟弘謀題。

袁日修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三易選爲爐，四聖宏其義，上下六爻中，天時達人事。淵深未始有，廣大悉茲備，玩辭而玩占，所貴通厥義。善遷過則改，忿懲欲可窒。損益兩象辭，終身行未既。得數或遺理，言動失擬議，何異秦人

愚，徒知供卜筮。先生希夷胄，絕學抽經筭，擯斥九師說，方探十翼祕。以之淑乃躬，持此出而仕。平生得力處，一歸默識，卓爾大節存，穆然長者思，吉凶與悔吝，理在安足計。我聞公之風，聲譽劇傾企。猶憶古任城，扁舟爲公繫。（修晤先生於濟寧官舍，）後來欽令子，先時議難弟，故園欣班荆，（令弟觀蔡江右，修時以假旋里。）同官快把袂。（修攝倉場時，給諫奉命巡視通漕。）每望黔山雲，大道標一幟，河山隔迢遞，溯洄此空寄。云何典型亡，語及輒揮涕。披圖珍遺容，丹青儼相示，湘簾傲松軒，鬚眉載道氣，若怨香繡清，妥貼几端置，一編太極圖，紉釋得至味，傳宗程伊川，注揭王輔嗣，箋言留青簡，守之勿廢墜，何人謬儒林，想象見崑崙。乾隆丁亥初夏，南州後學袁日修頓首題。

袁枚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賤子宰沐邑，公觀察淮陽，曾執下官禮，握衣君子堂。風裁一以接，皎如日月光。謙詞和而緩，坤德直以方。其時河上公，雷電方取將，公獨申救之，慷慨上封章，未免夫過決，知存不知亡，賴逢上帝仁，薄譴成敬煌。孝子泣陳情，得生還故鄉，從此震無咎，玩易益精詳。蕭蕭屋三間，梧竹蔭兩旁，鐵搗雖三折，研竊猶未央。箋雖學輔嗣，身已侍義皇。枚也拜別公，垂垂三十霜，忽於丹青中，見此髣髴蒼。懷賢並感奮，不覺涕淋浪。敬題數行字，當燕一瓣香。故吏袁枚頓首題。

梁國治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易理廣大，神聖之極。賢士學之，以協天則。先生讀易，蓋玩其占。研精象數，大言炎炎。我瞻遺像，如聞德音。焚香敬贊，以寫傾心。年姪梁國治題。

李世傑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九師訓詁乖，四聖精微晦，有宋得朱程，煌如日中再。義理與象占，終古不偏廢，隼洗說雜疑，盡杜羣儒喙，相望七百年，入室何人在。定齋鄉先賢，至理有默會，一編手官閣，剖析窮纖瑣，餘緒及文章，發揮傳政最，微言付剞劂，功在遺經大。杖履歸林泉，何遽騎鯨邁。江干晤給諫，骨立悲相對。遺書猶在案，畫像空瞻拜。嗟予未識公，理學師前輩。敬跋研朱圖，淒然發深慨。鄉晚李世傑頓首題。

盧文弨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蹟確無闕識，一畫洩元眇，奇偶因而重，繫詞演浩浩，翼贊申其微，窮變無不到。古人多默契，未暇訓詁巧，卜筮乃餘緒，占兆同燭照。藐彼術數家，偏捃判困窮，義惟輔嗣長，註或康成妙，卓識歸程

朱，傳述最得要，黜數但研理，枝說坐可掃。造化極渾沌，六鑿誰知竅，至今言易羣，折角舌空掉。先生黔中儒，造止蘊茲道，三墳學既精，玩象素彌好。風旨今邈然，遺簡墨未燥，欲以雅頌箋，直入坤乾奧。抱書徒跣歸，嗟哉給諫孝。鎮院幸分將，金鑄愧難報，仰止撫斯圖，奉還獻以芼。閉門讀易人，生平予所倣。後學虛文詔敬題。

朱珪題定齋先生玩易圖云，三古前民用，象邇觀至精，六虛浩周流，一誠素位行，合並人鬼謀，旁通性命情，所以求寡過，惟勸善惡生，爭先空萬化，讓後葆孩嬰。咄哉二氏學，忍饒忘其耕，愚者貪未得，黠者逃無名，俯仰成覆育，跬步欽父兄，平生抱螢燭，未敢摩光晶。先生起黔陽，學老仕官輕，騎山手韋編，理數學朱程。我聞易養書，反復辨悔貞。再拜披遺圖，酌此江漢清。歲行昨在戌，月閏今先庚，勞勞見星客，珍重逾金籙。乾隆丁亥又七月二十一日敬題，時令嗣來章給諫舟過江干，年姪朱珪。

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先生字世垂，一字聖泉，晚號定齋，學者稱定齋先生，安平人。康熙癸巳舉人，是年成進士，庶吉士改，授檢討，與同榜興縣孫文定公嘉途，高齋李侍御元直齊名，號爲三異人。丁酉戊戌兩爲同考官。雍正初，時有氣力者欲汲引先生，一日中三引見於便殿。先生度其人不可恃，遂堅辭歸里。會召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出知順德府。以唐山知縣趙杲折毀寺觀改設義學，杲褻職，先生亦引疾歸。純廟御極，以孫文定薦起登州知府，擢河東運河道。尋以總漕顧某陸見，面奏先生知順德時，立鄉長，行保甲法，爲得古今繁簡之宜，可施行。是時廬鳳遭水旱，民轉徙，戶口難稽，特旨調廬鳳淮陽道行其法清釐之。先生究心河務，凡明以前治河成書無不參攷，著河干問答。孫文定爲進呈，留中十餘日。適江督某陸見，上問陳法治河何如，曰書生耳。改大名道。是時河工濱海防決，河督白鍾山爲御史所劾繫獄，且令賠補工價。先生念舊與鍾山共事，不宜令獨受禍，因自引咎，且辨其罔。謫軍台効力。先生赴臺，以駱駝載經籍數萬卷，日以著述爲事。子來章成進士，請贖罪，得歸。先生之學以朱子爲宗，身微力行，出處斬然，不愧純儒。與桂林陳文恭友善，撫秦，詔督撫得舉人自代，以先生應命，詔舉經學，復以先生薦於朝。文恭送行序云，先生於得失榮辱之際，正范文正所謂如四時寒暑之過乎吾前，豈有二心者，可謂深知先生矣。吾黔理學，有明以孫文恭，李同野，爲開先。孫李之學，時有出入，惟先生祈禱紫陽，粹然一出於正。主講貴山書院二

十年，申明學約，於科舉俗學之弊，諄諄致戒。年七十五卒，祀海賢。所著有易箋八卷，四庫著錄。明辨錄一卷，河千問答一卷，猶存集八卷，內心齋詩稿十一卷。

凌揚安塞外紀程序云，塞外粗程者，安平陳定齋先生謫戍軍台，往還粗程之所作也。當乾隆十一年丙寅春，河工濱海穿防，原不爲患，河督白鍾山爲御史劾彈繫獄，且令賠補。先生聞之，念舊與鍾山共事，不宜獨令受禍，因自引咎，且辯其罔。臬部科略曰，陳家浦堤漫溢之時，各處船隻分往水至之處接濟人民，未據報有淹斃人口，今查勘濟渡不及致斃者，自屬應有，難云未損一人，是本道亦失查察，若止將總河議處，本道以調任幸免，雖吏議可逃，而清夜難安，伏乞一併議處。至善後案內遙越堤工，經大學士等議覆應行修築，奉旨依議遵照辦理。今勘尾堤離圍堤六百丈，係無益之費，着落白鍾山賠補。本道查黃河水勢倏忽變遷，此工在雲梯關，卽當日之淮河海口，黃河南徙，淤出二百餘里，上灘淤土，底則海沙虛鬆，頃刻刷深四五丈，椿埽難施，居民鮮少，人夫難集，或水勢過大，倉卒搶築之越堤資捍禦，不能無潰決之虞，是遙隄之築，實爲有備無患。若河工陰資保障，而錢糧獨累賠補，似非情理之平。河工不過難補備救敵，原無萬全之策。總河職任危苦，養廉不及督撫之半，偶有意外之虞，議處之，罷斥之，足矣，重之以賠累，則任事者愈難。人非貪曠，誰有餘財，非聖世所以勵臣節也。部臣以聞，卒謫軍台。乃於丁卯年十二月十三日從容就道，以四駱駝載書自隨。到合後，築土屋以居，日事著書，慨然有終焉之志。越明年，以子慶升乞贖，得賜環。往還合站所經皆有紀述，卽斯編也。先生以眞品實學爲清代有數名儒，生平著作皆經梓行。易箋一種，四庫全書且搜採及之，惟此編未刻。今原稿尙存先生故里白雲山莊，百八十年來歷劫不磨，彌足矜異，亦以見子孫護持之賢矣。余既跡而得之，念爲先生大節所系，雖字畫無多，其可珍視有在乎尋常文字之外者，因付剞劂，以廣流傳，而資興感。蓋其謀國之忠，待人之恕，赴義之勇，律已之嚴，胥於此行見之。滔滔茲世，安得尙有斯人哉。觀其落落莫莫，衝寒拔荒，曾無幾微見於頽面，富貴利達，得失榮辱，皆能度外置之，以視范文正所謂如四時寒暑之過乎吾前

者，甯多謬焉。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貴陽後學凌揚安謹序。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第一集

謝庭薰



三六

謝庭薰

謝庭薰，字韶莊，號自南，又號蘭谷，貴陽人。乾隆十六年辛未入郡庠，癸酉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大挑二等，選獨山州訓導。壬辰補永甯州訓導。辛丑截取入都，選江蘇松江府婁縣知縣。戊申以老告歸，卜居貴陽南鄉大地。又數年卒，年七十歲，葬北鄉馬頭寨。游泮時年未弱冠，鄉舉又以亞魁，文名藉甚。嘗與安平陳法游，爲法入室弟子。經史詩文造詣極深。司鐸獨山，與麻哈艾茂，州人萬邦英，蔡其發，黃瓊，都其思等共任纂輯，成獨山州志十卷。在永甯時，鑒於永甯之無志，發奮纂輯，成永甯州志十二卷。截取婁縣知縣，在任七年，一本經術爲教養，上下胥洽，頌聲洋溢，興學校，建書院，正人心，立規約，而婁大治。又延在籍侍郎陸錫能纂輯婁縣縣志若干卷。丙午充江蘇鄉試同考官，得人最盛。解組告歸，邑之人士臥轍攀轅，卒不能留。繪柳峯棠蔭等圖，并賦詩成帙以誌別。蓋其感人者深，幾於古之循良矣。歸後卜居南鄉大地一以詩文自遣，又復注意鄉邦文獻之整理，蒐刻鄉先輩遺詩多種。雖桐莖一編，學者嘗病其孱雜，然賴其保存者不少，鄉邦文獻，得以不墜，鄭莫繼起，得所取裁，其功不可沒也。大地之陽有谷焉，岩壁峭拔，午風清涼，泉流其下，潺潺有聲，庭薰略爲檢點，雅有林泉之勝，隱居不出。所著有洗心泉集若干卷，藏於家。

附錄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庭薰字自南，貴陽人。乾隆癸酉舉人，歷舉節獨山永甯校官，遷婁縣知縣。自南留意雅故，刻周宮詹漁璜詩，並已刻未刻爲一集，號爲該備。在獨山永甯築修州志，在婁縣延陸侍郎錫熊修婁志。嘗稱朱紫陽蒞官所在，輒搜其志乘備一方之實錄，即所以端一方之風化，可謂知本。自南曾及定齋先生之門，宜其舉動如此。所著洗心泉集二卷，其門人鄧廷輯爲序，稱其遠於易，撰述數十萬言。吾黔明易者李同野，孫文泰，陳定齋外，指不多屈。雍正中，貴筑王履南撰易經集解數十卷，與自南所撰書皆不傳。訪求其子孫著錄之，亦吾輩之責也。

鄧廷輯洗心泉集序云，洗心泉集二卷，吾師自南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究，於書無所不窺，而於周易尤深。自婁縣解組歸里，益鍵戶讀易。所居堂後有泉，名之曰洗心，旣自爲之記，又集經書及漢魏以來諸名人之句，蒼萃而詠歌之，大旨總在闡發易理，與世之風雲月露，抽青媲白者，迥若天淵。先生之於易，章解句釋，抉其精義，撰述數十萬言，尙未出而問世，此特其緒餘耳。廷輯守郡三山，先生不遠數千里遣使來問，命爲之序。廷輯旣拜讀卒業，因作而歎曰，易之道廣矣，大矣。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物者川流也，心者淵泉也。一畫未牽，易藏於心。六爻旣備，易散於物。一以貫之也。先生與天爲遊，與古爲徒，性靈滂發，左右逢源，昔賢謂六經皆我注脚，不其然歟。夫京毛服鄭，漢經師也，傳注之外無文字。衛武吉甫，周詩人也，篇什之外無著述。今先生兼古人而有之，其深造自得之妙，固非一端所得而測識矣。

凌惕安黔故授拾云，謝自南先生柳峯棠蔭圖，其裔孫愷嘗以見示，出邑人徐鎬手繪，名筆可傳。許寶善題識其後。先生宰婁縣時，適陸耳山在籍，以邑誌屬之，盛事也。

李世傑



李世傑

三九

李世傑

李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黔西人。父植，以雍正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生四子，世傑其仲也。少而倜儻，讀書略觀大意，旁及騎射，拳勇，博覽管絃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歲，忽感奮，請於父，以貲入仕，得常熟黃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爲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按察使李永書時令常熟，引與同堂讞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聞於總督尹繼善，巡撫莊有恭，以卓異遷金匱主簿，復謂布政使許松佶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階級太卑，無由薦拔，今開江賑例，盍令以貲遷其秩乎。許亦素重世傑者，因倡同官伙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任泰州知州。泰州爲江北繁劇冠，世傑始至，訟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將刻期讞竣。幕客相與譁曰，嘻，是惡能，不浹月將牘，而新案又增積矣。世傑曰，無爲我慮。第令日敝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間集訊，晝夜據案視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無所缺。不五月，而四百案皆報結焉。憲司莫不嗟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爲桂林陳宏謀，益稔其治行，以堪勝知府薦，遷鎮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飼糈，命下，卽日脫兵籍，並其家遣出城，羣情洶洶。世傑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次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乾隆南巡，供張甚備，而閭閻不擾。再遷安徽蕪湖道。

巡道及司權，在任三年，徵商寬而稅額未嘗短絀。治流巧擲石傷百夫長案，大吏將當以叛律，世傑力持誅止首惡一人，餘得論減。丁父憂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驛道。蒞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征勦金川，世傑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時饋運初開，章程未定，世傑悉心經畫，味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寐。從官易班趨事者皆倦，而世傑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即安，故所處分，動中窳要。同時總理司道或疊摺咎譴，清廷更選重臣督之，惟世傑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溫福之失事於木果木也，大學士誠謀以副將軍進兵南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世傑督餉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人運還，無應者。乃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曷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貿易者數萬人，爭前負挾立盡。世傑肅隊護其後，而密檄守關官弁，凡持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帑竟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軍分兵進勦，世傑仍總理南路，欲試其才，以鑄礮缺炭檄世傑營辦。世傑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木甚盛，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札木城，設卡衛，乃掘地爲大窰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督。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弗留險地。世傑以義不辭難對，不旬月炭足供鑄，而後返命。又嘗還臺計事。途遇賊千餘，據險邀之。世傑祇從家丁數人，收集臺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梃擊賊，連斃賊目，且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世傑才，上其事，得旨嘉獎，賜戴孔雀花翎。凱旋鼓功，升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丁母艱歸。服將闋，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一年，佐大學士誠謀塞河畢，遷四川總督。

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世傑潔己率屬，休養而調劑之，兩年之間，前缺盡復。殊諱嘉勞有曰，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直省。然人卽仿爲之，終不能逮也。世傑本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苦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重味。自失恃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省垣，一見輒督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焉。案牘逾期，檄以李某親催帖，仍命詳結時呈繳，毫髮奸必知之，闔屬震悚，莫敢翫法留獄。然馭吏未嘗有怒容，臨事未嘗有難色，而頑悍自馴，糾紛立解。當時任封疆者，推尹繼善之德，方觀承之才，論者謂世傑實兼而有之也。乙巳歲爲乾隆御極之五十年，世傑年屆七旬，赴千叟壽宴，賜賚有加。還任，奏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饑，手敕褒美。次年調任兩江總督。世傑念兩江雖舊時久宦地，然地大物博，整飭爲難，則益厲精神，倍於治蜀時。適河湖交漲，衝塌南岸，與安徽巡撫書麟，河道總督李奉翰，協力籌辦。漫口甫塞，而大將軍忠銳統兵征台灣逆匪，過師轉餉，江南並當其衝。世傑嚴立規條，事辦而民不擾。提督陳杰素強倔，倡議調兵協勦，世傑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進勦，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征調，或生他變，誰任其咎。仍飛章奏聞。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世傑以積勞得語言滯蹇疾，奏請解任，奉旨在任調理。適長子漳州府知府華國負雋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詔安，配高夫人旋亦下世，世傑忍哀視事，有詔慰勉。世傑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心神，而疾彌甚矣。清廷以蜀務稍簡，且爲世傑舊治，復移蜀俾臥治之。世傑至，益修前政，意甚安焉，疾亦良已。而巴勒布夷人侵佔藏

衛，世傑一聞警報，蹶然而起，兼程赴打箭爐籌辦，調度井井，衆恃以安。而兩足受寒濕，不可以步。復請解任。特命御前侍衛慶成挾醫診視，賜人參一觔，并許緩程進京。旋授兵部尙書，紫禁城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而終已不愈，始奉旨予告。又留京數月，祝嘏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年正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七。貴州巡撫以聞，予祭葬如儀，賜諡恭勤。

附錄

洪亮吉書李恭勤遺事云，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資爲巡檢。由巡檢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送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覺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公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錢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擢上達，以一人居數大員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劃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歛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晝夜操作，減省衣食，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旣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碧犀，蟒服之絳絲顧絨

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譏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大怒，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跪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佐家膳。屬吏自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惟屈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媪爲餽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使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即見，自正印以上解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飛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儻徒，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使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塚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培修，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遊於道左。余急下輿揖公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狗情面之賢者耳。余遂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頗覺頹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有以願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伊於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陳田黔詩紀略傳證云：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黔西州人。以入貲除黃涇浦巡檢，歷金匱主簿，秦州知州。蒞任五月，剖析積案四百，遷鎮江知府。純廟南巡，供張甚備，而閭閻不擾。再遷蕪湖道，改四川驛鹽道，擢按察使。大師進勦金川，漢三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悉心經畫，動中綏要。會將軍溫福失事於木果木，副將軍阿桂撤兵還。漢三督餉銀數十萬，委之則資賊，令民得自取。先檄守關弁，凡持銀入者皆令還官，人給銀五兩。餉竟獲全。大將軍再出師，鑄礮缺炭。漢三掘地爲大窖，不旬月炭足。嘗入大營計事，途遇賊千餘，督家丁臺夫奮擊斃賊，獲生口數十，賊驚遁。將軍上其事，得旨嘉獎，賜戴孔雀翎。擢湖北布政使，未赴任，擢廣西巡撫，調湖南巡撫，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漢三潔已率屬，兩年間前缺盡復。奉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省。純廟七旬

預于叟宴，調兩江總督。大將軍福康安征台灣，提督陳杰議請兵協勦。漢三止之，飛章以聞，謂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因疑生長，必致紛紛不戢。上是之，而嚴飭杰。不一月而台灣果平復。調四川總督，尋以疾請解任。詔內用，授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休致歸，卒，諡恭勤。漢三以廉能盡職爲陳文恭阿文成所識拔，荐膺驅寄，邀純廟特達知。通曉治體，撙節愛養，蜀人被澤尤深。入祠名宦。洪編修祥：紀恭勤遺事能得要領。論者徒以供張取辨才捷曉事重漢三，非知漢三者也。所著有家山紀事詩，南征草。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第一集

楊芳



四六

楊芳

清代嘉道間，漢人戰功之盛，端推二楊。一爲諡忠武楊遇春，一則吾黔楊芳也。芳字誠村，松桃人。生而剛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傭書。遇春一見奇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征之累歲不能靖。芳從遇春勦賊，每戰輒爲軍鋒，斬獲不可數計。累擢台拱守備。嘉慶四年，經略額勒登保進勦賊渠冷天祿包正洪於大竹。適正洪已與儀隴賊合，竄鄰水，乃冒雨突擊天祿於岳池。遇春以勁騎二千一戰殲之，進追至石筍河。賊以五舟迭渡，僅濟千數，餘賊數千方臨岸登舟。時芳已晉都司，率九騎越山先至，卽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者三千餘人，五舟皆覆，隔河賊呼號不能救。俄大軍至，騎浮而濟，並追殲其先渡之賊。是役芳功稱最，擢下江營游擊，得花翎。五年閏四月，賊渠楊開甲，張天倫等趨渭南，芳隨遇春倍道扼其東竄，並遣兵守商雒。賊議復西竄，留張漢潮餘黨三千於後，以掇官軍。芳扼西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偪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首千五百。賊合竄溪口，伏兵四面蹙之，溝水盡赤，生擒千餘人，餘黨盡殲。芳由兩廣督標參將晉廣西副將，得誠勇巴圖魯名號。八月，連敗賊於成縣，階州。賊渡白水河入老林，芳冒雨追及磨刀石，手刃十餘賊，矛傷足，墜馬，仍徒步殺賊，復傷臂，官軍乘之，大敗賊。清廷聞而嘉之。詔問受傷狀，下有司優敘。六年五月，張天倫與曾芝秀陳國奉等率衆六千合屯高唐嶺，芳及遇春分

路擊之，擒斬三千。賊復分爲二，芳夜襲天倫於白河，俘賊殆盡。遇春遂與芳邀擊冉添元於平利，克之。六月，額勒登保欲偪賊入川，爲一舉掃蕩計。八月，遣芳擊張天倫於西鄉，俘斬盈千，餘賊僅四百竄老林。適芳前所追太平開縣之賊竄至南江。額勒登保亟令芳殲東奔之辛斗於通江，而自帥遇春追西竄之高見奇，魏學盛於廣元，擒斬殆盡。七年三月，遇春移勦苟文明，賊自華陽合而東竄，芳分路追截，敗之。於是楚賊略殄盡。其南山遺孽，經芳及遇春分兵十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矣。逆渠苟朝九被芳勦急，遂與宋應伏合，竄漢南，爲官兵所殪。八年六月，芳窮搜至老林，匿賊百餘突出整匡洋縣，追之入山。八月，有散遣之勇附之，合三百人，苟文潤領其衆，勢復猖獗。九月，通江已散之勇五百人復與合，遂戕副將朱槐於山溝。清廷命芳回北，專防山溝餘賊。時賊皆百戰之餘，忽陝忽川，忽聚忽散，猿騰兔脫無定蹤。九年正月，屢由安康窺漢岸，圖竄南山，皆爲芳所卻，先後擒餘匪百餘。於是南山無賊。八月芳搜漢北餘匪盡殄之，各路皆報肅清。旋擢甯陝鎮總兵。初嘉慶五年，特設甯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悍，爲漢北第一巖疆。九年，三省戡定，經略參贊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新兵之變。時遇春以陝西提督入京，芳赴固原署提督事，副將楊之震護甯陝總兵。營卒陳達順陳先倫以停給鹽米銀事，糾衆叛，戕副將游擊。賊黨蒲大芳等以芳素得軍民心，先護送其家屬於興安，而後歸從賊。遇春行至西安，聞變，卽調兵進勦。清廷命德楞泰爲欽差大臣討之。賊奔華陽，破洋縣，虜脅數千。芳帥固原兵二百人，馳抵

石泉。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谷，馳扼峪口。德楞泰令遇春以兵五千自洋縣進勦，而自帥兵四千繼之。賊攻鄂縣，芳復馳救力擊，與刼營賊鏖戰竟夜，身受數創。黎旦，賊辨其爲芳也，自引去。時賊黨已增至萬人，又選步騎三千爲前鋒，改推蒲大芳爲首，遇春軍於方柴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殺傷略相當。大芳陷陣力戰，伏賊繞出陣後，官軍大潰。遇春率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卒扼方柴關。次日芳馳至，謂遇春曰。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理，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賊兩戰，見吾二人皆辟易，尙有舊部曲誼。請公按兵緩攻，而某單騎入賊營，曉以順逆。遇春然之。時賊矛林立，或叩馬力阻。芳曰，我與楊公計之熟矣。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國息兵，卽死且得所，何恨。遂策馬前，萬衆怍愕。芳故得新兵心，又掉闔善操縱，見大芳等卽痛哭曰，吾與若曹戮力數年，同患難生死，今對壘如仇敵，吾不忍見若曹罹族滅禍，請先殺我。衆皆大哭。越明日，誘縛先倫，達順，以衆請降。德楞泰遂以叛卒窮蹙乞命奏，首禍二百二十有四人盡釋歸伍。清廷責其寬縱，因命戍降卒二百餘人於新疆，尋爲伊犁將軍松筠所誅。遇春降總兵，芳坐馭兵不嚴釀變，劾戍伊犁。德楞泰旣劾芳，恐物議不平，復密疏申雪。芳至伊犁未匝月，卽釋歸，命以守備千總補用。十三年，回籍省親，補松桃協千總。十五年，起廣東右翼總兵，尋調西安鎮總兵。十八年秋京師有教匪林清之變，清旣伏誅，其黨李文成踞滑縣。清廷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帥師討賊，提督楊遇春副之。

芳請行，補河北鎮總兵，隨遇春敗賊道口鎮，遂圍滑縣。文成突圍出，奔太行，招賊四千，據輝縣之司寨。那彥成遣芳追勦。芳伏騎白土岡，誘賊出戰，佯走，伏起，大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有奇。是役也，賊走山上，殊死戰，官兵畏賊鋒，有退者，芳拔佩刀立斫數人，衆效死，遂大捷。進奪司寨，文成縱火自燔死。乃合力攻滑。時滑城未下，而陝西三才賊又起。滑城堅，外陽內土中沙，大砲攻之，遇沙而止。官軍掘地隧，皆爲所破。芳磚築他棚進攻，而潛掘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將卒皆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西城南崩裂十丈，官軍奮前奪城，蟻附入巷戰至夜，共殲賊數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奇，俘首逆牛亮臣，徐安國等，檻送京師。十九年春，帥師入陝，大破賊，擒逆目譚貴等。調漢中鎮總兵。二十年，擢甘肅提督。道光元年，調直隸。三年，調湖南。五年，調固原。六年，回民張格爾反，遇春時署陝甘總督，帥師討之。尋以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遇春爲參贊，芳亦請行，許之。時賊陷西四城，距阿克蘇八十里。十月，大兵集阿克蘇，賊扼柯爾坪，地險要，中隔戈壁，長齡令芳襲破之，焚其南北莊，敗其援師。七年二月，師至大河拐，賊三千來襲營，敗之。進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據橫岡五六里，芳與長齡，遇春，分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賊披靡，擒斬過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進抵沙布都爾，回騎多葦湖樹林，賊數萬臨渠列陣，決水成沮淤，使騎兵不得騁。城後林中皆有伏賊，難繞襲，芳先令步卒冒險越渠，短兵接，復麾驍騎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賊大潰，追逾渾水河三十里，俘馘萬計。後分敗林

伏中賊，及河橋援應賊。二日賊數萬據阿瓦巴特回城，依岡背河。官軍距賊十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千，分抄左右，間道繞出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賊佯退，誘官兵登岡而反乘之。官軍鎗砲迭前，籐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岡後伏賊起，作殊死戰，而官兵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敗奔，擒斬各半，殪安集延二酋目，追至洋達瑪河，距喀什噶爾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爲陣，亘二十餘里，築壘橫蔽之，穴壘置砲，鼓角震天，勢張甚。芳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歡囂達旦。是夜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長齡以賊據形勢，且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霧而進。遇春持不可，芳意與遇春合，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芳與遇春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砲勢與風沙勢相搏，賊陣亂。比曉，官兵盡渡，風止霧霽，乘時衝入，賊陣勢土崩，官軍乘勝抵喀城，時三月朔日也。張格爾先遁，獲其甥姪及僞汗並伯克等，斬首數萬。十六日，芳以兵六千勦和闐賊，破之，擒斬逆酋玉努斯，遂復和闐。命在乾清門行走。時遇春亦連復英吉沙，葉爾羌二城。六月，芳與長齡帥師八千，出塞掩捕。遇春屯色勒庫，芳屯阿賴。阿賴者，蔥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有浩罕賊二千餘，誘官軍深入，慶戰一晝夜，衆幾殆。芳步步爲一嚴陣出險。清廷責諸將孤軍深入，令遇春入關，以芳代爲參贊。十二月，密遣黑回言，官兵全撤，喀城虛，諸回翹首以待。張逆果率騎數百，欲乘除夕不備，潛襲喀城。芳與長齡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潛至，旋折回，芳率兵星夜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殄盡。

張逆僅餘三十賊，棄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擒之。八年六月，捷聞，封三等果勇侯。凡當時所以旌有功者，如雙眼孔雀翎，傅保銜，襲蔭子孫，紫纒黃馬褂，紫禁城騎馬等，芳皆與焉。又圖像紫光閣，漢大臣以芳爲首。御製贊詞，此則吾黔人之在清代一二人而已。凱旋日，復郊勞之，行獻俘禮，勒碑大學及喀爾鐵蓋山。數被召見，晉侯爵二等，復以六十年生辰賜庸庸錫羨扁額，並福壽字。九年秋，安集延夷匪復肆掠，芳與長齡馳至軍，檄諭浩罕，復許入貢通市。十三年，四川清溪土千戶，越巂山土人滋事，調四川提督。芳至，事已平定，乃妥籌善後。清廷嘉之，晉一等侯。十四年，土人復蠢動，降二等侯，以總兵往甘肅候補。十六年，湖南鎮筵兵變，迫脅鎮道，借銀累萬，起芳爲總兵，鎮守其地。芳定善後章程五則，皆如所請。十八年，遷廣西提督，旋調湖南。二十一年，以鴉片之戰，清廷令奕山爲靖逆將軍，芳與尙書隆文並爲參贊大臣。由江浙至廣東，雖以議款罷兵，而芳能持之以正，不辱國體。旋回湖南提督任。逾年告歸，詔在籍食全俸。二十六年逝世，年七十有七。喪聞，優詔褒恤，賞銀五百兩治喪，祭葬如儀，謚曰勤勇。芳自結髮從戎，身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衄。屢得實物獎品，玉鞞荷囊之類，不可勝紀。少受楊遇春之知，執從子禮甚謹，威望與之埒，一時稱二楊焉。而芳封侯且先於遇春八年。論者謂二楊勳績彪炳，而尤以招撫甯陝新兵稱首。何則，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奧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甯陝所治五郎，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新兵五千皆百戰之勇，習流賊故智，使招撫遲數日，賊已分突秦隴楚蜀，

殘良民，老師糜餉，曷所紀極。然非芳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穴，亦莫能追數千出柙走險之虎兇使歸就閑勒也。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後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矣。又兼資文武，負著述才，著有平平錄等書凡十餘種云。

附 錄

龔自珍書果勇侯入覲云，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矜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關，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內臣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賜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內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琅孫士毅皆詔入族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龔自珍友之。噫嘻，美諫，並世之士，繼追周雅，後或繼也，前莫聞也。侯之入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旣與侯相揖於西澗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侈侯。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芳字誠村，松桃人。幼讀書，應試不售，入行伍充書記。乾隆六十年，黔楚逆苗，石柳鄧石三保反，以軍功洊擢鎮遠標千總。嘉慶初，隨經略額勒登保勦川楚教匪，轉戰湖北，四川，陝西三省，大小百戰，所擣克捷。歷官至甯陝鎮總兵，賞花翎，誠勇巴圖魯名號。石筍河之捷，誠村以九騎追賊至南岸，馳騎大呼，賊驚亂溺

斃者千人，其半渡者五舟，水急舟重，不能及岸，岸連發五矢，五舟皆覆。時有一矢射殺五百賊之語。誠村勇冠諸軍，甯陝爲漢北第一嚴疆，控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六千充新兵。兵皆百戰之餘，號爲獷悍難制，以藩司停鹽米銀激變。時誠村赴固原署提督事，聞變馳赴，誠村拊循將士素有恩，方起事時，賊黨蒲大芳護英誠村家屬至興安，及戰，賊輒引避。知賊可以義勸也，單騎馳入賊營，諭以禍福，賊衆大哭。縛首事二人出獻，釋兵請降。時欽差大臣德榜奏請其事，以叛卒窮蹙乞命奏。誠村遣成伊壘，未匝月賜環，補松桃協十總，旋起廣東右翼總兵，調西安鎮總兵。滑賊李文成反，請效力，調河北鎮總兵。屢戰有功，事平，賞雲騎尉世職，加提督銜，仍以總兵回西安鎮。勦南山伏賊，一律肅清，調漢中鎮總兵，擢陝甘提督，歷直隸湖南固原提督。道光六年，回銜張格爾反，請從征，命爲參贊大臣，屢克捷。七年收復和闐，加騎都尉世職，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歲將盡，統兵出卡，擒張格爾。是役也，踰塞數千里，破賊數十萬衆，生獲渠魁，捷聞，詔封三等果勇侯，賞戴雙眼花翎，賜紫纓，在御前侍衛上行走。大俘禮成，加太子太保銜，圖象紫光閣，漢大臣以誠村爲首。御製贊云，黔省之英，自幼知兵，戰功久著，讎而後行，柯坪和闐，獨顯威名，竭力追擒，助大成功。九年陛見，詔對二十七次，晉二等侯，太子太傅銜。十三年，四川清溪土千戶越嶺山夷滋事，調四川提督，事定，晉一等侯。十四年，夷復蠢動，降二等侯，以總兵發往甘肅候補。十六年領軍兵變，起爲鎮軍總兵，定善後章程，永著爲令。遷廣西湖南提督。二十一年，海氛棘，命爲參贊大臣，以議款罷兵，回湖南提督任。請告歸，在籍食俸，年七十七薨，諡勳勇。李元度云，公結髮從戎，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衄。少受楊忠武之知，執從子禮甚謹，威望與忠武埒，天下稱二楊，而公受侯封且先於忠武八年。論者謂二楊勳績高天下，而尤以招撫甯陝新兵爲首。何則，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與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甯陝兩治五郡，形勢要害，又據南山秦嶺之腹，新兵五千皆百戰之勇，習流賊故習，使招撫連數日，賊已分突隴楚蜀，殘良民，老帥糜餉，兵所紀極。然非公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穴，亦莫能追數千出押走險之虎兇使歸就閑勸也。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公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矣。所著有平平錄十卷，續錄，擒錄，河洛要言，楊慮要言，青藜符易，三元透易，善善錄，三式入門，壽世醫彙，自錄年譜五卷。

朱射斗

朱射斗



五五

朱射斗

距今一百三十餘年前，貴陽朱射斗總兵川北，殉於陣，葬地問題曾經一度懇摯哀痛之爭執。緣射斗既陣歿，兵民皆流涕。迨賊既退，相與收拾其遺骸，謀公葬，顧遺其左足。而射斗子樹又以歸葬請，不能決。適川民於戰處得足，則別瘞之潼川府鳳凰山仙人掌。樹欲奉足俱歸，痛哭以請，川民哀留之，既爲墓，復建祠祀之，樹卒不能得而私之也。嗚呼，人生之光榮何以加諸，然豈能倖致者哉。射斗歿之明年爲嘉慶七年，陝西獲賊目李自剛，戕射斗者也。清廷命磔之，設靈致祭，復傳首祭奠焉。射斗每臨陣，賊咸畏憚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聞賊至卽抽戈起，一以保民自任。在軍恩威並濟，飭軍容，勤訓練，兵皆用命，民無騷擾。尤軫恤民難，前後拯濟不下萬千，宜其爲軍民所愛戴也。射斗字文光，貴陽人。少孤，讀書奉母，復棄學入營伍，自樵採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從征緬甸，以功拔外委。從征大小金川，屢立戰功，數擢至平遠協副將。沈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卽爲主將阿桂所賞識。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被九創，殺賊無算，克碉樓十二所，領積功劄十三次，得犒資百六十兩，戴孔雀翎。五十年，授鎮筵總兵，調普洱鎮。普洱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患。射斗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調福甯鎮總兵。明年，調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洞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

克黃土坡，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得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教匪王三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達川，巴州，通江，南江，諸縣。射斗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於金峨寺，旣焚金峨賊巢，進克茨菇梁商城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三槐中鎗遁。破重石子香爐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破巴州賊屯，領兵守保甯。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卅七人。復馳擊三槐及徐天德於風門鋪，殺賊四百餘人。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於儀隴雙路場，追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再破冉文儔於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就殄。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歷戰皆得褒獎，至是復得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辛張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復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殆，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陝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望風遠遁。由是經略額公任公分剿通江南江。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射斗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射斗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勦。射斗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

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射斗疾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人，乘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射斗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射斗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斃於陣。入祀昭忠祠，諡曰勇烈。初魁倫遣射斗及總兵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帥隊繼。至是魁倫擁兵不援，返回屯城內，旋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賊宵渡擾川西，獲罪自盡死。

附 錄

阮元朱勇烈公傳云，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把總。皆以公貴，贈武顯將軍。荔波斃，兄弟三人奉母歸貴筑。公就傳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噶密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參將，貴州平遠協副將，賞戴花翎。公沉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百八十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仗礮樓十二所，器械無數，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簡授湖南鎮守使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畔越。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年調四川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靈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洞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克黃土坡，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蓮巢穴石隘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四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棟滋事，再文濤，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隨等匪，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

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既次川北，先破王三槐於金峨寺。得旨議敘。既焚金峨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死。破重石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寧。先是圍刺方山坪首逆冉文潯，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即保寧所轄也，奉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竄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卅七名。復馳擊三槐徐添德鳳門舖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於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潯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旨議敘。包正洪歸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破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天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宜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却之，擒濟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溪關，復破之德漢城。明年世張隴屯聚草廟，公領隊截殺，多斬獲。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舖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騎手刃十餘人，遇坎墮馬，歿於陣。事聞，照提督例議卹，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蔭戶部主事，予祭葬。七年陝西獲賊公者賊目李自剛，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於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予諡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高宗純皇帝知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閩五省，每入覲，老臣目之。於請賀壽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諭。皇上御極，復蒙異數，錫賚使蕃，凡有徵功，必邀甄錄。公感兩朝恩過，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而起。嘗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即效命疆場，尙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治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

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既退，營卒倉卒收骸歸葬。遺其左足，川民於戰處得之，別葬於潼川府鳳凰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私祀之，弗能歸也。

呂瓚總兵朱公死難事略云：總兵朱公，名射斗，貴州貴筑人。官川北鎮時，致匪作亂，公隨經略勒文襄，額忠毅剿賊，凡數年。賊之豪爲王三槐，王登廷，徐添德，阮文儔，皆屢爲我軍所敗，殲其衆十之八九矣。嘉慶四年冬，有小夥賊高戴馬羅逸入陝西境，擾城固南鄭諸處。額忠毅公聞警，率總兵楊公自蜀趨陝討賊，以川北匪無多，屬總督魁公，總兵百公，及公相機撲滅。無何賊窺總督及百公皆庸人，不知兵，惟憚公而察其勢孤，乃乘上元張燈之際，由定遠偷渡嘉陵江，入川南而東。旬月間，儀隴，營山，南部，蒼溪，通江，劍州，南江，七州縣皆爲所蹂躪，居民死者數十萬，從賊者數萬，賊勢復張。公泣請於總督曰：前經略及當事諸公竭數年心力，幸屢捷，餘賊無多，且從未令其得越川南也。今一過江，而勢猖獗若此，不急剿之，爲禍必更烈，奈何。總督故猥懦，陽許諾而不謂然。百總兵復陰撓之，曰：朱某老於兵間，賊望而畏之，我輩先聲不達，當持重。於是總督心忌公，僅給馬隊二百，步卒千餘，及鄉勇二千餘，令往剿賊。且款之曰：我以大兵偕百總兵繼君後也。公窺總督意，知勢不敵，而無如何，惟拊循士卒，共矢忠盡而已。既而公率師距賊近，猶未見賊，有徒手蔽衣千餘人環馬首，自稱難民，爲賊所迫，跪求公救。公麾之去，有頃，其人皆出械環圍，蓋僞爲難民，實賊也。於是賊反出我軍後而大夥復在前。公被數創，猶力戰，賊稍却復聚，彼衆我寡，遂敗績。公及將校二千餘皆被擒。是役也，總督與百總兵率大軍未嘗不出，然出未遠即擇險自固，相去僅三十四里，距高山望見我師之潰而不救，故賊得以肆其毒。又恐人議其後，又誣公以輕進致敗入告焉。先是額忠毅公戰勝時，獲賊首王登廷，挾其心，槩之，招我戰疫諸公魂，酌酒以祭。至是賊得公，繫頸，及其將校皆解列案前，將如我所以處王登廷者而甘心焉。然不識公。有賊刃持刀願禱一人曰：誰是朱腦袋，腦袋者，方言謂渠帥也。答曰：朱總戎未嘗被獲，不在此。賊怒以刀剮其左右脅，剮肉二斤許，血淋漓持之，復顧一校問如前，而校之答亦如前，賊又剗之。公遙見，大呼曰：我朱某也，丈夫死耳，諸君奈何爲我諱。賊遂縛割公，而卒剖其心，及諸將校無不慘死者。既而川中兵皆怒總兵之不救以致敗，大譟，欲爲變。仁宗睿皇帝亦知總兵之誤軍，立置諸重辟。又逾年，

尙未平，一日天大陰霾，我軍方與之相持，忽中夜遙聞賊寨攘攘聲，似有兵入其壘以剿殺者。次日偵之，賊已遁，死者縱橫，有傷而未死者，俘之來。大帥問之，對曰，昨夜風雨中聞官軍，衆驚起，皆隱隱見朱纒戎兵來督戰，其勢猛不可當。及曉見死者無算，賀自相攻殺，無官軍，始悟爲朱之神兵也。帥異之，爲公申奏前此失事由於授兵之前。溫旨嘉獎，予世職焉。嗚呼，公至是，毅魄其稍慰乎，黜廟食百世可也。惜無知其詳者，爲表之以請於朝耳，呂璣曰，鬼神事在有無之間，儒者或不道。然載史傳，如隋之羅喉，唐之王陵，張興，爲不少矣。忠臣義士必爲厲鬼以殺賊，庶幾畢其宿志。余親見強死之魄闕其所仇，必致之辟而後已，亦此類也。吁，可畏也哉。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第一集

劉清



六二

劉清

劉清，號松齋，貴筑人。乾隆丁酉拔貢生，歷署廣元等縣，補南充知縣。於書無所不讀，尤嗜左傳，識兵法。居官豁達，無兵民吏役皆子弟蓄之。所得廉俸，盡以施予。所至稱劉青天。嘉慶元年，川楚教匪起，清團練鄉勇拒賊。王三槐者，賊之渠魁，諭其黨勿犯清。清因賊重其名，軍中旗號大書劉青天，賊望見輒引避。是時經略勒保督剿，累年未平。清請往諭降，賊皆露刃相視。清冒刃前進，直抵王三槐臥榻，宣布國家威德。弗從，然亦護送之還營。後再往，王三槐乃聽清言。經略恐其詐，使上官僧清於古廟中受降。王三槐跪稱犯民，上官大言曰，死囚虜，朝廷何負於汝而反。王三槐起立曰，爲公等反耳。徐步而出，馳歸其巢。衆環顧錯愕。上官慚，欲以招降不實罪清。經略謂反復賊之常情，劉令以單騎出入賊營，未可深咎，乃免。清三往，卒降王三槐，檻車送至京。仁宗親鞠之於瀛臺。三槐云。使官如劉青天，百姓斷不反。故仁宗賜詩有云，循吏聲名遠邇傳，蜀民何幸見青天語。命頒示各省督撫。由是海宇內外罔不知有劉青天者矣。清以軍功洊升至按察使，丁艱回籍，服闋，升山西布政使。巡撫彭齡劾清無威儀，失大臣體，降員外郎。十五年出爲山東鹽運使。十八年林清之變，河南滑縣山東曹縣皆戕官。山東巡撫同興欲請兵，清謂烏合之衆易滅，請立軍狀，不聽。請之再，乃與清五百人。抵曹縣，賊已脅從至數萬。清誓衆曰，爾曹富貴在此一舉，進退視吾旗鼓，有返顧者斬。

乃與賊遇，旗三揮，而賊之前隊奔北，蹂躪後隊，死傷無算。乃收軍立營造飯，諜云賊至，清命軍士皆食，而已單身立營門外。賊疑卻不前。食畢，乃入城，立木柵，募民兵千人，以資守禦，衆心大定。賊聚胡家集，分其黨進攻曹縣。夜三鼓，命守堞兵東北叫呼，自率兵出西南門，縛賊三百。衆問故，清曰，此兵家虛實相掩之法也。勞以酒食，與之招降帖各數百紙，使密勸賊，攜貳其衆。次日天未曙，直搗胡家集，拋火毬，賊驚潰，追斬數十里，悉擒其爲首者，餘散遣，使復爲民。所得金銀布帛盡以犒軍。曹縣賊悉平。時同興駐曹州府，清欲乘勝往破滑。同攜清手曰，老將軍保山東境足矣，滑有陝甘總督那彥成，提督楊遇春在，勿重勞。乃止。事竣陛見，仁宗問曰，巡撫抑勒汝乎。清頓首奏云非撫臣遣臣，臣安能成功。軍機大臣皆善其奏對得體。升雲南布政使，未行改登州鎮總兵。既抵登州任，重修蓬萊閣，與邦人士嘯咏其上，絕口不言兵。移曹州鎮，年老引退，食全俸。卒年八十有六。當清之未生時，童謠云，拔貢總兵。國朝漢官文武不相兼，清以拔貢作鎮登曹，竟符其謠。功在四川山東。曹州立生祠，百姓過祠下無道其官爵者，皆曰劉青天祠也。

附錄

魏源聖武記，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廷訊時，供言官徇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

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率所部出降，然亦詭覘虛實，無降意，遽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即大哭，羅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公偏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倒冠跣坐，清望之拱手，亦即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洵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賞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從亂衆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嘗破羅其清，再文濤於方山坪，破王三槐於巴州江口。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獲萬計，見奏牘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薄潼，譴罪於清。上素知清，不知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勦撫川賊，勞烈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初彭齡勦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盜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興不敢發兵。清力爭三日，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有晏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腫。清乃自躡草履，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琴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屈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云。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風。道光初卒。

梅曾亮劉公家傳云，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

士卒皆以兒子蓄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賞戴花翎。後屢起屢頤。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者數返，三褫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褫誅，他賊首疑懼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賜詩，取民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東巡布政使。以屬吏事，實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伍百敗賊於琴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時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棚。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軍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平扈家集也，上諭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實布政使銜。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戴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藉食全俸。七年卒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賜祭葬。梅曾亮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岳公鍾琪，楊公遇春，皆是也。公以布政使官總兵，遇尤奇矣。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黎安理

黎安理



六七

黎安理

黎安理，字靜圃，晚自號非非子，遵義縣人。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二等，訓導永從，癸酉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丙子告歸，己卯卒，年六十九歲。身長八尺，鴻聲而鳳舉，目光若巖電。生而赤貧，少時醫卜星相，負販逐什一之術，無不業。而以餘隙讀書，說義理逼近大樽鍾陵。其六世祖民忻，受業於來知德高弟，得來氏傳，故最精易學。繼祖母夏，悍妬之尤者也。父梅溪，無所容，館於外，更不容，因館蜀灌縣卒。母亦時逐居外家。甫十歲時，卽躬勞役，事祖父母，而夏一切責之如成人。每春，力不起，則繩繫碓首，令挽踏之，奇虐類如此。劬劇無他念。事祖父幾四十年，至壽八十六歲。事夏幾五十年，至九十餘歲乃死。夏之死，嬰怪疾，刻不離侍者數十晝夜。梅溪之卒於灌也，門人葬之灌，母備夏虐千磨百瘁，出子於死，致病哮喘終身。次弟在灌逃，三弟婚後亦逃。安理鄉舉後，始獲往表志父墓，出入黔蜀，跡次弟，而老始得。撫三弟子如子，至愚不能識一丁，用是多隱痛。每祭薦，望父母必大號哭不能起。歸休時，至家一月卽省灌墓，置祀田，往返數千里，忘其老。歸爲弟姪買田廬，俾各足衣食。族若戚咸厚資之。令長山未三月，值李文成之亂，邑當青登萊兵帥衝，賴力持大體，民以無驚擾。沈三益者，邑周郵鎮賈戶也。賊平後，都城於偶戲中獲逆匪，刑訊急，因鈕釦有沈字號，遂誣沈欲謀逆。部飛飭大吏密鞫全家近百口，極鍛鍊。安理力申其冤，兼爲藏護其貲券，

沈卒獲免。有邑紳與子婦通，謀死子於法，安理曲諭之，乃以重賄進，大罵麾去，子竟免死。一紳家最富，其妻以意建生塋，人以僭制謀中之，委勸者視若奇貨，憫其無他腸，先毀其塋，巨禍賴以免。使不遭家多難，當強壯致榮仕，出其平生學力與當世賢豪課殿最，必愈出於尋常萬萬。顧勞餓困折，日出沒於半生死之中，及憂患餘年膺一綬，獲薄祿，稍裨數十年天性間力所不能，顧於所抱負何濟。嗚呼，其可傷矣。

附錄

鄧珍外祖靜圃黎府君家傳云，某母爲外祖第三女，其歸也，視諸女遠，家又先落，故憐甚。告歸越一年，呼來依而居，而外祖卽以其年冬卒，至今十七年矣。母命某曰，爾外祖生平，大者不可不紀，爾文雖不足重於時，言之不猶愈於外人乎。故敢拜手稽首爲作傳曰，公姓黎氏，諱安理，字靜圃，晚自號非非子，貴州遵義縣人。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二等，訓導永從，癸酉選授山東長山令，丙子告歸，己卯卒，年六十九歲，諡封奉直大夫。配楊宜人，二子，恂進士，愷舉人。公身長八尺，馮犀而鳳舉，目光若巖岫。生而赤貧，少時醫卜星相，負販逐什一之術無不業，而以餘隙讀書，誦義通近大槓鐘陵。其六世祖民忻受業於來知德高弟，得來氏傳，故公最結易學。繼祖母夏，悍妒之尤者也。父梅溪公，無所容，館於外，更不容，因館蜀灌縣卒。母鄒宜人，亦時逐居外家。公甫十歲時，卽躬勞役，事祖父母。而夏一切責之如成人。每春，力不起，則繩繫碓首，令挽踏之，奇虐類如此。公劬劇無他念也。事祖父幾四十年，至壽八十六歲，事夏幾五十年，至九十餘歲乃死。夏之死，嬰怪疾，公至刻不離侍者數十晝夜。嗚呼難矣。梅溪公之卒於灌也，門人葬之灌，鄒宜人備夏虐，千磨百瘁，出公於死，致病哮喘終身。次弟在灌逃，三弟婚後亦逃。公鄉舉後始獲往表志父墓，出入蜀黔，跡次第，至老始得。撫三弟子如子，至愚不能識一丁。公用是多難

痛，每祭薦，望父母必大號哭，不能起。歸休時，至家一月即省灌墓，置祀田，往返數千里，忘其老。歸爲弟姪買田廬，俾各足衣食。族若戚咸厚資之。嗚呼，抑又難矣。公令長山未三月，值李文成之亂，邑富青登萊兵帥衝，賴公民以無驚擾。沈三益者，邑周村鎮賣戶也。賊平後，都城於偶戲中獲逆匪，刑訊急，因鈕卸有沈字號，因誣沈欲謀逆。部獲飭大吏審拏全家近百口，極鍛鍊。公力申其冤，旋爲蔽護其賞券，沈卒獲免。有邑紳吳子婦通，謀死子於法，公曲諭之，乃以重賄進，公大罵，壓之去，子竟免死。一紳家最富，其妻以意建生壙，人以僭制謀中之，委勘者視若奇貨，公憫其無他歸，先往毀其壙，巨禍賴以免。嗚呼，公之當官又如此，使不遭家多難，當強壯致榮仕，出其平生學力與世賢豪課殿最，必愈出於尋常萬萬。顛勞餓困折，日出沒於半生半死之中，及憂患餘年磨一綬，獲薄祿，稍裨數十年天性間力所不能，顧於所抱負何濟。豈天之令苦志完忠孝者，意固別有在耶。嗚呼傷矣。

張裕釗清故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貴州遵義，爲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毒蘆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獲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嘗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刃傷指幾斷。夜使春，春不舉，繩椎首挽踏之，刻背盡米三百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鄰，鄰惻然飯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栗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彊老人也，繼祖母乃益資君備，稍不合，皆楚隨下。君屏息竦侍，益謹以邀，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德益甚。所居室，榻連於爨，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黷疾，尤苦操屨。君嘗分勞任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養饋。又以其間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既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徬徨，夜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兩倦治喪事，一無缺遺，人人歎息稱頌，以謂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既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庖饌之屬，米鹽澆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詒祖考卒，殫力營葬，鬚髮爲白。至乃遺祖母之沒，侍疾連晝夜。不助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恆挾一冊就薪火或置膝間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間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果

庸飲。弟遂放不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爲大成。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迹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已子。其後鄒宜人愈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邊且，以爲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適合，未發輒喻。乃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妻斐道往事，至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待坐皆相顧泫然。如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斂，志亦益病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身，而處之壹無不盡，自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行，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頓危苦或未至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已卯十一月辛未，春秋六十有九卒，道光辛巳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皆出手寫，於經史，目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尤致精，制舉之文上逼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楷模。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蕙澤周於閭里，尤意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際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迨夜困極，遂宿亂家間，不悔亦不悔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末已。君所爲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譚，鉅經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乙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導。皆有潛德苞學。女子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吳。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賞戴花翎，兆普翰林院待詔銜，庶齋咸豐辛亥舉人，庶審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待庶昌故與裕劍友善，又君沒且六十年，而墓刻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泯不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昭於紀載，誰謂世表，第八孫庶昌謹書，并篆額。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寅建立。

趙愷曰，黎靜圃先生安理，爲人嚴氣正性，語言不妄發，舉動必飭。終日坐必端，行必正。夜深，筆覆帽，書還袂，

缺衣屢屐，然後寢，晨興而更始之，終身不衰。躬耕以食，值省試歸，糶牛墾門外田，而獲雋之報至，呼田中人曰，黎安理，今新貴，門孰進。先生答以不在此，恐在山後，其人去，乃釋耒率劬而歸，濯跌俟焉。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高廷瑤

高廷瑤



七三

高廷瑤

高廷瑤，字青書，貴筑人。以乾隆丙午舉於鄉，四上公車不售。家有田，在定番，多識定廣人。嘉慶初興義苗爲亂，定廣不靖，當事延之往撫，全活數萬人。庚申馬場苗又爲亂，復往撫之。事聞，得六品頂戴，明年大挑一等，審其才特加一等，以通判用，壬戌選授安徽廬州，在皖十年，平反全活無算，宿州休甯爲尤著。嘉慶七年十二月，宿州教匪王潮名襲據州城，戕官焚掠。事甫定，大府檄往權，又令征本年錢糧四萬，廷瑤曰，天庾正供，何敢輕言減免。惟宿州春夏遭水，繼以兵亂逃亡，不能耕作。今雖逃者漸歸，而已失時，補種不及。當奏請豁免，不則緩征，以紓民力。大府猶豫。廷瑤復力爭，謂與其追呼無益，甯廣施恩澤，大府悟，立陳奏，詔如所請。是時城中居民僅七百餘戶，廷瑤親拊循，給口糧，蓋棚棲止，查戶口，請撫卹。事竣，計所耗金五千餘，命吏無僞增數，幕客以爲言，廷瑤惻然曰，吾百姓瘡痍未起，卽實心實政猶恐不逮，更因以爲利，何以上對國家，下對災黎也。其定識大慮尤有過尺者，夜坐齋中，忽譎言教匪復至，城外居民倉皇奔走，哭聲雷動，城中人亦驚懼。廷瑤曰，此必奸人欲動衆，藉以劫掠也。諭其下好巡守，吾臥耳。天明，四境寂然。徽甯屬邑舊多棚民，佃租墾種，歷年已久。十三年，有以棚民結連匪徒聚衆稱亂訴京師，詔曉事文武大員率兵察其事。巡撫檄蕪湖道，徽州協，以兵四百會往勦捕。廷瑤知其誣，乞駐兵縣城，而自輕騎入山，

廉得其實，分別遣散回籍。念屬邑棚民無慮二十萬，若同時驅逐，將釀事生亂，請於大府，定爲十二年遞遷之法。大府以其議上聞，允爲成例。去皖十餘年，皖人見黔人猶稽首問起居不置。其嘉澤入人如此。嗣以鳳陽府同知升任廣西平樂府，因安徽舊案鐫級去。兩廣總督襄平蔣攸銜知其能，特奏請捐復調廣東候補，補廣州府循聲益著。大府皆以國士待之。遽引疾歸，病痊仍赴，補廣州府。道光丁亥又引疾歸。庚寅八月十五日卒於里第。廷瑤之在粵東也，東莞匪林狗尾聚衆擄奪，村民洶洶赴惠州軍門告急，大府檄帶兵，發契箭，俾便宜。廷瑤至則駐兵縣城，宣榜通衢，令居民合力擒賊，毋令得混迹。又促縣令重賞，購擒其渠。或謂無輕辦，廷瑤曰，賊聞官兵來已遠颺，如君言是必按戶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賊故求救有司，有司復不爲翦除，而更累吾民，是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也。諸君休矣。力議撤兵。大府從其議。不數日林狗尾等九十餘人悉就擒，餘解散勿論。曩令貪事喜功，患可勝言哉。岑溪人黎維祺爲仇家所誣，訟連年不決。廷瑤至，立釋之。岑溪人歸語其衆，衆曰，是吾平樂髻太守活爾命耶。岑溪人曰，然。衆曰，在吾平樂活人多矣，今復來東省邪。廷瑤美髻，故云。聲若洪鐘，每遇事。高談雄辯，折其座人。當事無不倚如左右手。喜讀書，始家貧，力不能得，及貴藏書甚富，無弗閱者。性孝友，事二親未嘗離左右。既老，每與故舊言，常泣下。始歸里。從子五人皆予以恒產，族中子弟諸甥悉經營仗助焉。所著書曰宦游紀略。黔之言循吏者，必首廷瑤云。

附錄

唐樹義謫授朝議大夫廣州府知府高公家傳云，公諱廷珩，字雲崖，貴筑洪邊里北衙人。父大受，鄉里稱善人，以公貴，贈如其官。母宋，治家有法度。公以乾隆丙午舉於鄉，四上公車不售，家有田在定番，多識定廣人。嘉慶初，興義苗爲亂，定廣不靖，當事延公往撫，全活數萬人。庚申，馬場苗又爲亂，公復往撫之。事聞，恩賞六品頂戴，明年大挑一等，奉旨加一等，以通判用。壬戌選授安徵廬州，在皖十年。平反全活無算，宿州休甯爲尤著。嘉慶七年十二月，宿州教匪王潮名襲據州城，戕官焚掠。事甫定，大府檄公往權，又令征本年錢糧四萬，公曰天庾正併，何敢輕言減免。惟宿州春夏遭水，繼以兵亂逃亡，不能耕作，今雖逃者漸歸，而已失時，補種不及。當奏請豁免，不則緩征，以紓民力。大府猶豫，公復力爭，謂與其追呼無益，無甯廣施恩澤。大府悟，立陳奏，詔如所請。是時城中居民僅七百餘戶，公親拊循，給口糧，蓋棚棲止，查戶口請撫卹。事竣，計所耗金五千餘，命吏無僞增數，幕客以爲言。公惻然曰，吾百姓瘡痍未起，即實心實政猶恐不逮，更因以爲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對災黎也。公之定議大慮尤有過人也。諭其下好巡守，吾臥耳。天明四境寂然。徵甯屬邑舊多棚民，佃租墾種，歷年已久。十三年有以棚民結連匪徒聚衆稱亂，詔京師，詔曉事文武大員率兵察其事。巡撫檄蕪湖道徽州協以兵四百會公剿捕。公知其誣，乞駐兵縣城，而自輕騎入山，廉得其實，分別遣散回籍。念屬邑棚民無慮二十萬，若同時驅逐，將釀事生亂。請於大府，定爲十二年遞遷之法。大府以公議上聞，允爲成例。公去皖十餘年，皖人見公鄉人猶稽首問起居。其嘉澤入人如此。嗣以鳳陽府同知升任廣西平樂府，因安徽舊案鐫級去。兩廣總督襄平蔣公知其能，特奏請捐復，調廣東候補，補廣州府。循聲益著，大府皆以國士待公。遠引疾歸，病痊仍赴，補廣州府。丁亥又引疾歸。庚寅八月十五日卒於里第。公之在粵東也，東莞匪林狗尾衆衆攘奪，村民洶洶赴惠州軍門告急。大府阮公檄公帶兵，發令箭，假公便宜。至則駐兵縣城，宣榜通衢，令居民合力擒賊，毋令得混迹。又促縣令重賞，饒擒其渠。或謂公無輕辦，公曰，賊聞官軍來已遠颺，如君

言是必按戶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賊故求救有司，有司復不爲翦除，而更累吾民，是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也。諸君休矣。力請撤兵。大府從公議。不數日林狗尾等九十餘人悉就擒，餘解散勿論。曩令公食事喜功，愚可勝言哉。岑溪人黎維祺爲仇家所誣，訟連年不決。公至，立釋之。岑溪人歸語其衆，衆曰，是吾平樂將太守活爾命耶。岑溪人曰，然。衆曰，在吾平樂活人多矣，今復來粵東耶。公美其言，故云。公摩若洪鐘，遇事高談雄辯，折其座人，當事無不倚如左右手。喜讀書，始家貧力不能得，及貴，藏書甚富，無弗閱者。性孝友，事二親未嘗離左右。既老，每與故舊言，常泣下。始歸里，從子五人皆予以恆產，族中子弟諸甥悉經營伙助焉。余少耳公名，嘉慶甲戌丙子間，隨先大夫粵東，凡兩見公。近引疾歸，又與公子以廉以莊善，出示以某所作公傳，余弗謂善也。讀公自著從政錄，綴其循績可書者著於篇。論者謂國家自粵西用兵，連年不決，禍延數行省，耗帑金數千百萬，其以便利自營，所在縱寇者相望也。嗚呼，如公之智計，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凌惕安黔故掇拾云，向來從政之錄往往修述政績，每令人厭棄。余讀高青書先生宦遊紀略一書，則惟恐其盡，蓋至情至理，實心實政，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原書具在，可復按也。其中如牧宿州之勸上峯不事催科，嚴訊拾子，研鞠霍邱命案，讞鳳陽十三人之誣，檄察懷遠之特讎，查粵東沙田之阿拒重賄，籍沒宣城之美談，與夫相機息事力靜上官等，皆才智縱橫，興趣洋溢。此之爲政，爲不愧矣。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二卷目錄

花杰	一
莫與儔	五
張日晷	九
但明倫	一四
黎恂	二〇
陶廷杰	二九
唐樹義	三三
蕭光遠	四五
鄭珍	五一
莫友芝	七〇
張璐	八一
黃輔辰	八五

花
杰



花
杰

—

花 杰

花杰，字建標，一字曉亭，又號舊士。嘉慶戊午科舉人，聯捷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以大學士朱珪重其才奏仍留館，旋授編修，擢陝西道監察御史。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丁卯充廣東鄉試正考官，遷禮科給事中。戊辰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巳以言事躋級。辛未給吏部奏請對品捐復郎中。次年選授刑部安徽司郎中。旋丁父憂回籍，巡撫景徵延修貴州通志。服闋復入京，選刑部浙江司郎中，總辦秋審事宜。己卯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俸滿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庚辰簡放四川重慶府知府。道光甲申調任成都府知府，升鹽茶道。己丑升授直隸按察使，署布政使。辛卯隨扈春圍，調四川按察使。癸巳會同四川提督楊芳辦理越嶲馬邊軍務，戴花翎，升授福建布政使。甲午入覲，以越南有警，特調廣西布政使。丙申護理巡撫，兼代學政。丁酉調江西布政使，卒於官。當官御史時，與蜀人胡大成皆號爲敢言。杰尤饒譽諤，持正不阿，氣骨嶙峋，風稜峻邁，直聲震天下，風紀爲之一肅。時人謂之殿上虎，又或稱曰花老虎。參會試總裁戴衢亨狀元洪瑩一事，尤爲朝野所翹稱。再蹶再起，不以險夷易操守。奏章上後，卽自焚稿，不以示人，故不傳於世。丁憂回籍，纂輯省志，體例完密，鄉邦文獻賴以不墜。又捐資增建貢院號舍，以嘉惠士林，時謂之花家號。總辦秋審事務，慎重詳明勿枉勿縱，衆咸敬服。迨一塵出守，大爲歷任總督蔣攸銛等所倚重，數與特薦，特升四川鹽茶道。川

省私梟充斥，完課不前。杰竭力整頓，日有起色。按察直隸，平反冀州人朱學武京控張大白強姦斃命一案，得議敘。越駕馬邊軍務除暴安良，民賴以安。越南徭匪農文雲之役，關係邊防尤爲勞瘁。到江西任後，以贛省連年荒歉，錢漕課稅，民欠累積，州縣難於催科。杰方妥爲籌辦，期裕國帑而厚民生，遽以疾卒，年六十歲。生平尤長於文學，嘗與張船山，吳山尊，嚴匡山，白小山，宋芷灣，鮑覺生游，出其緒餘，馳騁詠蕩，一發於詩歌。又本工書，當世重其節概，愈重其書，尺縑寸楮人爭寶之。教子極嚴，子亦能世其家。雅善韜晦，奏稿既不以示人，而從政之大者亦不留牘。其實硯齋詩鈔則其子詠春所彙刊者也。後生小子僅得於輿寄之餘稍窺襟抱，惜哉。

附錄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杰字曉亭，貴筑縣人，嘉慶戊午舉人，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以朱文正公薦授編修，改監察御史。丁卯典廣東試，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遷給事中。曉亭居諫垣，號爲敢言，時人比之殿上虎。以劾戴文端徇庇蘆商查有圻，及讀卷弊弊，覬官。文端爲齋廟親信大臣，天下壯之。聞曉亭具疏劾文端時，入東華門，途遇文端。文端曰，今日花給練有何封事，曉亭曰，乃劾公也，其仇爽如此。捐復，補刑部郎中，出爲重慶知府，遷鹽法道，再遷直隸按察使。辦馬邊夷務，歷廣西福建江西布政使，卒於官。有寶研齋詩鈔四卷。

凌揚安黔故撥拾云，花舊士先生教子極嚴，嘗見其家書曰，聖恩開，接汝信知汝大病一場，死而復生。汝之做人亦當如爾之病，死而復生，以後庶有進境。汝試思汝有何本領居然會進士。汝現任中書猶以爲抱屈，汝思么爺爺僅以廣文終，四叔且將近六十始選得一知縣，至外祖則并求一廣文而不得。卽以我而論，二十二已入詞林。二十八已授御史，彼時我以爲不過十十二品可計日得矣，豈知中遭折挫，至五十歲始得選二十八時多髯冠乎。汝身在極樂之境汝不自

知，猶以爲苦，所謂拂人之性，災逮夫身也。汝在京中，如同年同鄉同衙門及前後輩有品有學者與之親近。講求做人居官道理，自然會上進。中書做卿相者亦不乏人，豈必翰林部曹始可飛騰耶。汝平日喜人奉承，過規諫友則以爲忌汝，遇便佞友則人爲愛汝，此汝所以行年三十而尙賈賈也。功名若是意想可得，則人人皆可卿相，有此易事乎。汝病出一身惡汗，瀉一腔熱血，汝從此當除一切妄想，洗一切舊染，卽是汝之福。我亦幸有子，豈不甚善。倘或不知猛省，將不知所終極矣。顛狂癡迷，熱中之病可勝道哉。此論。

莫與儔



莫與儔

五

莫與儔

莫與儔，字猶人，獨山州人。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授四川鹽源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存賦，久輒逃亡。與儔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與儔言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與儔查出銀之山實土官經堂所據，土人重經堂視祖廟，且開廠聚衆，滋擾夷境，患且不測，力持不可。上游是之，檄往復勘。至則礦山者果在土官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瞻與儔貌，又聆溫語，皆解甲羅拜。縣令入土司境，居有供，行有餽，與儔盡卻其物，又懸諸禁。比還，老幼遮道，多有垂涕者。舉治行卓異，以父憂去職。服闋，事母十四年，終養後，改遵義府教授。創祠祀漢三賢於學宮左，日以樸學倡。其徒舉閩若璩六經宗服鄭。百行法程朱之勝，以樹依歸。其於一代專經大師所爲故訓，如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則段氏，王氏父子，未嘗隔三宿不言。其示諸生謂，學莫先於正趨向，趨向之正不正，視乎義利之明不明。又謂，讀書當求實用，經典所載孰非師法，言言而求諸身，事事而思其用，則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遵義之人爭就受業，學舍不足，僦居半城市。道光二十一年卒官，年七十九。自來言都勻地理者，率自五代後始有據依，與儔參互史籍，作都勻府南齊以上地理考。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四卷，門人鄭珍，子友芝，

並通許鄭之學。

附錄

曾國藩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云，君諱與儻，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實賦富人，而實其隱占之罪。河西有寧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悉所非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轄廢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收穫不足於食，朝定開廠，募聚萬人，運未倍之，不幸鑛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曠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釐，事誠不便。大吏避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勸。春暮鎚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莫我辱，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却其物，又縣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聚，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桀。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嘆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護房，又不足，乃傲居半城市，且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洒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闕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

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違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亭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撰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學聞，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僻，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鄭珍書莫猶人先生稟陳鹽源縣甲子孝豹子濤嗣廢廢稿後云，治國如治家，然山之產鉛銅猶雞豚之生子也。夷漢之分，猶僮隸之與子姓也。雞豚久畜必少生，遂不生，殺之而更畜可也。僮隸與子姓訟不必子姓直，斷之以理皆服矣。今之爲國者，必欲雞豚至死生子，而子姓決不可曲於僮隸也，悲夫。銅鉛之產病猶在官。若雲南之回回，貴州之苗類，蜂屯蟻集，破郡屠邑，至今數年，斯民塗炭極矣，而禍猶未已。原其始，實皆伸子姓，抑僮隸致之。讀莫猶人先生處分夷地，請銷敗版三稟稿，感增世道，益增泣然。因識數行於卷末。

張日晟

張日晟



九

張日畧

張日畧，字曉瞻，清鎮人，寄學貴筑。父德巽，乾隆壬午優貢，歷官都勻，開泰、定番、學博。日畧生而稟異，至性過人。年數歲，父游廣西，主講秀峯潯江書院，未歸，母支氏親教之讀，過目不忘。甫九齡，隨父之開泰任，計一年，所讀十倍於閭塾。繼隨任定番，日侍父母左右，溫清定省未嘗一日缺，餘惟以讀書爲事。嘉慶壬戌，父卒於官，哀毀盡禮。日畧是時已有孝子名，扶柩歸葬，一貧如洗，所餘僅破屋數間，荒園一畝。喪殮不繼，則採蔬和粥食之，以爲常。雖孤苦零丁而不廢學，每至夜分，不中程不止。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尋食餼，試冠軍。歲赴貴山讀，春去冬歸。年十九，應庚午科鄉試，以第一入列賢書。丁丑成進士，殿試第一，入翰林。迎母至京，日奉版輿以行歷七千里無倦色。道光辛巳壬午分校禮闈，乙酉典試湖南，戊子再放河南典試。由武英殿提調出守四川敘州府，捐廉置勵節堂，買田收租，籍孀婦之無依者。旋調成都府知府。成都爲蜀中首郡，治理尤難。日畧以道德爲經濟，恩威並著，教養兼施，如辦賑一事，川民賴以全活者億萬家。折獄如神，民至今稱之。及轉建昌兵備道，巡行邊境，設險置守，先事預防。厥後任按察使，殫精竭慮，剔弊推恩，枉者伸之，屈者直之，而尤警惕於法無可貸，情有可原二語。迨陞河南布政使，值河患，賑卹頻仍，誓告吏人不使私毫尅減。計前後所捐施粥糜藥餌袴襦廬舍之費約三萬餘緡。道光二十六年八月，陞授雲南巡撫。

九月母疾，日晷衣不解帶，湯藥親嘗，拜疏籲懇給假二十日，俟母病愈起程，而母疾卒不起，一慟幾絕。從此蔬食，食粥茹素，三年寢苦枕塊，不離櫬側，其受溼致病，卒至沉痾，未始不原於此。二十七年二月，扶櫬抵里，則芒鞋箬笠，營葬盡禮，廬於墓側，朝夕奠獻。每憶母言，輒淚涔涔下。服闋，在籍受任雲南巡撫，力疾赴滇。到任以後，卽清理滇中積弊，政治一新。所有文件必親裁奪，手不停披，夜三鼓猶未就寢，五鼓卽起決公事。厥疾日復一日，延至七月卒於官。蜀豫滇黔人士先後以名宦鄉賢請入祀，皆報可，其遺澤遠矣。

附錄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日晷本名日暄，字東昇，號曉瞻，清鎮人。嘉慶庚午舉人，丁丑進士，朝考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充道光辛巳壬午鄉試同考官，甲申大考二等，賞卷綴，乙酉戊子典湖南浙江鄉試。出爲徽州知府，刻樹桑百盆書以勸民，創勸節堂以贈節婦貞女之無依者。政暇招諸生於署，講晰經義語錄，添設書院膏火。郡屬馬邊屏山等廳縣，毗連深夷，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總勝保甲，民賴以安。調成都知府，府事繁，令書吏每十日將審轉議詳衆詳各案，開列四正清單送閱，舊管新收開除現在期內催請，違者責懲，故案無留贖。遷建昌道時，越嶲夷反，與總兵督兵勦勦。以防邊之法莫善團練，不但濟勦撫之窮，且可爲久安之策。凱撤後，招復逃亡，編集練勇，使聯絡聲勢，移營添兵，修築碉堡，爲海棠地方建城，以資保障。遷浙江鹽運使，再遷湖北按察使，調四川按察使。於獄成後必重加推究，平情度理。嘗語人曰，吾辦案凡真情節不可改易，昨某案察核供招覺多疑竇，茲研訊果誣，吾不以平反爲能，而使多人受嚴議，飭其另緝改辦。屬吏來謁時，必苦口告戒，屬其加意慎重，勿委託於人，而漠不經意，功名身外物，獨不爲子若孫留地步乎。遷河南布政使，時河決中牟，值祥河工甫竣，兩次被災至二十五州縣之廣，率工賑濟

籌備銀至一百九十餘萬兩，穀至三十萬石，庫款支絀，卒無缺乏。日必馳詣散賑，卓午未食。散放銀錢必手爲籍記，警戒僚屬官吏，多盡一分心，災民多受一分惠。塞河黍離而資給於民，令官自行採買，不爲民病。於五門外隙地捐俸構屋，安戢災黎，儼成村聚。民感頌，號曰太平莊。擢雲南巡撫，未行丁艱。服闋，即家起雲南巡撫。府道來謁，即令開具所轄州縣佐雜校官切實考語，再加印證訪察。即出考者之賢否亦可知矣。歲餘卒官，祠鄉賢，四川雲南名宦。曉諭善墾拔，典湖兩試得李文恭星沅，再加印證訪察。及官成都，府試得羅生文光，卷已爲閱卷者批抹矣，重加拂拭，拔置第一，是科旋領解。時典試者爲李文恭，沆瀣一氣，傳爲美談。雅好藏書，建清芬閣，度列數萬卷，手自勘校，亂後散失殆盡。余得所校儀禮韻言，丹黃傑列，一字不苟。官河南時，錢儀吉蒐輯經苑，爲助刊資，所著有庶常集二卷，編修集一卷。

凌揚安黔故臺拾云，清鎮張曉瞻先生，少年孤露，備涉艱辛，鬪閨疾苦，尤所洞悉。故折獄至精，民服神明。當典郡成郡時，有某紳無子，欲立弟之子爲嗣，外任時，遣弟歸置產，契約命書其兩子名以畀之。後與弟不和，弟既沒，索契舊田。其姪匪哭弗與，弟之婦情迫致訟，始於道光八年，案懸莫結。至是某紳復以犯尊爲詞，促審。先生查悉其底蘊，手書數百言付抱告，揆理酌情，爲籌全策，期無失前好，永息後爭，語意殷諄，不惜詞費。某紳愧悟，雅敬畏之，亦遽斷而息，傳頌一時，其手書云，諭抱告家人陳裕，案經屢訊，揆理酌情，籌思熟矣。處人骨肉不能不委曲求全，屢次諭爾歸告主人，恐傳語失真，致案懸莫結，特手錄要言，以便記誦歸述。此案訟爲犯尊，構訟之由在匪契，其故祇由於於不和。仲氏既歿，無望。翻然悔悟以歸於和矣。然使姪能事伯，弟雖沒而猶生。爾主人年逾古稀，尙虛子息，念宗祧之重，思弓冶之傳，感暮境之寂寥，憫猶子之孤露，以理以情，立繼爲亟。三子之中，幼者皆孱然兒頭角，擇而嗣之，布几筵以告廟，爲酒食以召鄉黨友朋，伯既有兒，姪亦有父。蕭氏與恪喜其子若弟之得所依，欣欣然和氣蒸於一堂矣。然後量其所有，酌爲分授，察其賢否，別其親疏，多寡重輕，惟我所命，契不索而自歸，此上策也。前策不行專論田產。匪哭之訟始於道光八年，今如故耳。弟何以匪兄之產，爲其契向二子名耳。夫使弟爲兄置

產，而書其子之名，以爲占爭地，則契不可以不追。今爾主人則曰。是吾所命也，此產以畀吾姪，故書之，慮吾兩姪之爭，故並書之。嗚呼，仁人君子之愛其弟以及其姪，固如是摯且周也。孺子誠不可撫，初心固未忍忘。痛_痛弓之既_既，何隨餽之足顧，委而棄之，此中策也。雖然，廉吏固無餘財，暮齒尤資顧養，以朝廷匪_匪之祿，而卑幼坐享其_其，徒使賢者損其志，愚者益其禍，此亦疏大夫所爲長慮却顧者也。田宅莫非其有，予奪宜統於尊，昔非有意市恩，今豈或嫌於吝，量其衣食足給，餘悉取而歸之，誰曰不可。今爾主人欲追契以售田，俟田之既售，分以八百金。八百豈不多，惟以數百而易數千之契，婦孺豈能翕然。且此契實於王冷氏五百金，歲有加息。其田私貸劉姓三_三金。償償尙有不敷，食用更何所出。既肯量給，莫如中分金，契六千餘金，除原取押租外，不足四千，以半給之，蕭氏母子自還王劉二款，所餘數百金，足以存活，仍全厚德，永息訟端，此下策也。正案既定，乃科其犯尊之罪，並究彼助勢之人，皆餘事易易耳。舍此三策，別無可斷，少婦幼子日栖栖旅邸之中，僕僕於公堂之上，不能不遣之復歸。而劉姓之索價者來控矣，王冷氏之索田契者踵至矣，展轉拖累，豈有窮期。案既終懸，原契仍歸蕭氏承領，是兩番計訟，徒增煩惱，於事毫無所裨，日後爭競仍未有已。爾備述之，爾主人必當擇而從也。

又云，張曉瞻先生篝燈_{篝燈}子薛井烹茶二圖，余嘗獲觀課子圖，蓋所以誥母德，而烹茶圖則與郡成都時寄與之所作也。一圖詠極多，當時名公鉅卿，名流學者，鴻篇鉅製，美不勝收，可寶也。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但明倫

第一集

第二卷



但明倫

但明倫，字天敘，號惇五，一字雲湖，廣順州人。嘉慶庚午舉人，己卯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御史。奏疏十餘上，不事彈劾，所議皆當世要務，關係國計民生者。道光辛巳戊子典湖南浙江鄉試，癸未分校禮闈，尋以京察授湖南岳常澧道。釐案牘，理冤抑。庚寅洞庭湖異漲，親掉小舟勘履，所至災黎賴以安者幾萬家。會丁艱，服闋入都，授山西河東道。地故產鹽，運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有奸商欲於正額外謀私利，明倫燭其奸，剔除之。鹽池至王官峪百二十里，山石崎嶇，鹽車恆苦傾覆，捐廉鏟除，道路砥平，商民稱便。姚暹隄有障水隄，每夏霖雨積潦，卽潰決，爲鹽池害。明倫議籌款十萬修築之。已而趙城教民戕官焚署，劫獄拒城之變起，明倫手定大難，以勞績擢山東鹽運使。旋以失察被議，鐫級以知府發湖北補用。歷署荊州襄陽鹽法道，補鄖陽府知府。黃州之武穴鎮爲私鹽出沒之所，奉大府檄飭緝私梟。匪聞明倫至，皆斂迹去。襄陽舊有教匪，傳牛八清茶大乘諸色目，官莫能治，在任三月，擒獲按治，自梟示以罪各有差。人皆讐服。荊州萬城隍袤沿一百數十里，庚子夏，江汛甚漲，水漫隄數寸，或尺許。明倫先期駐隄防護，聞中方城隄內潰，馳馬而往，至則民已奔逃，且勸速走。明倫坐於隄上，曰，隄決則荊州城不保，吾必以身殉之。爰鳴鑼集衆搶護，民皆奮力以從。閱三日搶成，而隄復陷三尺，長十餘丈，幸此三日內江水消退，所陷隄適與水平，衆皆以欽服。莅鄖陽

甫四月，而民風一變。旋擢江蘇常鎮海道，去之日大雨如注，紳耆軍民跪送於泥淖中，不以爲苦。解纜後，猶有舟送至襄陽者數百人。斯時英人擾粵窺浙，沿海戒嚴，明倫於嚴霜霪雪中，躬歷海壖，得大江險隘處曰鵝鼻嘴，是長江第一重門戶，以置礮添兵請於大府。牘凡五上，卒不得用，時道光二十一年冬也。次年二月，授兩淮鹽運使，蒞任卽設立公局，首先捐廉以爲紳民倡。修城浚池，團練鄉勇，如臨大事。時英船猶在乍浦吳淞游弋也。旁觀或議其張皇，乃布置粗定，而六月八日英船卽由鵝鼻嘴揚帆直上，陷鎮江，城距揚僅四十里，居民聞江上礮聲不絕，人心驚恐，遷徙紛紛。揚州夙稱繁華，且運庫爲財賦所聚，慮英人垂涎，乃遷庫帑數百萬於清江河庫及淮安府庫。復遴委幹員率所練義勇，并募回僇數千人，密爲巡邏。移城外鹽義倉穀於城中，分賑貧窮，全活億萬。因典舖皆閉，乃自捐貲萬金易錢，分給各典，以濟貧人，俾登陴堅守。每親騎馬歷各城門，妥爲安撫。凡民間日用必需，如鹽米柴諸舖，皆令勿閉，而城內以安。英船塞瓜洲。距由關大江橫梗，乃於三岔河以漕艘數千隻載土石沉之。排釘大椿，作梅花狀，埋鐵錨以鉤其船。岸左右伏鄉勇，地中暗設地雷地礮，而城外堵禦之具亦備。又復開放人字等壩，河水陡落數尺。英人果以杉板船數百隻來犯，至三岔河，阻淺卻退。運籌決策，悉如所料，當英人陷鎮江時，請河督來揚鎮守，河督以方防夏汛，奏稱明倫紳民共戴，可保揚州。旨加按察使銜，揚州至清江一帶，責成防堵，准軍衛具摺奏事。爰揚州防堵情形上聞，七月英船退出江口，收復瓜洲，水陸兩路皆告肅清。揚州自英船入江，相距僅數十

里，已倉皇播遷，人無固志。迨鎮江陷，瓜洲失，英人至三岔河，烽火近在肘腋，而土匪四起，劫掠，內外交急，危如累卵。賴明倫坐鎮從容，聲色不動，安內則撫民以恩，懲暴以猛，禦外則明阻其路，暗防其攻。自六月八日英人入江，迄九月一日英船全數退出，五十餘日飽經憂患，而卒安堵如故。揚民感再造之德，獻聯額者紛紛，並繪八圖紀德政，而名之曰淮南輿頌，泐石垂久遠。揚郡紳士復公繪雪舟籌海圖冊，一時揚之同官寓公耆紳多士以及都中士大夫爭題詠紀其事，且惜其策之未果行也。揚民聞復來，迎至黃河北岸者以千萬計。既至揚，焚香羅拜，夾道歡呼，頌其再造之德，士紳更繪邗溝遮道袁浦迎旌圖，爲詩詞紀事，並泐石於湖中名勝處。二十五年復履鹽運使任，因鹽義倉穀自二十二年撥賑放賑後，尙未買補，適值秋收豐稔，亟宜儲備，防患未然。爰諭衆商乘時買補，除陋規，減浮費，以歸核實。議上准行，商民悅服。不數月倉庫充實如故。先是揚州城久失修，聞警始倉皇補葺，而內城皮馬道皆未議及。乃復委員遴董勘估，計需十萬餘千。又護城河淤墊尤甚，所關於世風民用匪細，亦須數萬餘金方可鳩工。皆先捐廉俸爲倡，擇要興修，挑出沙礫，用船剝載出江，以填瓜洲崩岸。瓜洲故濱江，近年坍塌殊甚，人心惶惑，寢食不安。及舉斯事，不逾月而岸不傾卸，民賴以安。瓜洲至揚州水路四十里，陸行僅十餘里，地故平坦，瞬息可達。故防堵時首先設伏，事後詳請添設兵礮，俱未准行。乃仿粵東蟹船式樣造船六隻，並製西瓜礮火箭等物，無事則緝私梟，有事爲後路接應，募水勇駛之。至是又請添建都司衙署，及守備等官，添兵丁數百名，俸餉皆由外支，

不請正項。詳上，大府據以入奏，旨交欽差大臣查驗，以爲可行，並試驗水勇西瓜礮等，均允行。回任未及二年，而於倉庫，城垣，懲奸，緝匪，諸政次第講求，其竭忠殫慮，不遺餘力，有如此者。生平於文學之道造詣頗深，所批聊齋，膾炙人口，流傳極廣。又輯廣順州志十二卷，仿對山武功朝邑舊例，益陽胡林翼服其精覈。晚年治林園池館於原籍，未及歸隱遽卒。

附錄

但文恭詒謀隨筆序云，詒謀隨筆者，家弟雲湖所著，以訓其子孫者也。其言簡直無華贍之辭，而於持身涉世之道務有以準乎義理，而一折衷於禮經，使後人賢智者不敢踰，中材以下可勉而至也。君之教可謂善矣。君才氣恢宏，遇事果決。道光間，海氛甚熾，擾及涇州。君時都轉濼揚，力籌防禦，全淮得安堵無恐。受宣宗特達之知，賞按察使銜，准專摺奏事，屢屢擢用矣。其後洪楊亂起，東南糜爛，君已解官居揚州，猶條陳時務數千言，皆切中利害。嗚呼！君有折衝定變之才，嘗用之禦夷而效，使得秉齊節鉞，坐鎮封圻，其謨猷擊遠必有超出尋常萬萬者，惜乎喬於時，阨於命，君之志遂不克伸於天下，是則可悲者也。君著述甚富，所爲詩古文辭奏疏，並批閱史鑑諸書，已刻未刻者兵燹後大半散失，僅存隨筆稿及奏疏詩文十數篇。其季子培良，將刊而藏之，以序請於余。君先世由楚遷黔，去故鄉數千里。鄉舉後與余同入公車，又同官湖南。生平對牀之日爲多，故余於君習。小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培良官京師，治部事甚能。年來余數見之，其言動恂恂有家法，此詒謀之效也。余將手是編以授子若孫，俾身體而力行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余庶有望也夫。同治丁卯春，八十八歲老人文恭序。

陳田詩紀略後編傳證云，明倫字天敘，一字雲湖，廣順州人。嘉慶庚午舉人，已卯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監察御史。道光辛巳戊子典湖南浙江鄉試，癸未充會試同考官。雲湖在官職，所陳籌辦貴州黨匪，申明互保連坐之例，分別舉首容隱之條，杜漸防微，在苗匪萌芽之時足稱遠見。出爲岳常邊道，丁艱服闋，改河東道。趙城賊戕官焚壘，

雲湖日夜馳四百里，安輯郡邑，事平擢山東鹽運使。旋以失查降級，以知府發往湖北，補鄖陽知府。江堤潰，民爭奔走，雲湖坐堤上屹不動，招民搶護。以已潰復堵功，擢常鎮通海道。時海夷窺擾浙粵，沿海戒嚴。雲湖乘扁舟，於風雪中察海壖形勢，以鷁鼻嘴爲長江第一門戶，請置礮添兵。格於大吏。厥後夷船入江薄省，一如所料。遷兩淮鹽運使。時夷已陷鎮江，揚州去鎮江僅四十里，雲湖坐鎮危城，卒保無患，揚民德之。繪淮南輿領圖，雪舟籌海圖，以紀其事。以前任御史稽銀庫失查革職，賞員外郎，捐復道員，復授兩淮鹽運使。廣順在明萬歷中始設州，國初知州劉某創輯志稿未就，雲湖所輯州志十二卷，略仿對山武功朝邑舊例。胡文忠公稱其精覈。所刻但批聊齋，鏤板精緻，朱墨燦然，爲流覽者所重。雲湖家州城，園林地館甲於黔中，落成後，雲湖實未歸也。亂後，朱樓畫閣已化爲荒墟蔓草矣。

凌傷安黔故撥拾云，但雲湖先生手批聊齋，匪惟闡發事理，抑且啓迪文思，余酷嗜之。搜集各種板本至五六種之多。靡不雕鏤細緻，印刷精美，朱墨爛斑，蓋雲板也。可見承平之世士夫好尚，而此老風趣大是不遜。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第一集

第二卷

黎恂



黎 恂

黎恂字雪樓，晚號拙叟，遵義縣人。沈厚穎異，自六七歲時卽已刻厲如成人。父安理，恆授徒給事畜，望之切，故教之嚴。視其日所背誦每溢恆授，於同塾子所務，傲然睨爲不足爲，知必克大成也，禁毋弄筆效帖括，及省其私，則已蔚成文理矣，心窮喜之。十六歲，補縣學弟子員。踰年食廩餼，每試必冠其列。中嘉慶庚午科舉人，甲戌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簽發浙江，授桐鄉縣知縣。時方承平，東南日益富庶。恂以不擾治之，正獄訟，弭盜賊，寬賦役，釐漕務，潔躬率下，期事有益於民。張考夫墓近郭，浸蕪圯，恂爲修其塋，繕兆域，理祀田。舉楊園願學備忘諸篇謂邑士，士學程朱必似此真體實踐，始免金谿姚江高明之弊。時復與講論古今詩文辭，賢聲著近遠。時安理方知山東長山縣，喜有子，解組來觀政。母楊亦挈婦孺至自家。恂公餘輒怡然侍左右，承教唯唯如兒時，退則彈琴詠歌，聲聞垣外。常曰，人以進士爲讀書之終，我以進士爲讀書之始，誠得寸祿，了三徑，資事親，稽古吾志也。任桐鄉五年，巡撫某過郡境，陰廉屬吏，適拾無名帖具諸劣狀，獨言桐令賢。旋調知歸安，未赴。於道光庚辰辛巳年先後丁父母憂，念兩親俱逝，無與爲榮，澹然有守墓終焉之志。遂引疾家居，盡發所藏書數十篋，環列僅通人，口吟手披，朱墨並下。經則以宋五子爲準，參以漢魏諸儒。史則一折衷於綱目。論詩宗少陵眉山，而自屈宋至朱王，無不含咀也。於文尙韓歐陽，而自莊荀至方姚，

無不度權也。如是者十餘年，學乃始澹汗乎莫覩其涯涘矣。久之，顧食指日增，家畜時不給。因起病赴部選揀，發雲南權知平彝縣。縣入滇首驛，缺瘠民獷，命盜案時發。任歲餘，送迎勸訊，賂貨不貲。丁酉調權新平縣，未至充本科同考官。及出關，縣夷蔡刁氏煽邪教，謀不軌。事作，大吏促之往。恂三晝夜馳至，已二更，卽會新習營弁兵，兼調土練，黎明鼓行逼夷寨，多方勦捕，獲蔡母子三，及偽置總督以下四十餘人，檻解赴省。請於大府曰，此案實緣夷苦漢奸，圖復仇，非叛也。某若以多殺希大功，不僅緝此，卽此亦宜輕論。故自蔡以外皆免死。明年權沅江州，旋補授大姚。蒞任四月，明年調權雲州。時緬甯回匪與湖廣客民械鬪，回多死，志必報復。約州回亦殺所在湖民。恂諭服之。旋以細故期鬪日，又諭之，事寢矣，而鎮道以安撫至，回以買羊漢人起釁，擁衆千餘，脅鎮道就理。鎮道懼不出，勢將變。恂坐堂皇呼其酋至，叱曰，汝曹欲反耶。酋曰，不敢。曰，旣不敢，爲一羊故，執曲直當訴我，且一二人辨矣，此紛紛者奚爲。揮衆退，立與訊訣，咸怙然。乃大吏不以爲能弭亂於俄頃，而反恚之，旋撤任。明年領運一起京銅，故事運員竊官銅多，或至報沈失二三萬斤，部費私囊皆出此。恂曰，欺君事我不爲也。及到部，果以費不足故困之，貸益始竣事。還大姚，知天下之亂將作也，雲南之回禍無已時也，至卽繕城隍，屯團練，嚴保甲，製戎兵，務爲常變足恃。以縣故無志，屬邑人劉榮黼輯稿，手爲點定。於山川防隘尤詳密，稱善本焉。暇則課邑士文業，親評改，無倦容。甲辰川匪王某結衆燒梅市堡，渡金沙，入縣境，據仁和街。督團攻之，斬首四百

餘級，擒二百餘人，賊以潰，姚州回日益肆惡，丁未夏兼知姚州，花衣村回已期七月十三起事矣，聞官至，謬請入其寨。恂坦然往，諭以利害。皆曰唯，私相謂官膽略過人，且未刻，吾黨勿妄動。踰月新任甫視事，回卽燒諸村，圍白鹽井，氛逼大姚，督鄉城防守，誓衆以與城存亡。越兩月，賊解。林則徐督滇，素知大姚團練整善，皆其數年一手之力。至是始卓異入奏，並請取其規條，令下縣仿行之。戊申三月，永昌回變，則徐往剿，計霑益州待安輯，卽委權州事。恂赴霑益，途經姚州。回以爲他官也，捶其寃館奴，及知，遽迎入寨。訴曰，所犯已至此官，非公不能容，涕而送之。過省見巡撫程喬采，陳辦姚回事宜數十條。程由八百里遞則徐，則徐後如所策，獲其會二百餘名。姚回以平，己酉仍回大姚。庚戌題升東川府巧家廳同知。恂因歎曰，吾本爲貧仕，以賄累牽率到今，忽忽遂十六年，可休矣。明年爲咸豐元年，稱病歸。時粵事果發難，滇回益以不制。黔中事事弛縱，媒孽禍本。恂每聞時政，輒愀然終日。而同時親友舊交又死亡略盡，非復浙歸時林下之味矣。居三年，避桐梓亂，寓石阡。還越四年，湄潭甕安賊歲犯境，則避之板橋桃溪源及城中。所到掃地焚香，愴然對卷。諸孫環誦於側，其屋廬圖籍雖盡燬，若忘也。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卒於遵義禹門寺。生平不苟言笑，立不跛倚，坐必端，行齋如流，老無媵侍，暑無袒袒，非饋不科頭，非疾不晏起。居處雖微物度置必當，書卷經百十過常新整若未觸手。從仕數十年，家無玩好之藏，案無槩槩之具，子孫出入，多不識爲宦家子也。其處宗族，芘有卹無，勉以仁厚，偶有橫逆，不與校，犯者每自慚。其接人藹

藹然，至不可意，輒正言毅色，不少假。其居官不阿奉長吏，然亦未嘗傲之，故久不升遷，而恆免掣肘，得遂其利民事。天賦既優，而自少至老好學不倦。卽寫付子孫讀本，積之當盈數尺。晚年學養尤邃。年幾八十，耳目神明不衰，朝至暮無間時，望其色，聽其言，觀其行動，粹然君子儒也。爲古今文冲夷典正，常若有餘，氣息在廬陵震川之間。於古今詩尤所長，早年落筆千言，縱橫自恣，後出入唐宋，不主一家，吾黔詩人未能或之先也。著有蛤石軒詩文集，四書纂義，讀史紀要，千家詩注，北上紀程，運銅紀程諸藁，並藏於家。

附錄

鄭珍雪樓先生行狀云，先生諱恂，字雪樓，晚號拙叟，姓黎氏。本貫貴州遵義府遵義縣樂安里人。年七十有九。其先自唐京兆尹幹之孫植徙居江西新喻。宋初有得敘者，官昌州刺史，後因居蜀之廣安。萬歷甲又遷遵義，遂爲縣人。傳二世曰河池州判民忻，從來矣鮮高弟胡先生學，盡羅塘易傳，一者私證文行。六傳而至先生。先生實沈厚穎悟，自六七歲已自尅厲如成人。時長山府君年四十餘，恆授徒給事蓄，望先生切，教之嚴。視其所借讀每益恆授，於同塾子所務，傲然視爲不足爲，知必克大成也，禁毋弄筆效帖括，及省其私，則已蔚成文理矣，心竊喜之。十六歲，補縣學弟子員，踰年食廩餼，每試必冠其列。中嘉慶庚午科舉人，甲戌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簽發浙江，授桐鄉縣知縣。海內方承平，東南日益富庶。先生以不擾治之，正獄訟，弭盜賊，寬賦役，釐漕務，躬率下，期事有益於民。張考夫先生墓近郭，浸燕圯，先生爲修其塋，蓋兆域，理祀田。舉楊園願學備忘諸篇謂邑士，士學程朱必似此真體實踐，始免金雞姚江高明之弊。時復興講論古今詩文辭，賢聲著遠近。長山府君喜有子，解組來觀政，楊太君亦挈婦孺至自家。先生公餘輒怡然待左右，承教唯唯如兒時，退則彈琴詠歌，聲聞垣外。常曰，人以進士爲讀書之終，我以進士爲讀書之始，誠得守祿，了三徑，資事親，稽古吾志也，任桐鄉五年，充丙子戊寅己卯同考官，所得士如李侍耶品

芳，俞侍御煇，朱郡守恭壽諸人，後皆著名績。某撫軍過郡境，陰廉屬吏，適拾無名帖，具諸劣狀，獨言桐令賢。旋調知歸安縣，未行，丁長山府君憂。道光辛巳回籍，明年復丁楊太君憂。及釋服，先生年甫強仕，念兩親俱逝，無與爲榮，澹然有守墓終焉之志，遂引疾家居。盡發所藏書數十篋，環列僅通人，口吟手披，朱墨并下。經則以宋五子爲準，參以漢魏諸儒。史則一折衷於綱目。論詩宗少陵眉山，而自屈宋至朱王，無不含咀也。於文尙韓歐陽，而自荀莊至方姚，無不權度也。如是者十餘年，先生之學乃始濇汗乎莫覩其涯際矣。久之，顧食指日增，家畜不給，曰遠志其不免小草乎。因起病赴部運揀，發雲南。甫至即充乙未科同考官。旋權知平彝縣，縣入滇首驛，缺瘠民獷，命盜案時發。任議餘，遂迎勸訊，賸貸不賞。丁酉調權新平縣，未至，充本科同考官。及出關，縣夷蔡才氏煽邪教，謀不軌。事作，大吏促之往。先生三晝夜馳至，已二更，卽會新習營弁勇，兼調土練，黎明鼓行逼夷寨，多方勦捕，獲蔡母子三，及僞置總督以下四十餘人，檻解赴省。請於顏撫軍伯濬曰，此案實緣夷苦漢奸，圖復仇，非叛也。某若以多殺希大功，不僅縛此，卽此亦宜輕論。顏公然之，自蔡以外皆免死。明年兼權沅江州，旋補授大姚縣，蒞任四月，明年調權雲州。時緡甯回匪與湖廣客民械鬪，回多死，志必報復。約州回亦殺所在湖民。先生至，諭服之。旋以細故期嗣日，又諭之，事寢矣，而鎮道以安撫至，回以買羊漢人起釁，擁衆千餘，脅鎮道就理。鎮道懾不出，勢將變。先生坐堂臬，呼其酋至，叱曰，汝曹欲反耶。酋曰，不敢。曰，旣不敢，爲一羊故，執曲直當訴我，且一二人辨矣，此紛紛奚爲。揮衆退，立與訊決，咸怙然。乃大吏不以先生爲能弭亂於俄頃，而反恚之，旋撤任。明年領進一屯京銅，故事運員竊官銅多，或至報沈失二三萬觔，部費私鑿皆出此。先生曰，欺君事，我不爲也。及到部，果以贖不足故困之，貸益始竣事。壬寅還大姚，先生知天下之亂將作也，雲南之回禍無已也，至卽繕城隍，庄團練，嚴保甲，製戎兵，務爲常變足恃。以縣故無志，屬邑人劉編修榮黼輯稿，手爲點定，於山川防隘尤詳密，稱善本焉。暇則課邑士文業，親評改，無倦容。甲辰川匪王某結衆燒梅市堡，渡金沙，入縣境，據仁和街。先生督團攻之，斬首四百餘級，擒二百餘人。賊已潰，姚州回日益肆惡。丁未夏，兼知姚州，花衣村回已期七月十三日起事，聞官至，謬請入其寨。先生坦然

往，諭以利害。皆曰唯，私相謂官膽略過人，吾黨勿妄動。輪月抵任，甫視事，回卽燒諸村，閭白鹽井，氣逼大姚。先生嘗鄉城防守，誓衆以興城存亡。越兩月，賊解。林文忠公時督滇，素知大姚團練整善，皆先生數年一手之力。至是始卓異入奏，并取其規條，令下縣仿行之。戊申二月，永昌回鑾，文忠往勸。計罷益州待安輯，卽委權州事。先生赴罷益州，途經姚州，回以爲他官也，捶其覓館奴，及知，遽迎入告，訴曰，所犯已至此官，非公不能容，滂而送之。過省，見程撫軍某，陳辦姚回事宜數十條。程公由八百里遞文忠。文忠後如所策，獲其贓二百餘名，姚回以平。己酉仍還大姚，庚戌遷升東川府巧家廳同知。奉旨俞允。先生歎曰，吾本爲貧仕，以賄累牽到今，忽忽遂十六年，可休矣。明年咸豐改元，稱病歸。時粵寇果發難，滇回益以不制，黔中事事弛縱，嫖蕩禍本。先生每聞時政，輒愀然終日。而同時親戚交舊又死亡略盡，非復浙歸時林下之味矣。居三年，遮桐梓賊亂，寓石阡。還越四年，湄潭蕞安賊竄犯境，則避之板橋橋溪源及城中。所到掃地焚香，脩然對卷。諸孫環誦於側。其屋廬園籍雖燬盡，若忘也。去年秋，里人結寨於禹門寺，因卜玉皇殿之右垣外居焉。匝一歲，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病終，距生於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九歲。配周宜人，仁勤淑慎借臻孝素，鄉黨以爲難。子男五，兆勳黎平府學訓導，升湖北鶴峯州州判。兆熙，太學生，早死。兆祺，花翎知府銜候補知州。兆銓，花翎同銜同知直隸州，特授姚州知州。兆普。女子三，長卽珍室，次適舉人楊華本，安化縣學訓導，次適朱正儒，早死。孫男十三人，孫女幾人，曾孫男一。先生惟一弟，曰開州訓導愷，最友愛，中壽卒官。所遺諸孤，教同己子。庶齋庶蕃皆學於鄉，庶昌以廩貢生應詔上書，陳時政，稱旨，優予知縣，世論激之。先生平生不苟言笑，立不跛倚，坐必莊，行齋如流，老無媵侍，暑無袒袒，非齷不科頭，非疾不晏起。居處雖微物度置必當，書卷經百十過常新整若未觸手。從仕數十年，家無玩好之藏，案無棋槩之具，子孫出入多不識爲宦家子也。其處宗族，跽有卹無，勉以仁厚，偶有橫逆，不與校，犯者每自慚。其接人諷諭然，至不可意，輒正言殺色不少假。其居官不阿奉長吏，然亦未嘗傲之，故久不升遷，而恆免掣肘，得遂其利民事。任大姚時，其團練獲鎮南州劫案賊數十人，於例得送部引見候升，適永北廳李某降調求報案附名，卽以獲全犯功歸

之，使免處分。其淡於榮利率類此。先生天賦既優，而自少至老好學不倦。卽寫付子孫讀本積之常盈數尺。晚年學養尤邃，年幾八十，耳目神明不衰，朝至暮無間時，望其色，感其言，觀其行動，粹然君子儒也。爲古今文，冲夷典雅，常若有餘，氣息在蘆陵震川之間。於古今詩尤所長，早年落筆千言，縱橫自恣，後出入唐宋，不主一家，以前黃州詩人未能或之先也。著有蛤石軒詩文集，四書彙義，讀史紀要，千家詩註，同館律詩選註，北上紀程，運銅紀程，諸稿藏於家。先生臨終之前日，令珍以行狀屬汝。珍自成童卽學於舅家，從先生數十年，亦以爲能道先生莫我若也。雖不文，其敦實遺命。故撮敘其平生本末大槪，以請於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庶作誌傳得考而論定焉。

鄭珍語授奉政大夫雲南巧家廳同知舅氏雪樓黎府君墓銘云，公黎氏，字雪樓，厥諱恂。唐尹幹後，數徙家於邈。考安理，妣氏楊，疇洪源。生乾隆，歲乙巳，九九春成進士。令桐鄉，稱惠循。晚仕滇，陟郡貳，乃歸田。七十九卒秋仲日晦前。越五日，窆芝山，直長坤。總本末，言與行，朱張親，淑醜周，偕大盡。子五人，曰兆勳，祺銓普，熙短年。女適楊，長鄭珍，紀斯張。同治甲子三月望。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恂字迪九，一字雪樓，晚號拙叟，邈義人。知縣安理子。嘉慶庚午舉人，甲戌進士，分發浙江，補桐鄉知縣，充丙子戊寅己卯鄉試同考官。在桐鄉五年，以安謐爲治。大吏過郡，得無名帖，具他令劣狀，獨言桐令賢。調歸安知縣，未行，丁外艱歸。家居十五年，日以誦讀著述爲事。赴部選揀，發雲南，補大姚知縣。與縣人劉繩修榮輔輯大姚志。時回亂初起，以團練守城功見知於林文忠公。擅巧家廳同知。再充乙未丁酉同考官，以病歸。鄭先生子尹，雪樓甥也。賞異於童穉，以女妻之，家富圖籍，子尹得縱披覽，厥後經學大進，雪樓獎勵之力爲多。雪樓學問政事多可稱述，而實行雅望，尤爲里黨所推。黎氏號多材，長山開先，雪樓涵蘊之，而世愈昌。子孫彬蔚，人各有集，稱爲西南名家。所著有四書彙義，讀史紀要，北上紀程，運銅紀程稿，蛤石齋詩集。

凌惕安運銅紀程序云，清戶部錢法堂掌圖法，以雲南產銅，責由滇貢，年有定額，分六起解繳，委派州縣押運，苦役也。道光十九年，邈義黎雪樓先生在雲州任弭亂於俄頃，爲大吏所悉，撤任。明年奉派本年正運一起京銅，於七月二

十日押運起程，次年八月二十日銅運抵京，交坐糧廳驗收。壬寅二月初四日出京，四月十九日繞道回抵蓮池故鄉，六月初六日復由家啓行，於七月初十日還抵昆明復命。往還計時將二年，計程約一萬二千里，沿途所經，行旅之艱難，聞見之離奇，古蹟之流連，故人之邂逅，皆有紀述，畧曰運銅紀程，釐爲二卷，存於家。鄭柴翁撰雪樓勇氏行狀嘗語及之，顧未梓行，迄未得見。先生從子尊齋於日本東京刻家集時，此書本在應刊之列，卒未果行。敝齋藏有尊齋家書，嘗言及此，以是知家集未及編入，非佚遺也。往歲陳君恆堪忽於荒肆中得上卷，楊覃生師袖以示余，自是存敝齋者有年。民國二十年春，先生從曾孫柯互過余，語及先世遺稿，因根詢下卷，知尙存在。爲之驚起，笑與拈會。皆以上卷原委，囑電沙灘郵寄以來。越數日將至，果與上卷相啣接，紙墨亦一律，延津劍合，爲之一快。其後更甯有回黔日記，赴銓日詔二種，似又柴翁當日未經注及者。據柯互言，全稿初由先生子季和保存，季和以付其子若金，若金又付其子景渠。民國十五年，景渠沒於興義權次，遂致散佚。余旣獲其全，因付剞劂，以廣流傳，庶不負此因緣云。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貴陽後學凌揚安謹序。

陶廷杰



陶廷杰

陶廷杰

陶廷杰，字子俊，號蓮生，都勻人。嘉慶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散館授編修，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山西正考官。道光二年，轉湖廣道監察御史。三年轉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年升吏科給事中，兼稽察富新倉。五年提督廣東學政。七年丁內艱歸，主講貴陽貴山書院。十年調刑科給事中。十一年授江蘇蘇松太道。十五年四月因病開缺，病愈補原官。十八年擢甘肅按察使。二十年升陝西布政使。二十二年署陝西巡撫。二十五年正月入京陛見，以四品頂戴休致，咸豐三年，本省軍事日亟，御史肅時馥奏派會同地方官辦理團練。六年八月，都勻城陷，死之。廷杰儀觀甚偉，性忠鯁。爲御史時，遇事敢言。主講貴山書院，喜倜儻不羈之士，裁成誘導，使軌於正。待士以誠，維護甚至，雖忤當道，冒謗讟，弗顧。以是士愈知所奮勉，人亦知士之可貴，蓋卽提倡風教，振起人文之用心也。服闋，授蘇松太道，入都引見，召對有能勝大任之褒。到官首革漕規，吏民交化。遷甘肅按察使，平反冤獄數十起。在陝西布政使任，每遇節壽日，輒閉門獨坐，禁絕餽遺。權巡撫時，尤弊絕風清，綱紀爲之一肅，人不敢干以非禮。當在陝藩日，大學士穆彰阿用事，致書賀廷杰，不答。及署巡撫，穆復諷貸五千金，左右勸稍應之，愈執不可，致有休致之命。歸後殫心地方公益，尤以獎勵後進爲志。嘗捐鉅資爲南泉書院膏火，更擬捐金備疊卷及學官贄儀，而苗教之亂起。丹江八寨相繼

陷。都勻府知府鹿丕宗募兵防剿。廷杰誼切桑梓，毀家紓難，給餉餽，遠近流民入保者，發困
衰粥賑之。苗數圍城，逾年，雖諸艱並集，而人心安堵，皆廷杰之力也。咸豐七年，秋七月，
丕宗罷，石均代之，盡變丕宗法。未一月而城陷。方事初起，親友咸勸挈家遠徙。廷杰曰，吾
忝繫鄉望，受國恩，官至二品，年逾七十，何可自圖其私，置桑梓於不顧。我去其誰與守者。
計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由是傾筒庾，瘁心力，不少靳。城陷，率鄉勇巷戰，死之。時殺
人盈街衢，識之者猶環屍泣。舉家數十人皆殉。次子棟升，踰垣得不死，聞關至省，具狀上巡
撫蔣爵遠。爵遠以聞，給騎都尉世職，加內閣學士銜，謚文節，賜祭祀專祠。詩文皆有法度，
城陷散佚。余搜集得若干首，載拙輯黔乘中。

附 錄

凌惕安黔故掇拾云，陶廷杰字子俊，丰城峻整，美鬚髯。歸田後，詩酒自娛，與鄭珍莫友芝時相唱和。尤好弈。先世
多厚德，父灌園爲生，一日憩於井旁，見有遺囊，就視之，金也，負之歸。妻謂之曰，我不勞驟富，而人且以此致
命，何以安，因坐原所待之。俄有吏倉皇來，急追萬狀，泣不成聲，因還之，不受謝，且邀至家飲食之。後三子皆克
自樹立，廷杰其季也。當圍城急，廷杰不輕去其鄉，傾資助守者。數閱月，資罄力竭，而事仍不可爲。城破，廷杰督
家人子婦先死，池淺不得溺，維經又不能遽死，因令各自逃生去，已則自縊後園桂枝上。敵入城，其首領首詣陶宅，
聲言索償數月攻城資。蓋怨廷杰毀家助守致稽破城時日也。及入見廷杰死狀，且身有矛傷，知爲地方派人所爲。乃伴
揚言曰，何人爲此快意事，衆人中有攜臂自得者，果邑之奸慝也，因殺之於桂花樹下。復訪求廷杰子婦視殮事。子婦
初不敢出，訪之再，乃出。歸見屋宇皆毀，四壁洞穿，惟中庭差全，因倉卒成殮。廷杰有三女子，其二已笄，敵數索

之，亟毀容雜死屍中，乃免。孫女之幼者甫三四齡，家人未及攜與偕亡，敵亦未之覺。後數日其乳媪念之，因來視，見方輾轉泥淖中，撒泥土而食。子二，其先以知府宦浙江，一隨侍在側。城破後，被敵驅司號火，旋輾轉入陝西。陝之人士感廷杰遺愛，醵資贖之。

又云，廷杰有題都勻文峯塔七律一首，頗見胸襟及平素修養。其臨雖不苟免，不輕去其鄉，私圖自全，有以哉。詩云：水抱全城萬象涵，到頭關鍵豈空談。千夫建石方圓合，七級凌霄日月參。故址立成新雁塔，中峯長鎮老龍潭。一枝_枝筆鍾靈秀，振起人文冠斗南。

唐樹義

唐樹義



三三

唐樹義

唐樹義，字子方，遵義人。狀貌魁偉，氣蓋當世，而節操甚嚴。年二十四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授知縣。始至湖北權知監利縣事。監利江隄決，民流離遮道，土豪乘危剽掠。樹義旣擒治羣盜，乘單舸，涉洪濤，察災民戶口，請賑卹。又以江隄綿亙五六百里，旣一切殘破，非大修治不可。而尺八口江流湍急，歲屢圯，改築宜退徙二千七百丈，費金計二十七萬有奇。請於大府，得帑十二萬金。復募民出貲財，度形勢，董徒役。凡五閱月而工畢。已而江水大至，隄不沒者三尺。樹義趨隄上，西南風急，巨浪歎薄，吏民驚走，獨立水中不去，奉土負薪，身當其衝。天忽反風，水南趨，立減二尺餘。見者驚爲異，歡聲雷動。總督盧坤巡閱至監利，樹義與論修隄事，不合，投袂出。盧怒，乃閱所治隄，還驛館，復召之。至則降階迎，謂賢父母何得民若是。蓋閱隄時，巴陵華容民赴愬者，皆願質成於樹義，稱爲唐青天云。盧緣是深相契，密疏薦之。尋調江夏縣，加知州銜，遷漢陽同知，遷甘肅鞏昌府知府，權平慶涇道。固原兵譟，總督檄樹義往。提督迎郊外，倉皇問計。樹義笑曰，官誤耳，若屬好兒子豈有佗乎。參將某得軍心，樹義特引與語，慰勞甚至。某出，使人隨而覘之。果大言曰，我固謂唐公來必活若屬，今果活若屬矣。事遂寢。遷蘭州道，總督富呢揚阿攻西甯野番，檄任轉餉。事戡，賞花翎。已而野番復深入，殺鎮將，總督被議。樹義遷陝西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權湖北巡撫。

是年戊申大水，自荊州迄黃州千有餘里，州縣三十有一，衛九。樹義巡行旣徧，反言於總督某，撫賑修築當八十萬金。某難之。樹義慨然曰，忍令吾民失所乎。卽有嚴譴，請獨當之。爭四五日，疏始發。是時武昌城中水深者數丈，民多露宿城上。某坐堂皇，燕樂如平日。出則騶從前呼。而樹義則乘竹輿日夜省居民，揮涕撫慰。及請帑疏入，未回，卽啓鑰出帑，已而尤可。楚人以是益德之。某緣是益與樹義不合。道光二十九年冬，樹義遂引疾歸。當未歸之先，寄聲於家，築待歸草堂。至是日與鄭珍莫友芝等詩酒流連，抵掌論天下事，輒引爲深憂。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興，武昌殘破之後，流亡未復，瘡痍未平。清廷詔起樹義赴湖北。是時太平軍入金陵，糧匱仰給江右。而太平軍之在江右者勢日蹙，待援金陵，長江上下往來莫肯櫻其鋒。樹義甫至，卽請進兵湖口，毋徒防田鎮。又請之襄陽募餉練兵，爲進攻計，皆不果行。未幾，河北之敵自羅山入湖北，樹義率健卒二百四十人追擊，敗之宋埠，又敗之鵝公頸，辛家冲，又敗之馬鞍山，湖北境平。整旅還。旋權按察使，猶持湖口之議，不可。太平軍上竄，樹義將兵自陸路援田鎮，潰敗。江忠源單騎至，樹義與俱進，次黃陂。德安告急，樹義往援，太平軍奔漢陽。遣千總劉富城追擊之陽邏。會江忠源巡撫安徽，樹義以二品頂戴除湖北按察使，乃分兵與忠源，自率餘衆屯黃州。凡十日，大小十一戰，皆捷。太平軍盡銳來攻，城中食竭，火藥亦盡。乃用計燒南門，還請兵。巡撫崇綸不與。及總督吳文鎔自將陸軍，更命樹義將水軍，巡撫僅與小礮船五十。屢牒乞兵餉及火攻具，皆不應。樹義計無所出。有彭汝琮者，江夏

生員也，輸錢萬三千貫，佐之治艦步。備火器。樹義乃抗疏言撫臣掣肘，又言以身許國，誓不生還。遂行。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於堵城，樹義泊羅家溝，方馳救，而敵大至，軍不能支，退泊鮎魚套。戊午，太平軍舟至漢河，樹義流涕誓師，士卒咸跪言，巡撫令改隸楊昌泗，楊又不卽至。己未軍潰，樹義至金口收合餘衆，遣林天直將屯沌口。癸亥東北風大作，敵舟連檣上，樹義持令親督兵數十人迎戰，久之，知事不可爲，遂投江以殉。樹義服官二十餘年，愛國愛民出於天性。負氣豪邁，勇於任事，卽所處危疑坎窞不少損其氣。先是樹義至湖北，若主客然。及除按察使，屈於職分，束縛牽制，忌之者始得快其意。樹義始終不撓，卒殉職守。年六十二，子炯，求屍不得，將以衣冠葬。會有蕭逢春者，得其遺骸，驗之實，並葬貴陽東北五十里之成山。旋謚威恪。所著有夢硯齋詩古文詞，北征紀行，從戎日記，乙巳朝天錄，楚北旬宣錄，歸田錄，癸丑出山錄，癸甲從戎錄等書。

附錄

唐炯先君子行略有云，先君嘗自恨一事無成，不能入國朝循吏儒林列傳。然檢先君生平，立身不易，其經營籌畫要爲不肯古人。嘗教條屬曰，我輩無事時須得十數古人往來於胸中，臨事纔有把握。至境之豐簡，官之利鈍，是有命焉，聽之而已。又曰，見得爵位輕，自無作不好之官。見得貨財輕，自無作不好之人。卽先君之名德可知矣。生平慷慨，篤於故舊，急人之難甚多，然終身未嘗以語炯。炯卽略有聞知，莫得而詳也。不敢著。治官廉，不苟求取。當戊申大水，檄龔姚兩觀察分赴荆安武漢黃諸府，周歷督率稽督，撫賑修築，凡兩君舟輿薪水僕役之費皆捐廉俸之，一不以累僚屬。引退時，楚中官商餽遺不下數萬金，皆謝絕不受。有以明楊忠愍公墨書贈者，特拜受之。服官二十餘

年，所以濟族中之貧困者，老疾者，不能嫁娶者，讀書力行者，未易一二數。及歸里，囊無餘錢，猶仰承陽山公志，以向所置田若干畝，建宗祠，養贍親族。 出山日與家人訣曰：自今以往，存敗死生禍之天，頂踵髮膚付之君父。吾不念汝曹，汝曹亦無庸念我，但謹守門戶而已。炯自京師歸，侍江上僅二十日，卽命以眷屬還里。臨行諭以香此來鞠窮盡瘁，死而後已，然必轟轟烈烈尋一死所，斷不使汝曹他日銘誌行狀作一曲筆。汝曹亦宜自愛，努力讀書，奉養母嫂，教侄兒輩，無愧唐子方之子可耳。金口之難，卒以身殉，行其所言。 炯自家於殉難前一日馳抵金口，途遇胡觀察林翼，爲道先君勤勞情狀，憤甚哭，炯亦哭。至舟中，先爲具食，食不可咽，先君猶勉之食。略問家事數語，卽告以警師始末，歎息曰：吾前在黃州卽拚一死，乃以伍惶，劉富城，向方得皆勇而有謀，爲朝廷惜此三人，不死。至圍風，又誤於張曜孫司馬一言，不死。至今恨之。時巡撫尙持令來調，炯問如何處置，先君奮然曰：丈夫當如江中丞，死耳。授命時，顏色舉止陽陽如平常。

王柏心唐公行狀有云：及奉命出山，無以辦裝，襲其子炯婦舊田，得一千餘金。自度無以償其直，以所寶雪聲堂硯與褚河南臨蘭亭黃絹本當之。他無長物也。祿入悉以贍族黨。歸田後，仰承先志。置義田，建宗祠。士大夫美之。數恤故舊，慰薦孤寒，爲友人代梓詩文數十種。又梓遵義及全黔詩，鄉國文獻賴以備。所交必當世豪俊，宰縣時客恆滿。比持節，益加延納。其朝京師，釐下知名士爭願識面，爲風流所宗尙如此。歷官喜造就蒸髦，門下士甄官最多，有知人鑒。經所識拔，往往登上第，躋通華焉。

莫友芝清故通奉大夫二品頂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神道之碑，當粵賊踰嶺下湖湘，蹂躪皖而東，中原震動。遵義唐公方引疾家居，天子以公弭甘涼亂，有威名。始湖北知縣，歷布政使，更生數百萬人。咸豐三年春詔起遵義督撫者軍。五月抵武昌。羣議壁田家鎮，公策搃彭澤湖口，不可。北路賊還陷黃安，公迎敗之鵝公頭，追及馬鞍山，滅幾盡。尋以江公忠源防勦江西，命公權其按察使事。公仍慮田鎮孤，請出陸倚之。九月及廣濟，而田鎮潰。江公單騎來投，遂借馳救德安，卻賊及陽邏，大斬獲，江漢乃通。已而江公巡撫安徽，公一品頂戴眞授按察使。桃精銳授江公，

以餘衆再戰，復黃州，分截巴河，大小十餘捷。黃無險，賊水陸薄城，公忍飢禦一晝夜，計燒南門，突圍還。復馳兵六安，接江公。忌者數齟齬，命仍事。而巡撫靳與兵。十二月總督吳公文錦發師發陸，楨公以千人當水衝。巡撫少與小艤輕。請增益，并井油，不應。江夏諸生彭汝霖，資募戰無水勇，乃粗成軍。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堵城，公馳救不支，退泊鮎魚套。戊午夜，賊進橫漢口，公流游督師，則咸聽言巡撫已改此軍隸後鎮矣。又不受楊節制，各擢舟散。公馳追，平明至金口，激厲稍集。使江陵諸生林天直襲漢陽。廿三日癸亥，大東北風，賊驅蔽江。公督數十人迎拒，又盡逸。從容賦詩，封遺疏授子舉人炯，行北向頓首曰，臣力竭矣。遂赴江死。年六十有二。公忠智，負膽勇，機神明速，任事嚴發。所交偏當世豪俊，顧虛已好善，布衣士引之如不及。至當官議政守大體，不阿人。自以受先皇帝知遇，昇疾枕戈，三帥師無輪二千，糗糧器械率自括募。所當賊或數萬，十數萬。比有功，入黃州食盡，全師堵城敗在陸，乃悉以咎公，又乘危奪其軍，蓋巡撫故孺江公善戰，又曠公察善不附己，顧深結江，畚欲致公死地。公死而賊愈橫矣。公樹義，字子方。先世自涪州徙遷義，多用乙科著聲令牧。康熙間知陽齒縣曰廉，祠其縣，復祀於鄉。嘉慶間知陽山縣諱源準者，以元孫紹其循，即公父也。公舉丙子鄉試，道光丙戌大挑，籤發湖北，一歲獻了。下州縣省控積案千五百件。躡補咸豐知縣，權天門，改監利。江隄再決，急振嚴法，以安流剽。計隄巨隱竟五百餘里，積窳缺，宜大治。當江衝尺八口多沙善頽，宜得延二千七百丈，費浩修帑，給十二萬金不共半力，募貧盈之。工垂竣，江縣漲，不決隄者數寸。西南風撼浪急，役驚散。公奉土貢薪，立水中，天忽反風，水立減二尺。適虛舟浮至，實土沈之，隄遂完。調江夏，遷漢陽同知，擢甘肅鞏昌府知府，署鞏秦階道。十八年固原提督賊饒蓄欲佔，軍士謀，規州倉，將爲亂。楨公兼平慶涇道，往治。提督郊迎，公不顧，獨引得軍心參將某，盡語獎勞，且曰，官誤耳，若屬好兒，豈有他乎。某退則大言曰，我固謂唐公必活若屬，今果然。軍遂戢。調知蘭州府，晉蘭州道。二十三年與朔西雷野番功，嘗戴花翎，遷陝西按察使。二十七年晉湖北布政使，水災連四十州縣衛。計撫賑修防八十萬金。大府難之。公曰，養彝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爭以去就，四五反始拜疏。比奉詔允，諸政皆舉，楚人比之富青。

州。明年仍災，公且護巡撫印，爭請振免，合陳尤難於前。發憤太息曰：鄉爲州縣，苟利民行，吾志無復奉制，今奈何動掣肘，欲視人顏色乎。遂拂衣歸。當公令牧時，事林文忠裕忠靖諸公，能張人才，培治本，有異同，無噎媮。不二十年，競於機械取容，一二潤澤偉略率遭抑掎，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屢奉召對，垂問家世歷官行政甚悉。擢同知，上顧樞臣曰：丞倅中幾見有此人。擢按察，請西陲無用兵。擢布政，陳理財在用人。上皆首肯，慰勞久之。今上再起公湖北，密疏根本大計，優詔褒答。公能以實政契聖心若此，顧益於小夫，惟一死報國，豈非命耶。江少隨侍嶺南，市明死事陳忠烈公邦彥遺硯，感陽山公異夢，蓋授之矣。殉難時，洄流躍其軀於岸，賊謔曰：渠大氣力，猶能爾耶。攢槊刺之。土人已淺瘞。巡撫猶奏有異詞。尋有言公死狀者。曾侍郎國藩亦爲上遺疏。乃賜卹如按察使。炯遵遺命，葬衣冠不日，乃知公骸骨在，問關走金口，徵不爽，號泣奉歸。咸豐五年四月廿有八日，附葬貴陽府東北五十里成山公墓之左。以友芝嘗辱公文字知，請銘墓道之石，不可辭，爲撮舉大者。系曰：平時顛顛然桴粥百姓，以宣主恩，危疑跋扈而不養揆澳潔。苟身之存，最公之德樹本末，竟乎古人矣。禮寇六七年，益張以繇。世有負宏濟才如公，爬抉亂根與之改弦，洗創夷而又安，則雖公之齋志，亦庶幾九原破涕也。

黃彭年清故通議大夫湖北按察使唐公墓誌銘云：咸豐四年正月癸亥，湖北按察使唐公戰死武昌京口江中。黔人聞公死，相率出迎恩門，集昭忠祠，舉招魂禮。踰月，子炯自武昌歸，遵公治命，仿漢李燮追葬故事，具衣冠，帛書姓字如主式。既殮葬有日，聞楚人獲公骸骨者，乃匍匐奔跣，復之武昌。五年二月戊申，喪歸，衣冠之概不敢毀，乃殯葬。以彭年於公爲故人子，公生平喜彭年所爲古文，來請銘，因敘而銘之。公諱樹義，字子方。先世諱一元者，避張獻忠難，自涪州徙遵義，遂家焉。曾祖惟格，增生。祖鎮，庠生。考源準，廣東陽山縣知縣。公狀貌魁偉，氣蓋當世，而節操甚嚴。年二十四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授知縣。始至湖北，權監利。江隄決，民流離遮道，土豪乘危剽掠。公旣擒治羣盜，乘輿軻。涉洪濤，察災民戶口，請賑卹。又以江隄綿互五六百里，旣一切殘破，非大修治不可。而尺八口江流湍急，歲屢圯，改築宜退徙二千七百丈，費金計二十七萬有奇。請於大府，得帑十二萬金。復募民，出

賞財，度形勢，董徒役，凡五閱月而工畢。已而江水大至，隄不沒者三尺。公趨隄上，西南風急，巨浪薄，吏民驚走，獨立水中不去，奉土負薪，身當其衝。天忽反風，水南趨，立減二尺餘，見者驚爲神，歎聲雷動。總督盧坤巡閱至蘆利，公與論修隄事，不合，投袂出。盧公怒，乃聞所治隄，還驛館，復召公。公至則降階迎，謂賢父母何得民若是。蓋聞隄時巴陵華容民赴愬者，皆願質成於公，稱爲唐青天云。盧公緣是深相契，密疏薦於朝。尋調江夏縣，加知州銜，遷漢陽同知。宣宗特旨召見，諭樞臣曰，丞倅中幾見有此人。公受先帝知，始此。遷甘肅鞏昌府知府，權平慶涇道。固原兵謀，總督檄公往。提督迎郊外，倉皇問計。公笑曰，官誤耳。若屬好兒子豈有侘乎。參將其得軍心，公特引，語，慰勞甚至。某出使人隨而覘之，果大言曰，我固謂唐公來必活若屬，今果活若屬矣。事遂寢。遷閩州道，總督富呢揚阿攻西甯野番，檄公轉餉，事嚴賞花翎。已而野番復深入，殺鎮將，督總被議。公遷陝西按察使，入覲，人皆爲公危。及見，上問番事，公直陳不諱，上亦不之罪也。遷湖北布政使，權湖北巡撫。是年戊申大水，自荊州迄黃州千有餘里，州縣三十有一，衛九。公巡行旣徧，反言於總督某，撫賑修築當八十萬金。某難之。公慨然曰，堯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卽有嚴譴，請獨當之。爭四五日，疏始發。是時武昌城中水深者數丈，居民多露宿城上。某坐堂皇，燕樂如平日，出則騶從前呼。而公乘竹輿，夜省居民，揮涕撫慰。及請帑疏入，未奉詔，卽啓輪出帑，已而詔可。楚人以是益德公，某緣是益與公不合。道光二十九年冬，公遂引疾歸。咸豐三年正月，粵賊東竄，武昌殘破之後，流亡未復，瘡痍未平。今上知楚人之慕公也，詔起公赴湖北。是時金陵賊糧匱，仰給江右。江右者賊勢蹙，待援金陵，長江上下往來莫肯覆其鋒。公甫至，卽請進兵湖口，毋徒防田鎮。又請之襄陽，募餉練兵，爲進攻計。皆不果行。未幾，河北之賊自羅山入楚，公率德卒二百四十人追擊，敗之宋埠，又敗之鵝公頭，辛家冲，又敗之馬鞍山。賊賊渠僞三王，礮傷僞二王中肩，擒斬千人，楚境平，整旅還。詔公權按察使，猶持湖口之議，不可。賊上竄，公將兵自陸路援田鎮。至廣濟，而田鎮潰敗。江公忠源單騎至，公與俱進，次黃陂。德安告急，公往援，賊奔漢陽，遣千總劉富城追擊之陽邏。會有詔命江巡撫撫安敵，公以二品頂戴除湖北按察使。乃分兵與江公，公率餘衆屯黃州，凡十

日，大小十一戰，皆捷。賊盡銳來攻，城中食竭，火藥亦盡，乃用計燒南門還。詔奪職，仍專命督師。請兵，巡撫崇綸不與。及總督吳文鎔奉嚴旨自將陸軍，更命公將水軍。巡撫僅與小礮船五十。屢牒乞兵餉，及火攻具，皆不應。公計無所出。有彭汝琮者，江夏生員也，輸錢萬三千貫，佐公治糧步，備火器。公乃抗疏言撫臣掣肘，又言以身許國，誓不生還。遂行。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於堵城。公泊羅家溝，方馳救而賊大至，軍不能支，退泊鮎魚套。戊午賊舟至漢河，公流涕誓師，士卒咸跪言巡撫令收蘇楊昌泗，楊公又不卽至。已未軍潰，公至金口收合餘衆，遣林天直將屯沌口。癸亥東北風大作，賊舟連檣上，公持令親督兵數十人迎戰。久之，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北稽首言，臣力竭死此矣。遂投江。殉節事聞，上震悼，賜卹如按察使例。公受兩朝知遇，服官二十餘年，忠君愛民出於天性。宣宗嘗問西番用兵，公言毋勞師深入，糜餉招寇。又嘗問理財，公言在用入。粵賊犯中州，公疏言神京根本，乞示鎮靜。殉節遺疏猶勸上乾剛獨斷，委任專一。其誠懇類此。而真氣豪邁，勇於任事，卽所處危疑坎壈不少損其氣。先是公衛命至楚，若主客然。及除按察使，屈於職分，束縛牽制。思公者始得快其意。公始終不撓，卒全大節。嗚呼，死有餘恨，公豈虛語哉。公之死也，炯求其屍不得。四年五月，彭汝琮書來，言武人蕭達春者，得公屍，創十數，缺右目。聞者疑焉。炯至楚訪之。居人言公屍漂流沙岸，賊駢矛刺之去。居人感公惠，乃槨葬。炯既得屍，卜諸神曰是。炯齋宿血取驗，血入骨。炯乃抱屍哭，屍口鼻血潰溢出。嗚呼，其忠憤之所鬱積與。春秋六十有二。咸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貴陽府貴筑縣東北之成山，衣冠槨並附葬，禮之變，情之至也。夫人王氏，先公卒。後夫人劉氏。子焯監生，焯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焯監生，皆先公卒。炯舉人，煦女。四孫我垣，我壙，我坊，我圻。孫女四。銘曰，介石之孫，陽山之子，動在旂常，名書柱史。澹炎鄧鄂，惠政洋洋，曠鋒宋埠，笑漢駸黃。功緒卓殊，大僚喧媚，不能正辭，是生媒孽。人無千年，公死而壽，草疏書詞，從容以就。胥濤奮怒，海內同傷，豈惟楚人，懷公不忘。衣冠既殮，骸骨來歸，禮緣義起，附葬奚疑。成山兩棺，惟公之域，鑽石埋詞，止後世惑。

吳敏樹湖北按察使遵義唐公哀辭，嗚呼，自粵賊逼亂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饟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

賊之人，則兵與饑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循頹壞，人材遂靡靡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賢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爲以死，則將何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節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選表唐公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登聞，沅陟藩翰。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蓋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察兵田鎮以禦。公嘗欲轄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走楚境。公帥兵迎勦，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旋以便宜退師，遂被旨落職，仍委辦賊。當是時，朝廷所倚辦楚賊，實惟公與新甯江忠烈公。忌者途速勦之。而侍郎湘鄉曾公方募兵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抵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以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以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纜數十艘，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膏摩，實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所以歎夫有人而竟用之爲難，而非獨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初，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故，實憤亟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者，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現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爲公作夢魂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偉鉅人，前代忠賢當藉以資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旣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遊頗久，遂爲之辭曰。公不出兮人愁，公旣死兮增憂。事雖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氣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邗州。聘皋詩兮余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以一死兮，匪公所求。旗波靡兮鑼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待父兮南海，父有夢兮視實公收。盡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駟虬，望黔陽兮下鄂諸以來游。

黃浦晨夢硯齋遺稿序云，嗚呼此吾友唐君子方之遺文也。同治癸亥，予重遊成都，君嗣鄂生屬予子彭年編次遺文，復取事狀銘誄之類爲昭忠錄一編，旣成，請予序之。予惟君出處生死大節，政事文章之美，遺際之箱，媚嫉誹誣之衆，海內文士稱述辯論之詞旣詳之矣。予其何以序君文哉。願君生平交遊最久且篤者莫予，今讀遺文，追憶君曩日事，不禁悲從中來者，蓋距君死時時已十二年矣。憶咸豐甲寅予之始客成都也，聞君死金口之難，仰天大痛。久之得君書，則君殉節前所作。其書述置吏乖忤，所處艱屯，明知死之無益，而持必死之志。蓋內斷於心久矣。癸丑予之自京師歸黔也，君已歸田。奉詔起家之楚，相遇鄂渚舟中，慷慨談論，指畫形勢，爲言粵賊不足平，特非其人不足任。蓋深以宏濟自許，而已慮共事之難其人。道光中予之官京師也，君已仕鄂，而隴，而秦，而復官於鄂，所至爲民興利除害。每遷秩入覲，則主予家，自道所爲忠於國家者，嘗竟夕娓娓不倦。蓋君事功最著無逾此二十年。嘉慶丁丑予之里居也，年方少，君亦讀書里中，見予文則大歎異。知予貧，不能聚書，一日率奚童負書十數簾，累繫置几上，爲言披誦先後次第，尤重歷代名臣傳。謂我輩不有數十古人懸眉睫間，臨事何所依據。蓋君志操已見於此。予自總角識君，交垂四十年，離合聚散無常所，每見則所學加進，氣象亦加嚴。其篤信道而惜名節，自其志之所在達於事功。及夫遭逢世變，慷慨自任，雖所值非人，卒能內斷於心，成仁取義，蓋數十年如一日。譬則江河之水，偶遇礪石，激爲薄濤，而不能遏其沛然之勢。故媚忌者流擠之生前，謗之死後，譬則倒汗傾圻，於江河之廣且深者固無與也。予老矣，幸親金陵之捷，粵寇之亡，旣傷君不及見，又傷君所遇之艱，尙賴此編之成，伸公論於千載，慰忠魂於九原也。迺合泐濡筆而之爲序。同治四年三月，貴筑黃輔辰。

王柏心夢硯齋遺稿序云，廉訪唐公子方先生，少時爲詩喜清麗，近玉溪生。尤嗜古文詞，能道其徑途高下，甘苦曲折，然不多作。起爲令，至開藩，公履章奏往往自屬草。賓客談笑相酬答，筆不少停，未移時指帶數千言立就矣。取視之，稜稜爽露，整然無不當人心者。公宦楚日，與柏心及劉子孝長聚處。當其操觚，每顧吾兩人語曰，君等屬詞必古健，至於剖析事理，數陳本末，曲而能暢，直而彌婉，往復而不厭，昭析途，開豁胸臆，則自謂不敢多讓。吾兩

人亦信公言不妄，既不自愛惜，蕙率散佚。迨殉節金口，則無一存者。久之，季君鄂生太守乃從他所搜覓，僅得若干首。請於友黃君子壽，序而刊之。謂柏心知公最深，不可無一言，乃泫然論之，曰：公蓋豪傑者流，身氣類杜遵素，張師亮，寇平仲，忠烈尤爲炳然；文字不足爲公輕重。張睢陽僅詩數篇，段司農不傳他著，文字傳否於公何增損。就今所輯已多於杜張寇三賢矣。血之埋也變爲虹，怒之壯也激爲潮，精氣不可磨滅故也。公雖勳績未就，僅以捐軀報朝廷，然覽者觀其文字磊磊光明，則公開濟與其大節可知矣。燿然軒然安在一旦不化而爲虹爲潮也哉。公晚好填詞，亦以氣勝。卷末附禪美詩，公長君汝立太學作，有才無年，識者惜之。最後狀誌碑傳爲公作者各以類附焉。鄂生閭闔泣血，求公骨，歸葬於黔。工詩古文，吏績冠蜀中，尤善兵，軍中推爲名將。公雖歿，無遺憾矣。因連綴及之，以爲序。監利王柏心。

蕭光遠

蕭光遠



四五

蕭光遠

蕭光遠，字吉堂，遵義人。性沈篤寡欲，幼卽嗜學，潛心鑽研，不驚世故。中道光乙酉科舉人，選青谿縣教諭，不赴。勤於著述，足不涉城市，亦不屑仕祿也。先後主講湘川，育才，培英三書院，弟子之從遊者甚衆。一時讀書講學蒸爲習尙，光遠之於易獨得其祕，積十六年，凡十易稿，乃成周易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八卷，最數十萬言。其爲說不求諸傳注，而求諸本經。不求諸本經之象數，而求諸其字其辭。取本經之傳之辭，除其重複，得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以卦彖字爲母，爻翼字爲子，依許氏說文求其故訓，離其偏旁，歸其聲紐，得直卦例若干事。於是取繫傳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右，離十三卦爲四九居左，大有一爻兼乾坤五十居中，爲大有圖。卽孔子之言，具河洛之數，爲綱領。又於二十二卦中三陳之履九卦，取履至明夷三九，明夷至履四九爲履九卦圖，以應序卦雜卦次第。又於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以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之義。以謂乾元亨利貞五字，爻辭五十字，卦名四大一有，大有彖爻五十字爲五十有五，準天地之數。而爻辭十翼不同字，各五百五十，由天地之數推廣而出。其全書大旨若此。始極若穿鑿可笑，然窮探力索，神謀鬼詭，發自古諸儒治易者所未發，亦可謂好學深思，不愧一家言矣。卒年八十有幾，別有易字便蒙均語，毛詩異同，漢書彙鈔，鹿山雜箸若干卷。

附錄

黎庶昌蕭吉堂先生墓誌銘云，黠有經師曰吉堂蕭先生，神明於易。先生治易不求諸傳注，而求諸本經。不求諸本經之象數，而求諸其辭其字。其始若極穿鑿可怪笑者。取本經經傳之辭除其重複，得字一千三百三十有六。大體以卦彖字爲母，爻翼字爲子，依許氏說文求其故訓，離其偏旁，歸其聲紐，茫如涉大水無津涯，而觸牆壁也。先生益不自悔，窮探力索，研幾極深，神謀鬼詭，啓其靈籙，竟構玄解。久之得直卦例若干事，因而旁推交通，恢游餘刃。凡十易稿，積十六年，而成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二卷，最數十萬言。又取繫傳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右，離十三卦爲四九居左，大有一爻兼乾坤爲五十居中，成大有圖。卽孔子之言，具河圖之數，以爲綱領。又於二十二卦中三陳之履九卦，取履至明夷三九，明夷至履四九，爲履九卦圖，以應序卦雜卦之次第。又於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以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之義。其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爻辭五十字，卦名四大一有，大有彖爻五十字，爲五十有五，準天地之數。爻辭十翼不同字，各五百五十，由天地之數推廣而出。文周統舉於卦爻，孔子分配於繫傳，皆不假強爲，一若三聖人之於易卦傳爻翼用字皆有定程，度其用心不當拘曲若是。而先生卒以是上契書不盡言之旨，推見天地之心，自然之妙，不歎不溢，爲漢九師，宋五子，陳搏，劉牧，邵子，來知德諸儒所未著。因漢而悟宋，由困而得亨，可不謂神乎其知變化之道者乎。先生諱光遠，字吉堂，遼義人。道光十七年丁酉舉人，選青谿縣教諭，未赴。虛懷寡欲，不驚仕進，迭主湘川，培英，育才書院講席數十年，弟子去來數百人，無有能傳其業者。以先生之學皆由神悟，不可得於語言文字間也。光緒乙酉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八十有幾，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孀人。子二，某縣學生員，次某。孫幾人，葬某所某山。先生之書別有易字便蒙均語，毛詩異同，漢書彙鈔，詩文集若干卷。皆非其至，至者易圖。要之，先生以易名也。銘曰，易道坦然自明白，鉤河摘落數乃僻。謾夫鑿之益乖格，詎知至理目日觀。三聖心源井一迹，卦彖爻翼義各適。字匪苟用有定式，數位乃與天地則。先天之圖在孔翼，聖伏神徂孰爲摘。鑽堅仰高守以墨，窺極得通卦塗闢。三千年間見真易。

莫友芝周易屬辭序云，易自漢儒象數，遠而樸祥，別而先天，又自輔嗣清言，醇以儒理，印以史事，兩派六宗之書，盈箱累棟，終人極研，殆无出其範圍者矣。吾友吉堂蕭君獨謂，六宗中切人事者前賢已明，不切者又非本旨。作易起象數，而孔子讀之乃至草編三絕，鐵搥三折，漆書三滅，必非漢諸家義例所能括也。當吉堂始治此經，亦僅集衆家爲解。既疑象爻翼字句何以不厭相襲，卽分條甄比，帖壁鱗鱗。然又計卦名八十字不同字七十有二，象不同卦名字百六十有四，爻不同卦象字，翼不同卦象爻字，各五百有五十，亦昔人未言。遂屏去舊說，取全經千三百三十有六字，依說文求其故訓，析其偏旁，釀其聲紐，一切從本經比例索解，開卷茫无入處。日有乾爻五龍往來胸中，忽觸亢龍字，以四龍爻變小過見飛鳥象，而得仰觀例。匪中若有告經中字數非苟然者。亟起坐，取卦爻天地大衍筮策諸數乘除，按之皆應，大雷雨集潦入室，不覺也。以漸得凡例若干條，旁推交通，妙義環起。乃著屬辭十二卷，別爲通例五卷，通說二卷，先後之。其據繫辭所舉二十二卦，十九爻，準天地數爲大有圖，以綱領全易。又于二十二卦中三陳之歷九卦，就序卦雜卦次序以通明夷之蘊，與大有相發明。又於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尤大義卓卓，能闡不盡言不盡意之祕。唯其逐字求象，及于助語，逐卦文字求數，頗疑簡易之道當不爾。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古人言象數亦各就條例伸已說，吉堂沈思獨往，竭十六年，忘食忘寢，十易稿以成此書，專精極矣。易道廣大，亦烏足爲病乎。友芝始見吉堂大有圖，嘗擬以陳希夷。見其別四聖取象，嘗擬以胡雙湖。見其比例經文字句，嘗擬以雋里堂。然龍圖經三陳九卦自悟位數，論者以爲意外別傳。卦象圖略爲表識，未及推闡，吉堂因經求義，不襲前人，與里堂通例章句專比異同以通古義者，分道揚鑣，庶幾匹敵。而其用心之苦，成功之難，殆過之无不及也。今年夏，其門人輩釀錢梓行，吉堂命爲序，因述其致功之始終，與成書大旨如此。咸豐三年，秋九月，獨山莫友芝。

鄭珍周易屬辭序云，孔子之變易也，曰，聖人繫焉辭而明吉凶，聖人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焉所以告。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其辭文，其辭危，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詳哉於辭乎。所以醇復詔人者，以應備

氏畫六十四卦，渾渾然無文字，學者欲據其象，貫其數，會通其理，以成己而成物，非求之文王周公所繫彖爻之辭不能也。而因思孔子作傳，乃所以發明文王周公所繫彖爻之辭者也。宋儒謂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者，吾惑焉。爰是由孔子之辭以求文周之辭。而孔子之辭所謂十翼者，自呂成公更次王弼本，朱子據之作本義，如其說於古似合。然張守節史記正義稱，上泰卦下辭，下泰爻卦下辭，上象卦辭，下象爻辭。以之觀楊子太玄用方州邵家擬卦七十二九贊擬爻爲經其八十一首擬彖者與樞靈捫鬲告湖文數術錯諸擬孔子彖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並在經外，似楊子生西京所見易卽是張氏云者，比之呂朱本爲確。而思之數十年所謂卦下辭，爻卦下辭，究不知於今之易中何居也。然則其爲辭者且不能辨，何由知其所以爲辭。噫讀易彖難哉。吾友同里孝廉蕭君吉堂，乃獨能冥精渾思，執經傳所用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析之合之，送之錯之，縱橫鉤鈎，謂文王周公孔子用字各有定數，因推著其所以爲辭者，成周易屬辭十二卷，屬辭例說七卷。余讀其書，徒驚怖其都與昔言易者異，所說蓋十之八茫如也。夫力數十寒暑乃得之，而余欲知之旬日間，其茫如也固宜，然亦有知爲說易家所不可無者。如初上往來例，困初往豐上，故同云三歲不覿，賁初往渙上，則賁五爲渙四，故賁五云邱園，渙四云有邱，賁上來歸妹初，則賁二爲歸妹三，故賁二云賁其須，歸妹三云歸妹以須，餘以此例求之多合。又以乾五天德稱天，坤二地道稱无不利，惟大有十爻兼繫天祐无不利，周公以此爻兼乾坤，故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而天祐一爻又於繫辭上傳特明之，豈蓋以此。繫辭傳所以特說鶴鳴在陰七爻，懂懂往來十一爻，及離十三卦而三陳履九卦，又始履終巽者，皆有說，至爲曲奧。因畫成大有圖，以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東，離十三卦爲四九居西，大有上爻兼乾坤爲天五地十居中，卽孔子之言，具河圖之數，無餘無欠，不假強爲，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可不謂之獨得乎哉。仲翔氏之言易也，世推於漢魏最精。而爲其學者，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潛以夙夜憂勤云爾。而謂離爲日，坤爲夕，坎爲惕，否三體接乾生乾，故曰乾乾。又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亦兆頤一人云爾。而謂乾爲首，震爲出，坤爲國，爲彖爲安。諸皆解例若是。豈似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辭字，字必

有一定排置而不可略假者。恐聖人立言以詔天下後世之心不拘曲若是。而以其例通求之，又似苟不如是即其辭不必如是云云者。吾不及見聖人而面問之也。今吉堂此書，其求聖人之辭之法不與仲翔氏同，而求得於辭之意則髣髴與之等；於易家足名一氏也已。雖然，中如傳合二十八宿，十二律辰，及六書諸說，余頗疑爲鑿，可割汰不令無精善。吉堂雖長余二歲，精力十倍予，學養誠篤，逐年以增，於里中獨所敬畏，其學易必不以此書爲止也，可知矣。咸豐九年，歲次己未，十月，同學弟鄭珍拜手序。

凌陽安黔故掇拾云：蕭吉堂先生幼即以學自奮，嘗閉戶不出，潛心鑽研，不驚世故。一日亭午，家人以餌糲另盞實糖餽之，先生且讀且啗。及取羹者至，見先生以餌糲蘸墨，手口皆汗，而糖固依然，不覺大笑。先生亦驚起就盥。其專一如此。先生勤於著述，足不涉城市。迨咸豐甲寅楊隆喜難作，始移居郡城。時鄭莫以高名宿學撰輯府志，延邑士之賢者入局佐修。先生於此時寂然不聞聲息，及來城居，皆不相識也。一日游白田遲歸，城門已下鍵，乃坐待之。忽亭亦至，同候城門外，因縱談漢宋學派極歡。鄭亭笑曰：自有此城門，嘗有人深夜坐門前講學否。且謂吾輩不偶於時，箸述立言天之不我禁者也。先生亦頷之。自是藉交至密。

鄭
珍

鄭
珍



五
一

鄭 珍

鄭珍，字子尹，遵義人。世有隱德，自幼精力絕人，過目輒能記誦。黎恂自桐鄉任內以憂歸，多蓄典籍。珍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恩澤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珍於是感服，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風靡。珍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踰二年，復從恩澤於湖南，歸而與莫與儔游，益得與聞當代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蓋珍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故訓，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旣治三反，如有不合則發憤以思，又不合則旁綜諸儒之說鉤稽互證，必求得當於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由來治許鄭家專經大師，若充宗萬氏，蒿菴張氏，慎修江氏，東原戴氏，懷祖王氏，懋堂段氏，號稱精核，皆不能以過也。珍嘗以謂遵義漢郡牂柯也，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褻然爲西南鉅儒。以道光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後補荔波縣訓導。適水家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珍募南丹廠工

三百人，署以軍政，雋城出擊，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于午山。廬於墓次，自號子午山孩，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距生嘉慶十一年丙寅，享年五十有九。夫珍之爲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發者，益播爲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瓌奇幽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難能。撰著之書，已成者有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鳧氏爲鐘圖說，巢經巢經說，巢經巢詩鈔文鈔，巢經巢療語，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康成傳注年譜，弟子目，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線圖，無欲齋詩注，母教錄，樗蒱譜，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云。

附 錄

清史稿儒林傳云：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皆歸。同治二年，大學士邵甯濬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據子知同行述）珍初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攷據。珍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復從莫與德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鄭子尹先生行狀）於經最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

汗簡古久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偽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詁之書，浩如淵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玉裁說文注，邵晉涵郝懿行爾雅疏，及王念孫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樞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門，卽下至六朝分隸亦並嘗精識，然後茲學源流備舉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焚視惑聽。賴有國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常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反覆參詳，止求明注，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墨守司毘，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爲多。謂宋後儒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或無足徵信。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渭考禹貢，陳啓源闡毛鄭詩，張惠言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有考工輜輿箋，鳧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攷，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又有諧聲釋名證讀，先秦古書讀，皆未成。又有集經舉經說，詩鈔，文鈔，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行逸）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行狀）珍嘗謂遵義漢牂柯也，自郡人尹珍道真行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繪教授南城後，無有以經術發聞者。於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寔然爲西南巨儒焉。

黎庶昌揀發江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云，先生諱珍，字子尹，姓鄭氏。其先爲吉水人，自七世祖益顯以明萬曆庚子從劉挺平播，挺班師，被論回衛，領舊兵萬餘防守，屯駐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諱某，祖諱學山，縣學生員，考諱文清，兩世精於醫，皆有隱德，鄉黨稱長者。先生自幼精力絕人，過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自桐鄉任內以憂歸，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於是先生大感服，益進求諸書。

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風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外舅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朝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蓋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故訓，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龍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如有不合則發憤以思，又不合則旁綜諸儒之說鉤稽互證，必求得當於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稽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自本朝以來，治許鄭家專經大師，若充宗萬氏，蓋菴張氏，慎修江氏，東原戴氏，懷祖王氏，懋堂段氏，號稱精核，皆不能以過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郡辟柯也，白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毅然爲西南鉅儒。先生以道光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後補荔波縣訓導。適愾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緹城出擊，斬贏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距生嘉慶十年丙寅，享年五十有九。配子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發者，益播爲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瑰奇幽遠，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難能。撰著之書已成者，有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堯氏爲鐘圖說，巢經巢經說，巢經巢詩鈔，文鈔，巢經巢稟語，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康成傳注年譜，弟子目，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線圖，無欲齋注，母教錄，櫻蘭譜，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尙儒學，於時顧棟高，梁錫璣，皆以經明學粹，下詔獎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

未耶，將以俟史氏之論定焉。同治四年乙丑，三月內弟黎庶昌謹狀。

黎庶昌鄭徵君墓表云，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榮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綏部將，以明萬歷庚子從平播。挺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邊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衍德於術。妣氏黎，予姑也。先生自幼精力獨過常人，寓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披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決，析理尊求。論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龍之惟恐不及。旣治三反，苟有惑則發憤覃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堯氏圖說。小學莫算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裝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載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遼義洪厓阿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裊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滴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縋城出擊，斬賊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墓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

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日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子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古文辭以昌大之，瑰奇孤遠，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家所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箋，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志錄四卷，集經集經說一卷，集經集說鈔九卷，櫻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堯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線，集經集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遼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是顧棟高梁錫瓊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耶，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蕭光遠鄭子尹徵君誄云，君諱珍，字子尹，道光乙酉拔貢，丁酉舉人。同莫君子偲修郡志時，予授徒郡城，兩人神交，未獲聚處。咸豐戊午冬，子尹赴唐鄂生南谿約，過城聚談數日。至魁崖，寄子周易屬辭序。辛酉主講湘川，始樂數晨夕，與子偲丙辰同講席時無異。未幾東歸。癸亥上館主予家，忽大病，幾不起，夏去冬來，勸之飲，辭以牙痛，是必酒火也。願盡將歸，強留之，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告別，謂身健游蜀。旋奉旨以知縣發往江蘇。書來云，當出其意，仍主游蜀，得資東下，與子偲相聚也。五月後，予再奉書不報，時道梗，訛傳已歸道山。忽得八月八日書，口病訖今未愈，醫者謂服參當效。觀其字畫，握管尙未穩。且問予北鄉事，并舉東嶽百物昂貴，纒纒數百言。二十二日又書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嶽瘴癘，及中表裴伯庸患瘴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字。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乃病小差而遽加也。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然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子尹臥予齋中，一晨笑而起曰，起起，自謂夢人授以衣，如古深衣制，摺十數層，恐不祥）。作書慰之。未言六十四卦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時已耶。尙息慮凝神以待天命。不數日而凶問至矣。嗚呼哀哉。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玉諸君會飲行令爲樂。子尹一日沈醉，笑謝曰，諸君欲頓，頓酒不能勉陪。子尹飲少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飲，談久再飲。佐杯無肴，

或以書局讀下之。微醺面發赤，議論益精神。素工書，來求者應接不暇。爲詩文操筆立成，有如宿構。好奕書，經巢遭賊賊，管子云，藏書未出者約計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朝亭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則海內無他本。不圖一旦至是也。子尹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書然。然學貫諸經，尤精三禮，海內知名。往時程春海侍郎錫字以國故尹道真期之，可謂不負。惜天不假年，未竟所學。吾念子佩先合而後離，子尹先離而後合。今子佩將終老江南，子尹又溘然長逝，干戈滿地，跣步多虞，病也未嘗一視之，死也未嘗一祭之，慚真地下。君平生踐履著述自有大筆傳志，聊述兩人之交，爲位設酒果，拜手而誄之。詞曰，維鄭老之拔起邊陲兮，百家無所不窺。匯漢宋爲一數兮，早奉手於國朝之大師。六書搜叔重之逸兮，三禮抉康成之微。倘天子以司農之年兮，著作將與高密相攀追。歲非龍非蛇兮，竟兆夢於錫衣。彈指辛壬癸甲兮，兩人常共乎舉比。君應傷別我之早兮，我尤恨交君之遲。悵素心之長往兮，孰與賞奇而析疑。望塵壇其無主兮，感經巢之規灰。撫遺編而歎息兮，曷禁予情之漉漉。

莫友芝鄭子尹集經巢詩鈔序云，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途起殿羽別材別趣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弊，競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矣。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家於詩，有不備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即一意文字聲韻，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不免雜博橫決，乃復徧綜洛閩遺言，精研身致，以求此心之安，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證諸世應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於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抉擿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爲詩，對客揮毫，簡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真講學人不能爲。彼持別材別趣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遜義郡學。子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數以秘冊互假，寫勸往還。丁酉後，春官奔走，郡乘牽絆，兩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先君見背，即卜兆樂安溪上青山，復結廬其間，以近吾子尹也。計訂交至今且三十年，中間饑饉離索，不常合併，靡不以學行文章相專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卽如爲詩，若非所甚留

意，良辰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快。人生學問才力真不可疆乃如此。友芝嘗漫謂曰，論吾子生平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歷兩端耳。子尹固漫頷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輒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灑噴吐，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檄麗驚騰，自張風雅者，其實賤何如也。今歲春初過其望山，作上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將次第厘掇，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昔者漫有右小詩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所以能昌此詩者，以詒觀者，他不具論也。

王柏心集經集詩鈔序云，詩言其志而已矣。志者不可僞爲，志之所向，情洩之，辭宣之，乃始有聲有貌，數者不備，不可爲詩。然數者末也，以志爲其本。夫詩無僞，詩之有僞則馳情溺辭，繁聲飾貌者爲之也。古之賢聖奇傑忠孝大節之人，不肯爲詩，及其爲詩，亦無所假於數者，而自足以格神示，昭日月，彼之志固宜有是。若夫學士大夫之從事於詩，則亦有道矣。道安在，在韜其志。志有廣狹高卑，善範者植之以仁義，乘之以禮度，履之以忠信廉潔，而又覃思專精，必在經訓，則志益廣且高。然後發諸詩者達吾之胸臆，悲愉喜愠無所繡飾矯揉其間，包絡三才，經緯萬端。壯者鑄金石，幽者窮要眇，上儕之古人而無整，下質之千百世而悲愉喜愠若觀面數衽，披露肝肺，無不盡者。此惟善範其志乃能有是。吾讀播州鄭君子尹詩而善之。子尹居貧尚孤介，仕卑官無怨尤。尤躬行孝弟，惻隱民物，其學深博精核，無所不綜。尤好治經，研究於康成叔重，而折衷以閩洛之說。至其爲詩，則削凡羸猥，探詣奧曠，淪靈思於赤水之淵，而拔僞骨於埃塿之表，不規規肖仿古人，自無不與之合。余未識子尹，讀子尹詩悲愉喜愠如見子尹焉。進而求之，則藹然者仁義也，秩然者禮度也，較然者忠信廉潔也，其宗主又不離六經。其矣，子尹能範其志，非若他人沾沾辭聲貌可以僞爲者也。唐子方方伯者，子尹鄉人也。道子尹意，欲余序之。余無當於知言，然自謂能言子尹之詩之志，遂書所見洩方伯貽諸子尹。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新正人日，監利王柏心。

翁同書集經集詩序，往時欽廉程侍郎以博聞強識受成廟特達之知，貫海內重望，天下能文章之士鱗萃其門。侍郎嘗試典嶺南，所得士如番禺儀克中，陳澧，長樂溫調，皆有時名，先後與余定交京師。儀君工詩，精放據，惜早世，不竟其所學。陳君天才雄駿，於書靡不窺，近乃服膺許鄭。溫君治古文辭，力摹韓柳，於近人不亞。惲子居。此三人者，皆侍郎高第弟子，然皆弗能爲侍郎之文，其能爲侍郎之文者，選義鄭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郎視學黔中時所矜賞者也。其爲人坦白簡易，粹然儒者。生平研精三禮，習聞古宮室冠服之制，通聲均調故之學。爲文章古澀異術，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壁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廣儒小生輩之，或至口銜舌橋，實則真氣流貫，非貌爲魁組公家言者，及讀其母教錄，卽又惻怛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脊軒記諸篇，羊質善變，幾無以測吾子尹也。古近體詩簡樸深厚，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爲近。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錄。蓋於侍郎之文爲具體矣。黔中樞子尹與莫孝廉友芝，張副貢瑋，黎訓導兆勛，傅孝廉景，數人爲能肆力於古，而子尹所造尤深，足稱經師祭酒，詞壇老宿。今篆刻其詩九卷，經說一卷，求序於余。余嘗親奉程侍郎之教，數得追陪末坐，上下其議論。今觀子尹之詩文，知淵源所自，波瀾莫二，故爲序其學之所自出，以詒世之讀子尹文者。咸豐二年，八月望日，常熟翁同書。

莫友芝播雅序云，鄭子尹學博選輯選義一郡本朝二百年著舊詩，略溯諸有明改流以來，爲播雅二十四卷。唐子方伯爲之刊成，友芝覆勘一過，而序之曰，於戲，我國家文治誕敷，雖僻遠山郡而風雅鏗異若此耶。然亦豈不賴乎率之者邪。選義自漢鑿爲健群嘗縣，道真尹公經術教授，長通盛公詩賦先導，遺蹟猶時時彷彿，何隻士單語無聞者。歷晉五代迄唐，播珍濠等州縣猶見諸史。而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至謂非人所居，願以柳易，使其將母，劉柳又不果來。李太白坐流珍夜郎，亦已半道放還。及唐末楊氏據有其地，閱八百餘年，累代羈縻，不畔而已。雖宋呂軾築文价相繼好文，興學養士，以得舟氏璉璞兄弟文武才。又請得歲貢士，比腹襄州縣。元漢英益急教化，能詩文，尙體要，箚箚籍內外集六十四卷，而其後裔在明中葉乃至禁學最甚，羈縻不受節制，以取覆滅。往昔大編短述亦遂蕩無一存。改流未

久，兵革相仍。我大清平定西南，劇孽桂，誅逆藩，民得休息。乃申講教法，增學解額，大惠遠省。於是邊郡人士行義文章彬彬與中原爭雄長。按以茲集著錄多至二百餘人，詩二千餘篇。夫健不狼降珍之山，延驚澗溫漢縹之水，其靈光清氣非必增益於曩時也。士萃右文承平之朝，得澗灑汪洋，爭磨淬以自見，亦何幸歟。唯是南中風氣樸實，其文士雅不以聲華標榜，其後生又不以耆舊張翮。鄉老友芝嘗欲略取貴州自明以來名能詩家之製爲一帙，於遵義尤措意李卓菴說，羅鹿遊兆姓，李知山專，李冀一晉四先生。最先得知山白雲集於尹文學良稷，中間遺關尙十餘年，零章逸句時別拾諸仙弄。卓菴筆峯詩文鈔，數以訪其裔孫，敏枝梧不肯出，僅見年譜郡乘所及數十篇。鹿遊詩得趙明經商齡持示一冊，僅明日梅覆甌北上阿石等小集。冀一作鐸吟萃奇堂兩草，近乃先後得之趙文學旭，亦非完本。聞鹿遊集之全在其後人者，竟眩眩於不解事人，至今不能釋然。夫諸老最管者，而友芝莫求已難如此，而吾子尹二十餘年不遺餘力以成此編也，可知矣。昔胡道南讓世之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及子孫方貴盛者爲冠冕，單門遠響附載一二，略去取，已哀然大集。至問集中風格高下，詩學源流，關草萊，主壇坫，相羽翼，各幾人，選者讀者皆茫如也。若吾子尹之爲此編，存人存詩，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詩，牽連旁附，淵源流別，絲穿繩引。郡之山川，風土，疆里，沿革，舊城，殘壘，有所鉤核，亦參他例，並藉書之。蒐訂之勤，別裁之衆，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獻，爛然表暴於後人之耳目。道南之讓庶幾免夫。獨惜尹盛之後，楊氏興文之時，乃無一人蒼萃當時人物文字以爲茲集先河，即使太白能來，子厚果易，而復有造就，亦將與燕谿內外同泯泯於頑會積弊中也。後之覽者，能勿鄭重於斯編。

莫友芝樸蘭譜序云，貴州府十二直隸廳州四，屬州縣四十八，而遵義縣爲大縣，疆城廣袤三四百里，戶口二十餘萬，賦稅幾敵全省半，歲科鄉會人士亦居十二，烏虜盛矣。而其先，廣袤者如故也，人士十無二三也，何今之美，昔之陋歟，抑其致此者皆有自來歟。夫遵義之地，同穉峯阜相攢疊，無一里原，無五里陸，依山爲田，皆如梯梯，其土瘠石瘦不可田，又不可勝計。以二十萬戶人突然耕墾其中，我知各餬口之不給，而何有以輸納租賦，而何暇於陶冶詩書也。而後乃今知陳省菴誓守之詒澤遠矣。夫子之嘗曰，富之教之。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盡縣而

山則難均，難均則多貧，多貧則難安，難安則民皆屨去而至於寡，此地勢之必然者。而遵義自有關門來，寡者日以衆，貧者日以富，二十萬戶罔不含哺鼓腹，怡然於桐蔭絲簧之間，而其秀者亦得所憑藉以優游乎文林義府，爭開雅都麗，以與吳越齊秦人士相軒輊。均無貧，和無寡，既富乃可加教，意在斯乎。陳公去遵幾百年矣，仁聲惠政猶幸噴噴入口，而志乘闕如，因陋就簡，再數十年遺老向盡，一邑之衣而食之，社而稷之者，恐至不能道其姓字。摘果而忘拊，飲羹而忘水，君子有世道人心之患。鄭君樽蘭譜之作，蓋大懼乎此也。故首之以誌惠也，定樹以辨物也，定蘭以正名也。別時地，析利病。詳其拱謁眠食居守移下之方，審其航蕩纏淨導牽之事。白紬品之良否，明易且要之器用形狀，然後以種樹終焉。蠶始卽食柎也，終終始始之義也。凡皆陳公以庶富遵民之遺法也。且夫四十八州縣其十九皆山猶遵義也，山之宜樹猶遵義也，而戶口獨少於遵義賦稅獨少於遵義，歲科鄉會人士獨少於遵義。論者以疆域之廣狹，土地之肥磽，習俗之文野不可疆而同，吾獨謂無有若以柎蘭福民之陳公也。不爾則三四百里之州縣貴州所常有，而遵義一縣能幾膏腴，能幾材俊哉。守土者盡能依其法而行之，則不必陳公而山國盡可遵義也歟。

黃彭年鄭學錄序云，遵義鄭君子尹旣卒之明年，唐君鄂生將刊其遺書，先襄所爲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遺使齋以入秦，授予讀之。因檢積中書參校訖，而序其後曰，秦燬儒籍，入漢復興，各習專經，恪守師法。康成始旁通六藝，兼綜諸家。當時學徒景從，表圍徵辟，黃巾異類且拜其居，可謂顯矣。迺王肅難之於前，劉知幾疑之於後，至張孚敬請罷聖廟從祀，而鄭學幾廢。然而難之者肅，申之者昭融，疑之者劉，表之者司馬。我國家褒崇儒術，聖祖詔復從祀，純皇帝又命儒臣采輯康成所著諸書納之四庫。於是爲鄭學者，三禮毛詩而外，易則有惠棟，張惠言，丁杰，書則有王鳴盛，江聲，孫星衍，盧文弨，段玉裁，皆掇拾於散亡之餘，遠紹絕學，於斯爲盛。予竊謂鄭學之晦猶有兩端，類達公彥從而不得，暨乎後儒，輒趨規正。豈知鄭學非尙苟同，邵公之望不厭操戈，叔重五經無嫌駁異，曲護鄭失，是爲佞臣，其蔽一也。漢宋分門，互相詬病，儒林道學，判爲兩科，遂謂傳經之徒無與躬行之實。豈知朱子每稱漢儒康成，尤所深許，旣服其精力之強，又頌其有功於道，義剛所錄，宗爲大儒，而未學淺聞，謬生黨伐，其蔽二

也。按臣之失漸至荒經，靈伐之興且將誣道，傳法乎譜之作，其以是乎。觀其彰避地之議，表不仕之貞，確乎不拔，斯文在茲。著書日以見其道之宏，著弟子日見其傳之遠，而於康成疲神緯書，未嘗曲爲之諱。至若辨北海之誣觚，黜郝慮於末簡，又儼然春秋之義焉。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頌詩讀書，知人論世。然後鄭學昌而經術明，大義微言未遽乖絕，以待濂洛關閩諸儒之闡發者，固不得謂無與於道統之傳也。子尹博綜羣籍，專精三禮，抱道隱居，屢徵不就，學業志行頗類康成，其爲是書殆有微旨。予取鄭志鄭記之例，爲題曰鄭學錄云。同治四年七月，貴筑黃彭年敘於關中書院。

鄭知同儀禮私箋後序云：古禮之學以康成爲宗，而三禮之精微首在儀禮。自賈氏公彥撰疏以來。閱有唐及宋，數百年奉爲圭臬，罔或輕肆涉筆，標異著書，以自名家者。蓋沈潛好古之儒唯謹守舊說，確知鄭注精微，莫可撼動。故李氏如圭撰集釋，一以闡證司農，罔敢出入。其淺嘗乎是者，見其辭繁旨奧，求通注說之不暇，自非於十七篇條理畢貫有未由置喙者。故雖好譏之徒陵蔑古義，輒致力於他經，率攻其易，而此經以艱深隱複用獲免焉。降及元代，乃有敖氏繼公號通禮制，首發難端，作此書集說，與康成樹敵。十五巧易，言足飾非，校之王肅，剖擊尤夥。是習一熾，爰暨國朝，攷据成風，學者不通典禮，不列名家，往往街名復古，不嫌與鄭氏操戈。自萬氏斯大迄乎乾嘉，百餘年間，各出危言，人矜淑獲。致令禮堂舊業，宏綱細目無不形爲踳誤。雖不無張稷若，江慎修，惠棟，武虛谷諸子爲之功臣，而幾莫敵紛紛衆口之強辯西辯也。鄭學之弊，莫甚於今。假令狂瀾莫挽，恐千古禮宗不淹晦於飾僞亂真之手，殆幾希矣。此先君子儀禮私箋之所由作也。先君子自壯歲卽通家康成公之學，於古今案訟之地，必研究康成立說之所以然，窮源導竅，見爲鑿不可易而後已焉。嘗謂康成經訓，范傳言當時學者頗譏其繁，至今讀之，猶苦太簡，唯其簡奧，故雖以孔賈專門尙不能盡通其義，無惑乎近人以輒心從事，初不得解，卽忘意有所振悟。遂率私見，必求案證，異論紛紜，恒由此作。余之墨守康成，往往一言一事或思之數日不識所謂者，始亦訝其不合，迨熟玩得之，覺渙然冰釋，切合經旨，都無瑕累。然後知世之據以訾斥康成者，皆偏駁曲見，惜未登高密之堂，令我公以數語箴其膏育也。

故先君子學禮數十年，嗜鄭爾雅，老益深醇，五十以還，始操筆發據所以極思禮注兼以救世儒之失者，爰著於編。初志於禮體全經皆有考論，不幸中年半爲僞驅，曉境疊遭喪亂，一歲數遷，幾無黔突，故強半尚未脫稿。所存遺說獨及四篇，然於喪服經注闡證特詳，合以他篇所發明者，其有裨於康成非淺鮮也。世有服膺鄭學之儒，當不鄙予言之爲阿其所好云爾。甲子秋，先君卽世，知同悉心哀錄詳校，都爲八卷。丙寅夏杪，客遊蜀中，唐太守鄂生爲續梓成都，凡五閱月而工竣。敢敬述先君子作書情趣，以詒世之讀是藁者焉。男知同稽顙謹書。

莫友芝說文逸字後序云：據許君記十四篇字數，以徐鉉本核之，文多於九千三百五十三者七十八，重文多於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百一十六，解說少於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者萬七百四十二。是解說脫漏，而正文有屢增矣。然鼎臣校定已就本書偏旁鈔例注義增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尙三十七。近段若晉氏注亦頗補逸，取鼎臣五文，又取楚金本，晁記，唐本，合佐引別增三十六。而自宋集韻類篇溯唐已前書引，在今本外猶夥。是正文脫漏與解說等，豈部數傳本誤一二字歟。而本朝老輩言說文，其株守鼎臣者不敢一字溢出，雖唐已前明白引據，輒以鉉無不信，甯俟擊取佗代。其傳會私造者，又聘一時臆見，穿鑿不經。夫二者之病，株守爲輕。然其回護牽就，去傳會私造幾何矣。子尹卅年前從程春海侍郎問故，誓通許學。見段錢諸老書證義雖備，而補正譌脫未有專力爲者。瀏覽條記，分別審錄，得凡百六十五文，謂之說文逸字，係以解說討論，分爲二卷。篇旁所逸，本書可定，猶取佗徵外百二十餘文，益有憑證。復有傳本講旁，楚金竄衍，鼎臣誤增，諸家引佗籍冒許君，與引者譌改不應今本；今本譌改不應所引，今行韻譜闡入俗書，且三百文不荷一字滲入。其子知同懼觀者謂本書疏漏，執爲譏端，又述其說爲增錄一卷。此其致勤極慎，既未由蹈穿鑿不涅，亦無失於株守曲護，其功於南閣鉅矣哉。夫許君取諸經傳古文，史籍大篆，郡國鼎彝，合倉頡下十四篇，采通人，依秦篆，傳漢制，以爲此書，主明字例之條，匪鄉壁虛造不可知，不謬於史籍孔氏，非舉秦前文字一皆備錄，亦猶謂羣書所載略存云爾。其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入者，核之往往不具。長卿子國經無傳，偶一二見釋文正義卽許所漏。所專取毛而略三家，故收三家字少，卽毛本古字亦不盡收。禮古今文

率收古遺今，收今遺古。周官頗有舍故書而收杜子春改讀者。春秋古本不可知，魏石經遺字略見一二，甚合於古；而許闕如。倉頡凡將時見佗引散句，亦尙遺落。其佗末由舉核，計亦當然。故自經師異文，先秦諸子傳記百家之書，降及史遷班固子雲相如能識古文奇字，通儒所爲文筆詞賦有裨文字足記錄者，知無不入網羅，亦不能無放失。段若儻撰尙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誠通論也。故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多與許異，而不得謂其非古。周禮封人置其注滌字當以彖爲聲。按滌，廙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作紉，以才爲聲，蓋謂古紉隸作紉，與隸純相似致譌。而說文有緇無紉。故使鄭君操筆記字，與許並驅，必多異同出入。故張揖之雅，呂忱之林，葛洪之苑，野王之篇，不乏代興；並以羅逸文，廣字路。惜半無存，存又難釀。故程侍郎見子尹初稿，卽言欲粹說文逸，收漢已上字，不謬六書者，則自爲篇，以輔許作，迄未成書，遺歸道山。今子尹書畢功，鉤稽掇拾，僅完許有。上說諸事既不容及，而本書文字屢溢，解說脫漏，刊除補綴又懸憑據，姑從蓋闕。然特此許通人，曉學者，已經作希遺矣。子尹邇歲益通貫鄭學，又夙出程門，傳業有人，先緒不隕。篋中多暇，陰鳴能和，佗日推司農之引端，嚶侍耶之遺例，別成說文逸收之編與此逸字並存，爲許君羽翼，尤於六藝非小補也。

鄭知同汗簡箋正序云，先君子爲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爲圭臬，恆苦後來溷亂許學而僞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世不深攷，溥爲所誣，自宋已還咸僂新附爲說文，與許君正文比並，已自誣惑。而汗簡尤若真古冊書之遺，陶其奇佻者，至推爲兩秦所規，盡在於斯，而反命許書爲小篆，何其倒也。國朝書學昌明，小學家始寢覺二者之非古，然未有追窮根株，精加研覈，顯揭眞質所由來者。先君子有慨於是，自少壯輒致力潛探，確求所以推本詳證，各得所當。先成說文攷附，隨修汗簡箋正。以謂新附之蔽不過舉漢後字加諸先秦，猶屬經典通行習用，識者辨其非古，求得本文，則已無佻諍也。汗簡之不經則異是，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說話，務爲僻怪，以炫末俗。甚者有如碧落文王庶子碑，天台經幢，義雲切韻，裴光遠集綴等十數種，其軌轍之蹟，往往如出一轍。郭氏乃專信不疑，妄輯繁猥，不遺餘力。加之自爲裁製，求合所定偏旁，未免變易形體，以就已律，不

必其出處有然，自我作古，於斯爲劇。卽或本非俗造，舊有自來，而出世久，傳譁動成歧異。至有一文演爲數體，是類復了無決擇，前後差互疊出，更屬矚目榛蕪。其間偶有眞書出許祭酒網羅之外，賴其筆錄以存編中，正寥寥可指屈，初無補於全文之躋駁也。先君子所爲，決其底蘊，爲之鑿正，莫若此數書最不可爲訓者矣。前咸豐壬子癸丑間，大判釋駁已詳，唯徵實處或且缺略。旋遭世變，挾稿四方，未卽畢功。同治初載，先君子年幾六十，倦於檢覈，爰命知同依例補苴。而寇禍未已，家書復半遭逆賊，仍屢作還輟。甲子季秋，先君子篤養，疾篤時，治命諱諱，猶以是編爲切。迨至光緒己卯，客游滬上，乃重得薛季宣所訓僞古文尙書，孫淵如石經遺字攷及金石各編，畢力推勘調理，甫十九就緒。又聞八年戊子，孝達張公總制粵中，開廣雅書局，知同幸與纂修。公亟屬先成是編。然後始末釐訂，畫歸一律，親摹其文，校讎無爽，一如傳本，付諸刷氏。夫乃歎述作之難如爾，而非我公之好古懲愚，其終猶未易觀厥成也。其間儻有遺議，則知同不敏，先君子無與焉。冀達者理董將來，仍許君撰說文舊志云。己丑臘八日，男知同敬。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云，徵君鄭先生，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遵義人。先世居江西吉水，明萬曆庚子以弱冠部將從征平播，遂家焉。遶道光乙酉拔貢，舉丁酉鄉試，甲辰大挑二等，得教官，遷荔波教諭。同治癸亥以大學士祁寯藻保薦人才，卽家起知縣，分發江蘇，未赴任。先生有異質，邴塾僅課帖括，恆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依外祖黎氏居。舅氏雪樓令浙歸，多購古籍。先生發黎氏藏書，縱觀古今，殫心四部，日讀數萬言。薄俗學不足爲，潛心宋五子之學，尤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雪樓工詩古文，時啓發數語卽得要領。雪樓奇之，妻以女。歛縣程春海侍郎督黔學，拔異等。貢成均，試禮部不售。侍郎督楚學，招先生入其幕。侍郎專長漢學，令服膺許鄭。以鄉先輩尹道珍從許叔重學，歸而教授鄉里。遂以子尹字先生。吾黔自明以來，淮海諸公知有陽明之學，入國朝定齋始專一程朱，至先生乃從事許鄭。時獨山莫子偁侍其尊人來官遵義，與先生同志，講貫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作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文逸字。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

戶，一一折衷持平。獨深三禮，作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讀禮經恆苦前儒案訟，警視惑聽，權衡審當莫如康成，作鄭學錄。旁及輿圖名物作選義府志，釋爾雅，親屬記。搜輯鄉人遺詩作播雅。先生論學，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末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於形上之道，此近世學者矜考據，規規事物，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嘗不精許鄭之學，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岐視爲殊途。偏執之害後學所當深戒。又論國朝學派云：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詳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矇，視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字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欲通往訓莫詳於段若齊說文注，邵二雲郝恂如爾雅疏，王懷祖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古。宋後儒者變亂舊說，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若胡臆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詩，張皋文通漢易，精確異常，獨有千古。其於當代諸儒品鑑精當，而自貢亦不淺。其集友詩云：當代大師業，吾邦運遠軍，於今三十載，守失乃在鄭。當乾嘉時，明小學者，東南老輩講明絕學，直接漢唐。至道咸後，僅王葦友苗仙麓不足分大師之席。先生起自南荒，推闡小學，以興經之緒，自立棉絨，不襲窠臼。而其子知同紹述之，益暢其支，蔚爲西南碩儒。又嘗教知同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註，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歷歷在目前湊過，稍涉影響，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通漢宋之津，不執成見，洵一代通儒也。同治甲子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書有尙未脫稿者：儀禮十七篇，周禮全書皆有論述。禮記有深衣考，說文有轉注考，諧聲，釋名證讀，史有世繫一縷圖，子有老子法，先秦古書讀。其脫稿而未刻者，有說錄。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預設局度，比成，罔不應矩。詩則蚤歲措意眉山，晚乃由韓孟以規少陵，才力橫恣，範以軌度，冥心妙契，上合古人。又通古經訓詁，奇字異文一入於詩，古色斑斕，如親三代秦鼎。余嘗論次當代詩人，才學兼全，一人而已。篆法遠紹米斯，從容合矩，國朝錢鄧以下未見其儔。興趣所至間亦點染山水，蒼樸蕭散，超絕時史。經學大師兼長三絕，古有子瞻，今則先生。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猶得與先生子知同把臂論文。今得錄先生詩，亦可謂厚幸已。趙寶鄭子尹先生像贊云：吁嗟先生匪惟諧濟，無與其儔。抱萬古胸，橫騰九州。其行其學，暴之天下。胡五百年，而

汗跌者。惟其古貌，不示人知。敬擬其似，以重我師。虎賁何人，蘭刻何血。敬則如在，瓣香是燕。我貌其神，我誠其真。如云匪是，敬之先生。

凌楊安柴翁書畫集錦序云：書畫於柴翁先生特緒餘耳，然已淵雅樸茂，追蹤古人。先生嘗曰：此於學問，雖技藝亦不可不善。是可見其旨趣矣。巢經巢詩有與黎柏容論畫，趙仲漁論書之作，至多妙諦。而其子知同所爲行狀，謂先子書祖平原，時仿歐褚。畫宗思白，間摹文沈。華陽王雪澄秉思曰：先生篆書奇偉雄肆，罕與倫比。山水亦饒有士氣。貴筑陳崧山田曰：先生篆法遠紹冰斯，從容合矩，國朝錢鄧以下未見其儔。畫則蒼樸蕭散，超絕時流。此皆一時之公論也。所爲詩亦撫韓規杜，深入堂奧，爲清代一人。以經學大師而身兼三絕，伊古以來，前惟子瞻，今則吾柴翁矣。顧先生老守空山，鮮與世接，遺墨流傳絕少，畫尤稀如麟鳳，學者欲得尺幅以慰生平，景仰之誠，殆非易易。楊安十餘年來百計訪求，得書廿餘事，諸體畢具，皆絕精之品。畫則僅影山待歸兩草堂圖而已。每蕭長霽晚，朋儕狂迴，相與屋觀，愛不釋手。至字余曰鄭齋，吾則何敢。自維瓣香所在，精誠感召，得以蒼萃而什襲之，宜求所以無負者。會絳竹曹君纒衛布政來黔，時就觀賞，因有彙攝成帙，交上海涵芬樓精印行世之議。纒衛工詩，於柴翁素所服膺。而閩侯李君拔可藝林宿望，遠道聞訊，函電交馳，樂任剞劂。楊安復感於塵規之日亟，爰擇其可印布者，撮其跡象，彙爲此編。因纒衛以達於拔可。世之覽者，可以知先生之爲學，卽纒衛之精能已如此，亦以見楊安之寶守勿失者，固非區區桑梓之私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貴陽後學凌楊安謹序。

凌楊安鄭子尹先生年譜序云：楊安於柴翁先生心祝瓣香，蓋與日以俱進。以樸學大師而孝弟力行，詩書畫三絕，經師人師一身兼備，伊古及今，邈焉寡儔。往讀巢經巢詩，至繫哀題書聲刀尺圖，二荅季弟哀詞，送姊迴瀕海，哭三女黃子，孫玉樹諸什，輒淚下潄潄，增人倫之重。至今櫛櫛較籍，安分自愛，長依吾父母膝下，不忍別離者，實先生人格之所感動。嗚呼！此之謂詩教。明知德才與學萬萬不逮，而天倫至性固人之所同也。自來於先生事狀能道其詳，歷時既久，詩文亦多能詠誦。卽與同時諸賢已刻宋刻諸種著述皆嘗檢討。十餘年來搜集手稿遺墨多至數十件。去冬復獲親

書遺囑，署曰經巢後計，而臨沒致唐鄂生手札，諄諄託孤，殆成絕筆者，亦莫之致而致，膏於敝齋。以是愈感於年譜之輯，實無勞貸。儻竟因循，何以解於後之來者。寒宵多暇，從事纂述，稽凡數易，迄未釐訂。今年先生生日，復至子午山謁墓，乘便搜訪遺跡，既已不可復增，乃始寫定，釐爲八卷。惟據令嗣伯更手冊記先生歸道山後所遺稿件，尙有柴翁已未記忘，庚申隨筆，經巢待定手記諸種，可以考訂生平者，皆付飄零，爲之三歎。伯更以名父之子，學能纒繡。當日若再於行述之外擴而充之，輯成年譜，豈不甚善。徒以夔筆四方，奔走未遑，以有待於楊安今日之多方搜採，粗具生平，亦未始非幸事也。獨念余生也晚。未獲親炙，因緣契合不及劉生之業燭籠者，（見巢經巢詩集卷七）亦如柴翁徒致羨於昌黎焉。此則曠世之同憾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貴陽後學凌惕安謹序。

清代貴州名賢傳
莫友芝

第一集

第二卷



七〇

莫友芝

莫友芝，字子偲，別號邵亭，晚又稱聃叟，獨山州人。父與儻，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因從來居遵義。爲人默然湛深，與鄭珍同志友善，篤治許鄭之學。家貧嗜古，喜聚珍本書，得多與東南藏書家等讀之。恆徹旦暮不息，寢食並廢。身通蒼雅故訓，六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眞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中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末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國藩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卽過語國子監學正劉傳瑩爲置酒虎坊橋，造榻訂交而去。咸豐十年，以截取知縣候選在都。是時端華肅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書，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睹國家多事，不樂一旦棄去。往客太湖胡林翼所，爲校刻讀史兵略。林翼卒，又從國藩於安慶。黔亂益無所歸，述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者，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國藩者踰十年。江內底定，寓妻子金陵，徧游江淮吳越間，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甯汪梅村士鐸，議徵劉伯山毓崧，海甯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屣履逢迎。同治四年，江蘇巡撫李鴻章請州縣吏於朝，適與鄭珍爲祁寯藻密薦，有詔徵用，卒不就。同治十年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月辛丑至興化病

卒。縣令甘紹盤視其喪。年六十一。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返葬遵義青田，與先壠相近。國藩適爲兩江總督，善其所爲，曰：世不行此久矣。友芝生平志存文獻，思爲黔之一書，潤色邊裔。道光中興，鄭珍同譚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剔陋，援證精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八卷。時論以配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爲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貴州文獻始爛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文，以舉正嚴段二家校注，譌箋異一卷，國藩爲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掇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一時見遺，譌梁石記一卷。其覈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樗繭譜注一卷，邵亭詩鈔六卷，邵庭遺詩八卷，邵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增錄三卷。編訂未竟者，有邵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各若干卷，藏於家。

附錄

莫友芝影山草堂本末云：獨山州北三十五里，兔場上街，友芝先人之廬在焉。廬後二十步曰影山草堂，故幼稚授經所也。負竹結茅，面升旭竹，衝據南北鄰可三百步。左林右池，小圃介林池間，右迤如磐折。堂之前有市，市之外有田。有山，山之外曰翁奇河，皆隔於廬不相聞。堂之後有田有池有圃，接於山麓山之下，有伏谿距池南四百步，井窺湧然。又南五百步穴出，東會翁奇河，又皆隔於竹不相聞。值衝風迴旋，筱簞開闔，山態乃隱約在西北端。因誦元暉竹外山猶影之句，請以影山勝堂。先君笑頷曰可。於時友芝方七歲。先是先君以先大父憂，自四川鹽源令歸，請終養先大母張太孺人。逾六年，友芝始生，是爲嘉慶十六年。周三歲，能識字。先君授之毛詩，尙書，儀禮，戴記。時先伯

兄總家政，四兄課耕牧，先三兄補諸生，課治舉業。先君有不暇，則三兄授之，皆卒業於此堂。先大母年逾八十，猶康強，常常扶杖袖果餌來誘孫讀。先母李太孀人每蠶餘率請婦紡績，常於堂南理經入窻，朝譚圃政井畀而課功，風雨無間。蔬有菘芋藟葵芹菘菹瓜蘆豆，菓有梨柿桃李梅杏胡桃棗林禽榴棗，花有蘭菊海棠玉簪繡球山茶木槿月季玫瑰，草有芸薹薔薇馬蘭牛舌白蘇酸漿車前商陸，菓有山藥地瓜甘藷野葛秧蔗烟筒牽牛，木有桑柘松杉楓椿梓櫟女貞海樓。怪石磊砢聚於南榮，老柏天矯竦出巖室南屋山而蔽之，直堂東南。昔結屋才高三丈許，先君不忍伐，命闕棧讓之。友芝讀書時已干霄合抱矣。時果既熟三四，兩兄數數上樹手摘，以奉老人。友芝上四五尺輒墜，羣以爲笑。春筍怒茁，穿階礙道，率諸弟妹就苗密許，覆稻皮煨以熟，摘劈剝獻甘，還就林下分啖，先大母先母屢呵其頑不悛，而所煨處來歲筍仍盛。歲戊寅三月，先大母棄養，先君畢喪將北征。辛巳三月，先三兄又逝，先君因改校職。道光三年冬，得遵義府教授，先母率友芝等隨侍往。二十一年七月，先君卒官。明年春先母又卒，力不能歸葬，遂並厝於遵義。友芝諸弟依墓僑居，兩兄諸子守獨山故園。先君居遵義凡十九年，友芝及六弟庭芝一歲間歲必歸視兄，故於此堂督課羣子姓。先君既沒，庭芝瑤芝生芝祥芝諸弟猶以學使者試，再三往。生芝入學，尋夭。友芝則唯咸豐三年癸丑伯兄之喪一至焉於是堂，空竹實惡惡鮮生意。明年二月，豐甯下司齊匪楊元保起，圍獨山城。其秋，餘黨復亂芒場，而遵義亦有楊鳳之亂。明年上江齊匪八寨苗匪相繼竊發都勻，獨山岌岌，伯兄子遠猷，三兄子遠猷，整社團扼州北路，賊來輒大創去。八月悉號召同惡饒健攻現場，吾家先被焚，草堂燼焉。影山萬竹斬擄無遺柝。大猷遠猷間道踰隄，趨城入保，先四兄奔波病卒。逾一年始得凶聞。道不通，又將二年，友芝乃以截取走京師。留二年，謁試春官無所得。歲庚申七月出都，而粵賊石達開途以是時陷獨山城。遠猷及其子秋闈巷戰死。遠猷之母池苦節撫之四十年，亦遇害。大猷奉其母陳避村落間，陳又焚死。友芝乃流轉鄂皖間，庭芝覓食永甯，瑤芝枯守碧雲一屋，祥芝絆號縣，羸未即振。同治元年冬，兒子彝孫避遵義亂來皖，乃得確悉家中存沒，而死之日月，生存所居業，猶不能覩縷也。嗚呼，一家之於一椰微矣，一堂之於一家又微矣，而吾生五十三年，上下四朝五世，所歷聚散死生，鄉里之興廢，紛不

可紀，而此堂與之終始。今雖鞠爲焦土，而先世以來經術流衍，循良之規，師儒之澤，于城國廢之發烈，下至婦人女子亦明淑蹈義，有死無隕，溯其引掖造就一皆出於此堂。友芝昔者久僑暫居必寓斯名，以存先澤，鄭子尹學博曾圖畫爲遠行之贈。今又閱六年，乃隱括始末，記於左方。同治二年冬十月。

鄭珍邵亭詩鈔序云，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詩公有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有詩而復莫論其美，非其人之爲邪。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入始。誠似其人之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事，皆其入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卽不似猶似也。獨山莫君子偲之爲詩，殆近余所云者歟。當子偲侍真定先生來吾郡校官時，年才十二，已岸然鄙夷俗學爲不足爲。甫弱冠，舉於鄉，連試春官皆罷。遂決意求通會漢宋兩學。久之，真定與太孺人先後卒，子偲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率諸弟讀書僦宅中，歲藉塾僱以相生養，簾衣淡齋，時時不繼。室人每間壁交謔。乃方埋頭醜朱墨參攷互校，或拄頰擲管，垂目以思，如不聞。及有捨書籍求售，則不問囊有無一錢必不令他往。故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祕冊之富，南中罕有其匹。而其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遽雖無以勝詰，意願不善也。以子偲爲人若此，則其制境之耿猶，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非似古人之苦行力學者歟。其形於聲，發於言，而爲詩，卽不學東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雖然孟於韓，陳於蘇，猶賴之，去纏僅一染耳。子偲方強仕，學日宏日遠靡底極，余惡知今之東野后山者不旋化而退之子瞻者邪。自子偲來吾郡，卽兄視余。今又姻也，交三十年，知獨深。其詩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者，余爲刪次以存，故論其所已至者以爲序。

黃統邵亭詩鈔序云，昔人以子美爲一祖，以山谷后山簡齋爲三宗。謂子美不可學，學子美宜徑二陳浩翁而泝之。此其言本不足括唐宋詩家，後人學詩亦多不由此。然而扶賞以樹敦厚之教，亦庶幾焉。道光中，家大人守蓮義，子偲學甫猶人先生爲教授。大人修府志，子偲以同官子弟延郡事編輯，器識閎偉，不肯隨時俗俛仰，大人甚重之。又于統爲鄉舉同歲生，交尤密，纂訂暇縱言及詩，則曰，品詩者謂杜聖李仙，是子美詩孔子也。昌黎詩常孟子。唐義山宗山

谷二陳其高之孫痴子雲乎。百年以來，有輕清派興，挹誠齋之餘波，昌廣大爲教主，無學人一闕仿倣，海內風靡，計能嚙然不染，蓋僅僅十數公。鄙性迂拙不諧世，又無學仙才，何如降格焉守孫痴子雲之義山黃陳之大醇，略其小疵，或藉斬有見於杜孔韓孟，未可知也。子偲昔論如此，豈亦有取于三宗一祖之說歟。顧子偲承庭教，專力經訓，嘗爲致儀徵相國制舉所刊皇朝經解，佐其奮奮。自以所籍獨山爲漢母欸，有道真尹公遠從汝南許君授五經，開南城學。本朝通儒說經尊守許君，文字書幾聖作等，矧剛水淵源所出者。故既殫心求通會以治經，而朋友子弟講習問難亦必以許君義經駁焉。其弟陞升，尋以小學文字先後見賞于虛園翁祖庚兩前輩，實成均。於是許君書貴州鄉僻悉有，皆子偲倡導以然也。去年冬，統奉視黠學命，行至酉陽，逆子偲，破裘泥屐，隨計僕僕走風雪中，下與相揖。于是與子偲別十三年矣，拉飲驛舍，暢談至午夜，樸學益滋遠，信乎其將繼道真，張剛水者。既讀留示上八年詩，則又堪落時豔，善道人意中語，而皆人人所不能道。信乎探義山黃陳之奧，而融去穢晦，以自造杜韓之門庭者。吾子偲經術詞章之交進，乃遂至此邪。子偲自奉諱後，筆耕僑寄，久無意制舉計借之行。徒以兼大挑，欲博微祿，資朝夕，才至滄江上，道阻遽返。比余今年夏畢，試士遵義，訝其歸，訪之猶喘息未定。已復聚徒湖湘，拮据計鹽米。夫計借人屬望不取甲科，遺一命豈有得失榮辱吾子偲，吾子偲亦豈有不優爲，何學富而身愈貧，藝工而遇益拙若是。然而道真北學，終顯荊州，去非佳句，馴至執政，吾子偲辦香久，愈有進愈歇然，吾烏知今之斬之，非益以策未至。又烏知他日之遇之，遂不爲道真去非者邪。他日之遇之遂爲道真去非，吾固知所以重吾子偲仍在此不在彼也。請與讀子偲詩者賀之。

張裕劍徵君莫子偲墓誌銘云，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亭，號胥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洪中，其遠祖日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龍，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實，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君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

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酬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謂益遠。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子偲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所靡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眞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體度溫醇，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隲術業高下，正論詠嘲間作，窮期昏不倦。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濱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徵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棄去不復顧。以其年七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於皖。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適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並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子偲益買舟循覽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鄞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可復得，而子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亭詩鈔六卷，樽蘭譜注一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者，尙有詩八卷，卽亭文，影山詞，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彞孫，

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小農尙幼。子偲兄弟九人，多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禕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走萬里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月，爲之銘而歸之。其辭曰：烏乎，子偲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不慊矣，其又何悲。

黎庶昌莫徵君別傳云，徵君諱友芝，姓莫氏，字子偲，別號印亭，晚又稱屏更，貴州獨山州人。父與儻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君從來居遵義。爲人默然湛深，與吾里鄭徵許子尹珍同志友善，篤治許鄭之學。因子尹以交余從兄伯庸兆勳，三人者至莫逆也。君家貧嗜古，喜聚珍本書，得多與東南藏書家等。讀之恆徹且喜不息，寢食並廢。身通雅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真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中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卽語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榮，爲置酒虎坊橋，造榻訂交而去。咸豐十年，君以截取知縣候選在都。是時端華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君書，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時東南寇亂不樂，一旦棄去，往客太湖胡文忠公林翼所，爲校刻讀史兵略。胡公卒，又從曾文正安慶。黔亂益無所歸，流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者，君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金陵，徧游江淮吳越間，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甯注梅村士鐸，儀徵劉伯山毓棧，海甯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屢屢逢迎。同治四年，今大學士江蘇巡撫李鴻章請州縣吏於朝。君嘗與子尹爲邵文端公舊漢密薦，有詔徵用，君卒不就。同治十年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月辛丑至興化，病卒。縣令甘紹熙視其喪。年六十一，君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反葬君遵義青田，與先塋相近。文正公善其所爲，曰：世不行此久矣。君生平志存文獻，思爲黔之一書，潤色鴻裔。道光中與子尹同撰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剔陋，揆證精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

八卷時論以泚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爲黔詩紀略三十三卷。貴州文獻始闢可述。屠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文，君自謂此吾西州漆書也，以舉正嚴段二家校注，譌箋異一卷，文正公爲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搜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一字見遺，謾梁石記一卷，其數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攷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樓蘭譜注一卷，柳亭詩鈔六卷，柳亭遺詩八卷，柳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增錄三卷。編訂未竟者，有柳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各若干卷。配夏孺人，子二，彝孫繩孫，彝孫附貢生，先沒。繩孫知府銜，兩淮候補監掣同知。黎庶昌曰：徵君於余妻兄也。光緒中議續修國史，擬君入文苑傳，公論定矣。然事蹟獨據張裕釗所爲墓誌，尙有遺軼未盡者，故別爲之傳云。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先生字子偲，一字即亭，獨山人。貞定先生與儔子，舉道光辛卯鄉試，侍父宦遵義。與郡人龔徵君子尹同志，講學博綜淹貫，當世稱爲鄭莫。子尹專精三禮，小學，著述皆有專書。子偲博通，不名一家。子尹上春官不第，以校官株守鄉里。子偲出與當代鉅人遊於郡門，書肆誠湘鄉曾相國，與訂交。壽陽祁相國亦折節倡和。遊道甚廣。何願船光澤，粵西王儋鶴，楚北張濂癯王子壽，皆上下議論。子尹爲一世通人，晚歲足不出窮山，海內知有鄭君者，子偲力也。屢試不第，曾相國招入幕府。幕中人才霧集。時湘中袁雪廬講藏書，蜀中李梅生好書畫，子偲力不及二人，故習好搜羅舊籍，穿穴貫串，宋刻元鈔過目皆有著錄。咸同間，浙中邵位西好講板片，所批四庫簡明目錄爲廠賈傳鈔，購書與售書者矜爲祕籍。子偲亦有四庫批本，與邵書埒。又好談碑版，漢人隸刻多有跋尾。嘗集漢碑頭篆刻百餘通，所作篆書多從此出，於當代名家別構一體，爲時所重。尤長於詩，早歲刻意一謝，中間希蹤草柳，晚乃奮勁古秀，由宋人以遠希杜陵。與鄭徵君略同，所不及者，天才學力有區別者。二人刻集互相論定，子偲序徵君集經集云：子尹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章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余謂經訓誠爲徵君絕業，以詩文而論，詩定在文上，全集具在，豈惟冠絕一時，直推倒一世豪傑耳。子偲與徵君共修遵義府志，徵君有擢推，子偲有明一代黔詩紀略。二人志事略同。同治癸亥以知縣起家，不赴。所著有柳亭詩鈔六卷，

遺詩八卷，遺文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樽前譜法一卷，唐本說文木部遺異一卷，亭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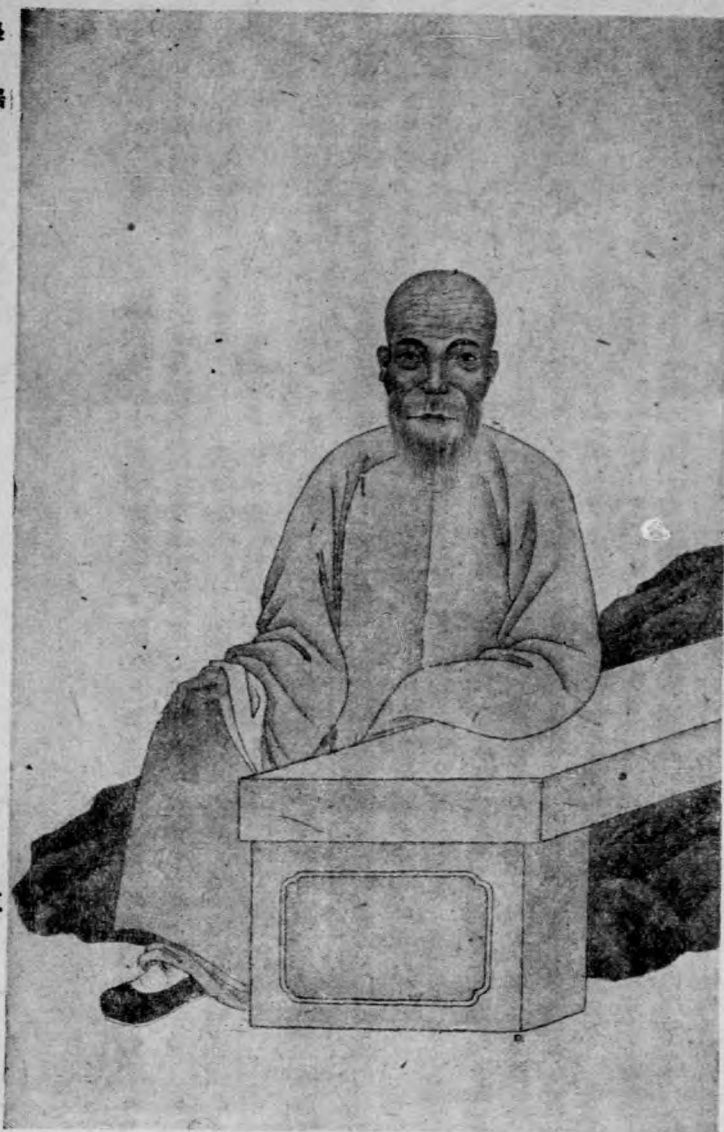
凌揚安影山詞序云，吾黔故多詩人，而詞家則甚少。道咸以來，經師若鄭子尹先生珍，莫子愚先生友芝，皆嘗寄興於此。即亭自言春官數擢，牽涉人事，幽憂無聊，始與黎柏容兆勳上下五季兩宋，逮當時諸鉅公之製，準玉田緒論以相切劘。故於柏容之作，持論甚苛，即一字清濁小戾於古，必疵乙之。鍛鍊切磋，不盡善不止。然則自作之必雕肝琢腎以出之，可斷言也。余生也晚，未獲接近丰采。柏容詩極享詞雖有刻本，而亭影山之作徒付瑤想。今春試向邗江訪求先生文孫經履，始以原稿本見屬，朱墨斑斕，密批濃抹，多係柏容手筆。有乙而復存，存而復塗者。亦有豫空字句，幾經鑽研，乃復譜入，前後字墨不類者。諧律之專精，誠可歎服。茲謹就原本所去取，詳加參校，壽諸叢槩，以慰藝林厚望。蓋上距邵亭之卒，六十有六年矣。揚安於詞學望道未見，願嗜之篤。每牢落抑塞，輒藉倚聲以抒積憤。今於此編殆亦出於情之不能自己也。獨惜柴翁經巢寡語一卷，亭嘗序而存之者，竟不知飄零何許。即與亭所唱酬，此編亦未附見，惟冀神明呵護，庶幾多方訪求，得之意外，亦若影山之不致終闕耳。丙子浴佛日，黃陽後學凌揚安筍香室雨窗蓮序。

凌揚安書畫經眼錄序云，獨山邵亭莫先生，以同治辛未卒於揚州，而學者悲思，天下嚮慕，片言遺文，奉若球璧。其仲嗣仲武因於墨絃中足成先生未經制定之書二種，曰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曰書畫經眼錄，且就所見輯爲附編，以嘉惠士林，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當於癸酉七月刻於金陵，足備目錄家之參訂。惟書畫經眼錄適仲武以應官權樞，未及續梓，荏苒遂七十年。顧其中於吳唐蜀宋名蹟頗可考見，又爲先生精神所寄，未可聽其終闕。去年冬馳簡尋求，仲武嗣君經農郵致見屬，辭指悽婉，受書三歎。自以爲歷規滄桑，一編僅存，則擄行之事豈他人任。因詳加校讎，重付寫官，而原稿之間有待於編查者，亦爲之檢討認識，脊倫節比，以如其指。綜覽一過，足豁心脾，正謀壽諸叢槩，會北平圖書館長袁君守和就余徵訪及此，喜其巧值，幸深得所假手，人生快事孰逾於此。獨憾當時攝

影衛未入中土，未能各著具跡象，以顯其神奇，此則時代之所使然，而無可如何者也。卽觀全書所輯纔數十種，以先生之聞望所至，羣流景仰，爭其所度以求鑑定者比比也；而所見僅止於是，他何論焉。余以民八如故都，見武英殿所陳列歷代名蹟無慮萬千，嚮所稱天府之儲，民間無由得見者，皆獲展觀，心醉而神移者若干日，此又時代之賜也。若論眼福，則後來者居上矣。安得起先生於九原，一一評隲之，庶幾是人起物兩不相負耶。誠以書畫一事，學也而幾於道矣，非性靈學問道德而兼有之，不足以臻上乘而流傳於後世。亦非具斯三者神與古，會不足以言識別。先生平造詣旣足垂致千古，而眼力復高出於一時。書畫經其品題，真乃相得益彰，若斯編是也。今者敵騎侵陵，文獻分崩，言念宗國，能無泣祭。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貴陽後學凌煬安。

張
瑄

張
瑄



八一

張 琚

張琚，字子佩，黔西州人。賦性簡默，博學能文章。道光乙酉選拔，爲學政程恩澤所知名。是科中副車，因不得與廷試。恩澤爲之不歡。次年恩澤簡湖南學政，重琚品學，延襄衡文，稱得人焉。嗣鄉試屢薦不售，卽退居林下。知州吳嵩梁俞汝本迭與爲詩友，頗多唱和。歷任州刺咸欽仰之，延掌獅山玉屏兩書院有年。一時從遊入庠食餼者，指不勝屈。徐臬原名壽春，壬子科登賢書，出仕浙江知府，政聲洋溢，蓋出其門下者也。琚一生惟以詩酒自適，著有焚餘草行世，遵義鄭珍爲選評之。其書法兼宗蘇黃，自成一派。後選授開泰縣教諭，以不樂仕進，終不就。

附 錄

鄭珍焚餘草序云，道光乙酉程春溥侍郎主貴州學政，所拔實士凡七十五人，余猥與其列，於是始識黔西張君子佩。子佩身不盈五尺，方頤廣額，目光射人。與人交，言語矍矍，洞示胸臆，意苟不脛，終日處或不及一詞。時余在同譜中齒最末，諸君咸以弟壻之，見輒牽手相提笑語。獨子佩爲貧兒相若，其兀傲不可一世之氣，狂大不求衆聽之論，又相若，故尤相愛也。嘗與余曰，富貴包裹中物，所不知者學耳。其年鄉試，乃以拔貢中副榜。侍郎視學湖南，因挾之去。子佩故工詩文，喜博覽，至是朝夕獲親炙侍郎。時復從沅湘間名宿歐陽蘭東，鄧湘皋，張蓉裳諸君上下議論，才氣日益橫發。又酷摹侍郎書，作屏障聯箋，神髓逼肖，觀者如郭天錫吳楚侯之於趙董，不能別也。侍郎交舊率海內勝流，每占旨屬賸答，頃刻數封，詞意兼至，雖自爲無以過之，譚者咸詫謂黔中有人。丁亥九月，余擊舟訪侍郎於巴

陵，至則已試竣矣。子佩方僕僂蚪隴下，見余喜極，遂相攜登岳陽樓，遊君山。上古樓絕頂，縱觀赤沙洞庭，而北趨澧州，回帆於武陵。以母老久別，先余歸。自是子佩歲歲館於外，余以母多病，躬耕讀書於竹溪，而值鄉試必當集省門，率三年一會面。逮丁酉余鄉舉後，不相見且十年，而子佩亦終不能脫副貢籍。丁未冬，過水西，乃臨月相聚。回憶廿年前所做，謂爲無奇絕，時皆稱文章宗匠鉅公，或爲方伯連帥，聲焰炫然，顧兩人相視皆所謂無聞不足畏者。當年意態殆十去八九矣。越二年，子佩來館吾縣，意尤鬱鬱不樂。明年春，余往權教威甯，別時乃把臂謂曰：蠢蠢者皆不肖，君過家幸留數日，爲余思所以教之。過其家徒惋歎去。繼復權鎮遠教，明年歸，子佩已去縣。又明年，余送兒至省鄉試，子佩亦來，同寓河神廟。試畢，余以兒歸，子佩遂及廟左右橋上，曰：此蘇李河梁也。觀其意尤淒然。踰年貴州亂作，憂無安地，出入艱險，六七年蹤跡各不相知。至己未臘盡，余自蜀還及仁懷，值黔西人曰：子佩秋間死矣。嗟乎，士之抱才守潔，遺佚阨窮終其身，而復短氣象質，曾不一稍慰暮年餘望，師友中如子佩者，可不謂命之衰乎。天之生爵中人士，遇出乎類者，其生平無一如志，何以類如是哉。若之何不緇縛擢喪，以老死而未由盡其量也。今年老友山陰王介峯館黔西，於汪子屏大令許得其詩稿一冊，鈔寄屬爲點勘，云將釀而刻之。所鈔多無聊酬應之作，曩余與商改者乃無有。介峯至交，搜且力，而得止此，知此外更無存矣，不益可歎哉。子佩爲詩，搖筆千言，清拔自肆，然才豪語易，往往蛟蚓互雜，決去範圍。余就此稿略刪定，僅存一百餘首，都爲一卷。庶使後世知黔中有子佩其人者，則子佩可藉此不朽，而余可以謝子佩矣。故歷敘平生離合之迹，用寄余哀，亦使觀者略見子佩梗概云。咸豐辛酉五月，蘧義鄭珍書於湘川書院。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黃輔辰

第一集

第二卷



八四

黃輔辰

黃輔辰，字琴塢，貴筑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十五年進士，以主事用，分吏部。二十四年補官。三十年升員外郎，旋遷郎中。遇事侃侃持正論，屢忤上官，不少屈，同署咸嚴憚之。咸豐二年截取知府。三年分發山西，旋乞假回籍。時楊鳳作亂，輔辰集士紳修碉卡，行保甲法，撫輯清水江諸苗，弭其怨隙。其後賊至無叛者。巴香亂，輔辰馳往，大會團衆，縛斬亂首羅憲章，王登學，姜洪三人，事以定。復勸諭商民捐穀建義倉三十廩，備緩急。巡撫蔣爵遠上其功，得旨仍發往山西，以道員用，並嘗戴花翎。山西患餉絀，議抽釐以濟。輔辰謂晉人皆賈於外，又山程非他行省比，不宜以病民。爭之不得，則請蠲苛細，取大宗，及不切民生日用常需者。戶部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就鐵鑄錢，既滯不行，則請分銷各府州縣，歲收息銀三萬兩解部。輔辰謂京師用鐵錢以濟銅幣之乏也，山西銅幣敷而用鐵，故弗便。今如通行各縣，必令交納錢糧，銅少鐵多，司庫必絀，以三萬之微利，妨數百萬正價，是謂利一而害百。卽專行平定一州，然鼓鑄不息，日積月滯，患滋大。且州在萬山中，工匠蟠集，諸亡賴混迹輳趨，不可稽禁。奸民煽之，害胡可言。巡撫英桂用其議，入告，分局遂罷。兩署冀甯道，加鹽運使銜。九年直隸總督恆福以防務需員，奏調輔辰差遣，允之。旋復請留直隸補用，格部議，仍回山西。尋至四川依總督駱秉章。會回人擾陝中，地荒殘無耕者。陝西巡撫劉蓉疏請興營田，蓉爲四川

布政使時知輔辰賢，以書詢屯田事宜。輔辰爲陳十二難，又采錄官私書爲營田輯要三卷，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與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書中言成法者十有七，言積弊者十有四，至制田物土之宜，皆博探而詳說之。於用人得失尤三致意焉。蓉因奏調輔辰到陝，聽候簡用。同治五年，鳳邪鹽法道缺，蓉密陳輔辰心術正大，吏事精能，與湖南岳常澧道劉達善並堪其任。有旨特畀輔辰。蓉卽委以西安同知，鳳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七屬營田事。輔辰建議謂，關中土曠人少，非招徠客民，事未由濟。然墾荒所需耕牛籽種農具棚舍之屬，官不能給，民不樂趨也。則莫若卽以地畀之，薄收其租，畝二斗爲差。六年屆滿，則給券使世其業。然慮田無限制，賦無定則，吏得以意高下爲民患。當先正經界，略如古井田法，量地百畝爲段，編列次第，書賦額多寡於券，視土肥瘠，別等則上下，授之。凡領墾者以先後爲次，自一至十毋越其序，十段爲甲十甲爲里，置長焉。總十甲租課歲輸之官，凡移徙更替事皆責成。別授田六畝，俾食其入，爲庶人在官者之祿，而官總其成。因詳定章程十一條。令下，民稱便。復定考課舉劾章程四條，以策奉行不力者。期年，凡墾田十八萬餘畝。時回捻交訌，援兵雲集，賴有營田租麥，軍食無缺。又編查保甲，嚴辦省防，奸宄不得逞，民獲安堵。長安咸甯舊有義學四所，亂後久廢。輔辰捐廉倡復之，親臨勸課，撥公產給關中書院米薪，士林競勸。復修養濟院，育嬰堂，種痘局，以至壩岸堤渠各工次第具舉。尋卒，劉蓉以輔辰積勞病故，遺愛在民，列上其事，入祀陝西名宦祠，并將事蹟宣付史館，入循吏傳。是誠無愧矣。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三卷目錄

石贊清	一
丁寶楨	七
章永康	一八
傅壽彤	二一
唐 炯	二五
黃彭年	三三
李朝儀	三七
胡長新	四一
趙德光	四四
蹇 閻	五〇
黎庶昌	五五
譚鈞培	六五

石
贊
清



石
贊
清

石贊清

北京條約者，吾國外交史上極可恥可痛之事也。方事之亟，黔有人焉，誓以死殉職守，不屈不撓，足以表現吾國之民族性者，則石贊清也。先是，咸豐十年八月，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故入我天津，吏民駭散，總督以下官多受辱。贊清時爲知府四年，私念責任所在，死無益，不若徑往赴敵。卽單車抵英人所，陳說大義，慷慨而談，顏色不變。英人雖未卽聽，然心敬中國有人矣。旣而以五百人劫質南營。贊清倔強嫚罵，時時引手搏頸曰，速殺我，取吾頭去。英人敬禮有加，爲具食，不肯食，進酒，不肯飲，勺水不入口者三日。英法人皆私竊自謂，以中國爲有人。旣已不可屈，宜還之。而天津士民數十萬人復集，日夜環奏輪舟，距躍謹諱曰，還我石父母來。於是英人恐懼送出，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以敬石大人，郡界肅然，莫敢犯者。迨同治未改元之歲，清廷旣黜端華肅順等不用，思擢一二貞亮守死之臣，以風示有位。於是超拜贊清爲順天府尹。其詔略曰，近年吏治廢弛，封疆大臣以奔走逢迎者爲能，其悃悞無華者，往往目爲迂拙，未列上考。昨已超擢天津知府石贊清爲順天府府尹，俾資觀感，而樹風聲。一時輿論翕然宗之。贊清字次皋，一字襄臣，貴筑石氏。道光戊戌進士，直隸卽用知縣，補阜城，署獻縣、正定、盧龍、知縣，大計卓異，升蘆台撫民通判，署永定河北岸同知，升順天府治中，署通永道，霸昌道，補天津知府。同治元年，以府尹兼署刑部右侍郎。迭充辛酉科舉人覆試閱

卷大臣，壬戌科會試搜檢大臣，順天鄉試監臨官，稽察右翼覺羅學。九月補授直隸布政使，二年調湖南布政使，旋護巡撫。五年入爲太常寺卿，稽察左翼覺羅學，轉宗人府府丞。六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補工部右侍郎。時本省燿燧延蔓，糜爛幾不可收拾。贊清先後條奏，請促川楚合力進兵，又請飭裁撤湘勇，移餉接濟，並薦黎培敬可大用。議下三省督撫施行。厥後黔亂卒由此定，從其言也。而直隸遭旱大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舉贊清籌辦全省荒政，謂可獨任其難。清廷方虛心倚任，未幾而遭噬疾。八年益甚，請告開缺，不匝月卒。春秋六十有幾。贊清由縣令數歷中外三十餘年，皆以清正愛民著稱。而天津治績尤異。百姓歌之曰，爲國爲民天津府，剛毅不撓胸有主。及海疆變起，羣吏望風解竄，贊清獨以二千石守死自效，不爲外侮所屈辱。天下高其節，競以比漢典屬國蘇武云。

附錄

黎庶昌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銘云，同治未改元之歲，天子旣黜八大臣不用，誅錐毒惡，思擢一二貞亮守死之臣，以風示有位。於是超拜天津知府石公爲順天府尹。詔曰，近年吏治廢弛，封疆大吏以奔走逢迎者爲能，其悃悃無華者往往目爲迂拙，未列上考。昨已超擢天津知府石贊清爲順天府府尹，俾資觀感，而樹風聲。天下翕然，頌帝德知人也。先是咸豐十年八月，西洋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故合寇天津，吏民駭散，總督以下官多受辱。公時爲知府四年，私念空城徒死無益，不若徑往赴敵。卽單車抵英會所，陳說大義，諭以我朝神武，宜速罷兵議和，毋自取覆轍。慷慨而談，顏色不變。英酋雖未卽聽，然心敬中國有人矣。旣而以五百人規實南營，公卽偪強樓罵，時時引手搏頸曰，速殺我，取吾頭去。會益敬禮有加，爲具食不肯食，進酒不肯飲，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會皆私竊自謂，此大皇帝忠臣，不可屈，

宜避之。而天津士民數十萬人復集，日夜環奏輪舟，距躍謹諫曰：還我石父母來。於是英人羅拜送出，戒其部勿得擾百姓，以敬石大人，郡界肅然，莫敢犯者。兩宮太后聞而嘉之，詔軍機處記名，以道員請旨簡放。蓋公之以忠節受上知事如此。公諱贊清，字次舉，一字襄臣，貴筑石氏。道光戊戌進士，直隸即用知縣，補阜城，襄獻縣，正定，盧龍知縣，大計卓異，升蘆台撫民通判，署永定河北岸同知，升順天府治中，署通永道，翁昌道，補天津知府。同治元年以府尹兼署刑部右侍郎。迭充辛酉科舉人覆試閱卷大臣，壬戌科會試搜檢大臣，順天鄉試監臨官，稽察右翼覺羅學。九月補授直隸布政使。二年調湖南布政使。三年奉旨祭告南嶽。四年護理湖南巡撫。五年召入爲太常寺卿，稽察左翼覺羅學，轉宗人府府丞。六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補工部右侍郎。時黔省賊氛延蔓，糜爛幾不可收拾。公先後條奏，請促川楚合力進兵。又請飭裁撤湘勇，移餉接濟。議下三省督撫施行。厥後黔亂卒由此定，從公言也。而直隸遭旱大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舉公籌辦全省荒政，謂可獨任其難。朝廷方虛心倚任，未幾而公遽嗙疾，八年益甚，請告閒缺，不匝月卒於京師。春秋六十有幾。曾祖某，祖某，考某，祖考皆贈資政大夫，工部右侍郎。妣某氏，皆封夫人。配某夫人，無子，以承業嗣。某年月日歸葬貴筑北郊紅透里吉宅壩之陽。公由縣令數歷中外三十餘年，皆以清正愛民著稱，而天津治績尤異。百姓歌之曰：爲國爲民天津府，剛毅不撓胸有主。及海疆變起，羣吏望風解竄，公獨以二千石守死自效，不爲外侮所屈辱。天下高其節，競以比漢典屬國蘇武云。今公沒二十年，墓道之丈未具，庶昌深恐遺事湮滅，後無復能言者，乃表公大節於阡，而別綴他行誼聲諸銘詩，使並有攷。銘曰：撥擾羣生，孰能無死。泰山鴻毛，惟其所止。止而得所，死則死耳。求死如飴，時或不死。大節炳完，如石公是。公之爲政，學道愛人。輔仁造士，羣彥莘振。釐剔姦拐，平市米銀。令行禁肅，化警海濱。公之聽斷，老吏若神。曰石一堂，民自不寬。潞河漫漫，郡爲衝壑。公日不遑，禱求民瘼。露視風梳，隄卑捨薄。導水歸流，民迺反作。公事上官，不爲跋軌。直道而行，仕已任彼。坦懷率真，亦厭苛禮。御史如奴，視民猶子。雅善談說，名論波起。雜以詼嘲，梨花齊委。文章游藝，釘釘一編。屏堂香曆，誰與後先。櫛雲錦繡，巧組妍風。雅道變極，於是焉紅。紅透郭外，踰越阡

陌，攢峯之阿，吉壤所宅。天實留此，永冀公魄。刻銘表忠，用載史筆。

顧履均梅南詩草，紀石少司空贊清軼事云：工部侍郎石襄臣贊清，黔人也。時官太常卿，奏請用湖防兵進剿，論川湖與黔唇齒之勢，及賊可滅之故，約數千言，得旨如所請。予綠愷，未及見先生。據夙昔所聞，先生本案業，力學敦行，名噪士林，居官以廉明著。黔中兵亂十餘年，值宇內多事，鞭長莫及。請兵請餉，朝廷以邊省置之。賴先生一疏，鄉邦得以寧息。以德以功，宜鄉賢祀之矣。至其守天津，抗強虜，大節爲中外所欽。官終卿貳，似宜破格加恩，易名予諡，以表忠貞，而至今未聞有爲之請者，何也。又先生肄業貴山時，堂課亦肩門考試。院長見先生未起稿，問之。先生對習腹稿。院長謂腹稿無佳文。先生曰：問亦有佳者。怒其不遜，置之榜末。先生以卽用分發直隸，值琦善爲直督，不喜科甲。先生貌復不揚，進謁斥以不稱。先生前請曰：大人所謂不稱者，以學乎，職進士出身也。以才乎，職未蒞任也。以貌，則職曾引見來。直督辭窮，但云無禮，應之出。然則先生之不以威勢屈者，原於性，成於學，而非矯激於一時僥倖以得名也。先生少年有遊螺獅山香奩詩云，春風莫道病身慵，孔雀屏開未易逢，寄語鄰家諸姊妹，踏青須要到螺峯。盈盈香汗透春懷，出得東門小堂排，喚取梅香私耳語，柳陰偷換踏青鞋。人比之廣平梅花賦。

方宗誠記石太守事云：太守名贊清，字襄臣，貴陽人。知天津府數年，潔已愛民，深得民心。咸豐八年，英吉利至天津，制軍某走，太守聚水二甕於堂階曰：夷如入晉，則與吾妻死此矣。未幾相國桂良與議和而去。十年，英吉利法耶西入天津，總督以下多受辱。夷分住官舍，惟贊清愀然不屈。夷令其去，曰：取吾頭以往，官舍不可讓也，夷驚訝之。一日夷以五百人持兵入署，扶贊清坐肩輿導入夷館，曰：非敢相難，聞有兵欲燒香船，故假君爲鎮耳。贊清不食；後數日，民情洶洶。夷恐，命之去。贊清不可曰：吾如何來當如何歸也。夷復命五百人前導，肩輿送之。常首風一指稱之曰：此好官也。夷居天津數月，贊清終不離衙署。後晉刑部郎，剛直不阿，治獄稱明允。

陳田點詩紀略傳證云：贊清字次皋，一字襄臣，貴筑人。舉道光乙未鄉試，戊戌成進士，分發直隸，補阜城知縣，大

許卓異，遷蘆台撫民通判，歷順天府治中，進天津知府。咸豐十年八月，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合寇天津。克民駭散，總督以下官多受辱。襄臣私念空城徒死無益，單車抵英會所，陳說大義，慷慨而談，顏色不變。英會雖未即聽，心敬中國有人。既而以五百人規質南營。襄臣偏強撻罵，時引手搏頸曰：速殺我，取吾頭去。會益敬禮有加，爲具食飲，却之。會私謂：此中國忠臣，不可屈。而天津士民日夜環輪舟距躍譁曰：還我石父母來。於是英人羅拜送出，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以殺石太人。事聞超擢順天府尹，改直隸布政使，調湖南。召拜太常卿，歷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進工部右侍郎。時黔中賊匪延蔓，襄臣條奏促川楚合力進兵，又請裁撤湘勇，移饜接濟黔省。議下三省督撫施行，黔亂卒由此定。年六十有四，卒於官。有訂鑑吟十二卷。

凌惕安黔故諒拾云：咸豐庚申之役，吾黔石襄臣少司空折節不屈，氣壯山河。其紫泉山館詩餘有滿江紅三闕，尤足盡壯。茲錄之：（余在夷營中絕粒求死，辛繼圃來視，爲余痛哭，因作此示之。）生死關頭，有甚麼遲疑不決；又何必旁觀痛哭聲聲悲咽。海國直教銀管誤，天家且恐金甌缺。恨潼關不守老哥舒，勳名裂。段公笏，蘇卿節，睢陽齒，常山舌。算古今臣子，後先同轍。養氣久無心可動，招魂只有恩難絕。戴頭顱一箇此間來，拚流血。（又余在夷營語辛繼圃曰：署中官印一，令箭一，庫銀三萬，速交天津縣令，并屬幕友會卓軒刻余集唐詩。事後繼圃述以爲笑，謂余命且不要，尙要刻詩，亦好名之累也。因作此，用前韻。）沒世無稱，尼山語昭然明決。爭怪我書生積習臨危悽咽。十載案頭燈燄冷，幾回天上蟾輪缺。莽將軍豹死尙留皮，名休裂。旣無取，司空節，更何問，張儀舌。只錦囊投廟，恐遭覆轍。壯士奮歎原快事，外孫齷齪尤奇絕。兩般兒總是一般情，留心血。（又有問夷營中情事者，作此答之，用前韻。）中外華夷，是與非一言而決。管甚麼天津橋下水流鳴咽。信國讀書何所事，叔山有膽休教缺。倘當時一箇念頭差，身名裂。敢自詡，堅多節，更那得，廣長舌。仗天公垂念，還轍返轍。使酒會拚千日醉，傳餐已是三朝絕。恨撲蘭未斬竟歸來，空噓血。

丁寶楨

丁寶楨



丁寶楨

丁寶楨，字穉璜，平遠州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隆喜難作，蔓平遠。寶楨起，毀家練鄉兵。衆始難之。楨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隆喜平，當事奏留寶楨黔軍，給其儲。行間除編修，變例也。寶楨之能軍自此始。既授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練，待饒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楨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命將行，庫饋不給，其何以堪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楨亦泣，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石達開方入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岳不守者四。寶楨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寶楨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躋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忽，寶楨乃卷甲窮驅，人樂爲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壤諸督撫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汝洸、張總愚等，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於是盡整吏事，厲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谿，而器量恢豁，廉剛有感。苟遇陞宥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係在國與

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寶楨慨焉，自請植立沙于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而保衛近畿，殺太監安得海二事，尤聲赫中外。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窳墮，嶄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清廷知之深，不爲動。寶楨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汰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胥，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寶楨能用唐炯華聯輝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兼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於平遠原籍亦未嘗增置一廬，經營一宅。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咨牘動數百千言，不假手於人。其矚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卒，葬山東歷城縣，諡文誠。

附錄

王闈運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四川總督丁文誠公誄詞云，惟光緒十有二年四月甲申，四川總督平遠丁公薨於位，於戲哀哉，凡聖哲之功德，必自視其欲然，鬱其才而有餘，猶得志之或難。竊微生之逢辰，交當代之英賢。拯橫流而旣康，竭菁華而遂饗。惟伊人之徐步，特孤立而參天。遂爵祿之尊崇，藩西南而十年。果克終其令名，謂五福之獨全。彼史襄而衆謗，必考績而講焉。夫孰知其孤忠，固奮恨於重泉。表厥德於素旂，乃並世而莫先。懿青衿之驟升，感達人之延譽。光舊德而文通，宜早翔於玉署。當顯帝之初服，旣寇孽之蟻互。方側席於弘賚，應闈門之天籲。選文館以爲階，驟侍臣而奔禦。嗟江介之傾覆，延河淮而昏霧。惟沉潭之辭遠，農民牽於繫聚。吏闈弱而惶怖，士遷流而靡墜。

顧空脅之無張，亦命駕而趨去。感仁賴之一言，遂取義而赫怒。承通詔而練鄉，惟曾丁之克成。曾選士於衡湘，截粵饑以伺兵。公局促於巖谿，積貧乏之疲氓。初指困而毀家，終貸粟而靡靡。撲燎原其已難，率飢軍而轉行。雖百戰而百勝，亮無功而無名。衆莫恤其孤危，有皇鑒之獨誠。遽分符於岳陽，俾馳足於康平。又狂寇之大來，委新守以空城。結餘民以信義，倏爲挺之旬蠹。方河沛之風塵，朝旁皇而論帥。彼南帥之弗北，雖名將其猶戒。獨單車而赴急，曾不顧其危敗。披荆棘以立軍，驅市人而爲隊。歷二使而恢恢，美將吏之和會。躋顯命以授鉞，參湘淮而並轡。達六傳之紛馳，遭二寇之內異。鳴鑼驚於近郊，戎旂阻於河外。朝士駭於傳烽，虛胸屯而自潰。聞孤軍之獨進，行八夜而弗寐，雖明知其曠將，壯當熊以爲快。連寇怖其天降，皇宥佑其忠介。彼曾胡之勤王，乃請命而猶待。固其知之所及，非夫人之所貴。逮齊魯之獲安，掛黎子以其蘇。聯百吏以同心，方千里而應桴。有矯僞之乘傳，馳轡下而莫呵。驚朝至而夕禽，美執法之無邪。昭三聖之平法，靖官府之教吳。憫水行之失道，歎無禹而民魚。慨河隄之多漏，請獨任夫疏枳。凡衆人之所畏，公沛若其有餘。豈侵官而好功，將思外而思居。躬負土以親隄，嗟霜雪之在鬢。鎮表海之雄邦，蓬鯨鯢之跋扈。託互市以求通，乃糴兵於五口。登之罟而慨然，備不虞而經武。造樓船以橫海，限戎馬以列樹。胡猛志之未試，已改督於西土。當沃淫之久荒，又虛般而惜羸。危上下以征利，扇廉風而無覩。惟黨人之騰謗，惜二星之不照。徒撫拾於細故，不務全乎體要。陷文法以三覆，賴聖朝之明保。鑒重臣之曠言，翔焦明於雲表。方柱石之不傾，何見愷於羣小。歷三考而黜陟，途丕變於貪暴。始爲藏垢之藪，今有康衢之翫。諒功成而無憾，何修短之足弔。營四海而曠觀，孰憂國之如家。達此世之僞儂，感達人之訐嗟。念貪夫之馳騫，固兩利於戰和。謹發難於求地，又窘迫於比戈。傷兩役之騷擾，悲不豫於俞都。抗急疏而請使，舉偏師以伏波。皇不昭其深憂，惟勇毅之是嘉。世乃保其溫恤，讓出位以揚夸。俾坐觀其淪胥，枉夕歎而朝嗟。位徒極於優隆，身不與於榮華。戢長恨而蓋棺，志不遂其奈何。於戲哀哉。侍清塵於華陽，忝邦政之必聞。憤憂辱之無臣，每對食而忘殮。思瓊海之受兵，若羣蟻之圍鯤。願一奮夫鱗鬣，出南溟而翼雲。運造膝之奇謀，將請對以密陳。時冉冉而多留，老浸浸其欺人。謂聖賢之如何，

增志士之酸辛。昔虎視乎南荒，料瀕旬之必亡，逞身毒以窺俄，實竊衛以自強。衆聞言而驚怖，如河漢之無杭。顧懦夫其可立，儻修甲而偕行。譬風生之謀楚，塵蛟龍於津梁。信斯言之可樂，滋來者之哀傷。陟升皇而逝兮，獨遺我以棲皇。概奇人之難觀，心每念而如湯。於戲哀哉。維曠世之高識，實不累於一身。容稔然而深愛，心泰爾而常欣。實風已而推賢，好彥聖以利民。謫沈靜而汪洋，若凜秋之又春。文閣誦於過目，藝偶涉而如神。惜見繫於世務，眇標致於青雲。斐流風之可接，亦絕代而無倫。美知命之識微，將守靜而歸真。不忍見而先訣，猶枉錢於江津。未五旬而告終，何臣質之獨存。汎江淮而履霜，遠送公於隧門。指必死以爲期，猛寇累於知人。於戲哀哉。

閩敬銘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文誠公墓志銘云，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處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欵及保定，勢且燎原。去蔡登僅二百里，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寇。當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餘，所部騎伍無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深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惶德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往，迅速保衛返畿之襄，不絕於驛，詔凡六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沂運河南下，旗幟殊異，侶得都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間，春觀駭聞，嘶呼快揚，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薄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鞠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稷瑣，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榮，鎮遠府學訓導，祀鄉賢，以公封皆光祿大夫。曾祖斌李，祖斌黃，斌謹魏，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邁義楊薩濬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薩濬平，當事奏留公騎軍，給其儲。朝廷嘉公，行間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授湖南岳州府知府，遺所練待饑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累父老子弟協力捍圍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命將行，庫饋不給，其何以堪。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

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陳。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騰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忽，公乃卷甲窮驅，人樂爲之忿。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壤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汝洸，張總愚等，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整吏事，厲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給，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暖冗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係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立沙于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窳墮，嶄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遷民田數十萬畝，裁汰夫馬，民大蘇。川鹽久敝，利官胥，國家歲失戶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兼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賞孔雀翎，一品冠帶，太子少保，紫禁城騎馬，恩大寵渥，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者牘，動數百千言，不假手於人。其嶄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遺表聞，九重震惜，贈太子太保，予諡文誠，賜祭葬，祀賢良祠，並建祠山東行省。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值黔亂不獲歸，請於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有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用相屬。奔者，望者，悲者，歎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蹙淄川賊，王向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國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稱公，並賢王也。其實徵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公娶譚夫人，男子五，體常，體勤，體仁，體壽，體晉。女子五，適黃桂棻，適陳洵慶，俱嫡出，字吳以業，未字者三。孫四，道臣，道源，道津，道敏，俱體

出。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爲之。於戲，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歎者也。雖不文，又焉辭。銘曰，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歿，遺疏在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照瀾巨壑。孰黔之西，孰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黎庶昌語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文誠公貴州專祠碑文云，光緒十一年，四川總督丁公奏請建昭忠祠，祀公與中丞唐公炯援黔之軍之死事者，詔從之。明年，衆議建祠於貴陽省會之南，雪崖洞之側。四月，祠未成而公薨。遺疏入，天子動容嗟悼，詔葬公山東歷城，與誥夫人合，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諡文誠，躋於中興輔佐之次。未踰月，山東巡撫請建公專祠於濟南。維時唐公方以越南事繫部獄，庶昌丁憂在籍，乃走省城，稟耆老耆紳大夫而謂之曰，當咸豐之際，黔亂肇興，苗教並發。省城兵饑兩絀，坐致困斃，各省方救死扶傷不暇，何有紕紲熾子之援。丁公毀家起鄉兵擊賊，捍閭里，由近及遠，救安平，援貴陽，勦平越，獨山，靈安，麻哈，守都勻，馳驅五六年，軍事稍定，省城危而復安。其後北平捻匪，護援京師。中原肅清，撫山東，督四川，前後且二十年，勦業尤磊落勦宇合。而其平日植躬儉介，志意皎然不欺，有禹墨之遺烈，使頑懦皆起。黔自建省以來，名臣碩望接踵代興，考其勳德之隆，未有如丁公者也。且以本籍故事言之，李恭勳尙書也，治行爲乾隆間最。楊勳勇異勇侯也，平定新疆川陝。王壯節，朱勇烈，王壯勇，大臣死綬者也，或裂尸斷臂，或累世效忠。劉松齋天下之清官也，教匪之亂無役不從。以至石侍郎抗天津之難，陶文節殉都勻之守。然而通祀不過名宦，祠不過昭忠鄉賢，未有旌特殊異之典，豈朝廷忘之哉，亦由鄉人簡略無任事者之過也。今丁公勳業尤盛，若麟金請建專祠，事旣應法，且慰鄉人仰止之思，感發興起，欽聳來哲，其於巨道未必無裨。皆曰諾。於是合四十八人上言巡撫潘公壽，潘公以聞，得旨報可。其明年，唐公出獄，復以巡撫銜赴滇督辦礦務，遣出貴陽，經理祠事。前敘永應同知華國英佐之。又明年落成，吾友莫庭芝寓書來告祠建於雪崖洞，與黔軍昭忠祠相屬。於是庶昌大書其事於麗牲之碑，並爲之辭，使可歌以侑樂。公諱寶楨，字稚璜，平遠州人。

咸豐癸丑進士。辭曰，闕雲兮關東，朝朝日兮噉噉，紛龍蛇兮在戶，叛陸離兮新宮，互運陳兮咽蕭鼓，羅縉庭兮惟黔士女。公之靈兮巨冢，騎箕維兮回翔以下。子弟兮八千，被犀甲兮彗戈鋌。勇氣之兮昔日，相患難兮後先。孰爲生兮孰爲死，公之靈兮宜顯而喜。悲游子兮故鄉，魂魄猶思兮樂此。願公留兮勿歸，公歸去兮黔士心悲。撫瑤華兮延行，建芳馨兮以遺我來者。臣有則兮士有師，我銘實兮公知之。

薛福成著太監安得海伏法事云，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知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墓府。福成就謁，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方用事，往歲恭親王之被黜，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買禍，亦恐轉益其謀，而貽天下患。公頷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即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擒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督，馳騰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致動。復檄總兵王正超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遂至濟南。當是時，朝旨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變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之奏上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醇親王亦以爲言。命既下，天下交口稱頌焉。伯相合肥李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醫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寶楨字穉璜，先世自江西臨川徙平遠州之牛場，遂爲州人。祖必榮，四川昭化知縣。父耄

菜，鎮遠訓導。穉穉舉道光癸卯鄉試，咸豐癸丑成捷士，改庶吉士。請急歸。桐梓賊楊隆喜倡亂，所至響應。穉穉散家財，募鄉勇，擊賊屢赴捷，賞五品銜，孔雀翎。賊窺會城，巡撫蔣蔚遠奏留助防，得旨允留，並免其散館，授編修。尋馳解平越州圍，破甕安縣土匪賈復保等。特授岳州知府。粵賊陳玉成犯湖南，穉穉集士民登陣，部勒濱湖漁船，晝漁夜歸港，畫地分守。掘地得吳三桂大礮數百，分布城隘，賊竄去。同治元年，調長沙。授浙軍駐城外，崇讓，將不在軍，穉穉檄宜請巡撫給餼三萬，捕倡亂五人斬之，衆遂定。命署陝西按察使，未赴，改授山東按察使。時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督勦捻匪，馳逐皖豫間。賊則忽無常，攔入東境。穉穉所部不過三千，隨王檄所向，卷甲急驅，往往如指，斬獲適當。及王陷伏，沒於曹州，上震悼甚嚴，責在事諸臣。穉穉已擢布政使，下部議革職。上命以四品頂戴留任，旋復職。時巡撫山東者爲閻文介敬銘，與之志合。文介去，代之。建議招馬隊於黑龍江，以羅寬佚之賊。上嘉其洞中窺要。湖廣李鴻章來會議勦捻於膠萊河連河築牆，綿亘數百里，寇賊悔隔，劃段分守。賊乘瑕毀牆佚出，卒聚而殲旃。在東十年，其功績烜赫在人口者三事。一率師首援京畿，一擊出京太監安德海正法，一堵築侯家林賈莊決口，節省庫帑數百萬。疊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入覲，賜紫禁城騎馬。三年到任，裁撤夫馬，以蘇民困，築都江堰隄。川鹽行滇黔兩岸，號爲邊引，積滯至八萬七千餘張，羨截積欠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兩。至是改官運商銷，歲增入百餘萬兩。四川自駱文忠卒任後，百務廢弛。穉穉銳意振勵：人不能堪，革盡冗而官詳，絕沾潤而紳詳，杜私飽而商詳。誣詞謗語流聞壘下，言官講官先後勅之。至遣大臣查辦，訥誦萬端，特以忠誠結主知，諭曰：丁寶楨平日勇於任事，操守甚好。惟遇事操切，是其所短。又曰：不可愛護長贛，稍易初念。亦不可剛愎偏徇，自護已非。雖鑄級之旨屢下，卒以辦事認真，成效卓著，賞還原職。十二年卒，遺疏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爲讓，不宜重外輕內。皇上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聖功。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卽深培國脈。老成碩畫，聞者建之。特旨追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祠，予諡文誠。穉穉狀貌魁梧，疏節曠目，遇事不隨人俯仰。在東治軍，當謁僧忠親王。王見客驟

甚，督撫以下皆侍立。穉穉持大體，謂門者以禮見則可，不爾則寧不上謁。王驟傳見，有加禮，人兩賢之。圩民有與王卒鬪者，王下令攻圩。穉穉慷慨言是民非賊，今不問曲直；一切用兵勦洗，是驅民作賊，賊何日平。寶楨爲地方官，應付寶楨按問。王乃止。勇敢任事，氣概萬夫。河工合龍，與河道約對坐口門。門進尺則尺，進守則寸。河道戰慄無人色，而穉穉指麾弁夫自如，卒以集事。綜覈吏治而不廢儒雅，在蜀聘湘中名士王闈運爲諸生師。蜀人多以經學詞章發名成業，而遺愛尤在東，曰，吾桐鄉也。我死葬於是。山東四川貴州皆有專祠祀之。所著有十五弗齋詩文存。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嘗讀論語於令尹子文之墓，陳文子之清，低徊往復，不能置之於懷。求諸近世，於吾鄉丁文誠公如或遇之。公起鄉兵，毀家紓難，厥後率師勦王，褒獎之詔凡六下。懲辦私出內監安得海，中外震驚，勳名尤爲赫赫。侯家林賈莊兩次合龍，省費以數百萬計，均東撫任中事。督蜀時奏改鹽法，剔除中飽百餘萬，悉數歸公。雖奸商勾結，言官騰章奏劾，謗詠繁興。至欽派大員查辦，初率職留任，繼以三品頂戴署任，繼以四品頂戴署任，卒賴朝廷鑒公無他，始終倚畀，績用有成，可謂忠矣。以上數大端，彰彰在人耳目，勿庸觀敘。至公之清有非他人所能及，亦非他人所及知者。余謫公於蜀中，蜀爲天府，地大物博。總督名位煊赫，宜其取精用宏矣。詎知公一清如水，夔關每歲例解公費一萬二千兩，川鹽局籌定每年公費三萬兩，均一介不取，所入者僅恃養廉一項。官雖制府，每年止養廉一萬三千兩，不及江蘇河南巡撫養廉之數。（兩省巡撫廉銀每年萬五千兩）自奉部章減成發給，實計所得僅一萬一千兩。藩司按月分解，不足千兩，一切幕僚薪工均取給於斯。加以公自奉甚儉，待人甚厚，親戚故舊，所饒窮乏希冀恩澤者，不計若而人。公日在署鄉，曾備衣篋一，用印文封固，每值缺乏命材官賣入質庫，質銀二百金濟急，俟養廉收到即行取贖。曾見廚役向公索帳，出言不孫。公忿甚，欲驅遣之，而又無錢清還舊欠。正擬持衣箱付質庫，適成縣道王蓮塘觀察祖源來見，審公氣色改常，徐謂曰，公何憂之深也。公謂實不相瞞，刻與廚役洩氣，藩司本月廉俸尚未送來，我又不便函催，是以窘耳。觀察回署函知藩司，立將廉銀送到，乃得解此糾結。合署幕僚佩公清風亮節，均能敦品，各自刻苦。每值年節及公誕辰羣相趨賀，至不能備官衣，但以雙靴一帽支應典禮而已。公自奉每食四簋，而餐

獨豐。平生嗜好與和嶠適相反。身後一棺蕭然，幾不能自給。嗚呼，晚近以來沽清名以欺世者多矣，實勵清節如公者，吾未之見也。乃歎公之忠不可及，公之清尤不可及。

又曰，平遠丁文誠公，清風亮節，冠絕一時。平生賦性鯁直，不諂世故。持節二十年，與圻諸將帥有公義而無私交，獨於合肥兄弟深鮑子知我之感。癸酉冬，由東撫請假回黔，修墓道，出漢皋。時李勤恪公總督湖廣，聞公至，班荆道故，把酒言歡。顏行謂公曰，我知君骨清如水，不名一錢，此番回河里，親戚故舊，所議窮乏，均須解囊分潤，特備銀三千兩，聊託縹緲之義，藉壯行色，不敢謂豪華也。當以情詞剴切，未便固辭，暫爲收受。繼思攜帶現銀諸多不便，且行囊尙可自給，即以原封囑張樞野觀察代存鄂寓，俟回任時就便奉還。遂息息往黔中去。甲戌九月掃墓事竣，遵旨回東，仍出漢皋，擬將原件送還。觀察謂原封不拆，顯見未曾動用，於交情上說不下去。不如全件拆封，另爲封固，再行歸還，總算領彼人情。乃拆視原銀，平短色低，想係司帳者當時作弊，勤恪不知也。但既經拆動，何說之詞，代補足平色三百餘金，由觀察送還，以全交誼。丙子冬，升任川督，入京陛見，馳驛不過天津。文忠專函迎途邀約，堅請至津門一敘。在津盤桓兩日，別時文忠謂現今督撫陸見，到京應酬大於往時數倍，知君兩袖清風，一無所有，已代籌備銀一萬兩，存京某號，君到京時可往取用。適時公囊中差蹙，以文忠高義薄雲，不忍負之，竟爾收受。詎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手筆不能寒儉。又同鄉舉子百數十人留京待試，羣望所屬，更須從豐仗助。綜計一應支出，前款萬不敷用。公籌維再四，笑謂一客不煩二主，復函致文忠再行代籌萬金。文忠毫無吝色。公到川後，屢思籌還，而力終不逮。乙酉秋間，公子子美比部在京病逝，公聞之哀痛，百感交集。談及文忠借銀事，自付師趙無期，乃囑余代擬函致文忠，略謂前荷盛情，久銘肝膈，屢思返璧，力不從心。自維此生無報還之期。而不願貽子孫之累，我借我還，息壤在彼。銜環之義，願矢來生云云。此函發訖，余亦辭公北上。諒文忠接閱後必有好詞以慰公也。當日文誠之清操絕俗，勤恪文忠二公之重友輕財，均不可及。特述之以爲後世交友者勸。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章永康

第一集

第三卷

章永康

章永康，字子和，別號瑟廬，大定人。由拔貢中咸豐元年舉人，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再改中書，升侍讀。庶出也，生而失父，及期生母亦卒。育於嫡母譔氏，撫養教誨，迄於成人。而譔故無出，其處境極天下婦行之難能也。迨永康既貴，譔又謝世，思母教不忘，命工繪機聲鐙影圖以志哀，一時題詠甚衆。永康爲人傾身玉貌，雅度溫溫。所居錦茵繡幕，狀類婦人女子。初入翰林年纔二十餘，名譽藉甚。及改官中書，非意所樂。當時海疆多故，居京師與名流數輩悲歌擊筑，佗係傷懷。嘗與南皮張之洞賦行路難樂府十餘章，詭切時事，微顯志晦，深文隱討，進乎春秋。其友涇縣吳承修讀之，歎曰，子和肝膽皆芬也。黔本山國，大定尤處萬山中，世鮮名達。永康天才綿麗，冠絕時流，不忘君國，有騷人之遺風焉。後以咸豐十年出都，其兄方官江西知縣，道往省之。還黔數年，將改官知府，分發補用，已治行矣。會黃號陷大定，倉卒及難，死焉。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死難時年三十餘歲，死後屍終不獲，具衣冠葬，而當軸者亦未具其事上聞。遵義黎庶昌悲其遇，惜其才，謀輯其詩歌，得承修所搜遺歌四十餘首，詞數首，將爲梓行。光緒元年，庶昌攜至荷花池蘆局，勘定錄副未竟，局燬於火，稿失泰半，僅存者行路難樂府而已。後庶昌奉使日本，卒彙刻爲瑟廬遺詩以行，可謂不負死友矣。

附錄

黎庶昌章子和墓誌銘，君諱永康，字子和，別號澗廬，大定章氏。由拔貢生中咸豐元年舉人，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再改中書，升侍讀。曾祖某，祖某，考首乾，妣某氏，諱氏，母謝氏。以君貴贈某官某封。始贈君前妻生永孚，永孚母卒，繼娶譙，歸未幾而贈君逝。君庶出也，生而失父，及期母謝亦卒。於是二子者皆育於譙，撫養教誨，迄於成人，而譙故無出，君子以謂譙母所爲極天下婦行之難能矣。其後君貴，譙又謝世，君思母教不忘，命工作機擘燈影圖以志哀，一時題詠甚廣。君子又以是賢君也。君爲人頎身玉貌，雅度溫溫，所居錦茵繡幕，狀類婦人女子。初入翰林年二十餘，名譽藉甚。及改官中書，非意所樂。當是時海疆多故，君居京師與名流數輩悲歌擊筑，侘傺傷懷。嘗要今中丞南皮張公之洞賦行路難古樂府十餘章，說切時事，微顯志晦，深文隱蔚，進乎春秋。其友涇縣吳承修讀之，歎曰：子和肝膽皆芬也。黔本山國，大定尤處萬山之交，僻陋在夷，世鮮名達。君出而天才綿麗，冠絕時流，有騷人之遺風焉。夫其性情悱惻，牢愁悲思，則楚臣屈原之所爲惓惓君國也。人才不擇地而生，如君固天地清淑所特鍾，而非一隅一世之有矣。君以咸豐十年冬出京，其兄方官江西知縣，道往省之。還黔數年，將改官知府，分發補用，已治行矣，會黃號賊陷大定，倉卒及難，死焉。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春秋三十有幾。君死，屍卒不獲，大吏亦未具其事上聞。余聞而悲君數之奇，謀輯所爲詩歌傳世。吳君承修搜得君詩四十餘首，詞數首，介其鄉人洪都轉汝奎給余刻之。光緒元年攜至荷花池警局，勦定未竟，局燬於火，稿失大半，僅存者行路難樂府而已。君之厄乃至於是邪。蒼蒼者其果有知邪，果無知邪，吾不能名矣。君無屍，宜具衣冠葬，配某氏，子某某。銘曰水西孤城如斗大，惟黔采風等自節。藐姑仙子眞天人，起家孝秀無等倫。威風不翔豈其志，翦爲國禱天亦寐。請陳旉詩行路難，化爲碧血千萬年。

傅壽彤



傅壽彤

三

傅壽彤

傅壽彤，字青餘，晚號澹叟，貴筑人，中式道光甲辰科舉人，咸豐癸丑科進士，改庶吉士。時太平軍起，國家多事，壽彤與同官論軍事，多奇中。侍郎王茂蔭以知兵薦，得發往河南軍營差遣，與平遠丁寶楨均得免散館授職，蓋變例也。旋以記名知府留河南治兵，練精卒三千人，轉戰大河南北，親冒矢石，所向克捷。是時軍事方亟，郡縣殘破，守令無敢蒞任者。壽彤以庚申春奉檄守歸德，郡治初復，屬城尙多淪陷。壽彤受任戎行，兼籌守戰。官橋之役，大軍失利，壽彤設伏突擊，敵出不意，倉皇披靡，擒斬甚衆，大軍始集。嗣簡授歸德府知府，調守南陽。河北諸郡地勢平衍，人民散居，捻匪剽悍，極難防禦。壽彤籌餉辦團，建礮壘以固城守，大小經數十戰。復令民間創立寨堡，繕修守具。各縣仿行，始得次第克復。僧格林沁督師宛境。軍旅相見，每勞之曰，汝文官能習武事，南陽民受汝福矣。同治甲子調守開封，旋丁母憂，以墨經留豫辦理營務。乙丑南陽馬山口之役，敵衆我寡，壽彤馳往擊退。丙寅就近起復。戊辰署南汝光兵備道，選敢死士緝匪甚衆。辛未奏補斯缺。壬申剿固始股匪，擒李六斬之，敵宵遁。光緒乙亥擢河南按察使，旋調署河南布政使。值河工需款甚鉅，壽彤竭力籌濟，得慶安瀾。丙丁之際直隸山陝連歲大饑，人相食，河南被災至七十餘州縣，賑需繁切。計臣不許截撥京餉漕折，而西征協餉朝旨催促尤急，災沴洊至，庫帑奇絀。丁丑冬，壽彤再署布政使。適當前任巡撫李

慶翱布政使劉齊衡以辦賑失當被劾去官之後，日夕焦勞，鬢髮驟白。苦心擘畫，先設粥廠，按九隅收養十餘萬人。并檄各州縣仿行，沉災方澹。戊寅回按察使本任。御史孔憲穀又以署藩任內辦賑不善糾參，經豫撫涂宗瀛覆奏無他，儘予議處。尋卽掛冠，家於長沙，築止園於定王臺側。與郭崑燾，郭嵩燾，李垣，朱守敬，王闈運諸人往還，優遊觴詠，林居十年。壽彤平生篤守王陽明知行合一之學，故文人用兵確有根柢，更究心於天人性命之旨，參以神悟。晚年修養益勤，涵孕真靈，健行不息。湘中名宿之講攝生論要道者，翕然從之。所著有孝經述二卷，古音類表九卷，孔庭學裔六卷，澹勤室詩六卷，汴城籌防備覽一卷，歸德寨堡圖表一卷，已刊行。又有湘灘別志二卷，十六國春秋年表一卷，吳越遊記一卷，吳越歸程記一卷，澹語二卷，真靈篇一卷，古文辭一卷，均未梓。其歸田以後之著述，稿多散佚。光緒庚子，宅中有絳雲之阮。壽彤遺稿及鈔板，與所藏書史，悉付一炬。嗣於灰燼中，及戚族間，搜得古音類表。孝經述，孔庭學裔，澹勤室詩，及傅氏庭訓二卷，凡五種。自幼隨官百粵，出入田南，三上公車，又佐萬文敏公青藜視學兩浙，足蹤所至，遍歷川滇楚桂吳越燕趙。旣通籍，益研精輿地躡度家言，指掌山水，發爲歌詠，有太史公周行天下之慨。至篤念故舊，睽懷氣類，亦多於吟詠中見之。自少卽服膺許鄭，遂於經小學。書法師事何紹基，於四體無不工。中年致力於晉草，運腕之妙尤得道州真傳。兵間旅次索書者廬至，壽彤援筆立應，揮灑如風，至今墨蹟貽留以三湘爲盛。而澹勤室集外之詩亦多散見云。

附 錄

陳田點詩紀略後編傳證云，壽彤原名昶，字青餘，貴筑人。舉道光甲辰鄉試，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未散館，請從軍。以軍功補歸德知府，改南陽，開封，擢南汝光道，進河南按察使。青餘少好學，時阮文達輯皇清經解成，母氏與金鉞購之，以資博覽；鄉里傳爲佳話。舉鄉試第二，唱名及君，監臨賀耦耕中丞大聲賀主司得人。時典試者爲何編修子貞，書實事求是贈之。此四字乃阮文達遺子貞者，以明衣鉢相傳；漢學家尙實，爲名輩期許如此。館選後從軍中州，磨墨盾頭，不廢雅歌。所著有古音類表四卷，澹動室詩六卷。

唐
炯



唐
炯

二五

唐 炯

唐炯，字鄂生，晚年自號成山老人，遵義人，樹義季子也。性倜儻，有大丈夫襟度。好學不倦，喜讀廿四史，資治通鑑，於歷代政事得失，治亂興衰，與夫古名臣出處事跡，無不反復討論，熟於胸中。故富經世偉略。道光乙酉舉於鄉，咸豐甲寅樹義殉難金口，炯奉喪歸葬貴陽，極人世之慘變。值桐梓楊隆喜之難作，爲父老陳說大難將興，宜早爲計。勅立忠孝團，省城安危所系。旋報捐知縣，分發四川。己未二月署南溪縣知縣，下車後延公正紳耆辦理團甲，嚴禁窩藏盜匪，重懲差役需索，永革地方規費，歷任遞交積案八十餘起，有歷百年者。時復單騎赴鄉，無定期，無定地，所至引父老詢疾苦，諭以訓子弟，勤耕作，無爲非，無興訟。數月民氣和樂，地方大治。嘗言作州縣耳目所不到者足跡要到，足跡所不到者心思要到。又言民財當惜，不宜使之破壞。民氣當靜，不可使之浮動。識者歎爲至理名言。其後李永和，藍朝鼎糾黨千人入蜀，聲言復仇，連破高縣，筠連，慶符三縣，郡城晝閉，南溪居敘府下游，朝發午至。九月十一日同城文武紳耆聞警倉皇問計。炯曰，吾職守土，城亡與亡，但聽約束，保無他虞。乃攬形勢，守安隘，備器械，儲齎糧，募練鄉勇。晝則操練擊刺，夜則巡邏街市，稽查奸宄。民大感動，咸有固志。乃約重慶諸軍分路出戰。重慶兵先戰不利。炯揮軍進擊，分勦走馬街，南岸壩，陝西館，自獨攻弔黃樓，同時并進，勢如破竹。又單騎至藍營，曉以禍福，撫以恩

信，皆爲感動，願受約束。乃諸軍嫉炯獨有功，合謀破撫局，而全蜀於是糜爛不可收拾矣。自是以來，炯提孤軍不滿二千，與賊相周旋。賊憚之，遇輒避去，稱曰，唐拚命。庚申，崇實以駐藏大臣署總督，藍朝鼎聲言取綿州度歲。崇實念綿州爲成都北門咽喉，檄炯署州事。炯密察地勢，廣設方略，多遣間諜，解散脅從，方率軍進勦，不十日而事定。崇實以聞，得授夔州府知府。辛酉二月，炯還綿州，藍突擁衆數十萬至，日夜攻城，城守堅不可拔。五月藍築堤，擁涪水灌之，城不侵者三版。忽雷雨交作，夜半大聲發於水上，全城震動。天明起視，隄潰而水退。藍之守隄者，死殆萬人。父老咸欣欣然相告語曰，公今且與水拚命矣。其後駱秉章以湖南巡撫督辦四川軍務，乃上書秉章，備陳賊勢軍情，至周且詳，悉如議行。旋值石達開由湖北入川，陷石柱廳，進圍涪州。炯率兵躡至，達開解圍去，追及於綦江，達開乃退入黔。同治癸亥正月，署綏定府知府。達渠大竹差役最橫，民間積怨久，往往聯團指索差役，守令無可如何。視事後，遣人持諭各屬，勿聚衆抗官，有冤抑官爲申理。父老悅服，咸以團寨戶口來上。設書院二於郡城，社學八十一區於四鄉，延有學者使教子弟讀書，刊弟子職，訓學遺規，發各學，爲各鄉團解說，養其心性，化其習俗。嚴辦差役，查拏奸宄，下其法於各屬。期年之後，吏盡守法，民安其生。丙寅，陝西巡撫劉蓉以炯賢能，奏調赴陝襄辦營田事宜。九月到陝，劉適落職，乃復回川。崇實再權總督，令炯統師援黔。黔自乙卯徵糧激苗變後，苗民據有鎮遠施秉黃平古州八寨下江丹江黎平，剽掠及於湖南沅州。旣而都勻麻哈，獨山教匪繼起，思州又徵糧

激民變，思南石阡湄婺黃白號又起應，全省糜爛。巡撫政令不能出省門一步。戊辰二月，炯率安定果毅各營入黔，開示誠信，禁止騷擾，廣設間諜，撫用降衆，數月之間，全局粗定。父老望見旌旗，咸慶更生。清廷嘉勞，得二品頂戴，法克精阿巴圖魯，以道員簡放，炯益思竟其功。不圖九月以後，吳棠督蜀，機緘深閎，翁張變眩，所以困厄之者無不至。炯不能行其志，因請以貴州提督周達武接辦，遂還成都。光緒丁丑，總督丁寶楨知炯大氣磅礴，足任事，引與共艱巨。因語炯曰，四川財力祇此，除京餉及本省開支，協濟各省已慮不足，而沿江梟匪數十萬，一旦事起，奈何。炯謂現在邊境無事，防軍宜裁汰，每年可省餉數十萬。鹽爲國大利，數十年來官吏紳商因緣爲奸，致利上不歸國，下不歸民，只歸中飽。今若整理，可爲國歲增巨款，私梟隱患可藉以消弭。但一辦理，風起雲湧，謗議隨之。公能始終主持則辦，否則不如其已。寶楨毅然令放手爲之。炯因華聯輝之策畫，稽案牘，考成法，延官商之熟於鹽務利弊者，諮詢討論，閱五月，爲章程十六條上之。寶楨因請奏以炯辦理滇黔邊計官運鹽務，總計丁巳庚四綱，實徵正雜款銀四百八十一萬八千六百兩有奇，所有歷年積引一百二十餘萬道代銷無餘，舊欠稅羨截銀一百七十餘萬兩悉數收回，借用帑本五十萬還清。寶楨考核以聞，私梟隱患於以潛消，而局外吹求至是乃已。戊寅補建昌道，壬午授雲南布政使。當同治初元以來，越南舉國悉奉天主教，所有財賦皆爲法人徵收，中國固無人知。至是法人覬覦雲南錫產，欲由越通商，爲劉永福所阻隔，調兵船駛入大灘，欲剿除劉永福，遂其通商之意。當國者始知邊境有

事，狃於羣小之說，騰章請戰，而於國勢之盛衰，兵力之強弱，固未嘗計及也。炯至是出關查看，上書署總督岑毓英，以穩固邊防五事相機因應，不可挑戰，不可衅自我開。更急修內政，辦理廠務，歸併釐卡，裁革夫馬，考核屬吏，清丈田畝，次第舉行。癸未廣西巡撫徐延旭狃於永福之小勝，一意主戰。清廷命廣西出師，雲南守邊。四月，炯因駐防新安所，八月補授雲南巡撫。適當議和，并無戰事，邊防亦甚穩固。炯遂回省主政，乃甲申二月法人進攻北甯，太原相繼不守。台諫交章彈劾，徐既革職拏問，炯亦以牽連被逮。其實北甯太原遠距滇境，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繫部獄二年，日惟觀書作字，生死禍福度外置之。時復賦詩自遣，有已空萬念仍憂國，未了殘生且讀書，慚愧東坡老居士，烏台也許賦詩篇之句，一時傳誦，謂學養深純，以視貪生畏死，患得患失者，相去不啻天淵也。當繫獄時，川督丁寶楨，大學士左宗棠李鴻章，先後以人才可惜，奏請寬假。故丙戌十一月得發往雲南差遣，丁亥二月復以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四月抵昆明，念國家購倭銅鼓鑄，歲費不貲。雲南自遭兵燹，人民凋殘，生計艱難，非極力開采不足以裕民生，而杜覬覦。顧廠之興旺不可必，脫虧帑本，無以副委任。籌畫經營，乃奏立公司，招商開采，官爲購買。辦理十有八年，京運無缺，通省窮民藉礦廠以生活者不計其數。旋以年老請辭，回籍休養。戊申歲以鄉舉重逢，得太子少保銜。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一歲。明年葬於成山。所著書有成山廬稿，成山老人年譜，援黔錄，四川鹽法志，鹽業彙編，續修雲南通志，丁文誠公年譜，皆刊行。奏議十餘卷，存於家。

附錄

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炯字鄂生，遵義人，威格子。道光己酉舉人，以知縣分發四川，權綿州知州。時城中卒不滿千，賊數十萬，圍之百餘日，登陴血戰，激勵衆心，人有固志。會援至，表裏奮擊，殲賊且盡。屢以軍功保道員。丁文誠督蜀，佐治鹽筴，每歲增課百餘萬。鄂生之功爲多。擢雲南布政使諭，唐炯素號知兵，滇黔蜀軍事督撫皆與議進止。至滇戡撤夫馬，民困以蘇。法人奪我越南，奉命督師進勦，於軍中擢雲南巡撫。還會城接印，坐失機下刑部獄，旋釋，特授督辦雲南餉務大臣。以八旬重寔鹿鳴，賞太子少保。鄂生早歲與鄭榮翁莫即亭倡和，鄭莫治經生家言，斤斤法古，不失尺寸，期爲千秋之業。鄂生有志用世，監利王相心序成山廬詩云：觀君詩志在掃除寇讎，休養凋殘，歷險危而不懼，遭憂讒而不懣，識益卓犖，益氣沈厚，其格韻神骨又無一不絕於古。可謂知言。有成山廬稿十二卷。

王人文貴陽唐中丞八十壽序，光緒戊申三月某日，貴陽中丞春秋八十。其子孫官朝省者，咸乞假自數千萬里外歸梓奉觴。海內知名士大夫，於公有年戚寅世之誼者，莫不走筆讓言，爲公慶且祝。人文於公爲從孫壻，爲公桑梓俗吏者十有九年。維時公方馳輶節，爲吾滇人謀祉福，宵旰不遑。職是故，以葭莩之誼未得一聆訓誨。丙午秋，公叙仕歸，願養林泉。人文則奔走奉豫蘄遠，復以吏事羈滯百粵，不得隨詣士大夫登堂介壽。雖不文，無以表流功德，弗敢避也。謹倡引壻僚，望拜，贊以言曰：國容中興，人材蔚起。一時以文武才氣將相，勘定大亂，樹不世之勳，如曾胡左李諸諸公尙矣。其材力與諸公等夷，而不克必之於天者。惟公實具踔絕軼材，萬興偏服，隨諸鉅公後先角逐。其次孿兀陞弗竟厥才也，與諸公同，而典冊澤壽考備五福之全，斯則公所獨也。持此爲公壽，庶有當乎。公夙具異稟，胎孕前烈。年十三，卽盡通羣經諸子家言，條貫爲文字，瓌琦而悉籠於繩削。尤砥節蘊道，不恣爲少年縱脫之行。才氣卓絕，久爲魁宿所推許。捷乙科後，春闈報罷。踰年粵寇大熾，而黔亂亦漸萌。公適由鄂貢威格公忠骸，歸里勞葬。桑鄉之父老子弟教以

射擊營壘圍戰之法。息鄉圍訟爭，諱諱誨導，曉以大義，以爲捍衛桑梓之計。時平遠丁文誠公亦創辦訓練，在鄉治賊，遙與應和。已而巴香亂作，省垣戒嚴。大府馳書約還省，爲城守計。公曰：是滋亂也，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賊。乃簡其銳得五百人，素旌白馬直搗其巢，大破之。忠孝園之名自是著。太子山之戰，黔人至今豔稱之。公之以儒治兵自始。旣筮仕巴蜀，當李永和藍朝社朝鼎諸逆猖獗四擾。已而石達開萃江南之勁十有餘萬，以蜀爲壘，鋒尤銳。蜀中官吏司守土者，率歛民財，侵帑藏，報募勇以圖中飽，而實無一兵。賊至屏息奔避不遑。行間諸將帥，遇小賊則縱之自衛，聞大賊且臨，則悚懼僵止，雜流民以逃生。以是故賊日益增緹，燎原之禍幾不可禦。公分吏之之餘，以治兵爲守爲勦，視賊勢所趨爲因應，百變而不窮其略。南溪之役，敘州之役，犍爲之役，綿州之役，百鹿場之役，大小數十戰，嘗以百千之卒與賊數萬，而皆出奇以勝之。賊中有唐拚命之稱，旌旗以指，無不披靡。其平黑窩盜也，賊虜脅良民數十萬，聲勢張甚。省垣之北門不啓，制府飛檄率所部回援。公謂賊不足慮，即以八日竣事，乞給免死牒數十萬紙。白鹿旣捷，冒雨窮追以殲之，卒擒其渠，全活良民數十萬。事平果八月云。公饒於膽略，料敵尤神。石逆之走滇邊也，叙永牒報賊已入黔。公謂制府曰：賊狙詐莫測，此必走夷地，乘虛入寇，誘我軍東下，以襲擊無備耳。宜速檄勁旅馳奮遠越徯待賊。駭文忠公曰：然。遽檄提督唐友耕俟諸大渡河，賊至不得渡，獯貘復自後騎之，石逆就擒，蜀境綏靖。其他發蹤大略，多公寓書劉霞仙中丞所規畫也。全蜀旣定，公復請曰：黔蜀接壤，犬牙交錯，數百千里，餽餉勞師以備之，靡有已時，黔亂之不息，是蜀之大患也。援勦以爲防，恤鄰以靖邊，孰與資財贖日無窮期乎。制府聽之，因大舉撥黔。議者或請自濟南攻嚴阿，固川邊。公曰：當先其本。乃遣間招諭嚴阿廟壩諸賊，以緩其謀。率所部越桐梓，踰湄潭，會楚師，還城偏刀水，克之。攻茅坪檉木玉華數百壘，剽夷額削江外數十寨，悉反正自效。於是復甕安，靖開州，綏餘慶，收麻哈，拔新舊黃平，毀其巢穴殺實而還。而平越之賊進撲牛場，以牽掣我軍者，開壁大戰，亦盡殄之，陣斬其酋。大功之成，可晷日計，忽以忌沮解兵去，志不盡伸。黔亂之平，實公莖之。其武略有如此者。公之宰南溪也，單騎巡鄉閭，召父老詢厥疾苦，而誨導之。清保甲，戡盜賊，省刑訊，懇獄以簡。初

時給役二千有奇，數月後留者八人。民氣和樂，仰之如慈父母。每出入，男婦觀者若集堵焉。其治滇，一以蘇民困爲旨。吾鄉自明以來，徭役之虐，貽害經數百年，而莫之或拯。兵燹之餘，民尤苦累，相率走避，井里蕭條，村野爲墟。公至悉免其役，人民歲省費至三百餘萬。亂離以還，冊籍雜糅，強狡者租入山積，而無賦無田者，乃多罹其累而代納焉。公則界求田，據田徵賦，丈量清察而重籍之，去櫛比梳，索之釐稅，以便商賈，而所入如故。擴廠務，釐庫帑，以裕國用，全滇以濟。公於滇人，實蠹枯朽而骨肉之。其治行有如此者。今公之出滇者已三四稔，出蜀者二十餘稔，兩地人民薰公之德與功，其尸祝而頌禱之者，殆無有歲年也。人文等之壽公以言，不若兩地人民之壽公以心。兩地人民之以心壽公者，則又自艾其思之苦而不能達，人文乃代爲達之。人文之所以壽公之儀者，葭莩之誼，其所以壽公之言，則滇蜀數百千萬人之心也。明年己酉，爲公鹿鳴重賦之期。異日大吏狀諸朝，恩綸慶洽，滇蜀人民之忭舞躍，喜逾身受者，尤非人文之言所能代宣也。公貴陽故居有待歸草堂數楹，經營之始，卽期之功成身退，以娛暮年，而不敢必者。池有荷，山有梅，田有嘉穀，其間蒼松碧梧翠柳，多合抱之木，參差掩映。每至春秋佳日，竹影當戶，藤陰蔽檐，一亭一閣，遠絕塵韻。公以養蠶之年，當艱難之日，竟能遂我初服，優游林下，以樂此佳景。其勳名彪炳，與中興諸老後先輝映。其福壽綿長，爲中興諸元老之所無，而補其闕德，爲熙朝盛事焉。用作侑觴之助，公其亦欣然喜乎。

黃彭年

黃彭年



三三

黃彭年

黃彭年，字子壽，貴筑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年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初年，乞假侍親。歸黔，隨父輔辰辦理團練。長寨等處苗漢積不相能，下游清水江猜怨尤深。彭年親入苗寨勸諭，盡得漢民侵欺狀，爲蠲除之，使合團苗民翕然聽命。同治初元，川督駱秉章延之幕中，贊畫戎機。以石達開之役有功，力辭保薦。陝西巡撫劉蓉聘主講關中書院。兵燹後，士鮮知學。彭年講明實學，廣置書籍，嚴定課程，學者漸盛。尋直隸總督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成書三百卷，考證精確，足補舊志所未備。兼主講保定蓮池書院，置書定課一如在關中時。人給以劄，使爲日記，月考其得失而高下之。選刊肄業生日記三十二卷。光緒八年，授湖北安襄鄖荆道，調署糧儲道，旋赴本任。襄鄖界連陝豫，會匪未靖，民多逃亡。首以除暴安良爲務，得劇盜卽寘之法，誘脅悉予自新，流民皆復業。購書數萬卷，儲之鹿門書院，暇輒與諸生討論以爲樂。九年遷按察使，絕屬僚餽遺，屏新關津貼，停工程局攤捐。湖北獄訟繁，候審所積案數百，督承審官悉行斷結。訴集署者，書吏索費二三十緡，或委員提案被訟輒誣家，皆悉禁罷。復以牧令多不諳律例，幕友吏胥得因緣爲奸，特設學律館，定期會講，詳爲指授。又以游手無恆業，或偶犯偷竊，設遷善處處之，使習一藝，藝成貸費釋出，其人多改行。又建待質所，絕胥吏擅押罪人之弊。設戒煙局，以拯困於煙而貧無資者。有獄犯田萬青自縊，彭年例

應鑄二級調用。上官囑減囚罪，冀免之。彭年不可，然竟得留任。時大吏議裁綠營餉，兵洵洵思變。彭年開誠告誡，營伍咸奉約束。彭年治獄明決。終楚臬任平反鉅案十數起，結京控案四十餘起。十一年調陝西按察使，襁布政使。創博學齋，延宿儒主講席。購補關中書籍，比擬本任，其建置如治楚。憫愚民不知法，摘律例民間易犯各條刊布簡明告示，使知儆懼。陝省亂後，會匪游勇潛相勾結，彭年整頓保甲，明連坐之法，嚴窩戶之禁，詳定就地正法章程。擒誅巨魁張欽樞等數十名。又提倡民居數家共穿一井，以備火患。長安縣西北馬營寨等六十餘村，地濱灃渭，十三年秋水決堤堰，淹四十餘里，壞民田廬。彭年捐廉集款，賑撫修復，民賴以安。尋擢江蘇布政使。會大旱減漕價，明年大水，州縣以米值二千七百，而漕價二千二百，請增之，可石增二百，彭年曰，漕米一石定例收水腳費一千，其實所費不過數百，獨不可將有餘補不足耶。今水旱連年，若增漕折，民必重困。且以江蘇百萬漕計之，則民間多出錢二十萬緡。此錢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獨歸州縣中飽耳。困民以利官，不忍爲也。因力持之。復勸立學古堂，集高材之士研求經史實學，躬親講授。未幾護理巡撫，以德貪墨，敦樸儉爲先，風氣爲之一變。會有水旱災等賑百數十萬緡，全活甚衆。歲事後餘錢三十萬緡，則請修吳淞江白茆河蘊藻浜等處，工程未畢，奉調湖北布政使。後任巡撫竟其志，一律開濬，吳民便之。十六年抵鄂任。旋卒。生平邃於學，著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攷存，銅運攷略等書。

附錄

陳田詩紀略後編傳證云：彭年字子壽，貴筑人。巡道輔辰子。舉道光癸卯順天鄉試，乙巳成進士，丁未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湖北布政使。子壽先世居湖南醴陵，曾文正稱爲湘中後來之秀。三世以進士起家，亦吾黔著姓也。博學多通，與鄭柴翁莫逆亭倡和。柴翁詩云：黃九讀中祕，歸來日朝三，攤書忘軒冕，穿穴如蠶蟬，蓋深許之也。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晚乃出爲方面官。所至有政績，入國史循吏傳。

勞乃宣親查自訂年譜紀其三十一歲時事云：李文忠公爲直隸總督，奏修畿輔通志，聘貴筑黃子壽先生彭年爲總纂，開局於省城古蓮華池，網羅才俊，一時文士輻輳。是冬承延聘爲纂纂。予究心義理之學有年，見舉世胥尙通脫，以道學爲詬病，意謂古道不能行於今世，內頗自餒。及見黃先生，言行一出於正，毅然無所撓。始知今之世猶有不隨流俗者，氣爲之壯，益用自勵焉。後所成就，得力於此者爲不少矣。

凌惕安詩故掇拾云：道光中，嘉興錢衍石儀吉搜討五百餘家文集，始有清初以訖嘉慶，二百年中，王公大夫士庶統一千六七百人事實，纂爲碑傳集一百六十四卷。顧書未及釐定，而錢下世。洪楊之役，草稿流落四方。光緒庚寅春，吾鄉黃子壽先生彭年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朱竹石之榛偶言及之。子壽先生乃泐議校刊。適衍石從孫志潑來謁，屬致全稿。迨書至，發篋觀之，則釐稿至六十九冊，續編五冊，目錄一巨冊。按題徵文，乃知當時寫官衆多，分鈔連綴，敘次不侔，有待釐定。於是爲立編訂之例，舉全稿付江蘇書局提調諸可寶屬任理董之役。鳩工開雕纔四之一，而先生遽歸道山。可寶兢兢於編訂之例，歷四寒暑始告成書。借名人之文字，存名人之事實，湘鄉曾文正公所嘗想望而不得者，今由子壽先生成之。雖徵文考獻出之衍石，而則例訂之先生，謂爲錢黃共成之可也。

李朝儀



李朝儀

三六

李朝儀

李朝儀，字藻卅，貴筑人。原籍湖南清泉縣，道光二十五年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直隸。二十八年補平谷縣知縣。時總督訥爾經額以饒陽多盜，先令試署。朝儀設梭巡法，每夜遣營汛丁役四出分捕，而自輕騎周履暗緝，盜爲屏跡。三十年調補三河縣，捐廉創建書院，獎拔寒賤，三河文風之振自此始。咸豐元年補大興縣知縣，三年署甯路廳同知。時究奸伺變，朝儀整飭團練，諭民不可輕去。南苑官軍有以買物滋事者，白其帥，繩以法，由是相戒無敢犯，民乃大安。四年晉東路廳同知。五年畿內旱蝗，朝儀令分捕，購買收除，蝻孽略盡。又隨僧格林沁在甯河，營城，北塘，大沽各處修築炮台，用帑近百萬，出入勾稽，無私毫假借，事竣，得平餘銀鉅萬，亦入之官，未嘗取公家一錢也。會英兵逼通州，土匪響應，衆情思變。朝儀取通倉積穀練團，有謂正供不可擅動者。朝儀曰，此何時尚可拘常格耶。脫有處分，朝儀獨承。人心始定。尋以稽察漕運，以知府在任候補。九年僧格林沁擊退大沽英船，在事出力，歸知府班儘先補用。十年奉旨分辦直隸團練。十一年署順德府知府。時捻匪張錫珠擾直隸，至沙河。朝儀募勇五百，身先督禦。賊衆逾萬人，勢張甚。軍士以衆寡不敵，請退守沙河，不許。請回保郡城，亦不許。突飛炮折大旗，衆皆失色。朝儀屹不動，結方陣自固，使游騎於後路揚塵，賊來則施槍炮擊之，退則寂然。相持六時之久，賊疑有伏，引去。同治四年調署廣平府知府。直

梟匪竄起，所屬鷄澤，肥鄉，平鄉，威等縣，竄擾殆遍，朝儀率團駐防曲周馬疇橋，四路策應，獲賊無算。匪黨遠遁。又念捻首張總愚必圖北竄，亟修城垣，儲軍火以爲之備。及賊衆十餘萬逼城下，知有備，不敢近。先是賊將至，求入城避難者不下數萬人，悉納之。故賊雖恣焚掠，民無所傷。五年補大名府知府。清豐縣有殺人者逸去，縣令士學乾誣逮良民，鞠之，堅不承。乃嚴責捕役，役苦撻掠，因以囑囚使承之，並僞爲血衣凶器，鍛練成獄。獄上，朝儀反復研訊，得其寃，卽以囚械械縣役，並劾治學乾，而另輯殺人者抵罪。清豐團練紳馬學孟孫懷珍二人相構。巡道以學孟由捻黨投誠，恐有反側。而懷珍曾任山東知縣，當可信。遂諭使圖學孟。學孟善撫士卒，滑濬內黃之民多附之，因挾衆入城，殺懷珍黨數人。遠近傳學孟叛，三府震驚。朝儀請於巡道，往平其寨。是時大名屢有戕官事，巡道恐或不利於朝儀，固不許。朝儀卒私往，比至寨門，學孟果列兵以待。朝儀單騎入其帳，曉以利害。學孟伏地請罪，呈繳軍械，夷所居爲平陸。後朝儀管帶練軍擊賊，頗資學孟力云。旋以扼守黃河堵捻逆功擢道員。八年，總督曾國藩奏陳朝儀才具政蹟，授永定河道。在任凡八年，每遇汛期險要，督率廳汛兵弁躬往搶護。未曉赴工所，日暮始回，員弁相率從之。驗收料塼必親爲丈量，有不如其者，責令賠償。盡除架井虛空，碎料攪和之病。河沙多於土，迎溜之處潰掃崩堤，所在皆然。因購儲麻袋，盛土搶護。有謂徒糜庫帑無益河工者，朝儀毅然行之。迨後遇有險工墜抑，嘔掃悉如前法。又念大汛時農民多失業，迺通飭撥夫州縣，告諭村民，春初農隙挑積土牛如數，大汛卽無

庸上隄。鄉民稱便。又以種植隄柳課兵弁勤惰，工用有資，隄防亦固焉。五年四月，升山東鹽運使。永利場積鹽三百餘包，歷任皆恐歲久耗失，不敢動。朝儀以帑項所關，久則盜耗，乃擇幹員授以機宜，不兩月積鹽盡消。九月，署山東按察使。十一月授順天府府尹，稔知順天吏治玩泄，遇屬吏惟以潔已奉公相戒勉，便知所憚，屏絕夤緣請託。行之期年，吏治一變。先是良鄉土棍往往橫行鄉里，挾制官長，莫敢過問。朝儀至，皆閉門自斂，不敢干法，京西諸路肅然。屬境多馬賊，朝儀先飭各屬開報幹練捕役名，及訪得盜魁窟宅，則委弁率幹役掩捕，無或脫者。七年四月卒，總督李鴻章請付史館立傳，並於固安縣建祠，允之。

胡長新



胡長新

一

胡長新

胡長新，字銘三，又字子何，黎平人。道光丙午科舉人，連捷成進士，即用江蘇知縣。以母老不忍遠離，請改教職，得貴陽府教授。旋丁母憂。服除，選銅仁府教授，未行。郡守留襄軍務。時苗圍黎平久，長新志切梓桑，如楚乞師。事定乃之任。以功保國子監學正，加五品銜。提督貴州學政章業祥又以端介可風薦，升翰林院典簿。不赴，歸掌黎陽書院。在銅仁十年，而黎平尤久。其學蓋自知恥始。其程己以宋五子爲侯的，而以經史爲衡繩，以小學爲羽翼。於並世人帥鄭珍莫友芝。友黎兆勳莫庭芝。獨其徒未嘗有聞。然而銅仁之人曰，胡先生律嚴而道尊，言動而躬隨，今之者明，情者起，頑者革，今之胡湖州也。黎平之人曰，胡先生律嚴而道尊，言動而躬隨，今之石徂徠孫泰山也。其於忠孝節義禮讓廉恥若出天性，皇皇勳圖，無日時不然，無事不然，不可一節名也。所著書曰籍經堂集。以光緒十年八月卒，年六十七歲。

附錄

黎庶昌翰林院典簿胡君墓表曰，光緒十年八月十一日，翰林院典簿黎平胡君卒，年六十七。明年五月十六日葬某里某山。君諱長新，字銘三，獨山莫友芝別字曰子何，而爲之說，遂以子何行。道光丙午舉人，丁未進士即用江蘇知縣。賓客有賀者，君曰，勿爾，吾未自信，未出而仕也。且母老不宜遠行，又爲於江蘇，立請改教職。得貴陽府教授，旋丁母憂，服除選銅仁府教授，未行，郡守留襄軍務。苗匪圍黎平，如楚乞師。事定乃之任。以功保國子監學

正，加五品銜。提督學政章業祥又以端介可風薦，升翰林院典簿，不樂赴，病免歸，掌黎陽書院。在銅仁十年，而黎平尤久，先後凡十五年。君之學蓋自知恥始。其程己以宋五子爲侯的，以經史爲衡繩，以小學爲羽翼。於世世人師鄭珍莫友芝，友黎兆熊莫庭芝，獨其徒未嘗有聞。然而銅仁之人曰，胡先生教人能使愚者明，惰者起，頑者化，今之胡湖州也。黎平之人曰，胡先生律嚴而道尊，言動而躬隨，今之石徂徠孫泰山也。其於忠孝節義禮讓廉恥若出天性，皇皇視之，無日時不然，無事不然，不可一節名也。曾祖世範識貢生，銅仁訓導。祖榮增廣生。考秉鈞，嘉慶乙丑進士，河南扶溝縣知縣，因事降改教職，授選義訓導。娶劉氏。子一生同。所著書曰稽經堂集。君葬四一而歲未有墓，黎庶昌曰，古者賢士有易名，今諡不下行，道何由光。君執德秉貞，凜然自守，始不渝。若用巨黎碑庶銘其貞曜故事，取學政語，諡曰端介先生，具列諸石，則君之生平行誼不待戶說，皆明白且行遠矣。以書告士林，咸曰宜。

光緒十四年正月表。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趙德光

第一集

第三卷



趙德光

清同治六年七月，貴州提督趙德光陣歿安平蘆荻哨，一時貴陽士民哭聲震天地。清廷聞之，悼逾恆。嗚呼，可以見其人矣。當時貴州巡撫張亮基原奏有曰，該提督頻年茹蘗飲冰，臥薪嘗膽，其中艱苦難以筆墨形容。每當攻勦吃緊之際，該提督恆露處於嚴風酷雨之中，甚至枵腹荷戈，終日不得一餐。猶復激勵士卒，日以殺賊爲事，毫末形之於色。卽獨處之時，手舉指畫，無刻不以防剿在念。器量宏遠，措施咸中機宜，尤非尋常提鎮所及。是以民心依賴，恃若長城。誠能籌集鉅款，俾得擁衆以禦強寇，全省賊氛早已蕩平。乃極力籌措，每當得手，率以無糧無餉坐以待困，不克展其抱負。每一言及，不禁扼腕。茲竟中道捐軀，且年僅三十。前月甫舉一子，尙未彌月。平日清介自持，得餉盡以分贍士卒，死後囊空如洗，家無長物，只餘敝衣數領，家計蕭條，尤爲可慘。似此忠勇勤廉，不愧名將云云。讀之令人感動。黔亂廿年，躬與艱虞者，惟德光與銅山張亮基，此遵義黎庶昌所謂黔亂紀餘，孰爲其烈，文則銅山，武則剛節者也。德光字輝堂，郎岱張氏。少隸提督趙德昌戲下，數從征伐，冒姓趙。有大功於黔，黔之人皆樂稱趙氏，遂不復改。黔亂之興至同治五六年而極，嘗以孤軍枝柱省垣，蔽翼三府七州十一廳縣之地，勇冠三軍，所向無敵，中外皆以名將目之。德光亦自以討賊爲己任也。咸豐六年，始由勇丁征剿雲南回，積功保六品軍功藍翎。八年雲貴總督吳振械飭令回黔剿匪於平越一

帶，以千總拔補，得五品頂戴。十年克復修文縣城，擢都司，換花翎。苗踞獨山州城，攻拔之，北徇下羊場巴香，直抵清水江，削平四十餘壘。明年破賊沙潭江口，再捷於主戎山，威名由是漸起，得豪勇巴圖魯名號。同治元年，進攻王卡。王卡者，在清水江外，賊之老巢也。山箐峭絕。德光得降人，諷知賊以腰羅溪新寨巖爲門戶，旁則花巖梯子巖。間道走羅溪，分軍塞其旁。別遣奇兵瞰寨巖後，而建旗鼓自將當其前。與賊爭山，累肩越壘以進，氣銳盛，遂奪王卡，拔出男婦數千人。追至尙大坪，毀賊寨而還。衆聲大和。以副將留黔補用。二年，克復舊縣，補都勻協副將，記名總兵。三年，方營東山平圖壩芒，而省門告警。率師回援。縱擊於紅邊北衙，大膊於永樂堡，再蹙之小箐。又以其間收復龍里，與賊戰於城內江西街。賊陷鎮西鎮，攻清鎮，廣順，定番，長寨俱失，德光引而之西，連下數城，出奇制勝，所在戰克。復北定開州修文。賊逼青巖，又南出貴定龍里，黔西大定望援切。巡撫張亮基檄德光往應。德光自開州橫出陸廣河，掃蕩而前。又以次戡定。已而開修再失，德光憤禍變之靡已也，益督部曲而申討之，警備不虞。雖以記名提督迭署古州安義鎮總兵，遙領而已。方是時，省之南則潘名杰，省之北則何得勝卵翼其間。又傳以苗教回狎，黨嗥明昧，羣盜如麻。德光提孤軍當四戰地，數不滿六千，頻年轉戰，無一虛日。餽餉匱竭，至或以饑赴敵，露處於嚴風酷雨之中，終日荷戈，不獲一飽，而含宏淵默，未嘗一見顏色。人咸以爲難，愈益欽敬。其攻賊也，尤善爲超距鵬刦之法，賊莫知所爲備，皆畏憚之，號曰鐵腳板云。五年，擢署貴州提督，正月克復永甯州

城。踐血而西，躡募役司，踰張官堡，掇翁貴廣興。撤賊而東，躡倉坡，踰舊縣，搃土坎，軍久無功。亮基令圖油溪。德光曰，貴定百里皆賊，雖有忠義永固諸團，僅能自守一隅，不足以牽賊勢。某以孤軍深入，而甕城洛日諸隘係賊藩籬，無軍進討。今張樑，李忠恕，童三元等咸觀望不進，使賊得專並一路，乘我軍後，此劉廣礪民屯所以被襲也。兵則愈疲愈少，賊則日戰日多。况油溪在黃土坎後，其能越寨進剿乎。會暑疫回省，其秋赴援安順，追賊至頭鋪二鋪，大破之。安順圍解。六年春，再援定番，出賊不備，疾馳至穿心堡，乘雷電中奮擊，士皆殊死鬪。賊大潰，墜巖罌樹死者以萬計。斬賊目許八大等，進迫花山，降二十餘屯，直抵季登山營兩峯間，斷賊樵汲，遂拔陳喬生逆巢，聲威大震，遠近快之。得換博奇巴圖魯。郎岱賊入安平，德光乘勝要敗於蘆荻哨。日加晡，率數騎渡河度地勢，驟中伏鎗墮馬，從者驚潰。賊出，剖心裂腹，擢首以去。同治六年七月初五也。年纔三十。越二日，趙德昌所遣守備楊嗣基接應者至。德光死，賊猶未退。衆皆痛憤，見紅巾十餘負其首疾馳。嗣基揮騎窮追及之沙子哨，悉數殲滅奪回。事聞，清廷震悼殊甚。加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議卹，死事地方，及貴州省城，郎岱廳原籍，建立專祠，諡曰剛節。德光之行軍一以愛民爲主，有警卽赴，如患難之在其身。以故百姓戴若慈父母。諸路告急皆求提督親行。一聞其至，相率輸猪鷄菜果，或炊飯以待。及其卒也，士民皆巷哭失聲，悲痛至不忍聞。嗚呼，忠且仁已。

附錄

黎庶昌趙剛節公神道碑銘曰，公諱德光，字歸堂，耶魯張氏。少隸提督趙德昌戲下，數從征伐，冒姓趙，有大功於黔，黔之人皆樂稱趙氏，遂不復改。黔亂之興，至同治五六年而極。公嘗以孤軍枝柱省垣，敵翼三府七州十一廳縣之地，勇冠三軍，所向無敵。中外皆以名將目之。公亦自以討賊爲己任也。咸豐六年，始由勇丁征勦雲南回匪，積功保六品軍功藍翎。八年，雲貴總督吳振械飭令回黔勦匪於平越一帶，以千總拔補，賞五品頂戴。十年克復修文縣城，擢都司，賞換花翎。苗匪踞獨山州城，攻拔之，北徇下羊場巴省，直抵清水江，削平四十餘壘。明年破賊沙潭江口，再捷於主戎山，威名由是漸起，賞委勇巴圖魯名號。同治元年，進攻王卡。王卡者，在清水江外，賊之老巢也，山箐深峭。公得降人，嗣知賊以腰蕪溪新寨巖爲門戶，旁則花巖梯子巖。間道走蘿溪，公分軍塞其旁，別遣奇兵瞰寨巖後，而建旗鼓自將當其前。與賊爭山，累肩越壘以進，氣銳甚，遂奪王卡，拔出男婦數千人，追至尙大坪，毀賊寨而還，衆聲大和。命以副將留黔補用。二年，克復舊縣，補都勻協副將，記名總兵。三年公方營東山平圖芒，而省門告警，率師回援，繼擊於紅邊北衙，大捷於永樂堡，再蹙之小箐。又以其間收復龍里，與賊戰於城內江西街。賊陷鎮西衛，攻清鎮，廣順定番長寨俱失。公引兵而西。連下數城，出奇制勝，所在戰克。復北定開州修文。賊逼青巖，又南出貴定龍里，黔西大定望援切。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往應。公自開州橫出陸廣河，掃蕩而前，又以次戡定。已而開修再失，公憤禍變之靡已也，益晉部曲而申討之，警備不虞。雖以記名提督迭署古州安義鎮總兵，遙領而已。方是時，省之南則潘名杰，省之北則何得勝，二巨寇者卵翼其間。又傳以苗教回狎，黨孽劇咻，羣盜如麻。公提孤軍當四戰地，數不滿六千，頻年轉戰無一虛日。饑饉置焉，至或忍饑赴敵，露處於嚴風酷雨之中，終日荷戈，不獲一飽，而舍宏淵默未嘗一見顏色。人咸以爲難，愈益欽敬。其攻賊也，尤善爲超距騰規之法，賊莫知所爲備，皆畏憚之，號曰鐵脚板云。五年，擢署貴州提督。正月克復永甯州城。踐血而西，賊募役司，踣張官堡，撥營貴廣興。撤賊而東，既倉坡，踏舊縣，搃黃土坎，軍久無功，張公令圍油溪。公曰，貴定百里皆賊，雖有忠義永固諸團，僅能自守一隅，不足以牽賊勢。某以孤軍深入，而獲城落白諸隘係賊藩籬，無軍進討。今張樑李忠恕童三元等咸觀望不進，使賊得專并一路，乘

我後軍，此劉廣橋民屯所以被襲也。兵則愈瘦愈少，賊則日戰日多。況油溪在黃土坎後，其能趨秦進勤乎。會暑疫回省。其秋赴援安順，追賊至頭鋪二鋪，大破之。安順圍解。六年春，再援定番，出賊不備，疾馳至穿心堡，乘雷電中奮擊，士皆殊死鬪。賊大潰，墜崖墜樹死者以萬計，斬賊酋許八大等，進追花山，降二十餘屯，直抵季登山營兩峯間，斷賊樵汲，遂拔陳喬生逆巢，聲威大震，遠近快之。賞換傳奇巴圖魯。旋密疏奏保按察使鮑桂生請破格擢用，上以公武臣擅保文員，命傳旨申飭。耶岱賊入安平，公乘勝要取於蘆荻哨。日如晡，率數騎渡河度地勢，驟中伏鎗墮馬，從者鬻潰。賊出剖心裂腹，擡公首以去。同治六年七月初五也。年纔三十。越二日，趙德昌所遣守備楊嗣基接應公者至公死所，賊猶未退。衆皆痛憤，見紅巾賊十餘員公首疾馳，嗣基揮騎窮追，及之沙子哨，悉收殲滅奪回。事聞，上悼惜殊甚，加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賜卹，死事地方，及貴州省城，耶岱廳原籍，建立專祠，予諡剛節，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曾祖某，祖某，考某，贈振威將軍。妣某某氏，皆一品夫人。配雷夫人，生子甫彌月耳。某年月日葬某里某山。公之行軍也，一以愛民爲主，有警卽赴，如患難之在其身。以故百姓戴若慈父母，諸路告急皆求提督親行。一聞公至，相率輸精雞黍果或炊飯以待。及其卒也，士民皆巷哭失聲，悲痛至不忍聞。嗚呼，忠且仁已。銘曰，世變之興，利賴賢哲。文武同途，有殄斯滅。黔亂紀餘，孰爲其烈。文則銅山，武則剛節。惟公首出，光嶽所分。將材天授，匪由學廬。票姚冠軍，氣吞凶逆。四馬入陳，萬夫辟易。人方卻退，公獨據堅。衆如振槁，公屹若山。爲民復讎，視如家事。有功莫居，遇險弗避。嗟我黔士，君子六千。豈無軀命，誓與同捐。感公忠勤，不忍背畔。萬棘千艱，共濟時難。中道而稅，隕此長城。震驚邊徼，人喪父兄。莫敖衛楚，不知所益。決腹斷脰，以憂社稷。公實近是，大勇忘身。千載墮淚，視此刻文。

凌惕安齡故撥拾云，余幼時恒聞先王母陳太夫人述趙剛節公軼事，比長因就其家請觀其遺物遺像。其戰衣戰裙尤可異。衣以藍色布爲表裏，內襯白夾紙多層，面綴穿山甲，甲片層層遞護，令滿繚以黑絨，重十八觔，運掉能自如。裙製如戰衣，特裏用絹，重八觔。被泥污，有血跡，想見當年塵土征衣之概。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蹇 聞

第一集

第三卷



蹇 閻

蹇閻，字子和，遵義縣人。蹇臣次子。生而英豁沈毅，饒有智略。咸豐四年，桐梓楊龍喜倡亂，圍攻郡城。時蹇臣方奉命在籍團練，承平既久，兵器器荒。閻始爲當事者畫策，協同戰守，詰姦禁讎，昕夕在勤。閱百二十日而圍解。蹇氏名由是籍甚。自是郡中兵事迭起，一皆倚閻主辦。閻亦以爲事關桑梓，誼無可委也。積功由廩生累保同知，直隸州，分發四川，戴花翎。至則大爲總督駱秉章所知，署彭山縣知縣。縣故無城，適滇匪李泳和擁衆踞擾迴龍場，閻率黔勇百人，雜以團練，分屯置守，屹然如遏水使不溢防。始築土垣爲城，病其窳敗，乃集父老謂之曰，吾欲易土以石，何如。衆有難色。閻曰，此彭民百世之利，無可疑者。因出圖指示城基曰，應起某所，止某所，須工費各若干，吾籌之已熟，成否祇在今日耳。衆皆曰惟使君命。卽委輸命錢，且防且築，六月而城完，賊以遠退。閻再破走之快活山，遠近大悅，懽聲動鄰。眉州民至移彭山界石以自蔽。秉章賢君勝軍旅也，令兼治眉州團練，解散勇目陳祥與數萬之衆。十一年署茂州直隸州。松潘與茂州毗連，爲番所陷，數數侵擾州境。閻治法一準彭山。同治元年，越勦匪首方自閻於綿竹。其秋大破番巢於疊溪，引軍深入，連下龍池梭多勒古諸隘壘，生擒賊酋日吉木諾。進復廳城，閻績爲多。由是晉階知府。旋丁母憂，秉章留辦番務。閻固請回籍。方是時，黔省軍事糜爛，蜀邊益棘。秉章念援黔卽所以爲蜀，就令統舊部至遵義設

防，而工部侍郎石贊清亦自條陳軍務，薦閻才可大用，堪倚以辦賊。未幾果有三路援黔之議。閻以所領當中路，駐勦數年，討平高臺覺林寺禮木園各教匪，斬僞朱王，攻復湄潭縣城。分軍與楚師會，克清平，以功免補知府，以道員用，疊加鹽運使銜，布政使銜。又於其間辦結天主堂巨案，約堅條明，民教大安。凡地方義舉皇皇焉圖之惟恐不及，任之益不辭勞怨。八年丁父憂，回省。新津有通濟堰，爲眉州彭山兩邑民田所利溉。新津民累斬修築，積訟彌年。閻奉檄往勘，爲之平亭利害，衆各爽然，一遵約束以退。旋赴酉陽巡視邊防，歸及重慶，病卒，同治癸酉十二月六日也。年四十有六。上自大府，下逮僚友，莫不歎其位與壽不克盡其才，爲國家大用惜也。彭山，茂州，遵義士民聞之，先後請建專祠，得旨報可，事蹟宣付史館立傳。其明年五月，卜葬縣西觀田山。初咸豐中兄諤以舉人勦賊殉難，特予建祠。及是閻又以勦績得榮譽，郡人以爲光耀，合祀之文昌宮後，號憲公祠。閻在軍在官常手不釋卷，亦頗讀宋五子書以自儆。然不喜著述，僅有權彭平番援黔等日記六卷。其弟說別輯詩文爲諍庵雜著二卷，家書及論學語爲一家言，四卷。

附錄 參

黎庶昌布政使銜四川候補道塞君墓表云，君諱閻，字子和，姓楚氏。明尙書忠定公義之後。崇禎末被寇亂轉徙入遠義，遂爲縣人，曾祖某，祖某，副貢生，考臣，道光乙酉舉人，官婺川教諭，卒祀鄉賢。妣李夫人，母陳夫人生子三，君其次也。三代皆以君貴贈中議大夫，妣皆封淑人。後以君功加敘晉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生而英髫沈毅，饒

有智略。咸豐四年，桐梓義民楊隆喜倡亂，圍攻郡城。時贈公方奉命在籍團練，承平既久，兵器器荒。君始爲當事者畫策，協同戰守，結姦禁賊，昕夕在勤，閱百二十日而圍解。蹇氏名由是籍甚。自是郡中兵事迭起，一皆倚君主辦，君亦以爲事關桑梓，誼無可委也。積功由廩生累保同知直隸州，分發四川，賞戴花翎。至則大爲駭文忠公乘章所知，署彭山縣知縣。縣故無城，適滇匪李泳和擁衆踞擾迴龍場，君率黔勇百人，雜以團練，分屯置守，屹然如遏水使不溢防。始築土垣爲城，病其窳敗，乃集父老謂之曰，吾欲易土以石何如。衆有難色。君曰，此彭民百世之利，無可疑者。因出圖指示城基曰，應起某所，止某所，須工費各若干，吾籌之已熟，成否祇在今日耳。衆皆曰惟使君命。卽委鑄金錢，且防且築，六月而城完，賊以遠退。君再破走之快活山，遠近大悅，權聲動鄰。眉州民至移彭山界石以自蔽。駱公賢君勝軍旅也，令兼治眉州團練，解散勇目陳祥與數萬之衆。十一年署茂州直隸州。松潘與茂州毗連，爲番所陷，數數侵越州境。君治法一準彭山。同治元年，越勦匪首方自閩於綿竹。其秋大破番巢於疊溪，引軍深入，連下龍池棧多勒古諸隘壘，生擒賊酋日吉木諾，進復縣城，君績爲多。由是晉階知府。四年丁李陳兩夫人憂，駱公留辦番務。君固請回籍。方是時，黔省軍事糜爛，蜀邊益棘。駱公念援黔卽所以爲蜀，就令統舊部至遵義設防。而工部侍郎石公贊清亦自條陳軍務，薦君才可大用，堪倚以辦賊。未幾果有三路援黔之議矣。君以所領當中路，駐勦數年，討平高臺覺林寺禮木園各教匪，斬僞朱王，攻復涪潭縣城，分軍與楚師會，克清平。天子多君功，免補知府，以道員用，疊加鹽運使銜，布政使銜。又於其間辦結天主堂巨案，約堅條明，民教大安。凡地方義舉皇皇爲圖之惟恐不及，任之益不辭勞怨。八年，丁贈公憂，服闋，引見回省。新津有通濟堰，爲眉州彭山兩邑民田所利。新津民累新修築，積訟綱年。君奉檄往勘，爲之平亭利害，衆各爽然，一遵約束以退。旋赴酉陽巡視邊防，歸及重慶病卒。同治癸酉十二月六日也。春秋四十有六。上自大府帥，下逮僚友，莫不歎君之位與壽不克盡其才，爲國家大用惜也。彭山茂州遵義士民聞之，先後請建專祠，得旨報可。事蹟宣付史館立傳。其明年五月，卜葬縣西觀田山。初咸豐中，君兄謬以舉人勦賊殉難，特予建祠。及是君又以勦績邀此曠典，郡人以爲榮，合祀之文昌宮後，號蹇公祠云。配朱夫人，子二，念

咸，念恆，俱廩生。女二，長適清鎮侯選從九孫秉懿，次適余從子尹融。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君在軍在官常手不釋卷，亦頗讀宋五子書以自儆，然不喜著述，僅有權彭，平番，擬黔等日記六卷。君弟誥別輯詩文爲評庵雜著二卷，家學及詩學語爲一家言四卷。君沒十餘年，而其羣衆子姓能篤守家法，門庭雅睦，蔚爲一郡之冠，無改舊規。然後知君之所樹立皆出自有本之學，非偶然也；其廟食宜也。念咸等數乞余文爲君表墓，因綴其大者，使揚於阡，用式鄉閭，而告異世。光緒十三年正月，同邑黎庶昌表。

黎庶昌

黎庶昌



五五

黎庶昌

黎庶昌，號蕤齋，遵義人。祖安理，父愷，恂其世父也。六歲而孤，家貧，體孱弱多疾病。兄教之嚴，祁寒盛暑不少懈。年十四五，賦詩屬文，犁然成誦。郡縣試屢冠其曹。廿一入郡庠生，食廩餼。自咸豐壬子黔省苗教亂起，停鄉舉者十五年。昌在當時學已大成，無所進取，乃走應順天鄉試。辛酉壬戌兩試下第，困不得歸。同治元年，下詔求言。昌以諸生獻策，召赴軍機處面試。又奏言國家之所當興革者十五事，皆切中時弊。遂以知縣發往江蘇會國藩大營查看委用。國藩初未之異，委辦保甲。昌宵旰從事，不敢憚勞。國藩稍聞其才，召入幕府，治文書。國藩定江南，征捻匪，昌常在左右。已而國藩移督直隸，念昌家貧親老，勢難偕行，乃留之江蘇待次。豐順丁日昌巡撫蘇州，習聞昌名，延入幕治事。己巳署吳江。逾年國藩還督兩江，檄署青浦。壬申國藩卒，昌大悵快。出管淮陽隄工支應，工竣，又管揚州荷花池樵務，二年報解餘羨逾萬，調權通州花布釐捐。自國藩云亡，昌以知己寥落，常鬱鬱不自得。欲有所建立於世，而苦無汲引。丙子冬，湘陰郭嵩燾以侍郎出使英法，簡選材俊。昌以三等參贊隨行。時副使爲番禺劉錫鴻，劉故郭門人，一旦驟貴與己並，郭常快快。久之益不相能，正副使互相彈擊，章奏相銜。清廷兩釋不問。已而改劉爲德奧義和使臣，二人仍彈擊不休，乃並撤歸，而以曾紀澤繼郭，李丹崖繼劉。昌之隨嵩燾也，初不知郭李有隙，事之維均。適遇小人居間搆譖，

郭遂遷怒於昌，謂昌黨劉，常以盛氣凌折，至不能堪。昌憤憤無聊，肝氣鬱結，遂遷目疾。西醫用蠱虫攻之，左目失明。紀澤爲國藩冢嗣，與昌有舊。然以隨國藩久，常覺儀文闕疏，意殊不合。三年差滿，循例保擢知府。差竣歸國，已束裝登車，出使美日祕國大臣陳蘭彬適乏駐日斯巴尼亞參贊，發電留昌。昌在日斯巴尼亞馬得力都城二年，清廷察昌堪大任，給二品頂戴，以道員用，亦出使日本大臣。昌在日京三年，見日本輕玩中朝，寸心孤憤。然使臣之重輕全視國體之強弱，日人崇尚西法，視中國積弱莫能振興，樽俎之間禮意闕疏，遠遜歐美諸國。昌在外無可設施，日夕嗟歎。乃收羅唐宋逸編古籍，刻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刻印之精，突過前古。一時海內震動。甲申八月丁內艱，時日本與朝鮮構釁，代者徐承祖已至，清廷仍留昌治事。三月初日事定，昌奏請回國終喪，扶母柩旋里。服闋入京，值新簡日本使臣李興銳病不能行，復以昌往。昌兩使日本，與其士大夫狎習。每春秋佳節，常設文酒之讌於芝山紅葉館，與彼邦諸名士唱酬詠歌，哀然成帙。於是日東文讌集三編之刻。任滿之前半載，祖餞之會無虛日，惜別頌禱之詞以數百計。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餞至數百里外。歐美各國使臣嘖嘖稱羨，謂爲從來使臣返國所絕無也。蓋昌之再使日本也，脫去崖岸，兼容並包。凡彼都之學士文人無不交，其交也無不善，故其國學士文人無不識昌，亦無不敬愛昌者。所以文字之播於日本者亦獨多。歸國後，授四川川東道。四川爲吾國繁富之省，而川東又四川繁盛之區。所轄州縣三十餘，赤望居半，一道之地縱橫千里，蓋幾於小省矣。昌蒞任，裁汰舊規，清正守法。廉俸

所入半施之義舉國事。設洋務學堂，教諸生之秀者。獨力建雲貴會館，修禹門山及紅花園金頂山諸梵宇。所費以萬計。又賑荒救災，購米平糶。凡鄉先達之塋壙荒墟，祠宇頽廢，忠臣孝子仁人烈士之後裔貧無依賴者，見之無不勇爲，爲之必求可久。以故去官之日僅有屋十數楹，田百餘畝而已。甲午中東之役，昌每聞戰狀輒慟哭涕零，憂憤成疾，或終日不食。久之，漸語無倫次。丙申八月，渝城大火，焚民舍二千餘家，延及衙署。昌倉皇震驚，疾益加甚，漸成狂瞽，提刀叫躍，言語迷惘。時清廷徵召，有事顧問，以疾不果行。其冬遂引疾歸。交替後，延西醫診視，疾已大瘳。昌思歸疾迫，西醫曰，此疾今甫半瘳，若不療根，明春再發將不可復治矣。時子弟輩無敢泥之者。昌果歸，至家飲食步履如常，語言復故。及秋右目復瞽，益自煩惱，疾遂篤，至不知洩溺。以丁酉十二月卒，年六十一。其生平學問文章，行誼節操，極足以型儀後世。性復廉靖沈毅，剛健果決。端默寡言，語不妄發，發必實踐。不輕然諾，諾必果行。臨事剛斷，不計利害。造謀作事，必底於成，百折不易。不悔已事，不信地理鬼神星相諸術。操履敬慎，終身無妄起，治事無夕淹，居處寢興有常度。所至屋室必整潔，几案無點塵。手鈔書盈箱累篋，無省筆。舉動必循古禮，纖微不苟簡，瑣細輒躬親。然胸懷高亮，清明廣夷，有屋宇天地之氣，父母乾坤之心。視埏垓若戶庭，古今猶旦暮。奇珍玩賞屏無寸蓄，古書名畫不私藏於家，輒梓印以公諸世。性不佞佛，而修梵宇，購藏經，及娑羅貝葉之屬，費以萬計。蓋生平喜成惡敗，閱世者深，計慮久遠，知後嗣之不能長保，故發憤而措力於梵寺琳宮，

冀以垂諸久遠也。其處家庭也，奉母以孝，事寡嫂以敬，撫孤姪至於成立仕宦。兄弟之間人不能堪者，昌處之以禮。宗族戚黨咸視疏戚厚薄扶植而任卹之，沾丐甚衆。居官數十年，僅兩署州縣，時祇二年，故無赫赫之聲，其出使日本歐洲也，所到之國必友其賢士大夫，而無不欽慕欣悅。蓋昌德氣粹然，光輝充實，望而知爲忠信篤敬之人。故所至人愛，所去人思，雖中外異俗殊文，而情意交孚，歷久猶不忘訊問也。不有分外之財，友朋緩急相聞，無不立應。事過輒忘。有所購置，只問美惡，不問貴賤。塵視千金，糞視珠玉，然不妄費，費必中理。中年依國藩久，衣服飲食必儉約。自周歷歐洲各國以後，恍然悟身世之有盡，視窮奢極侈爲當然，不主故常矣。少年迫父兄之教，困於科舉業，心頗不慊。嘗瀏覽子史百家之書，務通大義，不顯顯章句訓詁。而四史通鑑致力最深，硃墨並下，網羅舊聞，萃綜精義，牛毛細字充塞四旁。平生喜爲古文辭，及從國藩公遊，大啓塗轍，嗜好益深，如飢渴之於飲食。精心探索，直造幽微。手鈔名篇至數十卷，成續古文辭類纂一書，刪訂去取二十餘年而後定。爲文大指宗尙方姚，法度謹嚴，簡練縝密，而雄直之氣得自天成。國藩常稱之曰能。所著有拙尊園叢稿內外編，黎氏家譜，全黔國故頌，入都紀程，西洋雜誌，續古文詞類纂等書，皆刊以行於世。

附 錄

黎汝謙誥授資政大夫出使大臣四川東道黎公家傳云：公諱庶昌，號莼齋，貴州遵義黎氏。先世由江西新喻徙居四川廣安州，以上世代不可考。凡歷幾世，至前明高歷中，有曰朝邦者，率其四子懷仁，懷義，懷禮，懷智由廣安徙貴州

之龍里。逾年再徙遠義東鄉樂安里之沙灘，家焉。懷仁生民忻，民忻生糴，糴生天明，天明生國炳，國炳生贈奉直大夫正訓，公會祖也。妣鄒氏，封宜人。奉直授徒於四川灌縣，卒，門人葬之郭外。實生山東長山縣令安理，妣楊氏。長山令生二子，長曰恂，中進士起家，歷官至雲南巧家同知。次曰愷，卽公考也。官開州訓導。三代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張氏，生母吳氏，皆封夫人。訓導公生四子，長庶叢，庶蕃，皆舉人。次卽公。訓導卒於開州時，公方六歲，家貧也，而尪弱多疾。伯兄教之嚴，祁寒盛暑不少懈。年十四五，賦詩屬文犁然成誦。郡縣試屢冠其曹。廿一入郡庠生，食廩餼。自咸豐壬子黔省苗教亂起，停鄉舉者十五年。公時學已大成，無所進取，乃走京師，應順天鄉試。辛酉壬戌兩試下第，困不得歸。同治元年，穆宗御極，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下詔求言。公以諸生獻策闕廷，上聽其言，召赴軍機處而試。又奏言國家之所當興革者十五事，皆切中時弊，遂特賞知縣，發往江蘇曾文正公大營查看委用。文正初未之異，委辦保甲。公嘗听從事，不敢憚勞。文正稍聞其才，召入幕府治文書。文正平江南，征捻匪，公常在左右。已而文正移督畿輔，念公家貧親老，勢難偕行。乃留公江蘇待次。上奏云，黎某與臣朝夕互對數年，外甚樸訥，內有抗心古哲，補救時艱之志之語。時豐順丁公日昌巡撫蘇州，習聞公名，延入幕治事。已已署吳江。逾年文正還督兩江，檄署青浦。辛未文正公薨，大愾快。壬申管淮陽隄工支應，工竣，管揚州荷花池權務。二年報解餘羨逾萬，調權通州花布釐捐。自曾文正云亡，公以知己寥落，常鬱鬱不自得。欲有所建立於世，而苦無汲引。丙子冬，湖陰郭公嵩壽以待郎奉命出使英法二國，簡選才俊，公以三等獎隨行。時副使爲番禺劉通政錫鴻，劉故郭公門人，一日驟貴與已並，郭常快快。久之益不相能，正副使互相彈擊，章奏相銜。朝廷兩釋不問。已而改劉爲德奧義和使臣，二人仍彈擊不休。朝廷乃並撤歸，而以曾惠敏公紀澤澹郭公，李京瑞丹崖繼劉公。公之隨郭公也，初不知兩公有隙，事之維均。適遇小人居間構譖，郭公遂怒於公，謂公黨劉，常以盛氣凌折，至不能堪。公憤憤無聊，肝氣鬱結，遂遺目疾。西醫用蠱虫攻之，左目失明。曾敏惠爲文正公家嗣，與公有舊。然以隨文正久，常覺儀文闊疏，意殊不合。三年差滿，循例保舉知府。差竣歸國，已束裝登車，出使美日祕國大臣陳公蘭彬適之駐日斯巴尼亞亞參贊，發電留公。

公在日斯巴尼亞馬得力都城二年，朝廷察公堪大任，賞二品頂戴，以道員用，充出使日本大臣。公在日京三年，見日本輕玩中朝，寸心孤憤。然使臣之重輕，全視國體之強弱，日人崇尚西法，視中國積弱莫能振興，禮俎之間，禮意闕疏，遠遜泰西諸國。公在外無可設施，日夕嗟歎。乃收羅唐宋逸編古籍，刻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刻印之精，突過前古，一時海內震動。壬申八月丁內艱。時日本與朝鮮構釁，代者徐承祖已至，廷旨仍留公治事。三月朝日事定，公奏請回國終喪，扶柩旋里。服闋覆命，值新簡日本使臣李公興銳病不能行，復以公往。公兩使日本，與其士大夫狎習，每春秋佳節，嘗設文酒之譚於芝山紅葉館，與諸名士唱酬詠歌，鏗然成帙。於是日東文譚集三編之刻。任滿之前半載，祖餞之會虛無日，惜別頌禱之詞以數百計。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餞至數百里外。泰西各國使臣噴噴稱羨，謂爲從來使臣返國所絕無也。蓋公之再使日本也，脫去崖岸，兼容並包。凡彼都之學士文人無不交，其交也無不善。故其國學士文人無不識公，亦無不敬愛公者。所以文字之播於日本者亦獨多。先是公嘗議於吾里禹門山寺建五君祠，祀鄭子尹珍，莫子偃友芝，伯兄伯庸筱亭諸先生，令地方官吏春秋祠祭。國家舊制凡建祠祀必自紳民呈由縣府申詳司院，層遞核結，然後奏聞。上又交部審議而後定。公不循舊制，遽騰章上奏，部議以違例論，降三級調用，蒙恩賞二品頂戴，仍留出使大臣之任。任滿之日，合肥相國李公鴻章念公朝鮮之役偵察幾先，通報捷疾，得不失機宜。以不諳典禮，致干吏議，殊爲可惜。乞朝廷棄瑕錄用。上嘉納之。公還朝覆命之日，卽賞還原官。其年四月簡授四川川東道。四川爲天下繁富之省，而川東又四川繁盛之區，所轄州縣三十餘，赤望居半，一遭之地縱橫千里，蓋幾於小省諸侯。公蒞任，裁汰舊規，清正守法，廉俸所入半施之義舉國事。設洋務學堂，敦諸生之秀者。獨力建雲貴會館，禹門山及紅花園金頂山諸梵宇，所費以萬計。又賑荒救災，購米平糶。凡鄉先達之壘壘荒墟，祠宇頽廢，忠臣孝子之後裔貧無依賴者，見之無不更爲，爲之必求可久。以故去官之日僅有屋十數楹，田百餘畝而已。甲午中東之役，公每聞戰狀輒慟哭涕零，憂憤成疾，或終日不食。久之，漸語無倫次。丙申八月，渝城大火，焚民舍二千餘家，延及衙署。公倉皇起驚，疾益加甚，漸成狂瞽，提刀叫躍，言語迷惘。時有旨召公赴京，以疾不果行。其冬遂引疾歸。交啓

後，延西醫診視，疾已大瘳。公歸急迫，西醫曰：此疾今甫半瘳，若不瘳根，明春再發將不可復治矣。時子弟輩無泥公者。公果歸，至家飲食步履如常，語言復故。及秋，右目復瞽，公益煩惱，疾遂篤，至不知洩溺。至十二月廿日，遂以不起。嗚呼！公偉人也。計公生平學問文章，行誼簡樸，極足以誦當時，型後世者。公性廉靖沈毅，剛健果決。端默寡言，語不妄發，發必實踐。不輕然諾，諾必果行。臨事剛斷，不計利害。造謀作事，必底於成，百折不易。不悔已事，不信地理鬼神星相諸術。操履敬慎，終身無晏起，治事無夕淹。居處寢興有常度，所至居室必整潔，几案無點塵。手鈔書盈箱累篋，無省筆。舉動必循古禮，纖微不苟簡。瑣細輒躬親，然胸懷高亮，清明廣夷，有屋宇天地之氣，父母乾坤之心。視挺堦若戶庭，古今猶旦暮。奇珍玩賞屏無守蓄，古書名畫不私藏於家，輒梓印以公諸世。性不佞佛，而修梵宇，購藏經，及婆羅貝葉之屬，費以萬計。蓋生平喜成惡敗，閱世者深，計慮久遠，知後嗣之不能長保，故發憤而措力於梵寺琳宮，冀以垂諸久遠也。其處家庭也，奉母以孝，事寡嫂以敬，撫孤姪至於成立仕宦。兄弟之間人不能堪者，公處之以禮。宗族戚黨咸視疏戚厚薄挾行而任郵之，沾丐甚衆。居官數十年僅兩署州縣，時祇二年，故無赫赫之聲。其出使日本泰西也，所到之國必友其賢士大夫，而無不欽慕欣悅。蓋公德氣粹然，光輝充實，望而知爲忠信篤敬之人。故所至人愛，所去人思，雖中外異俗殊文，而情意交孚，歷久猶不忘訊問也。不有分外之財，友朋緩急相聞無不立應，事過輒忘。有所購置，只問美惡，不問貴賤。塵視千金，薰視珠玉，然不妄費，費必中理。中年依文正公久，衣服飲食必儉約。自周歷泰西各國以後，恍然悟身世之有盡，視窮奢極侈爲當然，不主故常矣。少年追父兄之教，關於科舉業，心頗不慊。嘗瀏覽子史百家之書，務通大義，不願讀於章句訓詁。而四史通鑑致力最深，砂墨並下，網羅舊聞，萃綜精義，牛毛細字充塞四旁。平生喜爲古文辭，及從曾文正公遊，大啓鑿鑿，嗜好益深，如飢渴之於飲食。精心探探，直透幽微。手鈔名篇至數十卷，成續古文辭類纂一書，刪訂去取二十餘年而後成。爲文大指宗尚方姚，法度謹嚴，簡練縝密，而雄直之氣得自天成。曾文正嘗稱之曰能。所著有拙尊園文稿內外編，黎氏家譜，全黔國故頌，入都紀程，西洋雜誌，續古文詞類纂等書，皆刊以行於世。公以道光丁酉八月十五日生，光緒

丁酉十二月廿日卒，均在沙灘老宅，春秋六十有一。卽莫氏，封夫人。妻趙氏。子一，尹驄。女三，長適武昌陝西兩知張沆，次適江蘇知府獨山莫祿，次尙幼。汝謙於公從姪也，稔知公生平大節，謹次其崑略，以俟世之知言君子考而論定焉。

薛福成拙學園叢稿序云，光緒十九年秋，余友黎君蕓齋稟所爲古文時百餘首，郵致上海，付之石印，詒書海外，徵序於余。余與蕓齋相知久，其敢以不文辭。當同治紀元，蕓齋以廩貢生應毅皇帝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榮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進勸粵賦寇於江南。天子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中興新政，頗有採用純齋者。天下因以誦純齋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選義黎君暨徵浦向師棟伯常，可交也。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礪。伯常志氣才識，不幸遭疾以沒。蕓齋恂恂如不勝衣，而意氣邁往，若視奇績偉動可振契致。文正意不謂然，顧時時以文事獎勉僚屬。一見許余有論事才。謂蕓齋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鏗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常誨人以爲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爲之。雖旋乾轉坤之功，邂逅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起滅於滄海，不宜嬰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輿也。自古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張朱之賢，葛陸范馬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厥奧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彥彥雲集，弁包兼羅。其治古文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汝綸學甫之天資高雋，余與蕓齋咸自愧弗逮遠甚。文正沒後，同人散之四方，罕通。問。蕓齋蹤迹雖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達手書，有無未嘗不相遇也。升沉未嘗不相關也。文藝未嘗不相質也。蕓齋自出幕府，浮沉州縣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德日四國參贊者又五六年。頗以未盡所用，鬱鬱不樂。既而天子驟用爲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遠丁內艱。明闕復用之。前後凡奉使六年。適值朝鮮內變，強鄰隱集戰艦，將駭往襲取其國都。蕓齋偵知，密電馳報。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幕府，力勸速發兵輪，統以大將，風馳電邁，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退，朝鮮無事。今傳相合肥李公追論蕓齋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關。蕓齋蒞官兩年，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來

書自以生平志事，垂老無成。若有未慊於懷者。蕪齋蕪齋，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余昔盤桓幕府，靜觀世變，垂二十年。出而任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論實不我欺。大凡經世百務，機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權位之重也。機之未至，我極經營齟齬者，四出而撓之，不盡由權位之輕也。蕪齋惟置其難自主者，靜以俟時，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悅，足矣。蕪齋爲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爲師。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倉卒未及鈔示。然蕪齋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猶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時八月既望，欽差大臣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二品頂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薛福成序於英倫使廨。

凌惕安黎蕪齋先生年譜序云，遵義黎蕪齋先生奇才也。爲國家大計而忘斧鉞之誅，以諸生上書闕廷，洋洋灑灑殆萬餘言。於當時利病洞見癥結，論者以比之賈誼之陳政事疏，諸葛亮之隆中對，范仲淹之上宰相書，文天祥之殿試策，所不愧焉。比入湘鄉曾國藩幕府，於豪彥雲集中，卓然能以學行顯。兩度持節扶桑，既不辱使命，又嘗以其暇日收羅唐宋逸編古籍，刻爲古逸叢書二百卷二十六種，刻印之精，突過前古，一時中外震動，朝野豔稱。復與日本學士大夫從容嘯詠，故任滿前半載祖餞之會無虛日，惜別誦禱之詞以數百計。去之日，攀送者寒暑盈途，或且追餞至數百里外，歐美各國使臣嘖嘖稱羨，驚歎爲前此所無。所以增我祖國光榮者甚至。甲午中東之役，先生每聞戰狀輒痛哭涕零，憂憤成疾，或終日不食。久之漸語無倫次。是可傷矣。使先生而生，丁茲世其可痛哭又當何如。往者惕安嘗至遵義漁塘謁先生墓，復至沙灘故里獲觀手澤，感動於懷，不能自己。爾來託跡空山，傷心國事，不知涕之何從。旣無術以寫幽憂，固從事先生年譜之編輯，蓋所謂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嗚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貴陽後學凌惕安。

譚鈞培



譚鈞培

譚鈞培

譚鈞培，字賓寅，別字序初，鎮遠人。未冠入縣學。咸豐九年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補江西道監察御史，督理五城街道，巡視中城。有欲於琉璃廠創設外國教堂者，斥不許。京師鑄銀成色甚劣，示禁之。鑪房聚謀致重賂，而禁益堅。自是銀色皆足。居臺諫五年，多所建白。俸滿，截取以知府用。十二年冬授江蘇常州府知府。明年之任，甫下車，宜興適以毀教堂將成大獄，教堂主者責望良奢。鈞培覈起釁之由，剖明曲直，乃始俯首無辭，薄償其所失而去。當是時，道路喧傳，省中亦爲震動。院司方將委員察問。而鈞培已以藏事告矣。常州文廟自毀於兵，十年未建，履畝勸捐以修復之。宜興一巨剎住優婆夷，聲甚穢，毀之而改建明培文忠公祠。馬蹟山中野豕害稼，剏山澤而燔之，豕逸出，則萬弩齊發，殄滅無遺。光緒三年。調補蘇州府，治蘇如治常。以蘇城私鑄充斥，設爐大堂，銷毀私錢，而償其直。有自以私錢請毀者，毀之而還其銅。不數月，圓法復舊。四年以卓異聞。會徐州道缺員，奏以鈞培往攝之。初至，值河南大無，饑民南走，皆入徐境，四野騷然。鈞培葺廢壘以棲之，籌錢粟以活之。徐故多盜，鈞培精練卒徒，殲除巨慝，繫散其徒，輕騎滅從巡行鄉曲，存問疾苦，勸課農桑。其時有禁種罌粟之詔，鈞培先宣布政府意。屆期稅駕田間以董率之，芟蕪殊盡，民無怨咨。是年七月，遷安徽鳳穎六泗道。五年正

月，又遷山東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五月詔授江蘇布政使。數月之中四承超擢，均以大府奏留，猶在徐州道任也。是年秋入覲，及莅蘇，尋護巡撫，首陳端風俗正人心一疏，又奏定海運章程十二條。裁汰員董，革除規費，永著爲令。同治初，詔減蘇屬漕糧。而嘉定寶山兩縣每畝止徵米二升有奇，科則本輕，不在減例。其實徵米之外更有折漕銀兩，銀米合計，名輕實重。因疏請將折漕銀兩仍歸本色，核入見徵米內稟校，凡在五升以上，仍照常鎮二屬之例酌減十分之一。又金匱一縣被兵尤酷，田野荒蕪，連年展辦抵徵折色，部文疊催復舊。疏言常鎮漕糧雖曾普減一成。而該縣新科米折尚有在五升以上者，若改徵本色，較見辦抵徵幾加一倍，請於十分之中再減一分四釐，以蘇民困。從之。六年七月，署漕運總督。時上游山水大發，洪澤湖溢，江北運河七百餘里，壩掃潰塌無慮數十處。鈞培悉命填築完固，漕署羨款一無所取，悉以修葺淮安城池。清淮防勇世稱重鎮，歷歲既久，規制稍渝。鈞培調閱各營，老弱者沙汰之，畸零者補足之，馬步各爲四營，以所裁步隊之餘填補馬隊之缺。其水師向有內河淮海之分，淮海船少不敷分布，內河船多大半窳朽。亦以次調閱，以河內之餘增補淮海之缺。又咨南洋大臣撥用洋鎗，分派各營，教以操法。彭玉麟疏稱其莅事未及三月，壁壘一新，剛毅嚴明，可畀重任。鈞培初不以兵事見長，而爲玉麟所重如此。七年五月再護江蘇巡撫。故事海濱沙田十年一丈，而書差需索，豪猾把持，甚爲民累。鈞培不設局，分派廉能之吏逐段勘丈，事竣而民不擾。蘇州自收復以來，設有牙釐水利兩局，主其事者歷年久遠，羣情所忌，物議易生。鈞培定

新章，局員三年一易，至今循之。俄兼管蘇州織造。先是內務府奏明於司庫額撥外加撥銀兩若干，歲以爲例。鈞培以庫款支絀，請免加撥，以示體恤。而於額所應支者，亦嚴密鉤稽，節省無算。九年再護漕運總督。十一年又護江蘇巡撫。是年江南鄉試輪應蘇撫監臨，兩省應試者數逾二萬，要束頗難。因於舊章外酌定新章十二，場規整肅，弊藪一清。十月，授湖北巡撫。鈞培於是服官江蘇十二年矣。自郡守躋藩司，三攝巡撫，再權漕督。江蘇爲財賦之區，京餉及各省協餉，以致防海防邊之費，皆取給焉。鈞培權其緩急，而不分畛域，從容應付，措置裕如。屬吏貪墨者罷之，廉明有實政者疏薦之。尤以端本善俗爲首務。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凡歌船酒舫，妓寮博局，諸有傷風化者，皆懸爲厲禁，有犯必懲。始而民間以爲不便，遵行既久，乃異口而同聲曰，今之湯斌也。十二年正月，以籌西餉功受一品冠服。四月抵鄂。鄂省漕糧舊分大小戶，衝，宵小淵藪。有彭海雲者，東台山會首也。鈞培下車卽名捕而誅之。鄂省漕糧舊分大小戶，大戶糧多而納少，小戶糧少而輸多。因立石示禁，一律輸納。州縣所置胥吏，多者數千，量缺繁簡，定額多寡，裁汰過半。牙帖章程舊本輸銀，而帖捐日見其少。鈞培仍請捐錢以順商情。各釐卡徵稅非青錢不收，民以爲苦。復頒錢式，但收官版，不分青紅，商民便之。旋調廣東巡撫。鈞培陳明原籍，詔勿避。十一月去鄂而之粵，甫至湖口，又調雲南巡撫。自是鈞培之治蹟皆在滇矣。滇去中原絕遠，地本瘠苦，財賦奇絀。而控御戎蠻，保障全蜀，又用武地也。鈞培以滇之財賦鹽課爲大宗。有黑井提舉者，在任八年，欠解正課至十餘萬。首劾之，以警其餘。

定比較章程，以贏縮爲懲勸。清理引岸，培護漕脈。定井員考成，比照各省鹽務官一律議敘議處，以別勤惰。滇西與緬鄰，南與粵接。緬私交私時或侵越。鈞培申明通商條約，私販入關罪無赦。又以滇鹽雜課十一萬有奇，向供廉役井費之用。咸豐六年部議核減四成，乃用減而徵則如故。鈞培奏謂滇中兵燹二十餘載，戶口未復，正課雖能無虧，雜款萬難徵足，若必勉強取盈，則官取之於商，商加之於價，不特鹽價昂貴，小民淡食堪虞，且恐爲叢毆爵，緬私交私日益充斥。夫額徵本因額支而定，今支僅六成則不宜仍徵十成。議三上，部不能奪。當鈞培初次奏銷，各井皆絀。自後每歲增加，幾復全額。鄭州之災，於鹽務集銀三萬兩振焉。條糧自亂後僅徵六成有奇，議定以若干年爲限，已兩次限滿。鈞培奏請再予再限，以惠滇民。附近省城安甯等八州縣額糧三萬餘石，石折徵銀一兩，以備通省採買兵米之用。又於其內劃徵本色三千餘石，供省標六營兵食。由花戶自運府倉，不願運者由官代買。胥吏藉此折錢浮收，大爲民病。鈞培奏定一律改徵折色每石一兩，外隨收運費一錢五分，得銀三千餘兩，兵米每斗折銀二錢。於是兵不乏食，民不苦累。至於疆事，尤極震撼。鈞培初至滇，卽勦定猓黑夷，改土歸流。武定州漢夷雜處，有脅占高求爲土司不得，據城叛。發兵往剿，誅魯占高，毀其巢。十五年，越南難民數千，就食內地，而土寇卽溷雜其中，民大駭。鈞培誅其土寇，而慰遣其難民，使退竣安插，指定猛喇一帶曠地，給與耕牛籽種。有魏名高者，黑旗餘黨也。所部多亡命，詭稱赴營點驗，襲攻猛喇。鈞培飭總兵楊發貴馬柱會勦，破其衆。魏名高走越南。鈞培執通商條約檄取

之，法人縛名高以獻，亂乃定。滇之東川昭通兩府壤接川西，以金沙江爲界。披沙一隅，孤懸江外，爲兩省甌脫。滇蠻祿汶仁據有之，糾合蠻衆，其勢頗張。鈞培飭東川府昭通鎮就近攻勦，又咨川督嚴飭邊吏堵禦。及滇軍攻克蠻巢，而祿汶仁果跳走入川，川人協擒，卒致之法。至十七年，武定州亂民戕元謀縣知縣於途，襲破富民縣。鈞培派兵收復富民，卽令迅赴武定，有備不克，攻破祿勸縣。武定之兵聞警卽往，賊遁而城復。省防綏靖兩營隨後往，以收復告。鈞培笑曰，武定軍已來告矣。爾曹是時尚在羅家莊，定得會同收復祿勸乎。蓋冒功爲滇營積習，鈞培深惡之，故隨事誡飭如此也。開化歸仁里故越南北圻地，隸滇久矣。及中法定界，仍以其地歸法。而法兵未至，姦民乘間竊發，接黃樹皮爲巢，分犯大牛安規諸處。鈞培命嚴守都竜。時我與法國畫紅綫爲界，此紅綫界內第一要地也。賊黃樹皮彌樓爲官軍所毀，攻都竜又不克，失巢四走，沿黑河三百餘里同時震動。鈞培飭力扼黃樹皮都竜兩隘，抽勁旅爲游擊之師。賊不能支，黑河界內賊蹤乃絕。明年法兵至防，事竣，撤前敵各營進紅綫界，而仍以都竜爲匯總之地，責成開化鎮以時巡閱。是役叛人皆死黨慣戰，又值與法人交替，稍失機宜，事涉中外邊患，不勝言矣。滇之軍政有四，曰省標，曰粵勇，曰悍勇，曰土勇，共一百二十餘營，營百餘人或二百餘人。數目奇零，員弁繁冗，而防軍月餉十餘萬，部撥鄰協不以時至。鈞培裁撤防營三成，以償積欠之餉。并三營爲一營，歲省武員薪水銀十九萬，兵勇餉精銀二十八萬。而選壯汰弱，軍制一新，分布要害，無不得力，所向有功，凡以此也。永北廳屬多客民，奏設客籍

學額，以廣登進。又設經正書院，課滇士以經史古學。及充鄉試監臨，其精勤與在江南無異。而以士子三。供給不沾實惠，請折給銀兩聽其自備，則用意爲更周矣。又以滇無積穀，做江蘇成法，按糧一升捐錢二文，就地買穀存積備荒，由是倉儲得以充實。滇故產銅，而鼓鑄久停，制錢缺乏。鈞培酌定新章，開鑄鑄錢，錢質堅好，市肆流通。滇中無歲不用兵，部曲中得保武職者，驕悍難制。有某弁奪民妻，鈞培詢得實，立正軍法。於是人人股弁曰，毋犯其令也。文員亦習於疲玩，設月課以考其優劣。又釐定清訟章程，視結案之分數以記功過。其瘠苦之缺，每案招解酌予津貼。凡遇水旱偏災，蠲免之疏歲或數上。蒙自等屬多疫，疫死者又不卽葬，停柩山野，其氣外洩，疫乃滋甚。鈞培嚴禁絕之。省城西山有龍神祠，旁塑女像，相傳頗著靈異，崇人輒死。鈞培率標兵毀其祠，碎其像，投之滇池，以除迷信。二十年冬，總督王文韶內召，鈞培兼攝督事。時東事方棘，積勞之後憂憤鬱結，遂以成疾。尋卒，年六十有六。視巡撫例賜卹。事蹟付史館立傳。

附 錄

俞樾雲南巡撫譚公墓碑云，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丙申，雲南巡撫兼署貴州總督譚公蕤於位，天子以公宣力邊疆，克勤厥職，命視巡撫例賜卹。至二十二年，又以公蒞滇八年，勳績卓著，宣付史館，以彰勞績。越四年，而公第三子啓瑞自京師寓余書，請爲文以文其墓道之碑。按狀，公諱鈞培，字賓賓，別字序初。其先由廣東茂名縣遷貴州黎平，又遷鎮遠，遂爲鎮遠人。曾祖會文，祖述康，父人傑，道光十二年舉人，受祀鄉賢祠。曾祖妣呂，祖妣夏與李，妣梁，三代皆以

君貴，累贈至一品。君未冠入縣學，咸豐九年，應順天恩科鄉試，中式舉人。同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奉命督理五城街道，巡視中城。有欲於琉璃廠創設外國教堂者，斥不許。京師鑄銀成色甚劣，公示禁之。鑪房聚謀致重賂焉，公禁益堅。自是銀色皆足。居臺諫五年，多所建白。俸滿，裁取以知府用。十二年冬，簡授常州府知府。明年之任，甫下車，宜興適以毀教堂將成大獄。教堂主者黃望良者。公覈起釁之由，剖明曲直，乃始俯首無辭，薄償其所失而去。當是時，道路喧傳，省中亦爲震動。院司方將委員察問，而公已以嚴事告矣。常州文廟自毀於兵，十年未建，隱啟勸捐以修復之。宜興一巨刹住優婆夷，聲甚穢，毀之而改建明堵文忠公祠。馬躡山中野豕害稼，剽山澤而播之。豕逸出，則萬弩齊發，殄滅無遺。光緒三年，調補蘇州府。治蘇如治常。以蘇城私鑄充斥，設爐大堂，銷毀私錢，而償其直。有自以私錢請毀者，毀之而還其銅。不數月圜法復舊。四年，以卓異聞，會徐州道缺員，奏請公往攝之。初至，值河南大無，饑民南走，皆入徐境，四野騷然。公葺廢廩以棲之，籌錢粟以活之。徐故多盜，公精鍊卒徒，殲除巨慝，聚取其徒。輕河減從，巡行鄉曲，存問疾苦，勸課農桑。其時有禁種罌粟之詔，公先宣布上意，屆期稅駕田間以董率之，芟蕪殆盡，民無怨咨。是年七月遷安徽鳳嶺六泗道。五年正月，又遷山東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五月詔授江蘇布政使，數月之中四拜恩命，而公以大府奏留，猶在徐州道任也。其年秋，入覲京師，兩宮慰勞，有辦事認真之獎。及蒞蘇，尋奉命護理江蘇巡撫，首陳端風俗正人心一疏，又奏定海運章程十二條。裁汰員董，革除規費，永著爲令。同治初，恩減蘇屬漕糧，而嘉定寶山兩縣每畝止徵米二升有奇，科則本輕，不在減例。其實徵米之外更有折漕銀兩，銀米合計，名輕實重。公疏請將折漕銀兩仍歸本色，核入見徵米內奉校，凡在五升以上，仍照常鎮二屬恩減之例，酌減十數之一。又金匱一縣被兵尤酷，田野荒蕪，連年屢辦抵徵折色，部文屢催復舊。公疏言常鎮漕糧雖曾普減一成，而該縣新科米折尙有在五升以上者，若改徵本色，較見辦抵徵幾加一倍，請於十分之中再減一分四釐，以蘇民困。從之。六年七月，詔署漕運總督，時上游山水大發，洪澤湖溢，江北運河七百餘里，壩掃潰塌無慮數十處。公悉命填築完固，漕署義款一無所取，悉以修葺淮安城城

池。清淮防勇，世稱重鎮，歷歲既久，規制稍渝。公調閱各營，老弱者沙汰之，崎零者補足之，馬步各爲四營，以所裁步隊之餘填補馬隊之缺。其水師向有內河淮海之分，淮海船少，不敷分布，內河船多，大半廢朽。亦以次調題，以內河之餘，增補淮海之缺。又咨南洋大臣撥用洋鎗，分派各營，教以操法。彭剛直公疏稱其蒞事未及三月，壁壘一新，剛毅殿明，可畀重任。公初不以兵事見長，而爲剛直所重如此。七年五月，再謫江蘇巡撫，故事海濱沙田十年一丈，而書差需索，豪猾把持，甚爲民累。公不設局，分派廉能之吏逐段勘丈，事竣而民不擾。蘇州自收復以來，設有牙釐水利兩局，主其事者歷年久遠，羣情所忌，物議易生。公定新章，局員三年一易，至今循之。俄兼管蘇州織造，先是內務府奏明於司庫額撥外加撥銀兩若干，歲以爲例。公以庫款支絀，請免加撥，以示體恤。而於額所應支者亦嚴密鉤稽，節省無算。九年，再謫漕運總督。十一月，又謫江蘇巡撫。是年江南鄉試輪應蘇撫監臨，兩省士子數逾二萬，要東頗難。公於舊章外酌定新章十二，場規整肅，弊盡一清。十月，詔授湖北巡撫。公服官江蘇十二年矣。自郡守躋藩司，三攝巡撫，再權漕督。江蘇爲財賦之區，京餉及各省協餉以至海防邊之費皆取給焉，公權其緩急，而不分畛域，從容應付，措置裕如。屬吏貪墨者罷之，廉公有實政者疏薦之。尤以端本善俗爲首務，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凡歌船酒舫，妓寮滷局，諸有傷風化者，皆懸爲厲禁，有犯必懲。始而民間以爲不便，違行既久，乃異口而同聲曰：我公今之湯文正也。十二年正月，以露西餉功，賜一品冠服。二月，入都陛見，皇太后垂詢洋務，以辦理持平，勿事遷就對。又奏議者請停落地捐，歸洋商包稅，恐利權遂屬他人，非善策也。懿旨聽之。四月抵鄂。鄂爲七省通衢，管小淵藪。有彭海雲者，東台山會首也，公下車卽名捕而誅之。鄂省漕糧舊分大小戶，大戶糧多而納少，小戶糧少而輸多。公立石示禁，一律輸納。州縣所置胥吏，多者數千，公量缺繁簡定額多寡，裁汰過半。牙帖章程舊本輸銀，胡文忠公易銀爲錢，嗣奉部章復徵銀，而帖捐日見其少。公仍請捐錢，以順商情。各釐卡徵稅非青錢不收，民以爲苦。公頒錢式，但收官版，不分青紅，商民便之。旋奉命調廣東巡撫，公陳明原籍，詔無避。十一月去鄂而之粵，甫至湖口，又奉命調雲南巡撫，自是公之治蹟皆在滇矣。滇去中原絕遠，地本瘠苦，財賦奇絀。而控御戎蠻，保障黔蜀，又

用武地也。公以滇之財賦鹽課爲大宗，有黑井提舉者，在任八年，欠解正課至十餘萬，首勸之，以罄其餘。定比較章程，以贏縮爲懲勸。清理引岸，培護蘆脈。定井員考成，比照各省鹽務官一律議敘議處，以別勤惰。滇西與緬鄰，南與粵接，緬私交私時或侵越。公申明通商條約，私販入關，罪無赦。又以滇鹽雜課十一萬有奇，向供廉役井費之用。咸豐六年部議核減四成，乃用減而徵則如故。公奏謂滇中兵燹二十餘載，戶口未復，正課雖能無虧，雜款萬難徵足。若必勉強取盈，則官取之於商，商加之於價，不特鹽價昂貴，小民淡食堪虞，且恐爲叢毆爵，緬私交私日益充斥。夫類徵本固額支而定，今僅支六成，則不宜仍徵十成。議三上，部不能奪。當公初次奏銷，各井皆絀，自後每歲增加，幾復全額。鄭州之災，於鹽務集銀三萬兩振焉。條糧自亂後僅徵六成有奇，議定以若干年爲限，已兩次限滿。公奏請再予展限，以惠滇民，附近省城安甯等八州縣類糧三萬餘石，石折徵銀一兩，以備通省採買兵米之用。又於其內劃徵本色三千餘石，供省標六營兵食。由花戶自進府倉，不願運者由官代買，胥吏藉此折錢浮收，大爲民病。公奏定一律改徵折色，每石一兩，外隨收運費一錢五分，得銀三千餘兩，兵米每斗折銀二錢。於是兵不乏食，民不苦累。至於疆事，尤極震撼。公初至滇，卽勦定裸黑夷，收土歸流。武定州漢夷雜處，有魯占高求爲土司不得，據城叛。公發兵往剿，誅魯占高，毀其巢。十五年越南難民數千就食內地，而土寇卽溷雜其中，民大駭。公誅其土寇，而憫道其難民，使退狹安插，指定猛喇一帶曠地，給與耕牛籽種。有魏名高者，黑旗黨也。所部多亡命，詭稱赴營點驗，襲攻猛喇。公飭總兵楊發貴馬柱會勦，破其衆。魏名高走法國，公執通商條約繳取之，法人縛名高以獻，亂乃定。滇之東川昭通兩府壤接川西，以金沙江爲界。披沙一隅，孤懸江外，爲兩省甌脫。滇鹽祿汶仁操有之，糾合蠻衆，其勢頗張。公飭東川府昭通鎮就近攻勦，又咨川督殷飭邊吏堵禦。及滇軍攻克蠻巢，而祿汶仁果跳走入川，川人竊據，卒致之法。至十七年武定州亂，民杖元謀縣知縣於遠，襲破富民縣，公派兵收復富民，卽令迅赴武定，賊果謀襲武定，有備不克，攻破祿勸縣。武定之兵聞警卽往，賊遁而城復。省防綏靖兩營隨後往，以收復告。公笑曰，武定軍已來告矣，爾曹是時尙在羅家莊，安得會同收復祿勸乎。蓋冒功爲滇營積習，公深惡之，故隨事誅劾如此也。開化歸仁里故越南

北圻地，隸滇久矣。及中法定界，仍以其地歸法，而法兵未至，姦民乘間竊發，據黃樹皮爲巢，分犯大牛安棍諸處。公命嚴守都菴，時我與法國畫紅綫爲界，此紅綫界內第一要地也。賊黃樹皮桐樓爲官軍所設，攻都菴又不克，失巢四走，沿黑河三百餘里同時震動。公飭力扼黃樹皮都菴兩隘，抽勁旅爲游擊之師，賊不能支，黑河界內賊蹤乃絕。明年，法兵至防，事竣，撤前敵各營進紅綫界，而仍以都菴爲匯總之地。責成開化鎮以時巡閱。是役叛人皆死黨慣戰，又值與法人交替，稍失機宜，事涉中外，邊患不勝言矣。滇之軍政有四，曰省標，曰粵勇，曰裸勇，曰土勇，共一百二十餘營，營百餘人，或二百餘人，數目奇零，員弁繁冗，而防軍月餉十餘萬，部撥鄰協不以時至。公裁撤防營三成，以償積欠之餉，并三營爲一營，裁省武員薪水銀十九萬，兵勇餉糧銀二十八萬，而選壯汰弱，軍制一新，分布要害，無不得力，所向有功，凡以此也。永北廳屬多客民，奏設客籍學額，以廣登進。又設經正書院，課滇士以經史古學。及充鄉試監臨，其精勤與在江南無異，而以士子三場供給不沾實惠，請折給銀兩，聽其自備，則用意爲更周矣。又以滇無積穀，敝江蘇成法按糧一升捐錢二文，就地買穀存積備荒，由是倉儲得以充實。滇故產銅，而鼓鑄久停，制錢缺乏。公酌定新章，開鑄鑄錢，錢質堅好，市肆流通。滇中無歲不用兵，部曲中得保武職者，驕悍難制。有某弁奪民妻，公詢得實，立正軍法。於是人人服弁曰，毋犯謀公令也。文員亦習於疲玩，設月課以考其優劣。又釐定清訟章程，視結案之分數以記功過。其瘠苦之缺，每案招解酌予津貼，凡遇水旱偏災，蠲免之疏議或數上。或謂不宜屢瀆。公曰，朝廷仁厚，直省以災告，無不立沛恩膏，吾儕乃匪不上聞乎。蒙自等屬多疫，疫死者又不卽葬，停柩山野，其氣外洩，疫乃滋甚。公嚴禁絕之。省城西山有龍神祠，旁塑女像，頗著靈異，崇人輒死。公率標兵毀其祠，碎其像，投之滇池，竟無他異。二十年冬，總督王文韶內召，公兼攝督事。時東事方棘，積勞之後，憂憤繼結，遂以成疾。先是城外西山無故崩摧，蓋公薨之兆也。年六十有六。妻李氏，續配劉，又繼配戴。子啓宇，候選道員，遺疏入，詔以道員卹選。啓緒，光緒十五年恩科舉人，道銜，湖北候補知府。啓瑞，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八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女子二，長適同邑侯選訓導李顯，次適茲波縣舉人楊元麟。孫家棟，二品廕生，家榕。孫女五。以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辛酉彝鎮遠城東蟠龍峒，樹石勒銘。銘曰，公始仕吳，繼乃莅滇。吳俗靡靡，公繩其愆。迄今父老，猶誦公賢。至於滇池，西南極邊。縣絕萬里，亂離廿年。財力支絀，盜賊蔓延。是宜生養，以拯顛連。是宜隳伐，以靖戈鋌。惟公治滇，智勇俱全。廩有餘粟，庫有餘錢。野無壁壘，境無烽煙。方今之世，羣言喧闐。議強議富，厥效茫然。安得公等，復起九泉。蟠龍之原，宰樹辛辛。千載而下，拜公之阡。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四卷目錄

李端棻	一
丁澤安	八
楊樹	一一
劉春霖	一五
華聯輝	一九
羅文彬	二三
陳燦	二九
陳田	三三
袁思鞅	四〇
楊調元	四五
趙以炯	四九
雷廷珍	五二

李端棻



李端棻

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園，貴筑人。幼孤，依母以育，而季父朝儀實教養之。朝儀以學問吏治聞於時，以古聖賢之教率其家。於羣子姓中愛端棻獨摯，所以督課之者良厚。故端棻立身行事，大節凜然不可犯。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同治癸亥年二十九歲，以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其時大學士倭仁方倡程朱之學，以勵末俗。端棻受其薰陶，而德以大進。丁卯典山西試，庚午分校順天鄉試。壬申督雲南學政，時滇亂甫戢，民生凋悴。端棻校士之暇，輒爲疆吏籌教養諸大政，多所贊畫。有驕將以重賄爲子弟干進，端棻正色斥之，風烈振厲。總督岑毓英敬禮有加，欲薦仕滇藩，共靖滇宇，端棻辭焉。旋以憂歸，服闋入都，遷監察御史。以朝儀尹京兆，回避反詞曹。光緒己丑，以內閣學士典廣東試，辛卯典四川試，甲午典山東試，壬辰副會試總裁，歷遷刑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補倉場總督。戊戌七月授禮部尙書，未逾月而遣戍之命下。端棻之爲言官也，以直聲聞。籌海防，論武備，拳拳焉幾國恥之一雪。其議大禮一疏益言人所不敢言，識者謂司馬光歐陽修之濮議皆不及焉。其歷次典試，所拔擢皆一時知名士，世亦以比廬陵。梁啓超其尤著者也。典試廣東時，旣識啓超於衆人之中，復妻之以妹。其後啓超所以効用於國家者甚大，人服其有知人鑑。其權工部也，監修陵工，前此奉職者率以侵冒爲固。然端棻嚴絕苞苴，同列憚之，官紀一肅。其督倉場也，覩漕運之極弊，抗疏請盡撤漕倉諸官，而身乞退職，以爲

之倡。夫在前代交通未開，設官輒南漕，以餉京師，固非得已。然歲糜國帑千萬，象冗吏，利已不勝其病。海運既通，漕員益成贅疣，人人知其敝而莫肯言。端棻倡汰冗官之議，而所汰則請自隗始，蓋所知者國家之利害，而藐躬未遑計也。國家既可其奏，益鑒其誠，遂爲春官長。當是時，清廷精勵圖治，興利革弊，日不給。求賢才若飢渴。端棻感於時機迫切，非變法不足以圖強，因抗疏請大改官制，設立法之府，盡舉所知以進。未幾大獄興，黨禍作，遂有新疆之謫。端棻既遠戍，而庚子之亂旋作。身在戍所，恥國威之墜落，國權之凌夷，以其忠愛發爲詩歌。其後大難粗靖，清廷痛定思痛，漸諒其忠，疇昔建議往往見諸施行，遂得賜環，旋復故秩，而年固已老矣。既返里，主講席，猶復以獎勵後進，開通風氣爲己任。時本省鐵路鑛產誕者數國，端棻以利器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首倡自辦，以杜隱憂。蓋其爲國爲民之心歷數十載如一日也。生平制行方正，而和以待人。自奉淡泊，而博施濟衆。服官數十年，所得俸錢咸散諸親舊。其視諸從昆弟諸從子如己，飲食衣服相共也。性至孝，以母茹貧撫孤，備嘗茶藥，既得祿養，先意承志，靡所不至。事朝儀如父，髮斑白猶孺慕如幼年云。生於道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卒於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年七十有五歲。葬貴陽大關口。惕安於丁未八月得見於達德學堂紀念會場，侍者二人扶掖登階，雙目炯炯如電，躡朱履，袍色蔚藍，鬚髯若雪，時距夢奠纔二月耳。及今追思，老輩風徽，至深引慕。

附錄

翰林學士許澤新等呈都察院文曰，呈爲已故革職大員宜力有年一昔不掩理合籲懇天恩開復原官聯名呈請代奏事，竊查已故開復原銜革職禮部尙書李端棻，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因盜匪入，自請治罪，奉旨革職遣戍新疆。二十七年恩赦回籍。三十年恩詔開復原銜。三十三年身故。當經奏報在案。職等伏查李端棻係貴州貴筑縣人，由同治癸亥進士入翰林，改御史，以敢言著稱於時。旋因親叔李朝儀內擢順天府尹，違例回籍，仍回原衙門供職。出入翰詹內閣，涖升刑部侍郎，調補倉場侍郎，禮部尙書。以文學受穆宗德宗兩朝知遇，屢司文衡。一爲順天府鄉試同考官，一爲會試主考官，一爲雲南學政，歷充山西廣東四川山東主考官。所至皆能識拔名宿，文風丕變。其在雲南學政任時，值滇亂初平，前任學臣所畏難弗至者，該革尙書皆一一接臨，期共沐中興文化。念地方凋敝，則躬先節儉，嚴杜需求。終日危坐堂皇，悉心校閱。權豪有以賄賂干進者，輒正色斥之。時值選拔之年，士多寒賤。乃借總督劉嶽昭，巡撫岑毓英，合詞請援滇黔兩省舉人會試例，給火牌馳驛至京，得旨准如所請。嗣後滇黔優貢拔貢赴京朝考，得給火牌馳驛，實自該革尙書建議始。迨光緒甲午以後，時勢多艱，需才孔亟。該革尙書時官刑部侍郎，念人才之多寡繫國勢之強弱，乃有推廣學校之請。疏上，頗蒙德宗採納施行。其請自京師以及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則後來停罷科舉專注學堂之辦法也。其請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則今日各府州縣兩等學堂之辦法也。其請省學選諸生二十五歲以下者入學。則今日各省中學堂之辦法也。其請立京師大學，選舉貢監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則後來大學堂任學館分科大學法科財政等學堂之辦法也。其請分齊講習，等其榮選，一鳴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則今日學部爲試京外各學堂暨出洋留學畢業生與以舉貢，殿試與以進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屬等官之辦法也。其請設藏書樓，則今日設圖書館之辦法也。其請速派游歷，則今日資遣學生出洋肄習新學之辦法也。該革尙書是述此摺在光緒二十二年，是時風氣未開，已能切中綏要如此，宜其源荷德宗優鑒也。該革尙書回籍後，貴州巡撫延主經世學堂講席，諄諄以開通風氣導引後進爲務。按月兩開講演，教以立身敦品根柢之學，備他日朝廷器使。及其臨沒前數日，猶詳屬子弟出資捐助學堂經費。又念空節當爲風化所關，亦令子弟措資捐助。其關心君國，誼篤桑梓，鄉人士至

今猶稱頌之。職等竊查戊戌案內譴斥大員，如已革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翁同龢，已故永不敘用湖北巡撫曾某，經臣工奏請仰荷皇上天恩，并准開復原官，薄海臣民同聲感頌，李鴻章起家詞臣，効力最久，目擊時艱，志切獻替，惜其徒抱愛士熱誠，未一預知人薄鑑，致蹈愆尤。然不待天罰之及，自請治罪，則其誠雖昧，而心究可原。姑予薄懲，旋邀恩旨，兩宮固鑒原之。我皇上迪淑前光，赦宥有罪，體上天降鑒之心，定罪疑惟輕之令。職等籍隸滇黔，誼屬同壤，於李端棻服官居鄉事蹟見聞較確，用敢聯名具呈，補實直陳，伏乞據情代奏，仰求酌量加恩，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呈。

附錄批，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諭旨都察院奏代遞翰林院學士許澤勳等請將已故開復原銜禮部尚書李端棻開復原官一摺，李端棻著加恩開復原官，該部知道，欽此。

梁啓超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公墓誌銘云，啓超以光緒己丑受學貴筑李公，旋壻公妹，飲食教誨於公者且十年。戊戌啓超以國事獲罪，走東瀛，公亦以同罪戍西域，遂不復相見又十年。而公薨於里第，海內識與不識，靡不歎悼，顧哀感未有如啓超深者也。公諱端棻，字必園。其先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曾祖某某，祖某某，俱順天府尹，後裔公官祖始徙黔，乃籍貴陽之貴筑。父某某，以公貴顯如其官。母何氏，贈一品夫人。公幼而孤，依母以育，而季父京兆公朝儀實教養之。京兆公者，啓超外舅也。以道學吏治聞於時，事具國史本傳。京兆公既以古聖賢之教學其家，而於諸子中愛公獨摯，所以督之者良厚，故公終其身立身事君大節凜然不可犯，一如京兆公。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同治癸亥，年二十九，以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倭文端羅文恪方倡程朱學以厲末俗，公咸從奉手，有所受焉。丁卯典山西試，庚午分發順天試，壬申督雲南學政。時滇亂甫戢，民生彫悴，公校士之暇，輒爲勸吏籌教養諸大政，多所贊畫。有驕將以重賄爲子弟干進，公正色斥之，風烈振勵。巡撫岑襄勳公敬禮有加，欲薦仕滇藩，共靖滇宇，公辭焉。旋母太夫人薨養任所，公哀骨立，奉榭歸里。振貧恤賤，族鄰誼思。服闋入都，遷監察御史。未幾京兆公尹京兆，回避返詞曹，光緒己丑，以內閣學士典廣東試，辛卯典四川試，甲午典山東試，壬辰副會試總裁。歷遷刑部侍郎，權工部侍郎。

郎，總督倉場，戊戌七月授禮部尚書，未逾月而遭戍之命下。公之爲言官也，以直聲聞，籌海防，論武備，拳拳焉幾國恥之一雪。其議大體一疏益言人所不敢言，識者謂司馬文正歐陽文忠之漢議皆不及焉。其歷次典試，所拔擢皆一時知名士，世亦以比廬陵。其權工部也，監修陵工，前此奉職者率以侵冒爲固然，公嚴絕苞苴，同列憚之，官紀一肅。其督倉場也，視漕運之極弊，抗疏請盡撤漕官諸官，而身乞退職，以爲之倡。夫在前代交通未開，設官輒南漕以餉京師，固非得已。然歲糜國帑千萬象元吏，利已不勝其病。海運既通，漕員益成贅疣，人人知其敝而莫肯言，則甚矣積習之中人烈也。公倡汰冗官之議，而所汰則請自隗始，蓋所知者國家之利害，而藐躬未遑計也。嗚呼忠矣。天子既可公奏，益鑒公誠，遂受特達知，爲春官長。是時朝廷嘗旰圖治，興利革弊，日不給。求賢才若飢渴。公既抗疏請大改官制，設立法之府，益盡以人事君之道，舉所知以進。未幾疑獄興，黨禍作，天子倦念重臣不忍加斥，而吏議持之，遂有新轡之謫。嗚呼，古名臣大儒其遭遇與公一轍者，何可勝道。後之良史未或有私焉。以公夙性恬退，得失久置度外，繫帶之襪不足爲公辱，俎豆之名不足爲公榮，獨其所策國家百年大計踴於中道，未獲觀其成，而齊志以沒，此則公所爲不瞑於九京也。公旣遠戍，而大亂旋作，胡騎犯闕，乘輿蒙塵。公在戍所不愛一身之陷隕。而憂君父之不即安，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國威之墜落，國權之凌夷，以其忠愛發爲詩賦，蓋左徒之在江潭，拾遺之竄同谷，志潔言芳，後先同揆矣。天心悔禍，大難粗靖。朝廷痛定思痛，漸諒公忠，疇昔建議往往見諸施行，遂命賜環，旋復故秩，而公固已幸矣。旣返故里，主講席，猶復以獎勵後進，開通風氣爲己任。黔中鐵路礦產誕者數國，公以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首倡自辦以杜隱憂。蓋其爲民請命之心，歷數十載如一日也。距夢奠前數月，猶寓書啓超曰，昔人稱有三歲而翁，百歲而童。吾年雖逾七十，志氣尙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猶將從君子後有所盡於國家矣。嗚呼，廉將軍之善飯，馬伏波之操鞍，以今方古，豈曰曷絕。天不憝遺，奪我元老，悲夫。公制行方正，而和以待人。自奉淡泊，而博施濟衆。服官數十年，所得俸錢咸散諸親舊。其視諸從昆弟諸從子如己，飲食衣服相共也。性至孝，以母夫人茹貧撫孤，備嘗荼蘼，旣得祿養，先意承志，靡所不至。母逝痛苦，絕而甦者再。事京兆公如父，髮斑白猶侍膳作舞採戲

云。妻傅氏，續娶王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先公卒。蚤歲生丈夫子女子各二，俱不育。以從弟端榮子葆忠嗣。有孫一人曰心良。公生於道光十三年癸巳九月初十日，薨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十二日，春秋七十有五。翌年戊申三月十二日葆忠奉其喪葬於貴州省城大關口先人之塋，馳書日本乞啓超爲銘。銘曰，神州赤縣一髮危，立憲期成庶起衰。議院之議嗜倡之，競航李公超也師。黃鐘聲洪里耳聒，七十荷戈征西陲。歸來幽怨託江薩，大業不就嗚以詩。其言將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潛德或闕徵此辭。

凌惕安爵故掇拾云，鄉先輩之有名德者，余猶及見李蕊園先生。光緒丁未歲，先生方主講在籍。常以其暇日視察學校。時余年十六，適在庠。遙見先生來，蹶朱履，袍色蔚藍，修髯若雪，侍者二人扶掖登階，巡行久之始去。及今思之，老輩風徽，至深引慕。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丁澤安

第一集

第四卷



八

丁澤安

丁澤安，字勉初，貴陽人。黔之哲學家也。同治丁卯舉於鄉，光緒丙子考取內閣中書。庚辰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湖南，署衡州府常甯縣知縣。丁亥以憂歸，茹素三年，居喪盡禮。服闋後，淡於榮利，遂不復出山。感風波之靡時，慨然有志於哲學。奉程朱爲準的，精思妙契，獨得古人之祕。嘗病學人言理者或遺於物，博物者或疎於理。故四子六經皆有論說，而尤邃於易象圖書，周官制禮，發先儒之所未發。嘗曰，余生平究心經學，詩學禮記春秋俱略有說，可以補充先儒之所未備，然非全力也。惟易有三易，連山歸藏三代以下竟成絕學，予直獨任之而不辭者，其自信太過歟，特無人焉能規吾過，而不自知也。又曰，黔之易學始於有明點易巖之易天爵，黔人推爲文教鼻祖，惜其書不傳。其後則孫山甫應鰲之易談，至清則陳定齋法之易箋，皆經探入四庫全書，其書具在，可以復案。此外更無人焉，足以繼往聖之絕學，復天下之文明者。此茫茫墜緒，不能不望古遙集也。噫，是可見其抱負矣。夫易之一道，包涵萬象，以今日科學言之，則天文，地理，哲學，數學皆不能出其範圍。乃國人之言易者，鈎河摘洛，鄰於神奇，不求實際應用，遂致如涉大水而無津涯，如行康莊而觸牆壁。原有文化不知發皇光大，可爲太息。澤安窮探力索，研幾極深，神謀而鬼詭，啓其囊籥，竟搆玄解，無從前奇僻之見。費數十年之精力，成自得齋易學四種，曰易學節解五卷，易學三編三卷，易學附圖二卷，易學彙

說一卷。又自得齋老學編一種，分上下兩卷，其中如正朔私議，黔省天文地理補遺，迎推法說，太極數爲交食用說，求朔望交食簡易法，古易卽古曆說，日行三年南北易位圖說等，皆與今世學說互相發明者也。清廷嘉其學，特予內閣侍讀銜以旌之。嘗主講貴山書院，循循善誘，以身作則，和氣盎春風，清光懸秋月，涵養之淳，品望之高，遐邇同欽，蓋粹然君子儒也。晚年於家祠之西南隅鑿六方池，中立一亭，亦爲六方，名曰履亭，亭外環列六石柱，每柱置梅花一盆，不時飲酒吟詩其中，藉以自娛，作六梅居士傳以見意。年八十有七歲，無疾而終，距生於道光丁酉年。

附錄

丁澤安六梅居士自傳云，居士不辨古今人也，早已隱其姓字。亭外有六梅花，因以爲號焉。性愛梅，尤愛綠萼。嘗數有四十五葉者，有五十五葉者，適與河洛數合，歎觀止焉。方圓雜合，不隨時俯仰，讀書必求實獲，每有疑義輒發憤忘食。尤嗜易，解人急索不得。先生知其如此，或升堂而講之，叩端而竭，期於易入，不入亦聽，方且忘情。有屋有臺巍然可視星日，準圖考儀，往來獨步，噫如也。嘗擬迎推遺法，卒成素志，任時顯晦，無所容心。贊曰，聖人有言，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其言固若人之師乎。鈞河猶洛以樂其天，先天內之人歟，後天內之人歟。

楊樹

楊樹



11

楊樹

楊樹，字珍林，安順人。立身謹嚴，而通達治體。同治六年舉於鄉，十年援例以內閣中書到閣行走。光緒五年委署侍讀，十五年補內閣中書。二十二年升補內閣侍讀。二十六年京察記名，以道府用，簡授山西蒲州府知府。二十七年到晉，先署澤州府知府，旋回本任。三十年調署太原，三十三年補授太原府知府，代行山西按察使事，兩次代理山西提學使。宣統元年升補甘肅甘涼道，道卒蘭州皇華館，年六十九歲。子恩元奉喪歸葬貴陽八里屯。樹自弱冠時，以父春發殉難施秉，爲羣子弟累，家中落。值黔大亂，橐筆遊蜀，遊江右。試禮部不第，乃援例入內閣。在內閣二十餘年，勤慎是勵，貞介自矢，爲歷任大學士所倚重。充文淵閣檢閱官。管理稽查房事務。凡所撰文，條理精密，識論宏通，索閱草稿者踵相接，而聲名日高。數次京察一等，最後記名以道府用。一麾出守，典郡山西，年亦垂垂老矣。當赴任時，以內閣前後簿籍並餘銀交後任，衆皆詫爲奇事。緣任內閣侍讀者，各了各事，羸縮不相聞問，由來已久。樹以公款不容假借，應事移交。生平不輕取予，類如此。到山西後，布政使吳廷斌以拳匪肇亂，澤潞最烈。且與西人交涉日繁，非才識優越者不能肆應，因檄署澤州府知府。先是澤屬鳳台高平殺教民數百人，燬天主教堂十餘處。前守陶志騶江忠立孚仁皆以處置失當撤革，而西人尙要挾不已，索款甚鉅。樹至，力持大體，不以外交戮一人以媚外。其以教案牽控者，亦不妄責一人以要功。爲

澤州籌百年久遠之計，而澤以大治。當軸者以成規既立，不難踵事裁成，始檄回蒲州本任。到任後，所以爲蒲州籌百年久遠之計者，亦如在澤州。政平訟理，羣情愛戴。遂乃量移首郡，治績爲全省之冠，一再傳旨嘉獎。山西人心強固，往往聚衆抗拒政令，偶一不慎，變致不可收拾。如澤州之高平聚衆抗捐，蒲州之萬泉永濟糾衆抗糧，太原之太甯聚衆要挾，樹皆不動聲色，能定變於俄頃。他如勘災築堤，治河捕蝗，心力交瘁。所至尤注重教育，提倡文化，三晉人士至今謳思。代行按察使時，以弼教在於明刑，故尤慎重其事。代理提學使則統籌全省學務，側重蒙學小學以植初基。及與官紳商辦諮議局，力紓正論，無尋常拘迂之見，時論歸之。其後升授甘肅甘涼道，以古稀之年長途跋涉，遽以疾卒，可謂勞瘁矣。初官京師日久，曾兩次旋黔。同治甲戌之歸，由湘以來，道出黔東，具呈鎮遠施秉府縣出示訪求父葬處所，終不可得。仰天號泣，哀感行路。抵家後，於宗族戚鄰之間存卹備至，孝友出於天性。光緒丁亥之歸，適唐炯以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應聘入滇，偕勘迤東昭通東川威甯各礦，深資臂助。居內外官四十年，艱苦卓絕，經歷自守，不爲習尚者二十餘事。得失升沉一任自然，不枉道以求，粹然君子儒也。終身好學不倦，老而彌篤，手寫古人詩古文詞百數十卷。所著書有皇朝論法表四卷，內閣撰擬文一卷，內閣票擬簽支程式八卷，澡雪堂文四卷，澡雪堂詩四卷，求心得齋雜記四卷，楹聯集句二卷，松窗小誌三卷，安順楊氏譜一卷，自訂年譜一卷。

附 錄

參林自訂年譜自序有曰，余居內外官四十年，有不爲習尚者二十餘事，不拜認師生，不與人換帖稱弟兄，不爲人作壽序墓誌銘求財禮，不請人分資，不向堂官求差事，不代人擔賤，不向人除欠，不吐賤出京，不招妓狎優，不夜宿於外，不飲酒至醉，不賭博，不當與衣物，不失色於人，不向人誑語，不占人便宜，不向人指誓，不與人互相代倩作文，不代人求竿牘，不結交部書票號鋪伙，不與方外人往來，外任後，不以已事干求上司，不求朝貴函牘，不以節壽生育家下事招客稱賀，不受同官屬員餽遺，不薦幕友家丁，不濫用車票馬票。事必躬親，案無留牘，獄局無延擱之案，班館無久押之人，官廳無守候之賓，衙門無游食之客。並無官親族黨在署，亦不招納往來間散之徒，馬夫，廚役，裁縫，剃頭等人，皆朝暮隨時雇用，不私蓄若輩。

劉春霖

劉春霖



一五

劉春霖

劉春霖，字潤民，號南山，別號處唐，又號蒙谷老人，安順人。性剛方，幼即嗜學。家甚貧，以授徒自給。兄沛霖，品端學粹，春霖從之學。平生學業得力於兄教者爲多。夙潛心經濟學。見世亂方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經史子集及中外諸書有關經世者，恆博覽精研，務得其會通。同治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散館，授職編修。光緒戊寅改官雲南知府，歷署廣南昭通東川等府事，補開化府知府。所至誅劇盜，除蠹役，懲土豪棍，以戢暴安良爲亟務。政令嚴峻，閭郡肅然。而惠士愛民則又如春風夏雨之扇和溥潤，民皆敬愛之。鎮遠譚鈞培適巡撫雲南，知春霖兼文武才，擢用之，護理迤南道事。會鎮邊猓張登發倡亂，嘯聚有衆，蹂躪邊境，駸駸擾及內地，勢張甚。大府委辦猓黑軍務，出師進剿，屢戰皆捷。張扼守黑河，又破之，遂悉其精銳退保五佛房。五佛房者，猓獠之根據地也。張等於此麇聚負隅，設險死拒。其地皆巉巖峭壁，林箐翳翳，鳥道縈紆，中通一線，官軍不克遽進。時省中有京之者，竊議其頓兵堅壁下，終不能成功。乃春霖方略如神，抄問道，出奇兵，摧堅搗險，掃穴擒渠。張登發暨其地之稔惡者皆被誅除，餘衆悉降。收回猓獠等叛據孟連舊地，沿邊肅清。得花翎並達春巴圖魯名號。知兵之名由此大著。嗣卸迤南道事，充南防統領，兼督辦滇越界務。游匪阮朝宗麥貴安黃鳳圖等擾邊，邊民苦之，法人復有違言。匪蹤出沒靡常，一日數警，春霖聲

色不動，率親軍數十名扼守黃樹皮，於深山箐密中虛張旗幟，以作疑兵。阮等憚其威名，不敢犯。繼復曉以大義，諭以利害，遂輸誠就撫，卒爲我用。至會勘滇越界務，法人狡橫特甚，恆欲侵占華界，要挾多方，屹不爲動。雖窮邊瘴毒，隨從員役死亡相枕藉，而春霖周歷瘴區，日與彼族爭辨，堅持愈力。故於臨安開廣各邊界定線立牌，申畫井然，無一退讓損失邊地，土司士民至今猶稱頌之。界務報竣，加二品銜，補授臨安開廣道，與法領事商辦交涉，輾轉繁難，其嚴持大體，侃侃不阿，一如會辦界務時。而法人素重其威信，知非虛聲所能恫喝者，雖屢有爭執，卒亦就範。庚子五月，土匪楊自元等謀撲蒙城，焚劫稅關。春霖聞報時已暮夜，卽戒備嚴密，領親軍數十名徒步往禦。至東城，值匪衆緣城將上，聞鎗聲遂大驚退走。是夜鎗聲隆隆，春霖危坐城垣不稍卻。匪偵知有備，旋亦遁去。越日派兵搜捕，擒斬楊自元等，事遂定。調署雲南布政使，旋補授按察使。癸卯夏，蒙自官軍謀捕箇舊廠匪周雲祥，機事不密，反爲匪等所敗，遂大肆猖獗，陷箇舊廳，連陷臨安府，及石屏州城。各屬匪黨蠢起響應，附近諸州縣岌岌可危，警報絡繹，省垣震驚。派春霖總統臨安軍務，部署甫定，馳赴通海，會集調募各軍分路進攻。賊率悍黨沿途拒敵，皆破之，軍威大震，追奔逐北，直至臨安城下。逼城駐營派軍環攻，周匪窮蹙不支，遂出乞降。迨整隊入城，士民遮道焚香羅拜，僉稱活我。旋斬匪首周雲祥，及著名各悍匪，脅從悉予解散。箇舊石屏亦相繼收復，地方安堵如故。計出師至秦凱，凡四十餘日而事定。紳民感戴，至建生祠祀之。臨安爲滇南鉅郡，富庶之區，又密邇蒙自，有稅

司領事署，倘曠持滯，兵禍蔓延，匪惟地方人民糜爛，而法人藉詞保護，調兵入內，邊患尤不可弭。賴春霖勦撫神速，綏靖內外，功在國家。大府奏入，得頭品頂戴，尋補授雲南布政使。既而粵西游匪滋事，調補廣西布政使。並隨帶滇軍數營，赴粵勦辦。奉命卽行。時粵中忌之，滇軍甫至桂境，卽請撤回。旋調補湖南布政使，未幾復調任滇藩。當旋滇時，署迤西道某與英員會勘界務，爲英員所朦混，錯謬甚多。所稟及清單至洋務局，局員請總督召兩司會辦。春霖與按察使陳燦閱其稟單，失地甚多，堅執不允蓋章，並另具說帖，指斥其謬。總督丁振鐸卽據說帖所陳電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事補救，所以保全國土者甚大。旋以上官不合開缺，以三品京堂候補，幫辦雲南邊防事務。戊申九月巡邊至開化，補授江西布政使。辛亥事變，由江西辭職歸里。綜其一生，自郡守洊歷監司。其事上官也，風稜峻邁，遇事持正，無迎合詭隨之習。而所遭遇不同，或鑒其真誠，轉相拔擢，或憎其意直，遽予罷黜。雖亦時會使然，而能始終不渝，固未嘗一貶其丰裁也。馭吏極嚴，整肅吏治，明公有威。屬僚每有失誤，恆正色嚴詞開示之，屬僚亦由此震動恪恭，濯磨自新，卒少罪吏議者，轉多感其玉成，而不苦其煩苛也。尤兢兢以廉介自矢。屏苞苴，卻餽遺，裁漏規之有害於義者。清風亮節，人咸欽之。而於外之疆吏，內之樞垣，亦絕不干以私。嘗曰，吾不以不義自處，亦不以不義處人也。平日無他嗜好，餘常以文史自娛，尤喜鈔書，積成巨冊，書法遠宗鍾王，近法劉墉，遺貌取神，惟妙惟肖。所至求書者衆，寸縑尺楮人爭寶之。癸丑正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華聯輝

華聯輝



一九

華聯輝

華聯輝，字禮塢，遵義人。同治初元，教匪肆擾，避亂徙家貴陽。乃始棄儒學賈而業鹽。精心多計畫，且讀且賈，十餘歲居積致數萬金，輒以分散親戚朋友，鄉故貧乏，淡然若無營者。其意以爲，人者萬物皆備於我，上當博施濟衆，充滿乎仁聖立達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濟於世。否則雖苟富貴何益。時人莫能識也，惟同郡人唐炯然之。光緒三年，平遠丁寶楨總督四川，將整鹽法，而未得要領。炯言於寶楨曰，自古有治人而後有治法，遵義華某者，於鹽務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掃孔桑之豪析，規劉晏之常平，將非其人不可。寶楨乃以書致之，與計事，大悅，歎曰，果奇才也。鹽政一以倚之。聯輝亦竭誠贊畫，巨細躬親。蜀鹽敝壞久，始變法改爲官運商銷，事不更州縣之手，舉百餘年中飽悉奪而予之官。胥吏交怨，而富商豪賈夙幹井竈之利以役細民者，莫能持輕重，亦不便所爲。相與煽議詆譏，羣蜚四掣，冀且復舊。商情亦訐沮觀望，不肯領運。而公家運本誦貸外省者四十萬，僅乃得八萬。寶楨亦頗疑以問之。聯輝曰，公此舉裕課卹商便民，深合大學理財之道，非聚斂培克比，法無可疑者，今獨商情未達耳。某願親赴各岸一行，與之區畫，保爲公成之。至則開說利病，狐猶冰釋，不一月而繳本領運者四十餘萬兩，官運由是大興，其法於瀘州居中置官運總局，井竈所置廠局，各口置岸局。廠局就井竈羅鹽委員押運以授岸局，岸局轉而糶之商人，不復問其所之，而第設卡以事稽察，凡滇

黔兩邊額引帶銷，配運出納，皆筦其權於總局。置裕濟倉以平鹽價，置大盈庫以受各局委輸。其引課稅釐皆納銷於成本之中，商無私估，官無外取，引無留滯，課無責通，利歸公家，而市無騰踊之患。方是時，黔滇兩邊商號林立，不仗官法之能行，而恃聯輝一言以爲身家進退之計。蓋其平日經事綜物，宅心公普，爲衆所信服者深也。寶楨以官運旣成，奏請破格錄用，特旨以知府留川補用。力辭不就，在局數年亦不受薪。中光緒乙亥鄉試舉人。事親孝，爲弟悌，處鄉黨仁厚。光緒十一年正月卒，年五十有三歲，西南士大夫商賈聞者莫不嗟歎，寶楨尤深惜之也。

附錄

黎庶昌特用知府華君墓誌銘云，自丁文誠公辦黔滇邊岸官運法，權蜀鹽之利，盡入縣官，以贖度支之急，歲增銀百餘萬兩，戶部恆倚以爲重，建議者唐公炯，而卒成之者華君也。君諱聯輝，字禮塢，遵義人，同治初元，教匪肆擾遵義，君避亂徙家貴陽，乃始棄儒學賈而業鹽。精心多計畫，且讀且賈，十餘歲居貳致數萬金，輒以分散親戚朋友，鄉故貧乏，澹然若無營者。君之意以爲，人者萬物皆備於我，上當博施濟衆，充滿乎仁聖立達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濟於世，庶幾吾儒性善之旨。否則雖苟富貴何益，時人莫能識也。惟唐公然之。光緒三年，文誠總督四川，將整鹽法而未得要領。唐公言於文誠曰，自古有治人然後有治法，遵義華某者，其於鹽務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掃孔桑之豪析，規劉晏之常平，將非其人不可。公乃以書致之，與計事，大悅，歎曰，果奇才也，唐某誠知人。改運事一倚君主辦，君亦竭誠實畫，巨細躬親。蜀鹽做壞久，始變法改爲官運商銷，事不更州縣之手，舉百餘年中飽悉奪而予之官。胥吏交怨，而富商豪賈夙幹井籩之利以役細民者，莫能持輕重，亦不便所爲。相與煽議訕議，羣輩四擊，冀且復舊。商情亦沮洳觀望，不肯領運。而公家運本鹽貨外省者四十萬，僅得乃八萬。文誠亦頗疑以問君。君曰，公此舉裕

課，卹商，便民，深合大學理財之道，非秦斂措克比，法無可疑者，今獨商情未達耳。某願親赴各岸一行，與之區畫，保爲公成之。君至開說利病，狐猶冰釋，不一月而繳本領運者四十餘萬兩，官運由是大墮。其法於瀘州居中置官運總局，井甕所置廠局，各口置岸局。廠局就井甕糧鹽，委員押運以授岸局，岸局轉而糶之商人，不復問其所之，而第設卡以事稽察。凡滇黔兩邊額引帶銷，配運出納，皆鑿其權於總局。置裕濟倉以平鹽價，置大盈庫以受各局委輸。其引課稅釐皆納銷於成本之中，商無私估，官無外取，引無留滯，課無責遺，利歸公家，而市無騰踊之患。方是時，黔滇兩邊商號林立，不仗官法之能行，而恃君一言以爲身家進退之計。蓋其平日經事綜物，宅心公普，爲衆所信服者深也。君中光緒乙亥鄉試舉人。文誠以官運旣成，奏請破格錄用，特旨以知府留於四川補用。君辭不就職，在局數年，亦不受薪俸。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卒，春秋五十有三，西南士大夫商賈聞者莫不歎君之未盡厥施，繼以嗟惜。文誠尤深惜之。曾祖開先，祖文才，考銘軒，皆贈如君官。妣皆恭人配蕭氏，子二，之湘先沒，之鴻以某年月日葬君沙子哨。君事親孝，爲弟悌，處鄉黨仁厚，可以風勵薄俗。其弟國英，別有行略，余采入黔故頌，不悉書。今特揭其功在國家者，以待論定於太史氏。銘曰，俊傑者謂識時宜，蜀巖敞壇誰識之。緊惟華君整其維，大利在國返度支。綱績旣就駕而馳，天乎人與吾誰知，劉晏後舍君焉誰。

羅文彬



羅文彬

羅文彬

羅文彬，號質安，貴陽人。生而穎悟，讀書日十行下。年十四補弟子員。同治庚午舉於鄉，聯捷成進士。分禮部，補授儀制司主事，充主客司掌印，遷鑄印局員外郎，調祠祭司掌印，歷充會典館纂修。書圖總纂處提調官，勞績得花翎，京察記名，簡授雲南永昌府知府，以道員在任候補，到任一年，疾作回行省就醫，竟以不起。性至孝，幼時父廷棻主講仁懷。值楊隆喜之變，家書隔絕，母憂甚，飲食俱廢。君以母憂故，請隻身走仁懷，不許，則潛往。時戎馬徧郊，盜賊充斥，乃繞越山徑行三四日始百餘里，足盡腫，不少息。遇父於修文道中，額有血痕，身僅衣履。驚詢其狀，始知黎明遇賊，行李被劫去，僕夫見殺，因罵賊致被擊傷，自分必死，今幸相遇。言已皆泣下。時已薄暮，即露宿道旁頽垣中，明日得達修文，竟獲生還。官禮部時，以父年近七旬，亟欲歸養，而父不許。越二年，復以例爲請，遂告終養，日侍鳩杖，跬步不離，無一事不得歡心。父年八十卒，易簣之日哀毀特甚，幾不欲生。其篤於至性如此。博聞強識，於書無所不窺，尤工考證之學，凡經史疑義，篆隸源流，與夫直省疆輿險易，古今利病得失，莫不條分縷析，綜核在胸。其告請里居也，黔撫聘纂通志，意在敷陳功績。文彬意不屑爲，僅成平黔紀略一書，咸同貴州軍事紀述，賴以不墜。丁寶楨督川，將整理釐政，知文彬學問淵雅，聘徵入蜀，輯鹽法志，目張綱舉，洋洋大觀，刊布全國，川省鹽務乃有成法可循。其

後唐炯升任雲南布政使，約同至滇，繪有雲南全省輿圖，山川區域考核甚詳，留傳至今，奉爲圭臬。此皆所謂經濟要務也。丁亥夏，會典館開，總裁徐桐奏派充纂修官。旋以品學兼優，勤勞素著，奏派充書圖處總纂，繼充書圖處提調。凡書圖各務悉以委之。事必躬親，考證詳確，圖書告成，其力最多。其精於審定又如此。生平留心治忽，尤長肆應。中東之役，有朝鮮翰林某至京，伏闕上書，以大義乞援。尙書李鴻藻以書密付文彬，令設法勸導，俾歸國。文彬招至署，而言語不通，乃相與筆談，婉詞駁遣，落落數千言，無一字失體。某傾悅而去。鴻藻輒語人曰，若某者，可以使於四方矣。迨履永昌任，卽條陳地方八事，大略以修城垣，濬水道，辦團練，課蠶桑，興學校，聯保甲爲要。皆見施行。其次如省刑罰，薄稅斂，治盜賊，凡有益於民者，無不次第爲之。不數月而永郡大治。其熟於內政外交又如此。夫文彬以宏通淹博之才，不獲躋於當時所謂清華之選，以竟其用，已不免苑結於中。而又遠之邊郡，出入瘴癘之域，致嬰風疾，不獲久於其位，略抒抱負，遽賻志以沒，時論惜之。生於道光乙巳，歿於光緒癸卯，年五十有八。所著尙有家禮便覽，香草園集，均待梓。

附錄

羅念慈，皇清諸授通議大夫花翎三品銜雲南補用道永昌府知府先考羅公行狀云，先嚴諱文彬，號質庵，貴州貴陽府人。原籍江西吉水縣人。曾祖考諱毓龍，乾隆甲午舉人。祖考諱萬鏞，嘉慶己卯優貢。考諱延棻，由廩生選授桐梓縣教諭，升授遵義府教授。道光乙巳先大母游太淑人生先嚴於黔垣田家巷舊宅。先嚴幼而明敏，至孝性成，善讀書，日十行下。年十一卽有神童之稱。先大父安親桐梓，館穀匪豐。先大母和丸而教，多以鍼膏補之。先伯父體弱且病，一切

家政巨細悉賴先嚴助理。嗣先大父主講仁懷，時值穆隆喜作亂，家書隔絕。先大母憂甚，飲食俱廢。先嚴以母憂故，請隻身走仁懷。先大母弗許，而憂愈切。先嚴見之，坐臥不寧，遂私語先伯父而潛往。彼時戎馬郊生，黔垣十里外皆賊，大路不能進。先嚴乃繞越山徑而行，三四日間始得百餘里，脚足盡腫，仍不少息。乃不意天假奇緣，得遇先大父於修文道中。相見之下，悲喜交集，遂相顧於道傍敗寺內。先嚴見先大父額有血痕，身僅衣履，驚詢其故。先大父始言黎明遇賊，行李規盡，僕夫見殺，因罵賊故復被擊傷。虎口雖離，自分必死，今幸遇汝，可望生矣。皆泣下。時已暮，卽露宿頽垣中。迨天曙，先嚴始扶先大父徐徐而行。是晚入修文城，得遇親故在彼貿易者，留少息焉。與談往事，親故曰：此非純孝格天者，何能相遇若是之奇且巧也。不二日，先大父以勞積過甚，病幾不起。先嚴嘗視湯藥十有旬日，始漸瘳。忽而修文告警，乃偕親故奔貴陽。及至家，先大母以憂慮太過，臥榻已旬餘。忽見先嚴侍先大父歸來，驚喜之極，病遽霍然。維時貴陽戒嚴。米珠薪桂。先大父設帳於外，先大母鍼指於內，鹽釜賴以不乏。先嚴知家計之艱難也，下帷愈奮，焚膏繼晷，不留餘力。戊午秋，年十四，冠童子軍，得補弟子員。庚申歲，先大父奉部選，授桐梓縣教諭，繼升授遵義府教授。時苗匪猖獗，道路多梗。先大父單騎赴任，先嚴居省垣仍以筆耕博束脩，以資家用。癸亥秋，先大母薨，先伯父亦相繼辭世。先嚴哀痛之餘，治喪卜穴，心力交瘁。時先大父猶乘鐸播州，賊滿道塗，音問難通。先嚴仍博館穀，以待寡嫂，撫弱妹，讀禮讀詩，刻無暇晷。如是年餘，烽煙稍靜。旋奉先大父命，攜眷赴播州。丁卯服闋，回黔考試，選賞識於黎文肅公，謂貴筑佳士先嚴外無齊眉者。每考名不列於第二。庚午秋入闈，夜將就寢，見鬼婦抱嬰兒掀簾張望，若似尋人狀。既而曰：此經魁某也，忽不見。後榜發，果列第五人。先嚴以是故警戒曰：凡事皆有命，勿強求也。辛未聯捷，因朝考錯一字，得部曹籤分禮部。次年，先嚴以先大父年近七旬，亟欲歸養，以情稟於先大父，而弗許。越二年，先嚴喜懼之心愈切，復以朝廷定例，若親老而家無次丁者，例應歸養爲請。先大父始允之。癸酉告終，養回籍。明年，先大父亦致仕歸林。先嚴日侍鳩杖，無一事不得其歡心。暇時卽孜孜證之學，且善書。其於篆隸源流，無不考論明確。甲戌，穆宗毅皇帝上賓，典禮悉歸禮部總其成。在位者知先嚴

素嫻禮節，擬暫調回部襄辦一切。書來促往，且謂事竣例得優獎。先大父亦迭命行。先嚴等富貴如浮雲，視功名爲敝屣，教水承歡外無他求也。復書辭之。丙子，應曾文誠中丞聘，主筆纂貴州通志，暨平黔紀略。時軍務漸清，凡在事官納例得開保。先嚴力辭弗受。文誠以先嚴帶不能沒，仍爲保以直隸州分省補用。後先嚴到部仍註銷之。戊寅冬，先大父年近八旬，無疾而終。先嚴哀毀萬狀，痛不欲生。因鮮兄弟，不能不以禮節哀，經營喪葬。獨居墓廬半載有餘。次年丁文誠公奉命督川，將整理離政。先嚴學問素著，遂由黔徵聘入蜀，編輯離志。三年而離務大興，書亦告成，進呈御覽。奉旨刊行。文誠公陳疏保薦，先嚴仍力辭之。時唐鄂生中丞方簡授滇藩，復約同至滇。繪有雲南全省輿圖，山川水道考據甚精詳焉。旋於癸未春回黔，攜眷入都供職。先後受知於祁子和，李明藻二尙書，每遇難事，輒虛懷商酌。戊子秋，奏派恭送御冊御寶至盛京。沿途州縣有供張者，悉皆弗受。丁亥夏，特開會典館，總裁徐蔭軒中堂奏派先嚴充纂修官。辛卯冬，醇賢親王薨逝，天子震悼，典禮悉命從優。尙書李公特奏派先嚴總理一切。凡自喪葬以迄廟祀典禮，制度悉由先嚴酌定。先嚴考古證今，纖悉如禮，奉旨照議，並傳旨嘉獎。於是舉朝公卿莫不推重焉。癸巳春，補授儀制司主事，甲午充主客司掌印。中東之役，有朝鮮翰林某至京師，伏闕上書以大義乞援。尙書李蘭蓀以書密付先嚴，令設法勸導歸國。次日先嚴招之至署，而言語不通。乃相與筆談，落落數千言，婉謝駁詰，中無一字失國體。朝鮮某傾悅而去。尙書李公輒告人曰，若某者，誠可使於四方矣。乙未春，升授鑄印局員外郎，奉旨鑄今后及珍瓊二妃金璽並篆文。是年冬以總辦萬壽慶典故，特恩賞戴花翎。戊戌五月欽奉特旨簡授雲南遺缺府。謝恩召見時，上顧問甚詳。且謂邊地需人，爾當速往。先嚴奉命後即擬出都。乃總裁徐公以書圖皆係先嚴一手纂定，徵先嚴他人莫知所措也，遂留先嚴四月，俟書圖規模悉定，再行赴任。先嚴因是遲至十月始行出都，臘杪抵滇。己亥新正到永昌府本任，即條陳地方利弊八事。大略以修城垣，濬水道，辦團練，課蠶桑，興學校，聯保甲爲要。上峯皆極嘉許。其次如平盜賊，省刑罰，薄稅歛，凡苟有益於民之事，無不次第舉行。不數月而永郡大治。當道欽其賢，兩調首郡，皆辭之。緣先嚴以積累稍清，即欲歸田也。在籍時，著有家禮便覽，香草園集，均梓梓。綜計先嚴數十年來遭逢皆文墨

事，著述半生，心血亦爲之半耗矣。永郡本屬瘴鄉，水寒土燥。先嚴在彼年餘，感受濕熱，加以積勞過甚，遽臂風疾，臥閣不任，卽擬謝病而歸。謂念慈曰，我旣不能爲國家任事，卽不可尸位素餐。遂於庚子春乞假回行省就醫。適都中會典館全書告成，以先嚴在館勞績，特旨以道員在任補用。念慈亦以在館微勞，濫竽上保，得以同知升用，通判分省。先嚴遂呈請開缺，以道員分省補用。亟命念慈赴引來滇，藉謀祿養。蓋先嚴洞見時局之艱難，目擊外夷之要挾，久已憤懣於胸，屢興望洋之歎。其解組歸林之志，非特始於今日矣。壬寅春，念慈回滇稟到，蒙委剛練處差使。方冀聊博救水之資，長以承歡膝下，而孰意癸卯孟夏舊疾遽發，延醫調治，百藥無靈，遂於四月二十一日薨養。嗚呼，以先嚴讀書制行，宜若大有爲於世，顧乃宦途轉軻，不得發舒旣如彼，所著述又止於此。天生之，天固靳之歟，何其酷也。念慈侍奉無狀，百身莫贖。謹述生平大略，伏乞文席賜撰墓誌，以章來世，感且不朽。

陳
燦

陳
燦



二
九

陳燦

陳燦字崑山，貴陽人。同治戊辰舉於鄉。光緒丁丑以第二名進士官吏部主事。後以知府改官雲南，歷澂江，楚雄，順甯，雲南四府，迤南，迤東，迤西，糧儲四道，升補按察使，署布政使。繼調甘肅按察使，補布政使。宣統辛亥，開缺另補。值革命軍興回籍。又數年卒，年七十七歲。生平具雄直清剛之氣，大節凜然不可犯，經濟文章復兼而有之，故所至有聲。當任府道時，政蹟之最著者，如積穀種桑以養民。創建經正道成宏遠三書院，設高材生以教士。續修雲南通志二百四十餘卷，以存文獻。籌款擴充敬節堂，以恤孤嫠。用兵法部勒團練，以衛地方。修東西兩大河，以除澂江水患。平猥狎及會匪，以靖迤南禍亂。弭蒙陽疹災，以救全民命。尤以中英分界，力拒暴強，千數百里邊疆克保，爲有大功於國家。先是滇緬分界事，經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在倫敦與英人訂定條約，劃定界線，兩相遵守。爲日既久，英人枝節橫生，意圖侵占。燦因於光緒二十八年奉委與英人覺羅智會勘滇緬界務，力疾行抵猛阿，駐宿南卡江邊，與覺羅智會見。首申禁例，只許於附近邊界線處登山查勘，不准混入內地。相與逐段勘繪定線，墨石豎木，一一標記。乃進行之際，英方一味狡展，力爭猛阿以下各村寨地方。燦堅執條約，迭與剖辨，而覺羅智橫狡異常，或以停辦爲詞，或以處分相恐，動輒要挾，大言恫喝，不惟欲將南哈河以外各寨劃歸彼有，甚且任意翻騰至南哈河內亦混指爲英界。燦因搜求證據，據理指

斥，再四磋磨，舌敝唇焦，始獲定議，仍以南永河分界。其後勘至昂朗山東坡脚，有孟連所管臘戶村寨，田壩縱橫數十里。南臘河灌溉膏腴，寨民借此生活。英人由昂朗修路東下，將該村寨田壩截歸路南，意在侵占。而該民適於前兩月移住路北，遂謂其盜種康東地方，愈謀占奪，志在必得。交涉數四，均未能決。覺羅智以燦爲文員，不慣跋涉，要挾親往登山指線。燦因與之徧歷險阻，指明界線，亦步亦趨，不稍示弱。彼始無辭。正商辦間，又忽稱干證已齊，立須會訊。燦亦訪得孟連干證三人，與彼康東干證十八人，終日危坐，與之相持。彼此迭訊至六七日之久，夷民語言不通，訊供極難。英人乃買證教供，捏造憑據，詭謀百出，變幻莫測。終於兩造均供係臘戶寨民，只供孟連錢糧夫役並不供應康東。與原議傳訊土人限以五年內供某土司錢糧夫役即可作歸某土司管轄憑據之語相符，因將康東干證供詞謬妄層層指駁。開具十條，與之辨駁。覺羅智仍恃橫矯辯，大言恫喝。燦因告以此事限以今日，斷以兩言，聲色嚴厲。覺羅智知不可屈，始允歸還原地。至此復自南臘江東岸南樂河勘至邦寫山。英人自經多次抗拒，知非易與者，始漸就範圍，共計墨石豎標六十二號，會勘定線一千數百里。中間如所溪干索邦籠橄欖翁頓蟒隆天坎南卡江東各猛等地原有駐兵，英人復要求撤退。燦均嚴詞抗議。其答居中恫喝者之言有，今日即覺羅智親持手鎗向我轟擊，亦決不撤兵之語。是可見其強直矣。事竣回任，上總督書有曰，查此段界地綿長，何處爲要區，何處爲沃壤，彼族蓄謀既久，查探必周。夙於邊界一切情形纖微洞悉，預圖侵越，已占優勢。而中界土司平日於所管邊界並未履勘，臨時傳

訊均茫然不知其詳確，又無詳細圖籍可考。職道到界以來，朝夕焦灼，寢饋難安。詳窺英人之狡，預籌抵制之方。復於會議之先，親令近邊土民耆老，布草列石，畫地成圖，區別位置，就中作何分割確有把握。總以先事考究，爲臨事辯駁之據。故雖百計要挾，多方恫嚇，一意堅持，置禍福生死於度外，絕不肯稍涉退讓，以辱國家。惟是隨帶員弁兵丁，躬履窮邊僻壤，率係虎豹犀象之所窟宅，向無道路，爲亘古人迹所不敢到。繫險絕幽，猿升蟻附。往往上經懸崖，下臨絕澗，偶一失足，援救無從。且係著名煙瘴酷毒地方，自冬徂春，中瘴尤多。或瘴癘甫染，旋即隕身。或痛苦難堪，自行戕殺。死者與尸，病者枕籍，傷心慘目，於斯爲極云云。夫蠻煙瘴雨之鄉，人方自保之不暇，燦旣力疾蒞此，猶復操心積慮，樽俎折衝，保全疆土千有餘里，可謂難能矣。迨三十三年迤西道石鴻韶復與英領事烈敦會勘界務。鴻韶恆怯，擬許以小江邊爲界。自尖高山起，由磨石河頭直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張家坡至板廠爲止。於騰越保山各屬土司之地數百年來向化中國者，棄去不少。經外務部駁斥，而洋務局總辦與祿更強如原議，飾詞頂復。燦時爲按察使，知失地甚多，不惟有關邊界，且辱國實甚。因繕具說帖，指陳地勢，電部力爭，始免失地辱國。改調入隴，復修甘肅通志一百卷，清訟雪冤，黜貪獎廉，一如在滇時。賑蘭州各屬旱災，甯寬勿刻，甯急勿緩，全活無算。杜浮支，剔中飽，設法催解協餉，以裕餉安邊，均關係國家之大者。開缺另補，回籍道經甯夏。值匪變城陷，匪首要請點兵。燦卻以疾，誓死不從，伴狂以免，卒全其節。是誠人傑矣哉。所著有宦滇存稿五卷，知足不足齋文存二卷。

陳
田

陳
田

田



陳田

陳田字崧山，貴陽人，燦之弟也。同治八年補行鄉試，以第一名舉於鄉。光緒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官京師日久，從不干謁權貴，日惟潛心嗜古，閉戶著書。殫十七年之精力，編輯明詩紀事一書，錄詩幾四千家，成書幾二百卷，蒐羅宏富，採擇精詳，足補朱彝尊明詩綜之闕而正其誤，爲數百年來選明詩者所未有。復傳證黔詩紀略後編三十卷，紀略補三卷，鄉邦文獻所關甚大。繼改官御史，轉給事中，尤能審審諛諂，持正不阿。所上封事皆關係國家安危。時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攬權納賄，嚮爵誤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勢傾中外，陰謀篡竊。均威燄炎隆，舉國無敢撓其鋒者。田獨忠義憤發，首先劾之。揭其大奸大惡狀。其奏曰：疆臣跋扈，庸臣誤國，將釀成藩鎮之禍。所謂疆臣者，北洋大臣袁世凱也。庸臣者，慶親王奕劻也。臣熟察袁世凱之爲人，飛揚跋扈，敢作敢爲。而又密布心腹於樞密，通賄賂於親信之親王，而後可爲所欲爲也。臣聞袁世凱之交奕劻也，前直隸布政使楊士驤爲之行賄萬金。自後交通愈密，言聽計從，而袁世凱乃得大行其志矣。慮兵部之核其報銷也，則爲之薦徐世昌爲兵部尙書。恐軍機之消息不靈也，又爲之引徐世昌爲軍機大臣。徐世昌者，袁世凱之心腹也。臣請爲我皇太后皇上一一陳之。袁世凱身握兵權，可謂重矣。而又薦其表弟劉永慶爲江北提督，引其同黨周馥爲南洋大臣。周馥者，頑鈍無恥之小人也。年齒長袁世凱數十，拜列袁

世凱門下。臣聞周馥老而務得，龍鍾昏憤，午後接見僚屬，言語不能了了。以南洋大臣之重任，而乃引此昏憤之人嘗之，是何居心。今又改爲兩廣總督，臣未見其可也。臣見鄧鈔前歲署廣東督臣岑春煊請擴充鎗礮廠一摺，練兵處駁之不准。臣聞之驚駭。方今練兵之時，尙恐軍械不足，而乃假詞駁其鎗口不能一律。奕劻充練兵處總理大臣，乃信徐世昌之邪說，臣不知是何居心。袁世凱身居津門，而朝廷之進退臣僚奕劻皆一一訪之。奕劻自知無才，不敢擔當，惟袁世凱之言是從。而袁世凱之跋扈日盛一日矣。京僚之無恥者，又復趨承之。如戶部尙書張百熙，與袁世凱聯爲婚姻。袁世凱欲改官制，便其私圖，張百熙乃先發一疏，請改官制。前順天府尹李希杰，來京不卽接任，先走津門，伺候數日。袁世凱卽爲之請津貼九千兩。夫以順天府僚之廉恥無存矣。戶部侍郎陳璧，身爲卿貳，僕僕赴津。臣聞其進謁袁世凱也，坐司道官廳，自同下屬，而朝廷之綱紀何在矣。科道官朝廷之耳目也，袁世凱欲牢籠人心，示意同黨，謂得一科道公函通款北洋，卽可厚籌津貼。臣時在江南道御史任，婉言謝之。告誡同僚，科道爲風憲官，不可因衙門清苦爲之折節。而袁世凱之怏怏於言官者日甚矣。徐世昌一入軍機，卽倡議欲裁減言官，以仰承袁世凱之意旨。賴朝廷聖明，爲之中止。而尤可駭者，莫如近日之議改官制。臣聞考察政治大臣之回京也，端方載鴻慈留津五日，條陳摺件皆經袁世凱手定。借變法之虛名，便跋扈之私意，一欲改軍機大臣爲總理官也。臣風聞近日樞臣中有與袁世凱意見不合

者，袁世凱卽欲排之。借總理一人，副理二人爲名，裁撤異己，推引同類。以疆臣之權，而變動朝廷大臣，惟漢之董卓唐之朱溫敢爲之，不謂聖朝乃有此變。一欲裁撤吏部，凡四品以上外官歸內部補授，五品以下外官歸督撫自補。夫一命以上皆朝廷命官，卽當奉朝命補之。其自爲授官，不由京中銓授者，惟唐之跋扈藩鎮有之。我朝倚重督撫，朝列彈章，夕報罷斥，一登薦列，卽爲真除。何疑而必自爲補授，市爲私恩。一改都察院官亦得議政，不得上封事。此尤蔽塞朝廷耳目之私意也。臣請以近事言之，防患未然，古今至誠。萬一不幸有如康有爲之謀爲不軌，言官不得上達，陛下欲聞文悌之忠言，楊崇伊之告變，何可得也。臣見近日新政大都便其私圖。躡據高位，引用私人，濫取厚祿無一實效，愈出愈奇。至如今日之改革官制，尤爲不堪設想者也。慶親王奕劻身爲懿親，陛下當誠令其洗心滌慮，以報朝廷。何得因人獲戾。袁世凱練兵是其專長，而不學無術，欲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而予智自雄，暴戾恣睢，何可長也。伏希宸衷獨斷，解散黨與，不得騁其交通之術。方今外患憑陵，內憂隱伏。戊戌庚子之變，可爲前鑒。當謹履霜堅冰之戒，爲曲突徙薪之謀。不露聲色，先事防維，弭患未形，此宗社之至計。臣濫列科第，思以一身酬列祖列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前趨扈西安，奉改過錄用之懿旨，感激涕零，不避斧鉞，冒昧瀝陳。其第二疏云，樞臣結黨營私，居心叵測，據實糾參。臣維人臣不惜竭忠以悟主，特有在上之明聖有以察其心也。不憚直言以補闕，特有朝廷之容納有以作其氣也。使有大事而不敢言，何貴察此庸庸之臺諫。使有大奸而不敢發，何貴留此無用之銜

門。臣竊察軍機大臣袁世凱，梟桀之才，機詐之謀。攬權獨工，冒進無等。其在北洋，遙持朝權，樞臣由之進退，九列多其腹心。種種攬權，不堪悉數。去歲外國協約已成，袁世凱危詞聳聽，挾十事以要君。其中有皖省生變，人心叵測。熒惑入斗，天象難知等語。自古權奸干進之術，非貢諛獻媚以要君，則危言聳論而脅主。未幾袁世凱果召見而入軍機矣。袁世凱入軍機已及一年，不知其抵制外人者何事，挽回人心者何術，銷弭天變者何端。惟日事攬權，布置私人。其舊日之黨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趙秉鈞，唐紹儀，嚴修，王英楷等無論矣。其新引進者，如江北提督王士珍，山東巡撫袁樹勛，浙江巡撫增韞，河南巡撫吳重熹，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西巡撫馮汝駉，署吉林巡撫陳昭常，順天府尹凌福彭，或稱門生，或聯姻婭，躡等超遷，驟膺疆寄，名器之濫，至斯極矣。是列祖列宗經營百戰之封疆，皆爲袁世凱樹植私人之善地。臣請以東三省言之，徐世昌初授東三省總督，其保薦巡撫如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皆爲袁世凱私黨，不敢外用一人。是其結黨營私，通同一氣之明證。又以北洋言之，袁世凱在北洋，力能進退樞臣，則北洋重。其在樞臣又能脅制北洋，則樞臣重。楊士驤雖充北洋大臣，其人則袁世凱之留後。北洋之財政則袁世凱之外府。有病不敢言，靜聽指揮而已。北洋如此，他省可知。東三省如此，天下可知。而其黨徒復招致北洋兵官，訓練新軍。將來天下督撫皆其私人，全國兵權在其掌握。臣不知袁世凱前月之賜壽也，慶親王奕劻之壽聯至去親王而稱名。貝子載振之祝詞，至稱四哥而自稱如弟。昧親王交通百官之祖訓，爲平等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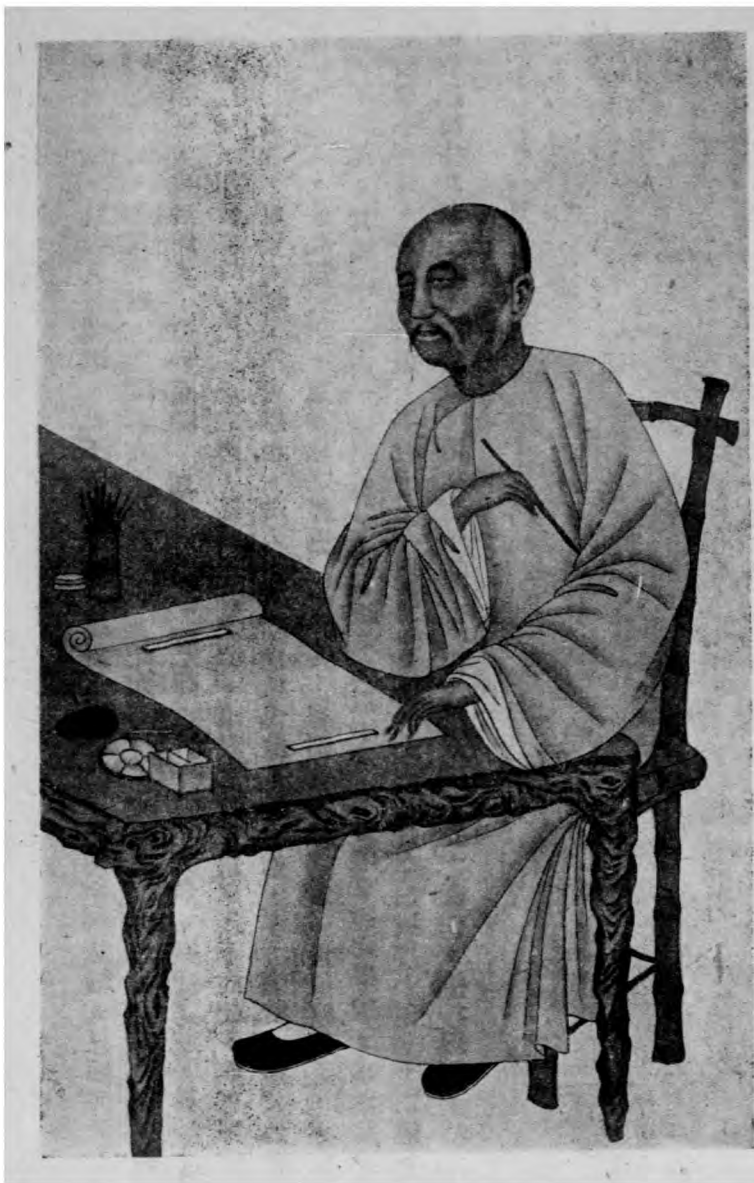
下之諛詞，朝列震駭，氣餒燻天。陛下欲法祖烈而不遏抑其驕餒，豈安全之道耶。夫軍機者，出政之樞紐，得其人則天下安，失其人則天下危。袁世凱之不可留軍機者有六，樞府親王交通太密，煌煌租訓深以爲戒。此一不可也。中外大臣大半皆其私人，朝廷有大政，袁世凱發一議，附和者唯諾贊成，調停者依違兩可。政務處有不能決者，詢之疆臣。袁世凱勢傾中外，疆臣多其黨羽，此後無人敢與齟齬，勢將指鹿而爲馬，變黑以爲白，國是誰屬。此二不可也。久握軍符，恃兵而驕。前歲袁世凱入議官制，氣凌朝貴，搖動樞臣，頗有唐時藩鎮朱溫入朝之風。使其無兵，當不至跋扈至此。此時雖解兵柄，將領多其私人，一旦有緩急，豈可復恃。尾大不掉，殷鑒不遠。此三不可也。自古宰相多由讀書，非徒通知古今，亦取馴謹易制。易象戒武人之志剛，史鑑懲將軍之跋扈。若以折衝禦侮之材，置於帷幄密勿之地，是謂用違其才，亦恐泛駕致戾。袁世凱一介武夫，不學無術。此四不可也。近時朝局爭言變法，步趨日本，臣考日本變法，收將軍之權，還於王室。我國變法，侵朝廷之權，盡屬大臣。出洋學生，新法大臣，競言組織內閣。前歲袁世凱釐定官制，要求改設新內閣而不得。近與其黨徒日夜圖謀，遂其初志，無非欲破壞朝局，獨攬大權。謀改內閣之人即求入內閣之人，此其詭謀不問可知。樞府要地，豈容此人蟠踞。此五不可也。袁世凱引進私人，則必排擠不附己者以爲之地。近日河南巡撫林紹年，安徽巡撫馮煦，整飭吏治，不附權門，無端開缺，羣情駭然。而受代者乃吳重熙、朱家寶。吳則舊日之陳州府，於袁世凱有私恩。朱則直隸之屬員，於袁世凱爲門生。附己者遷

擢，不附者解職。此後人皆股慄，孰不望風納款，投於袁氏之門。督撫中獨立者人已無多，勢將次第齟齬以去。小人結黨，朝廷孤立，可爲寒心。此六不可也。臣考之經史，洪範有云，臣之有作福作威，害於而家，兇於而國。易象有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於冰也。西漢之時，州牧郡守皆出王氏之門，遂肇王莽之禍。東漢之時，董卓入干內政，遂有兩京之變。往史具在，足資考鑑，不可忽也。疏入，奕劻世凱惶懼不知所措，多方彌縫，兩疏始留中。然一鳴驚人，直聲震天下，風雲爲之變色。海外人士有圖其像以歸者。世凱轉親之，多方牢籠之，不爲動。其膽識人以此之揚繼盛，國家正氣賴以不墜。會遷掌印給事中，爲四品京秩。見時事不可爲，乃潔身引退，不復出。一以詩文自遣。壬戌某月卒於故都，年七十二歲。所著尙有聽詩齋詩若干卷，藏於家。遺文若干卷，則由上虞羅振玉爲之編輯，待梓以行。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袁思輯

第一集

第四卷



袁思鞅

袁思鞅，字錫臣，號稚巖，修文人。嘉慶辛未進士，廣西懷集縣知縣，如凱第七子也。長身玉立，能文章，尤工書。同光以來，黔之言書法者，必首思鞅也。其聲光至今爛然。同治己巳舉於鄉，一試春官不第，則援入穀例，爲內閣中書舍人。內閣固儲才地，有清一代用射策取高第者踵相接。一時人士愈用是期許之。全慶，沈桂芬，先後在閣，尤加激賞。既連不得志於有司，乃以纂修玉牒，敍功請外。以廣西同知洊保知府，未及赴，先回籍。其第六兄花畬方以州牧待次廣西。當時功令兄弟不得官同省，若往，則兄必迴避之廣東。廣東地卑濕絕遠，又弗忍。欲避兄之他省，而廣西故其父舊遊地，滋不欲去。無已，則葺治先人廬墓，家居督課子姪。凡二年，適丁寶楨總督四川，鹿傳霖巡撫河南，皆有夙契。因往遊蜀，遊豫。再試春官不第，益縱遊吳越間，肆意山水，吟嘯自得，頽然若無意進取者。又數年，爲光緒甲申歲，花畬卒官，思鞅始於乙酉入京請覲。迨如廣西，屬有越南之變，巡撫李秉衡駐龍州，檄隨營辦事，深器之。列才守上聞。撤防旋省，復檄提調善後局事，且暮得郡矣。已而張之洞爲兩廣總督，知其賢，遽檄赴廣東。之洞方銳意治粵，百務駢舉。思鞅日理庶事，夜治文書，一從之洞出巡海防，謁蹶不遑，心力爲瘁。廣西巡撫沈秉成又以桂省需才亟檄回省。之洞方委以繁重，不果遣。秉成則一再列其才上聞，於是三得旨嘉獎矣。顧以蚤歲卽患咯血，文戰屢北，頗用伊鬱。

龍州之役，又中瘴厲，賴體尙強未卽發。比年績勞，疾遂劇增。貌素臞，齒又早脫。至是益疴羸。逮於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卒，年五十有一。子照芙，聞病往省，至廣州已不及見。乃奉喪歸，斂槨歸費皆出之。且屬華陽王秉恩爲經紀，一猶裴行立之於柳子厚也。生平遇事精審，好爲深次之思。思慮所注，纖悉必盡，雖處繁劇無少誤者。如甄濟於榮利，告歸早，晚中風痺，掖侍起居久無倦容。父非思韜一日不能安也。友於兄弟，視子姪煦煦然若恐傷其意，子姪亦率教惟謹。居京師久，樂與賢士大夫遊，有一藝片長者，無不親善。煮酒淪茗，談藝甚權。厭薄流俗，晚乃更爲和易。居常敦信義，急患難。遊蜀時，故人某卒於官，虧帑鉅萬。力爲斡旋，得免累而歸其帑。鄉人某氏子，身沒旅邸，解囊贖之，爲返其喪。又工於詩，手鈔陶集數過，頗有得。晚稍瑋飾，略近晚唐，而別有風趣。著有雙印齋詩稿。畫工花卉，神似惲南田，行草正書皆宗晉唐，時流競尙元魏，弗顧也。其他絲竹音律之屬，靡不精妙。出其餘緒，已足辟易一世，然非其志也。夫以思韜文學藝術之修養，儻能久於廣西，則陽朔山水清佳，雅與性宜。得領一郡，於治事之餘，坐嘯其間，受大自然之療養，其年必永。卽不幸而死，縱其才之所之，未必不如柳刺史劉司戶爲得死所也。吁，是可哀已。

附錄

羅文彬清故諱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廣西補用知府袁君墓誌銘云，自余辛未通籍後，始識袁君京師。時方虛寓會館，厭客羣，聞戶外屢聲輒下簾。君一日聞然入，揖余曰，君畏客耶。余亦猶君，顧獨不畏君耳。因相與撫掌如雅故。君猶

子照琴，余鄉試同歲生也。而君願弟視余。居恆無三日不見，見則評畫書畫，或步花肆，煮酒滄茗，劇談而散。君長身玉立，能文章，尤攻書。嘗就北直試，館京師，名籍甚。咸以第一人期之。及已已舉於鄉，一試春官不第，則擬入穀例，爲內閣中書舍人。內閣故儲才地，國朝用射策取高第者踵相接。當時愈用期君。而滿洲文恪全慶公，宛平文定沈公，先後在閣，尤激賞君。君既選不得志於有司，用修纂玉牒，敘功請外。以廣西同知落保知府。未即赴，先回籍。時余告養在籍，相與過從，如在京師時。君嘗就余商出處。以君第六兄花畬方以州牧需次廣西，令甲兄弟不得官同省，君往則花畬必避之廣東。廣東地卑溼絕遠，君弗忍。欲避兄之他省，而廣西故君考懷集公舊遊所，滋不欲去。無已，則葺治先人墓，家居督課子姪。凡二年，時吾鄉丁文誠方總督四川，定與鹿公滋軒以四川布政使巡撫河南，皆夙契君。君因遊蜀，遊豫。再試春官不第，益縱遊吳越間，肆意山水，吟嘯自得，頽然若無意進取者。又數年，余用是佩君至性爲不可及也。甲申歲，花畬卒官奉議，君於乙酉始來請覲。值余病困京師，見君懽甚。然十年前舊遊強半離喪，惟余與疾過從，無復當年興趣矣。君之廣西，屬有越南法夷之亂，護巡撫海城鑾堂李公駐節龍州，檄君隨營辦事，深器君，列君才守上聞。得旨嘉獎。撤防旋省，以君提調善後局事，且暮得郡矣。而南皮張公孝達總督兩廣，亦夙契君，遠檄君赴粵東。張公方銳意治粵，百務駢舉。君日理庶事，夜治文書，一從張公出巡海防，竭蹶不遑，心力爲瘁。而廣西巡撫歸安仲復沈公以西省需才，亟檄君回。張公方委君繁重，不果遣。沈公則列君才，再聞於上，復得旨嘉獎。君蚤歲卽患咯血，文戰屢北，頗用伊鬱。龍州之役，微中瘴厲，賴君體強未卽發。比年積勞，疾遂增劇。猶憶與君京居時，君疾間作，時時作自遣，君貌素臞，齒早脫，數以不永年爲言。余爲君歷舉宋元來畫家多壽者譬，君以爲是莊生所謂淡而無爲，動以天行，養神之道也。君遇事精審，好爲深沉之思。思慮所注，纖悉必盡，雖處艱劇無小誤者。戊子秋以書抵余，言事數恍惚，雅不類君生平。以是知君神明衰矣。因復書數勉，謂宜屏去瑣屑，專意大者，用自攝衛。乃不浹月而君訃遽至。嗚呼，可哀也已。余始識君京師，中間又晤君京師。余方病甚，自分且先君死矣，不虞至是乃哭君京師，尤重可悲也。君諱思輯，錫臣其字也。又字穉巖。先世自四川遷貴州修文縣。曾祖諱

顯華，祖諱國珍，乾隆癸卯武舉人。公諱如凱，喜慶辛未進士，廣西懷集縣知縣。生男子九人，君其七也。前妣劉，妣劉。懷集公澹於榮利，早告歸，晚中風痺，君掖侍起居，久無倦容，懷集公一日非君不安也。君友于兄弟，視子姪煦煦然若恐傷其意，子姪亦率君教唯謹。君居京師久，樂與賢士大夫交，有一箋片長者無不親善，而厭薄俗流。晚乃更爲和易。居常敦信義，急患難。遊蜀時，故人某卒，虧鉅金賞償，爲斡旋以免累。鄉人某子，身沒鄜中，君解囊贖之，返其喪。君工詩，手鈔陶集數過，頗有得。晚稍潤飾，略近晚唐，而別有風趣。著有雙印詩稿。畫工花卉，神似惲南田。行草正書皆宗晉唐，時流競尙元魏，君弗顧也。其他絲竹音律之屬靡不精妙。嘗謂出君餘技，已足辟易一世，然非君志也。君倘久於粵西，陽朔山水清佳，雅與君宜，令得領一郡，坐嘯其間，君年必永。卽不幸而死，縱君一死所之，未必不如唐之柳刺史宗元劉司戶賁爲得死所。當兩粵大府東西檄調，爭欲致君，一再被旨嘉獎，名動天子，聲隆隆然知與不知皆謂君行不次顯擢矣。而竟喪志以死。君眷眷先人治所，又不忍其兄東之，乃不得卒如君志，而轉以其身東行死，若是者，其天道也哉，其命也。君在廣東行省，以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有一。娶楊氏，山東東平州知州燧女。生子照芙，附學生員。女一，適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孔繁昌。側室李氏，生子照薇，女一，均幼。照芙聞君病往省，至廣州而君先兩月卒。乃奉君喪歸里，歛襯歸費皆出南皮張公，屬君友華陽王秉恩爲經紀，猶斐行立之於柳子厚也。君猶子照藜，官內閣中書，以孤所述行略來請，謂余於君有平生之舊，宜爲君銘。嗚呼，以君之行與其遇之可哀者，雖徵其孤之請余何敢以弗文辭不爲銘。銘曰：璞不善閔，厥咎維和。君含貞美，有耀自他。楚材晉用，遠以禮羅。良二千石，再徂天家。國用矜式，帝命褒嘉。命不副時，徒說而嗟。孰生有涯，孰死無涯。雙印弗泐，幽室之華。

黎庶昌，蕪齋偶筆云，修文袁思禛，字錫臣，以舉人考取中書，當玉牒館差，改知府，分發廣西。在京師書名重一時，小楷尤精絕。初以秀美勝，後專學書，力彌滿。求檄聯碑勝者徧海內。又工畫。貴陽陳銜山矩，攜并四小幅至東洋，清麗韶秀，頗似婦人女子所爲，與其書不類。余嘗譙客，借以補壁，大爲日本小松親王及諸大臣所賞。錫臣在廣西纔爲候補知府，已有政績可觀，保列賢員，明詔嘉獎。惜天不假年，未竟厥施，次年卒於廣東。

湯調元

楊調元



四五

楊調元

楊調元，字孝羹，一字和甫，貴筑人。父壇，官四川綿竹縣知縣，有循聲。調元從宦六歲，日誦左氏傳三千言。稍長益博究羣書，文學深美。光緒丁丑成進士，官戶部主事。遭父母喪，去居蜀。久之謁選，改授陝西紫陽縣知縣。歷署鳳長安華陰寶雞沔富平知縣，華州知州，調補長安咸陽，擢補華州，一舉卓異，歷保至道員，在任候補。開敏卓犖，內持介節。所至斷獄治盜，興學闢水利，咸爲士民謳誦。卽天府長吏亦交推其賢才。在紫陽時，用團練出奇擊隣匪，脫巨禍，所全甚衆。西征軍有夜持匕首傷長安同一人，回聚千餘人大訶，且爲變。調元單騎往諭，立解。華陰河渠久不治，因督工役疏支河三，渠二十一，涸復民田五萬畝。其他治狀，無鉅細難易率類此。細性行質直。醜髒自憊。不習唯阿文飾。知華州持兵民交訟獄，忤巡撫意，幾劾罷，慚輒論而止。宣統三年知渭南縣事，其秋八月武昌事起，秦晉姦民乘機造亂，而亂事已蔓延。亟集鄉兵以縣人韓有書領之，境內倚少安。會有書出擊他盜，臨潼惡子張士原揚言響應，驟率衆呼噪，徇城下。調元召援不及，乃登陴語士原曰，吏所職保民卹閭左耳，安忍徒戕殺子弟爲。誠如約無所犯者，且釋兵入見。必怙威圖一逞，視力所極，決生死。士原知不可動，遂屏騎造廨舍。旣前張目議貸餉民間，恣求索。調元抗與相持，旋自斥俸入五千授之。士原意不滿，語侵調元，於是謝士原退。侵晨步園中，躑躅歎息，仰天歎歎，奮投井水死，時九月十一日。

也。縣人聞其死，皆痛哭，憤起礮士原，并戮別會錢鼎，及從亂者數十人，而移葬於東門外畢家原。年六十一歲。生平嗜書史，勤纂述，操吟工篆，頗與筐篋羣俗吏異趣。以故浮沉牧令二十餘年，不能趨時合變，坐是終不顯用。孝友出至性，嘗再刲股愈父母疾。舉鄉試，延不赴公車，及長兄得舉，始偕試禮部。終其身用吏事自效，而未嘗一日廢學。刊有馴纂堂叢書行於世。其所爲詩文公牘暨手寫新編說文解字韻譜，遭亂俱佚。其子通僅搜採零篇贖字，輯爲遺集二卷。

附錄

陳三立清故陝西華州知州調署渭南縣知縣楊君墓誌銘云：宣統三年秋八月武昌變作，海內大震。文武將吏披靡應和，跳踉爭自試。不則惴恐棄印綬遯去。當是時，獨有以守土效死，死甚烈，聞於士大夫間者，則官陝西渭南知縣黃筑楊君也。君始洩渭南，踰數月亂事已蔓延，亟集鄉兵以縣人韓有書領之，境內倚少安。會有書出擊他盜，臨潼惡子張士原揚言應賊，驟率衆呼噪徇城下。君召援不及，登陴語士原曰：吏所職保民卹閭左耳，安忍徒戕殺子弟爲。誠如約無所犯者，且釋兵入見。必怙威圖一逞，視力所極，決生死。士原知不可動，遂屏騎造厩舍。旣前，張目議貸餉民間，恣求索。君抗與相持，旋自斥俸入金五千授之。士原意不滿，語侵君，於是謝士原退。侵晨步園中，踴躍歎曰：三百年蒸赤宗社有今日，義何可辱。仰天歎噉，誓投井水死，爲其歲九月十一日也。縣人聞君旣死，皆哭，憤起礮士原，并戮別會錢鼎，及從亂數十人，而移葬君棺東城門外畢家原。得年六十一。君諱調元，字孝葵，一字餘甫。先世自涪泉徙黔，遂爲貴筑人。曾祖輔世，嘉慶戊辰恩貢生。祖暉照，嘉慶戊寅舉人，俱未仕。父璫，官四川縣竹知縣，循能稱一時，君從官受書，六歲日誦左氏傳三千言。稍長益博究羣學，文辭深美。光緒丁丑成進士，官戶部主事。遭父母

喪，去居蜀，久之謁選，改授陝西紫陽縣。歷晉鳳長安華陰寶雞沔富平知縣。華州知州，調補長安咸陽，擢補華州，一舉卓異，歷保至道員，在任候補。君開敏卓犖，內持介節，所至斷獄治盜，興學闢水利，咸爲士民所謳誦。卽大府長吏交推才且賢，亦無以逾君。於紫陽用團練出奇擊隣匪，脫巨禍，所全甚衆。西征軍有夜持七首傷長安回一人，回案千餘人大訂，且爲變。君單騎往諭，立解。華陰河渠久不治，君督工役凡疏支河三，渠二十一，澗復民田五萬畝有奇。其他治狀，無鉅細難易率類此。願性行質直，骸體自意，不習唯阿文飾。知華州持兵民交訟獄，忤巡撫意，幾劾罷，漸輿論而止。生平嗜書史，勤纂述，操吟工篆，頗與篋篋羣俗吏異趣。以故浮湛牧令二十餘年，號無能趨時合變，坐是終不及顯用。最後移渭南，及以投死之地繫網紀，流芳馨，照映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哉。君孝友出至性，嘗再刲股愈父母疾。舉鄉試延不赴公車，及長兄得舉，始借試禮部。終其身用吏事自效，而未嘗一日廢學。刊有訓墓堂證書行於世。其所爲詩文公牘，暨手寫新編說文解字韻譜，遭亂俱佚。孤子通僅搜采零篇牘字，輯爲遺集二卷。陞漢恭人；子通、孫四人，孫女一人。越七年戊子，通示狀乞銘，追藏諸幽。余特最君孤忠大節，折邪說，厲末俗，刮頑鈍。銘曰：道喪人絕一髮存，弔詭目論紛莫原。後愈披猖潰籬藩，豺豕迹跡踴鴟喧。捨解義組禹域翻，衣冠汚屈從崩奔。挺出儒吏寤寐尊，蟻胸訓典扶桑暾。輾轉死職活元元，井闕終古慰桑魂；悲哉獨酬養士恩。疏抉 孝識 永根；不滅幽石靈祇捫。

趙以炯

趙以炯



四九

趙以炯

趙以炯，字仲瑩，貴陽人。國澍子也。咸豐七年丁巳二月生於青崖鄉。年十八，入郡庠。光緒五年己卯科舉人，丙戌科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及第，授殿撰。戊子出爲四川鄉試副考官，辛卯提督廣西學政，乙未會試同考官。庚子丁母憂回籍，主講學古書院。服闋入都，值時會艱難，怏怏告歸。講學於鄉里。丙午八月卒於家，年五十歲。國澍以敬恭桑梓，積功至按察使銜，花翎候選道，歿於陣。四子皆能世其家。長以煥，次卽炯，次以焄，以焄，以煥。以煥壬午科舉人，己丑科進士，仕江蘇丹陽縣知縣，有政聲，事詳清史稿本傳。以炳與炯同入泮，復爲同榜舉人，炳且中經魁。以焄乙酉科舉人，復與炯爲同榜進士。科舉時代本以此爲殊榮，一門競爽，彪炳當世，而炯竟以狀元及第，大魁天下，爲貴州前此所未有，舉國尤爲驚異云。

附錄

黎庶昌贈趙殿撰序云，聖清受命起瀟湘，以總壹海內。凡百制度皆有改作，獨取士一準明制。實與三載，大比天下，羣士秋試於省闈，謂之鄉試。鄉試中式，明年春試於禮闈，謂之會試。會試中式，成貢士，天子御保和殿，筮而問之，謂之殿試。殿試中式，一甲三名，曰狀元，榜眼，探花，謂之鼎甲，得者以爲殊榮，而狀元尤絕異可貴重，極天下之所慕歎者也。自順治甲申迄於今上戊子，凡二百四十五年，舉狀元者九十八人，不爲不多。東南大省，縣或至數人，而西南邊徼之地至乃合數行省曠數百歲而不得一與，又何其難也。光緒丙戌科，吾黔貴陽趙君仲瑩實始以狀元及第魁天下，中外尤以爲異。士在黔聞者，相以引薦稱慶，有若榮寵之被其身。雖余亦不自知所以然。余與仲瑩未相

識，丁亥仲冬睹其容溫然以恭，搢其氣粹然以和，蓋成德者器也。雖然使仲瑩由是翔步清華，從容平進，而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以馴致大位，皆其資地之能以自致，不足爲仲瑩異。吾願仲瑩之有志於道也。昔宋王沂公答劉子儀之戲曰，曾生平志不在一飽。明王文成入京師，諸貴人勉以射策甲科爲第一流，文成笑謂，恐第一流當是聖賢。茲二賢者，足以法矣。夫爵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氣，鬱極蓄久，而於仲瑩發之，宜益思所以副生才之意，沈潛乎仁義，涵泳乎詩書，直養乎剛大之氣，以待勳業之可成，此殆有天焉，必非偶然者。余與仲瑩別一年，所誼不可終歇，卒書鄙懷以贈。光緒十五年春王正月，同里黎庶昌撰於日本東京使署。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

雷廷珍

第一集

第四卷



雷廷珍

雷廷珍，字玉峯，綏陽縣人。世耕於本邑學宮之側。以咸豐四年甲寅生學場老屋中。七歲時，母鄭氏夢一古衣冠老人自學宮出，取井中藏書分業授珍。自是厥後，文思大進。因署所居曰井書堂。弱冠入庠。光緒戊子舉於鄉，乙未丙申間應聘來貴陽講學，風氣爲之一變。蓋珍幼學覃思，淬力經術。感於今文之破碎，古學之屢雜，漢學宋學聚訟未已，今文古文喧呶不休，各持門戶之見以相攻相詰，汨沒個人性靈，忘忽時代關係，致國弱而民貧，無以圖存於世界。遂乃以通經爲體，匡時爲用，事事存疑，以求其安。因據羣經諸子之傳述紀載，逆流溯源，消息經義，面取荀孟之所長，一以時中爲宗旨，大同爲依歸，合爐而冶，以求致用於現代。黔人講學，敢爲破格，敢於疑古者，珍一人而已。其治經推一本萬殊之法，類乎論理之歸納演繹。其言政術，持歷史進化之說，有合於西人政治原理。其天資之敏，近於陸象山。其治學之嚴，類乎顧亭林。蓋純然一學者也。是時天津嚴修方提督貴州學政，以講求學術，振起人文爲己任。創設經世學堂於貴陽，選各府廳州縣之優秀者來學，曰高材生。聘珍主講經術文學，自任算術科學，號得人最盛。吾黔之有今日，其受嚴雷之薰陶者爲不少也。明年興義劉官禮復聘珍主筆山書院講席，人才輩出，其影響尤巨。戊戌政變，珍慨然於新舊學說之紛紜，政治之腐敗，思有以拯濟而調和之。適湖廣總督南皮張之洞服其賢，遣使來迎，遂脂車出游，次於淪江，遽以

疾卒。還葬綏陽。年四十九歲。天不假年，未克大禠所學，惜哉。所著有經學正衡，時學正衡，聲韻旁通，時義列傳等書。其未刪定者尚多。及門如張協陸，姚華，熊範輿，蔡嶽，劉顯治，黃祿貞等，各本其所得於珍者，以效用於國家。日月既邁，沾溉無窮，漪歎盛哉。辛亥以還，其私淑弟子劉顯世戴戡等，於貴陽扶風山建尹道真先生祠，以珍祔焉。

附錄

姚華弗堂類藎公祭綏陽雷玉峯先生文云，嗚呼先生，西南之雄。於苟得粹，與孟論通。奕奕其志，殷殷其衷。生也不辰，時乎不逢。遺書譯聖，名德猶龍。嗚呼先生，吾道幾窮。自漢徂宋，衆說若擘。今文執一，古學鑿空。玄雜而蕪，蕭條而工。程朱行辨，陸王知馳。言兼二氏，道滋羣蒙。泊乎先朝，極於咸同。始開道途，乃識去從。嗚呼先生，因益錘鑿。著論正衡，與民用中。立言不朽，爲學者宗。沛然貴雨，尙矣黔風。有道無時，身沒名隆。嗚呼先生，五經無雙。嗣承絕學，造於有邦。文質異世，張弛無終。欲尋今緒，獨相前蹤。志餐黃泉，精耿蒼穹。嗚呼先生，左天之恫。學海無涖，人心滋蓬。太玄憶望，論衡嘆充。汲井量深，仰山知崇。嗚呼先生，靈山聖觀，富水濂源。神之所託，祀必有功。三秋曉露，貳蓋清菴。用薦精靈，鑒此虔恭。

又并書先生遺象贊云，并書已歷，遺象猶生。用在匡時，體在通經。弘願未達，書成正衡。紋錄既刊，略見生平。毋歛而後，允式儒生。

凌惕安駭故撥拾云，光緒丙申丁酉間，天津嚴範孫先生督學貴州，創設經世學堂，選各府廳州縣才智之士肄業其中。禮聘綏陽雷玉峯先生主講席。範孫先生亦常蒞止，備諸生問難。一時讀書講學蒸爲習尙，而人才輩出，所以影響於貴州者至大。綏陽在當時致於疑古，敢爲破格。當八股拘束之餘，經此激蕩，黔人爲學始知所適從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9263A)

國立北平圖書館
西南文獻叢刊第三種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集第一冊

定價 國幣 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凌 惕 安

發行人 李 宣 龔

上海河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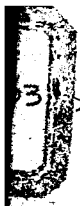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87



111707



000000